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学校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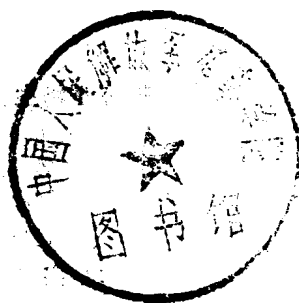
BIANZHENGWEIWUZHUYI YU LISHIWEIWUZHUYI

求实出版社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学校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



求实出版社

2F82/14

Dialektischer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Lehrbuch
für das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Grundlagenstudium

Dietz Verlag Berlin 1981

根据柏林迪茨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德〕弗朗克·菲德勒

奥托·芬格尔 等著

郑伊倩 王亚汶

赵晓红 陈嘉映 等译

求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5印张 473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500册

书号: 2231·240 定价 3.25元

编 者：F·菲德勒， O·芬格尔，
H·弗里德里希， A·科欣，
M·鲁诺夫； H·施托伊斯洛夫。

编 辑：H·施托伊斯洛夫（主编）
H·弗里德里希（副主编）
F·菲德勒， O·芬格尔，
G·汉德尔， G·哈德尔，
P·欣策， O·克洛尔，
H·科尔希， A·科欣，
W·洛博， K·赖普里希，
F·里希特， M·鲁诺夫，
P·舒特佩尔茨， G·泽德尔。

写在本书前面的话

韩 树 英

现在翻译出版的这部著作，是民主德国近年编写的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该书于一九七四年发行第一版，这个译本是中央党校郑伊倩、王亚汶、赵晓红及北京大学陈嘉映等同志根据一九八一年的第八版译出的。据我所知，在我国翻译出版民主德国的哲学教科书，这好象还是第一次。

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民主德国哲学界对通行多年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的若干哲学观点和理论体系，陆续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展开了讨论。从一九六一年起，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时间里，讨论了“实践”的概念和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有人认为，“实践”应该是贯穿于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概念，应该和“物质”、“意识”一样，把它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从一九六四年起，这场讨论又发展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表述和功能的一场大讨论，一直延续到一九六九年。讨论的参加者认为，为了适应当代急剧的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革命的需要，以创造性的态度来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A·柯欣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所属的意识形态委员会的委托，又在他的主持下，集体编写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于一九六七年正式出版。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是出自德国人之手、集体编写的第一本内容广泛的哲学教科书，供高等学校、党校和宣传工作者使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具有不少特点。先从体系方面来看，柯欣等人不赞成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生活现象的推广应用。他们认为不能把唯物主义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两种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该书的理论体系和结构就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安排的。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以及有关的原理，是在讲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部分中展开论述的；讲世界的有规律的秩序时，不仅讲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讲各种物质系统，而且作为社会的结构形式，还讲到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国家、民族问题。再从内容方面来看，这本书对原理的论述比较具体，比较丰满，而且结合各个哲学原理广泛地论述了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该书论述和探讨的实际问题的中心。这本书也涉及到科学技术革命多方面的成果，特别对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内容都有意识地分别做了一些哲学概括，并吸收到有关的哲学原理的表述之中。这本书当时给人以颇为新鲜的感觉，在国外，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人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不同的看法。例如，关于体系问题，有些人就认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被弄得支离破碎，使人不能得到系统的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寿命并不长，到一九七〇年前后，就被停止使用了，理由并没有做公开的说明。以后，民主德国出版的教科书又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出了几部教科书都和通行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系大体

相同。不过，从现在翻译出版的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出，从内容来说，民主德国的教科书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中断了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态的了解。现在，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对哲学科学进行改革。现在人们对哲学的改革呼声很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广泛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动向和成果，很有必要。

经过译者和编辑的多方面努力才得以出版的这本书，使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主德国哲学研究的一些动向和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了解民主德国近年哲学研究的动向，我在这本书的前面为大家提供了一点研究的线索。当然，这本书在一系列问题上反映的是民主德国的情况和他们的哲学家自己的观点，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加以注意的。

我们希望能够出版更多的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

前 言

本书是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大学和高等院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科书编写的。目的是为学生和教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学习和教学提供一条线索。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本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另外两本教科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科学共产主义》构成一体。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开始，所以本书的第一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作了总的介绍。

本书只能作为各大学和高等院校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的基础教材。它还必须在讲座、讨论和其他形式的教学活动中得到补充。尤其对于自学者来说，本书只是起了引导的作用，主要还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和党的文件。教科书不能代替这方面的学习。但是它对此起了促进、支持、引导和指导的作用。

本书的目的使作者不得不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局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可靠的认识作一简略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论述的认识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尤其是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件，为本书介绍马克思列宁

主义哲学提供了基础。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参考了苏联哲学家编写教科书的经验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理论工作中取得的进展。

近四年来，这本教科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大学、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教学中得到了检验。本书是该教科书的第五个修订版。它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基本前提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中所体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理论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为主要思想基础。该书在章节划分和内容重点安排方面详细参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大学和高等院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讲义》，认真地运用并考虑了1974年以来教学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教科书的修订过程体现了许多单位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合作。这些单位是：弗朗茨——梅林研究所、卡尔·马克思大学哲学系和科学共产主义系以及许多大学和高等院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系和哲学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卡尔·马克思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研室、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哲学中心研究院。另外还应衷心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和专业教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顾问委员会哲学小组、许多苏联科学家，尤其是舍普图林以及其他一切协助这项工作的苏联科学家的共同商讨和关心。

希望大家对该书的进一步改进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指教。请把建议和指教寄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和专业教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处。

编 者

1977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的科学	
世界观	(1)
第一章 工人阶级和世界观	(2)
第二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来源和组成部分	(1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它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来源	(12)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及其统一性	(21)
第三节 列宁主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26)
第三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本质特征	(32)
第二编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41)
第一章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对象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41)
第一节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	(43)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对象	(64)
第二章 物质和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意识的本质和起源	(77)
第一节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77)

第二节	物质和运动·····	(88)
第三节	意识, 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100)
第四节	世界的统一性——唯物主义的一元 论·····	(109)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 的学说·····	(118)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本质·····	(119)
第二节	普遍联系·····	(126)
第三节	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146)
第四节	作为方法的唯物辩证法·····	(154)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161)
第一节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	(163)
第二节	从量变转化为质变以及从质变转化 为量变的规律·····	(181)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194)
第五章	认识是反映。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207)
第一节	人的认识的实质·····	(207)
第二节	认识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218)
第三节	真理和真理的标准·····	(228)
第四节	科学认识的方法·····	(240)
第六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科学·····	(247)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实质·····	(248)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论社会合乎规律的 发展·····	(261)
第七章	物质生产——社会发展的基础·····	(274)
第一节	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	(275)
第二节	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	(289)

第三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302)
第八章	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与上层建筑·····	(316)
第一节	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316)
第二节	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进步的各个阶段·····	(330)
第九章	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358)
第一节	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的实质·····	(359)
第二节	阶级斗争——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发展动力·····	(369)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关系·····	(388)
第四节	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393)
第五节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作用·····	(399)
第十章	国家与革命·····	(407)
第一节	国家——阶级统治的工具·····	(407)
第二节	资产阶级国家·····	(416)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	(424)
第四节	社会革命——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更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合乎规律的过渡·····	(435)
第五节	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的最高形式·····	(444)
第十一章	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形式。民族——社会生活的发展形式·····	(451)

第一节	资本主义之前的人类共同体形式·····	(452)
第二节	资本主义民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	(455)
第三节	社会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468)
第十二章	社会意识, 它的阶级性和形式·····	(480)
第一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480)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实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489)
第三节	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	(502)
第四节	道德和道德意识·····	(507)
第五节	艺术·····	(515)
第六节	宗教·····	(520)
第十三章	科学与社会·····	(527)
第一节	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	(527)
第二节	科学发展的规律性·····	(536)
第三节	科学和社会主义·····	(543)
第十四章	个性和社会·····	(552)
第一节	个性发展的社会基础·····	(552)
第二节	个性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发展·····	(558)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个性·····	(567)
第三编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特征和主要流派·····	(587)
第一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尖锐化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职能·····	(587)
第二章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特征·····	(590)
第三章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	(594)

第一节	宗教神学哲学和教会哲学·····	(594)
第二节	主观非理性主义哲学·····	(597)
第三节	主观唯科学主义哲学·····	(604)
第四节	假马克思主义哲学·····	(612)
第四章	当代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	(623)
第五章	工人阶级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思 想斗争的原则·····	(631)
译后记	·····	(637)

第一编

马克思列宁主义 ——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地论证了工人阶级世界历史的使命，即论证了工人阶级为推翻资本统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①工人阶级的政党以这一世界观为基础，开展实践活动和理论工作，制定它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理想进行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按其阶级内容
世界观的概念 和科学性来说，与过去和现在的其它一切世界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只要阶级还存在，世界观就始终是阶级意识，并因此而带有阶级性。

任何世界观都包括对自然和社会，对人、人的行动和意识的看法。同时，世界观还有以下特征：它是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它把握着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在一切世界观中，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和发展问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世界观给人们指出了他们在生活的一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切领域中，在职业和家庭中、在政治生活中，总之，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态度和行为的基本方向。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思想和美学思想、感情和态度。世界观不仅包含着人们对现实中各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认识，它同时还是人的自我意识即人们的利益、奋斗和意愿的精神表现。因此，它还包括相应的价值判断、规范和理想，也就是说，包括有意识地表达社会利益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以它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体现这一点而区别于其它一切世界观。它是包括一定的道德信念、标准和美学观点在内的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的一种完整的体系。

第 一 章

工人阶级和世界观

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世界观能够在其威力和影响的迅速增长方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作用相类比。在上个世纪中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百人参加的共产主义运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如今，它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中形成发展着，并拥有五千多万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进行斗争的国际性以及国际联合对于达到目标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国家

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占着统治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掌握了群众，并以这种方式变成了物质力量。它的意义将随着当代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而继续增长。这种增长正如列宁所强调的，也是有规律性的，“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越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①

在工人阶级之前出现并掌权的先进的社会阶级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持久地保持联系。它们的运动是少数人的运动，是为了那些以一种剥削和压迫群众的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少数人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说：“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②例如，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领导了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这一口号同时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阶级统治，它就丢弃了实现全人类利益的历史要求。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是在实现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利益。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日益受到限制和压抑，实现人权的要求现在被资产阶级滥用来掩饰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剥削。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

工人阶级的历史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③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彻底废除人剥削人的

①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③ 同上。

制度。因此，工人阶级可以毫不隐晦地公开地表明自己的阶级目标。资产阶级提出普遍人权是为了实现自私的阶级利益的需要，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则与全体劳动者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社会而斗争，同时也就是为实现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说明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它同时也为全人类指出了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形式的道路，指出了建立一种社会制度的道路，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影响不断增长，其深刻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它给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提供了有关他们为建立无阶级社会而斗争的条件和规律性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在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②，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讲明。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及其革命的彻底性，是基于它与社会先进的物质生产力的紧密结合以及它在经济中相应增长的作用，是基于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与全体劳动者的兄弟般的联盟，是基于它人数的不断增加、它的组织性、团结性和自觉性。按照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客观地位，只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有能力在共同切身利益的基础上团结全体劳动者，保证人类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历史性迈进。马克思列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② 同上，第264页。

主义从它与工人阶级这一世界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结合中汲取了历史的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其一切认识都服务于一个目的：科学地认识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条件、客观规律、目标和任务、道路形式和方法。这些理论及认识被用来阐明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①工人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②在实现这一远大的人道主义目标的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作用不断增长，它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形形色色的复杂环境中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
——建设新世界的
蓝图**

在1917年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中，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建设开始了。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转折，它的胜利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主要事件。十月革命的发生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从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为人类解决一切社会基本问题作出了榜样；它们在实践中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同时把这一理论的社会作用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更高阶段。

随着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产生了。尽管在革命运动中还存在着局部的困难和挫折，国际力量的对比还是朝着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的方向变化，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受到遏制。社会主义对日益衰落的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历史

① 参见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② 参见《德国社会统一党纲领》柏林1976年德文版第105—106页。

性的攻势。以人类进步的先锋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大家庭成为世界上强有力的经济力量和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因素。

当代社会主义的这一历史性胜利同时也是工人阶级革命世界观的一个历史性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证明是能帮助工人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唯一学说。”^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和作用过去和现在之所以都在不断地增长，首先是因为它为世界各国的劳动者指出了实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道路。真正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及与其它劳动阶级和阶层的联盟促使当代这一基本规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得以实现。工农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建立起来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实行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为向共产主义的全面过渡创造了基本的前提。

工人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实现其理论的重要性历史作用需要一种广泛的全面系统的科学理论的社会阶级。它只有以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为指导，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并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才能取得胜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意味着“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

① 参见《德国社会统一党纲领》柏林 1976 年德文版第 13 页。

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因此，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普遍有效的客观规律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是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劳动者进行自觉的历史活动的结果。革命斗争和社会变革过程发展得越广泛越深入，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组织性也就必然越高。工人阶级是直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革命变革过程的领导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其解放斗争的一切阶段和一切时期的科学体现。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们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积极培养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始终不渝地克服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其它表现。”②

现今这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意味着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一次彻底的变革；在这一变革中将要消灭最后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剥削人基础上的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会自发地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产生出来，因为新的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27页。

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生产为全体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与违背全社会利益的生产方式是互不相容的。

劳动者共同的基本利益及其实现要求有自觉性和计划性。因此，只有当革命运动的自觉性和组织性达到某种与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成熟程度之时，工人革命运动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这首先意味着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直接承担者所体现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由各个部分组成统一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全部活动的理论基础。只有在这个普遍有效的科学学说及其创造性的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胜利地进行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靠指南针。”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是劳动群众阶级利益的科学的自觉体现，因此它是一种与资产阶级的剥削者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正如列宁所说：“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②工人革命运动在实践中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同时都是与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权力问题。从这一认识出发，参加1976年柏林会议的二十九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一个共同文件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重申，它们拒绝接受那种按其本质来说意味着把工人阶级置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63—64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政治和世界观。”^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是与反共和反苏思想的斗争主要是依据于现实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成就。充分利用这些价值和成就进行反击和论争，是粉碎一切反共进攻的最有效的办法。敌人的进攻表现在：企图用“来自东方危险”之说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以达到阻止缓和进展的目的；企图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贯彻早已失败的旧复仇主义思想；企图虚伪地把自己装扮成“社会主义的改良者”，用以转移人们对帝国主义痼疾的注意，破坏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权。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以越来越狡猾的斗争方式竭力阻止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传播，它采取意识形态上的破坏手段并企图利用一切可能的修正主义的动摇思想。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经常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言片语伪装自己，其目的在于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随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影响的日益增长，资产阶级在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除了那些简单粗暴的方法以外，还不得不采取精心策划的隐蔽的方法。在此，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言论起着特殊的作用。“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否定以一种科学理论作为革命运动的基础的必要性，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斗党的作用，鼓吹放弃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放弃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意味着放弃真正的社会主义。凡是在那些“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徒掌握政权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基础都没有受到丝毫触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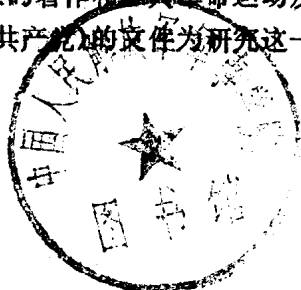
^① 《为了欧洲的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文件（柏林1976年6月29—30日）德文版第15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党性和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严格的科学性表现在，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形式都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对“多元性”即几种世界观在工人阶级内部共存的要求，是与客观限定的工人阶级利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科学原则相违背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式（其中包括它的修正主义变种）只能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因此，它的目的不是认识客观真理，而是掩盖客观真理。

第二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 和发展及其来源和组成部分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创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它是在无产阶级斗争经验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并与之步调一致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这一世界观所代表的历史的观察方式是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党性和创造性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深深扎根在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历史斗争之中，只有理解了这一点，人们才能完全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①研究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历史是掌握和运用这一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工人革命运动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文件为研究这一历史提供了重要基础。



①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它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来源

产生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决定性的经济前提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成为决定性的、支配一切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中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表现出来。

与以往历史不同的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产生使阶级矛盾简单化，并开创了阶级斗争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最初的阶级冲突使工人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国际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力量开始努力使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摆脱组织上和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依附性。这点表现在里昂缁丝工人起义(1831和1834)、英国宪章派运动为实行“人民宪章”而进行的斗争(1837—1838)以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4)。阶级斗争的锋芒越来越指向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工人阶级开始提出它自己的由其阶级利益决定的政治要求。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随着工人组织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分裂，开始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

为了能够从政治上和科学上论证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及其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作用，必须揭示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性，同时也有必要对那些必然导致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由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取而代之的规律进行研究

究。只有完成这项任务，才有可能使工人运动成为独立的阶级运动，才有可能把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到科学地认识本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实质的高度。在发展着的工人运动内部，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条件和前景的需要，在工人空想共产主义中得到了最初的理论体现。它的代表人物法国的路易斯·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和德国的威廉·魏特林(1808—1871)曾试图对以往阶级斗争的经验进行概括，并为工人阶级指出通向解放的道路。

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先是与科学相脱离的，开始它是自发形成的，而且仅仅凭借于战斗工人的直接经验。从自发的运动不可能产生出工人阶级的科学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因此同科学的认识接触很少，所以，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只能来自那些先进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毫不顾忌自己的社会出身和地位而完全站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同时他们立足于本时代的认识高度，有能力接受人类思想的一切进步成果，也有能力解答那些由人类先进的思想家业已提出的问题。

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用人类理性的要求论证了消灭衰落的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他们要求，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去建立社会。然而，从这些斗争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制度却又重新暴露出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生产力发展的空前规模以及与之相联系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阶级斗争的大规模、多面性和政治尖锐性，政治统治形式的迅速变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矛盾的爆发，但首先还是人民群众伟大的历史积极性引起了世界观方面的一场深刻的党派斗争。当时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关于

社会进步的原因、动力和条件，关于政治斗争即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原因，关于社会财富的起源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基础，关于人的认识的来源和限度等问题。为澄清所有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斗争尽管形式各不相同，但却反映在本时代世界观思想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三个主要方面成为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直接理论来源。列宁强调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①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1775—1854)、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是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功绩在于，它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诸如人的创造性的能动作用、历史行动的基础和规律性、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并力图加以解答。与中世纪形而上学的和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明确地表现出他们努力从理论上论证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变化和发展的企图。德国古典哲学理论上最重要成就在于，它为制定辩证法这一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透彻和最丰富的学说作出了贡献。“这种近代德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

然而，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和规律、只有在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才能够被揭示出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为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作了准备。对于费尔巴哈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核心及其宗教批判的主要贡献，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界……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②他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结果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不仅要从事物本身来解释自然，而且要从人的生活环境来解释人的意识。德国古典哲学以这种方式提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并且在一种既包括解释自然又包括解释社会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才能进行解答。

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它“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③同时，它还还为研究阶级斗争的经济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亚当·斯密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注。

(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的理论达到了最高发展阶段。他们从各民族财富的来源问题出发，使人的劳动第一次脱离它的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而变成理论研究的对象。于是，探讨物质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内在联系的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阐述在理论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斯密和李嘉图认识到了以作为劳动产品扣除的利润、利息和租金的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并且已经接近于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然而，他们没有能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和它必然产生、发展和有规律地衰亡的客观条件和原因，他们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历史的关系，而是作为永恒的关系来理解。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只有站在这一阶级立场上，才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彻底科学的分析。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永恒的自然形式。

与此不同的是，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图证实对它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法朗斯瓦·马利·沙利·傅立叶(1772—1837)和罗伯特·欧文(1771—1858)的学说都具有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新体系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曾经以各种方式在托马斯·莫尔(摩鲁斯)(1478—1535)、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耶安·梅斯利尔(1664—1729)、摩莱里(18世纪)和加布里埃尔·马布利(1709—1785)的著作中得到阐述。

当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在历史现实中不再是资产阶级启蒙所要求的那种理性王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在法国和英国开

始取得新的进展。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了，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作为它进行社会批判和提出社会主义要求的出发点。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后果进行的尖锐准确的批判，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探索历史运动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力和财产形式以及关于建立一种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生活的合理思想。同时，他们以此为发展中的工人运动的启蒙工作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他们还不能够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实质，所以他们把工人阶级只看作是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没有理解到：社会主义的建立只有在工人阶级独立的历史行动的成果中即它所进行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成果中才能够实现。

复辟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奥古斯丹·梯叶里(1795—1856)、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基佐(1787—1874)、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米涅(1796—1884)虽然也揭示说，阶级斗争是英国和法国准备和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的动力，但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本身应该没有阶级斗争存在。

自然科学的前提 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发展，首先是它的哲学基础的发展，也建立在重大的自然科学发现的理论概括基础之上。

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能量守恒定律和转化定律、有机物的细胞结构、生物种类发展等重大发现的影响下，传统的机械主义自然观被克服了，发展的思想得到了贯彻。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大量有待于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的重要认识，从而为一种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

它们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继续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和形式多样。然而它们的理论加工却要求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彻底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辩证法从原则上来讲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只有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才能够制定出唯物辩证法，工人阶级的物质的切身利益决定了它作为世界历史上最革命阶级的作用，从而迫使它具有彻底的革命批判的思想。

因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无论从实践上来说还是从理论上来说，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一切主要的追求、倾向和思潮（觉醒起来采取独立行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朝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理论思想即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学说的发 展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进步）都要求制定出工人阶级革命的科学的 新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时候，正是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日趋成熟之际。他们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站在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立场上，力图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论证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必然性。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德国的革命是在更加发展了的社会条件下日趋成熟起来的。这就提出了一系列世界观方面的新问题，这些问题触动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其它先进的思想家。如何才能对现状进行彻底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以及关于彻底变革社会生活的条件和动力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公开爆发和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又以崭新的方式提了出来。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阶段，从整个第三等级多

少一致的利益的立场出发来对消灭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进行论证是可能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从所有置身于其中的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前途出发去分析这场开始发生的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就熟悉发展中的工人运动，并积极地参与对它的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努力探求。他们支持无产阶级的行动产生于对工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历史能动性的研究。他们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随之开始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科学地研究和论证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内容和前景。从而，他们为从理论上论证即将到来的革命而进行的世界观方面的斗争获得了一个社会的新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时所由出发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前提，处于越来越尖锐的对立之中。他们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①以及“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即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②。

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获得了一个理论上和哲学上的崭新的起点，其目标是以崭新的方式从世界观方面论证为实现无阶级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实现共产主义，同时以人道主义精神建立社会生活，已经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或一种梦想，更确切地说，这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斗争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与任何一种乌托邦主义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从人的本性或某种理性思想中产生的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理想，而是理解为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不可避免地摆在它面前的现实的社会任务：“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

资产阶级思想家经常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断解释为对理想和价值的放弃。他们企图以此来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第一次将人的理想观念和价值观置于现实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把这些观念作为“关于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某一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任务的观念”^②来把握和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通过从以往的关于“人的本性”的世界观问题到关于社会关系的本性问题的进步并在这些关系的总和中把经济关系作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加以突出，获得了上述科学的观点。这使他们有可能认识到，历史是一种按照规律运动着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种认识成功地“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释社会生活过程和自然运动的时候，坚定地贯彻哲学思想中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同时主要通过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全面地制定辩证法这一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性发展的内容极丰富和极深刻的学说，使唯物主义达到了完备的程度。“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② 同上，第491页。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全部哲学的、经济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思想进行了变革，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根源，证实了为什么在这一社会的条件下发展趋势必然是导向社会主义，并且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是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在阐明这个问题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确立了一个科学世界观的和工人阶级实际革命运动的决定性原则，他们指明：工人阶级只有在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其世界历史使命。“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②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及其统一性

在论证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世界观体系，这一体系总体上包括“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③ 工人阶级的

①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3页。

② 《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

③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

科学世界观的三个组成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渗透到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其它一切组成部分之中。它的原则对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内在完整性、严格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创造性具有很大的决定作用。

这些原则要求是：始终以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为出发点，对现实世界、自然界和社会要“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①作出唯物主义的解答，这意味着继续贯彻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路线即哲学唯物主义，它被证实是“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学说深化并发展了唯物主义，使它增加了辩证法内容而变得充实起来，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③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坚定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可以防止出现片面性和主观主义的决定，因为它要求人们注意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变化和矛盾。

由于唯物主义被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因此它在马克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③ 同上。

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理论中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①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使人们有可能把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也就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及其历史的普遍运动规律，揭示了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性的作用，并将社会各阶级的斗争归结于它的客观基础即生产关系。既然唯物主义一般是用存在即物质解释人的意识，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则是用人的社会存在来解释人的社会意识。②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使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而且也使其思想动力的作用第一次得到了科学说明。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科学地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它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进行斗争的物质条件、规律性和动力以及从中产生的政治思想结论的决定性前提。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③只有通过揭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和规律性，才能最终科学地阐明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

政治经济学在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中的特殊贡献产生于对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产生于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客观规律性的分析，它揭示了工人阶级有责任并有能力推翻资本家统治和建设无阶级社会的最终的决定性原因。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唯物辩证法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只有

① 参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③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

通过运用这种方法，马克思才成功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利用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论》全面论证和阐述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同时也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方法的典范。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实。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经济分析的结果中，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一种科学的假说变成一种经过科学证实的理论。

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进行科学分析，对从理论上说明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辩证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它大大地有助于人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现实地创造性地制订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改革。

科学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基础之上的。

科学共产主义就是将这些理论前提运用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战略的和策略的体现。科学共产主义在工人阶级世界观中的作用是：它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斗争的条件、道路和目标以及这一斗争的规律性和要点、手段、方法和形式进行了研究探讨。

科学共产主义研究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首先着眼于有意识有计划地领导和指引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着眼于引导它们使自己的自觉行动尽可能地遵循客观规律和要求。与此相应，科学共产主义还研究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建设，其着眼点首先在于，这一社会形态是作为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体系而显示其特点的。科学共产主义还包括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学说，其

目标是使工人阶级发展为革命运动和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团结全体劳动者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社会而斗争，以保障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取得最后的和全面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体，成为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它不单纯是各个组成部分所阐述的哲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观点和学说的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之间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它们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每一个组成部分都用自己特有的认识，对阐明无产阶级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作出了贡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内部结构不是随意地确定的，它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现实斗争条件的结构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再现。因此，科学地论证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是所有组成部分之间辩证协作的结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研究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研究了在具体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中作用着的特殊规律，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正是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进行其解放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为各自具有专门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的学科而互相有所区别。因此，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能代替另外一个，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放弃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在其总体中构成了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的理论基础。由于工人阶级在人类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它的阶级觉悟还包括对自身解放斗争的全部条件的客观而科学的认识。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作为各个组成部分的统一体，不仅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科学政治的和革命行动的基础，同时

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基础，它为它们提供了一般的科学的认识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根据，并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概括而丰富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还特别紧密地与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历史联系在一起。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政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从政治上引导人民群众发挥卓越的才干即革命创造性的唯一正确的共产主义科学。”^①

第三节 列宁主义——当代的 马克思主义

科学的世界观在其总体上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1924)的努力而获得了更高的发展，这一发展构成了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解决人类社会生存问题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向其最后和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腐朽阶段的过渡，随着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重点从西欧向俄国的转移，产生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唯一坚定的继续发展。

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变得十分尖锐，资本

①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德文版第24页。

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之间的公开冲突，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成为直接的历史任务。帝国主义意味着全面的反动。资产阶级丢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向金融资本专政的恐怖主义形式的过渡时而作为潜伏的危险而存在，时而又公开地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道德和艺术以及全部精神文化陷入了危机和崩溃之中；科学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用来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目的服务。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尖锐化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通过经济和军事扩张以及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等手段而进行不间断的战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阶级与殖民地和附庸国的亿万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俄国之所以成为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因为它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替时期构成了帝国主义全部矛盾的焦点。

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及其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之前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思想家的功绩也是分不开的。这里除了启蒙时期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成就以外，还包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的理论著作。列宁主义捍卫并发展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优秀的传统。其中包括：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保尔·拉法格（1842—1911）、弗兰茨·梅林（1846—1919）、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

1904)、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尔(1856—1924)、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以及罗莎·卢森堡(1871—1919)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等人的理论贡献。

列宁主义的普遍有效性

列宁主义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战胜了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机会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现象的时期。在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从理论上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列宁主义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核心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学说及关于以科学世界观为其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的学说。它集中表现在关于新型政党的学说，这一学说与国家理论和革命理论的继续发展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一起，构成了建立苏维埃国家、成立第三国际、创立列宁式的反对机会主义的共产党以及制订当代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列宁主义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1917年十月革命及其在世界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和加工。列宁主义是在首次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继续向前发展的。在工人阶级世界观理论认识的不断进步中，已经反映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本身即建设苏维埃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实践活动。

列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世界历史的新时期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捍卫并丰富了它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列宁在理论上的特殊贡献是：他论述了科学世界观的内在完整性和统一性，在新的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它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即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并且

捍卫和发展了彻底的科学性和共产主义的党性相统一的原则。

列宁主义并不是象当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家反列宁主义言论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必然出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变种”之一。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歪曲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工作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继续发展，是当前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他们错误地断言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很深的鸿沟，并以此来对抗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全面的更高的发展、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对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进行污蔑，说列宁主义是一种与“西方的”马克思理论相对立的“俄罗斯亚细亚”理论。种种类似的污蔑捏造是帝国主义反动派针对以列宁思想为指导的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针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实社会主义在经济和技术、科学和文化等一切领域取得的进步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防御战。这些污蔑捏造全都明显地与历史事实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相矛盾。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运用、发展和传播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新纪元。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基础，成为共产国际开展工作的基础。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开始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在这一条件下，在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掌握、运用和发展列宁主义成为各国共产党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苏联共产党为完成这一任务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决议和文件以列宁主义为基础，从理论上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的世界历史新过程、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广泛开展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经验进行了概括。

苏联共产党经验的国际意义 由于世界革命历史进程的发展，俄国工人阶级和苏联共产党的经验从客观上成为国际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经验。苏联共产党一再被证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的经得住斗争考验的党。它的经验对于一切革命力量的斗争来说，是堪称楷模并可普遍采用的。

这主要从下列事实进行说明：

第一，列宁和苏联共产党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根据，在创造性地概括俄国和西欧无产阶级的经验的同时，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胜利创造了决定性的思想理论前提。

第二，苏联共产党从本世纪阶级斗争中，从工人革命运动和反帝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概括和实践的检验。

第三，在苏联共产党丰富的知识宝库中聚集了一个跨越两大洲的大国的经验，聚集了从不同的起点条件出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几十个民族的经验。

第四，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达到了目前为止最成熟的阶段，由于苏联随着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立而继续开辟着前进的道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因此获得了重要的意义。

第五，苏联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和现在都在世界范围内为维护和平和进步的世界斗争中担负着重任；作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它始终

是真正国际主义行为的典范。

第六，苏联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有能力，为新的任务寻求符合向共产主义的继续进军和国际阶级斗争要求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解决办法。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它过去能够、今天也能够掌握自己发展的具体的特殊的条件，并促进普遍规律的实现。

从所有这些事实中产生的结论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真正想要社会进步的人都不得不去熟悉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经验，并从中得出自己进行斗争的结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即其它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范例，以证实列宁的话的正确性，‘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表明，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件，而且是极重大的事件’。这个‘俄国的榜样’证明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证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原则和特性的正确性。”^①

列宁主义依据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分析，为当代社会进步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唯一科学的和唯一革命的答案。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理论方面的成就，它在本世纪的阶级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已经被证实是进行革命活动的科学的真正经过历史实践检验的世界观的准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具有国际性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包括德国统一社会党，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过程。

① 埃·昂纳克《列宁党历史经验的宝库》，《新德意志报》1977年2月26—27日；其中列宁语录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页。

第 三 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本质特征

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本质首先通过下列三个原则而表现出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们不是构成各个组成部分特有的标志，而是标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整体的特征并贯穿于它的所有组成部分。这三个原则都是从承认工人阶级是历史上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而推导出来的。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改变着自然现实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和社会现实。思想和理论本身既不能引起自然的变化，也不能引起社会的变化。它们只有溶合到实践活动中去，才能发挥改变现实的作用，因为实践是人类有意识进行的物质的活动。然而，为了能够在实践活动中达到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追求的目标，就必须将正确反映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作为革命行动的基础。列宁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它将共产主义的目标和理想作为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过程中所应完成的任务的理论表现来进行论述，因此，它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开辟了道路。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目标起先只是作为精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神现象而存在，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工人阶级的社会实践、通过它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通过它有组织的行动而成为现实。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并指导他们的行动，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①如果理论不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那再好的理论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引方向，那工人运动就只能是盲目的和徒劳的。列宁写道：“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②理论和实践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必然形成一个统一体。

党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体现 新的理论一旦形成，就需要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以便用来指导革命的行动。这一结合的承担者和执行者过去是、现在也是共产主义者的政党。最先进的和最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在这一政党之中，他们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并学会怎样将它运用于斗争的实践。“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③

工人阶级的党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她将理论传播给工人阶级，赋予工人运动目标、自觉性、组织性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同时，党对斗争的实践经验进行集体的评定和理论的概括：“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教导群众去完成社会关系的革命转变。同时，她也向群众学习，

①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1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把群众丰富的思想财富和经验财富体现在自己的政策之中。”^①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政策与实用主义和主观主义，与任何一种对自发性的崇拜都是水火不相容的。列宁强调说：“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②

党必须经常注意保持科学理论和实践运动的统一。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第一，工人运动本身在不断发展，因此经常有新生力量，特别是当时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这些力量必须经过培养，并从思想上武装起来。

第二，实践运动总是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工人运动经常会面临一些几乎或根本没有现成经验和现成榜样可循的任务。对这些新问题，党必须在经过检验的理论指导原则的基础上予以解答，理论本身必须不断发展，并以发展了的形式重新被运用到整个运动中去。

第三，只要资产阶级和阶层还存在，就存在着它们对工人运动的压力和影响，因而就容易产生模糊观念、动摇思想和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方向偏离的现象。所以，党必须为保持科学理论的纯洁性进行不懈的斗争，必须捍卫基本真理，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为使劳动者在精神上摆脱一切资产阶级影响而斗争。

第四，任何科学的学说都不应当是停止不前的，而应当用

① 《今后党的群众政治工作的任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1977年5月18日）德文版第68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4页。

来作为斗争中尖锐的思想武器，因此它需要其承担者的不断培植和持续的发挥自身的思想积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是如此，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全部人类认识史的结晶。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刻的革命化的世界观，只有那些从不停止学习的人才能够彻底掌握它的思想，并把它有效地运用于实践。保持理论的生命力和发展，只有党的有组织的集体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

工人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上述这些因素的作用就会大大加强。特别是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更加需要党加强工作，以保持理论和实践运动的统一。在这种条件下，党必须为克服自发性因素、为发挥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社会主义组织性而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斗争，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直至全体人民，将加入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

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治权力，同时也
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就担当起自觉地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一切领域中的社会生活的责任。因此，摆在党面前的任务是：制定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它作为实际领导全社会的基础，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建设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发展阶段中规划工作的基础。

苏联共产党及与其结成兄弟联盟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集体发展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创造性的伟大贡献。德国统一社会党自从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以来，对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体现了党的理论工作的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基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条件中去的社会主义观

点，这一观点以苏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几十年的实践和苏联共产党的无与伦比的认识宝库为根据，参考了自己的经验、其它兄弟党的经验和激烈的国际论战的结果，并且从与帝国主义进行世界性论战的需要着眼，回答了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所有问题。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首先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阶段的辩证关系；其次确定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和特征；再则指明了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进行深刻变革的过程。因而，这次代表大会为社会发展的现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它一切过去的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 和现在的世界观不同，它为劳动者，特别是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彻底科学的世界观。它的革命力量首先是根据以下事实产生的，即它赋予了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真实条件的客观真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科学地认识客观现实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党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学说时写道：“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①工人阶级世界观本身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工人阶级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的利益和人类进步的要求是一致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担负着创立无阶级社会历史使命的阶级，它能够而且必须认识客观现实，从而按照客观规律性来改变客观现实。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掌握没有局限性的客观真理，“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①

资产阶级世界观总是企图掩盖甚至完全否认自己的党性。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党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就是赋予工人阶级以斗争的觉悟，“即善于客观地表述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和党性是相互制约的。对社会规律的科学认识为维护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提供了根据，而且只有从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只有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才能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合乎客观规律的普遍联系，才能指出革命行动的正确方向，才能朝着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卓有成效地实际变革社会。列宁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无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③

宗教的世界观的出发点一直是信仰至高无上的非自然力量，与这种世界观不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相信对自然和社会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按其本质来说，是科学无神论的和人道主义的，它与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水火不相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2页。

③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列宁全集》第10卷第58页。

容。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不是一件有关信仰和“通谕”的事情（如宗教世界观就是这种情况），而是一件有关实践经验、科学认识和信念的事情。正如当前的事实所显示的，今天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坚定地捍卫无神论。它的世界观摆脱了一切思辨和幻想的束缚，并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客观真理和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自己的革命力量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宗教第一次受到了彻底的科学批判，它指出了宗教的社会经济根源是落后的物质生产力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神论和人道主义表现在它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的任务之中。劳动者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走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即用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剥削社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神论教育和宗教批判是服从于反对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际阶级斗争需要的。只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偏离科学无神论的立场、不与宗教信仰进行妥协，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政策的目的就是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者、也包括信教群众的紧密联盟。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国际主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是一切共产党人共同的理论财富
国际主义本质 和行动指南。任何破坏这一理论的统一性、将其分解为民族的或地区的变种的企图，归根结底都是对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原则的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本质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揭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普遍有效的规律性。恩格斯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道：工人阶级的斗争基础是共同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因此，就其本性来说，它是国际主义的。^① 论证工人阶级历史使命以及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必须首先在国际主义的意义上一致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劳动与资本的基本关系到处都是同样的，是因为资产者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不论它采用什么政治形式——都以同样的方式存在。列宁说：“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② 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被剥削阶级的不平等地位，在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中工人阶级的平等的社会地位取而代之。工人阶级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成为统治的阶级和占有的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以工人革命运动中国际工人协会这类政治形式和某些共同的政治行动得到实现。在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工人阶级行动的国际主义本质表现了新的特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和在社会生活的其它一切领域中的密切协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达到了新的高度并获得了崭新的内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本质并不排斥而是包括以下的特点，即它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条件下向前发展着。根据各国的特殊条件，创造性地运用这种普遍有效的认识并认真地注意各国的特点，这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科学与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

① 参见恩格斯《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2页。

② 列宁《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列宁选集》第4卷第147页。

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会经常产生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是共产党人之间进行科学的探讨和经验交流的对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靠的认识基础上，获得的新思想，常常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成熟起来。然而，在这一时期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与“多元论”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最终是可以在共同利益和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克服。这些分歧丰富了作为国际主义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有效的规律性。

这种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的作用以符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即符合各国的特殊性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显示出来。在创造性地运用于各国当时特殊条件的过程中，以下几点一再被证实是普遍有效的规律性：“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作用；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击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和其它劳动阶层的联盟；建立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朝着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方向，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①

① 《关于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的号召》，柏林 1977 年德文版第 35 页。

第二编

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章

哲学的基本问题 和基本派别。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 对象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哲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概括了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看法^①。哲学思维的目的始终在于表述一种世界观，哲学是以理论的形式确立世界观。它对世界观的原则进行理论的论证，系统的阐述和逻辑的推导，所以哲学是一门科学，它有别于宗教世界观。当然，哲学的这种理论形式并不意味着各种哲学都具有科学性。只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才有了一种彻底科学的哲学。同样，哲学的理论性也不意味着每一种哲学都与宗教相对立，实际上唯心主义哲学与宗教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哲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它的原意是“对智慧的爱”，

① 这并不是说哲学就等于世界观，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能只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除此以外，如第一编中所说的，它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

在古代表示关于人及其周围自然界的一切知识的总和。哲学产生于古代印度、中国和埃及的奴隶制社会，在古希腊达到其最初的古典的繁荣，直至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时期以前，哲学一直作为人类未分类的知识的总和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继柏拉图（公元前428—348）之后，第一次把“哲学”这一概念与其他知识，区分开来，把哲学理解为对事物“终极原则”的理论阐述。

知识的分类，各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与哲学的分离，这一切都是与社会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专门科学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是关于自然界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的知识不断汇集的结果，也是特殊研究方法不断发展的结果。自文艺复兴时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以来，部门科学的分类过程大大加快，这一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及其结果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随着部门科学的分类过程，哲学思维领域内也出现了深化和专门化，形成了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等等哲学学科。同时哲学还承担了从世界观上概括部门科学进步的成果并探索部门科学所研究的自然过程、社会过程和人的思维过程之间的普遍联系的重任。因此哲学的对象和任务服从于受社会实践和部门科学认识制约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过程。

哲学以什么方式从世界观的理论高度表达社会实践，概括历史经验和部门科学的认识，这最终取决于哲学为之服务的那个社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个阶级的历史状况，它在当时社会形态中的地位，它与历史进步合乎规律的要求的关系，它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这一切决定了这个阶级的哲学的性质和这一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所以，一切哲学都具

有阶级性和党性。由于维护剥削阶级即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使得在对抗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哲学必然都带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公开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则合乎规律地决定了这一哲学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政治作用。实现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要求并激励着人们去寻求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哲学认识。

第一节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

哲学基本问题的起源和内容 哲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哲学学派和流派，然而它们或公开或隐蔽地都要回答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② 在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中什么是第一性的（本源的，决定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

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③

哲学的基本问题渊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人们在他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 同上，第220页。

③ 同上，第221页。

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中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着自然界，改造着物质的自然物和自然过程，使之能够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服务。

人们在生产中彼此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①人们在改变自然和社会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从事着物质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从这些活动中他们认识到，物质世界及其联系和属性同人的观念、思想和目的之间是有区别的。因此，实际变革物质世界的事物和过程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自身不可能单独改变任何东西的精神活动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把人的意识同外部世界相区别是人们从事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一个基本的、一般的和必要的条件。人的意识在实践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使人们产生了人的思维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即：在这一关系中什么是本原的，决定性的，是物质还是意识？自然界和社会是否遵循客观规律？意识能不能认识世界？我们的认识是不是可靠，以至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根源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它是对实际生活中这类问题的最一般的理论表述。由于人们在活动中总是要受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生存条件的一定认识和一定观点的支配，因此在实践活动中以及在理论活动中就经常遇到哲学基本问题所涉及的问题。

当然，哲学之所以能够如此概括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且确定它在哲学学说中的地位，这本身就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的最初形式——还是在哲学产生之前——是关于“灵魂”对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人死后“灵魂”是否还继续存在。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②在古代，哲学家提出了世界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七章。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的始因问题，关于事物和现象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以及这个统一性是产生于物质因素还是来源于观念等问题，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①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最终同工人阶级社会解放斗争的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同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必然性问题结合起来了。

为什么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的最高问题呢？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是“物质”和“意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一个抽象过程的结果。因此当人们在思想上把意识和物质相对立之前，必须先从意识与构成其基础的物质过程的交织中以及从意识活动的各种内容和形式中进行抽象。同时还必须从物质事物和物质过程的纷繁多样的形式和属性中进行抽象，才能形成“物质”概念。^②“物质”和“意识”这两个哲学概念是最一般的、最包罗万象的概念，除此以外，再也不可能有比它们更进一步的、更加包罗万象的概念了。对基本问题的阐述达到了哲学思维的最高的抽象阶段，除此以外不可能有更高的抽象了。

意识与物质问题是哲学的最高问题，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只能产生出两种哲学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其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二章。

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回答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对意识与物质关系问题的回答。

凡是哲学思维提出来并加以研究的问题,如存在问题,自然界与社会中的因果性和规律性问题,宇宙的永恒性和无限性、世界的统一性、人类历史行动的客观条件和动力、自由与必然、认识的根源、真理和道德上善的标准、革命行动和社会进步的实质和尺度等等问题,都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紧密相联的。承认物质为第一性,意识为第二性,还是承认意识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对于解答上述问题来说必然产生出原则上完全不同的途径和结果。

对意识与物质关系问题的回答从世界观上为人们的重要的社会行动指出了基本方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一定阶级的利益在哲学上的表现,是为实现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理论工具。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产生于实际生活,而且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解答具有原则性的实际意义,特别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更是如此。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以及对与此相联的实践与理论即物质活动与思维活动之间区别的实质问题的回答,同从理论上论证和实际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重大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工人阶级从它在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出发,唯物地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对它的历史行动的条件,的唯物主义理解使工人阶级认识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规律性。工人阶级亲身体会到“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

由此得出结论：这种经济关系“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①从而她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其政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地变革一切过时的社会关系而进行自觉的、有组织的实际斗争的必要性。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根据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来确定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任务。列宁写道：“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②他在这里指明了工人阶级政党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运用的科学方法。

一切哲学家都按照他们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何者是本原的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分成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意物质世界是本原的，意识是派生的观点的哲学家都是唯物主义者，而断定意识是第一性而物质世界是意识之产物的哲学家则都是唯心主义者。^③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以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何者是本原的问题所作的不同回答为基础的哲学派别。这两种回答互相排斥，所以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两种哲学世界观思想之间彼此不可调和，甚至从这个一般的理论观点上来看两者也是截然对立的。

哲学的历史开始于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作为从世界本身——与神秘论和宗教相对立——解释世界，从自然的物质原因引申出事物和现象的产生与消逝的尝试而出现。唯物主义哲学随着社会实践和自然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最初的唯物主义可以追溯到印度的乌达拉卡（约公元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③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前600年)、中国的老子(约公元前300年)、荀子(公元前320—235)和希腊的哲学思想。古代唯物主义提出了一切事物的“始因”问题,从而提出了萌芽形式的世界物质性问题。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认为这个始因是物质的特殊形式或种类。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370)的原子论和决定论世界观达到了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唯物主义的顶峰。就是在整个封建制中世纪中也可以看到经常披着神学外衣出现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征,尤其在“一般概念的争论”中。这场争论涉及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即“一般概念”是否象“实在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还是象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者”所主张的观点所说,它们仅仅是根据具体事物而产生的名称。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唯物主义才进入了新的繁荣阶段。在中世纪跨入近代的前夕,唯物主义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形成起来,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表现。十六、十七世纪出现的这种唯物主义的标志是开始把经验、观察和实验作为认识的手段,并且在与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柱即宗教进行论战中同自然科学结成了联盟。这一发展以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和比埃尔·伽桑狄(1592—1655)的学说为开始。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培根宣称,研究和支配自然界是科学的主要任务,这种科学按其实质来说是实验科学。继培根之后的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和约翰·洛克(1632—1704)。霍布斯创立了第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新机械唯物主义体系,洛克则首先确立了以下原则:一切认识来源于人的感官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荷兰的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1631—1677)创立了唯物主义泛神论

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关于不可创造的、不可摧毁的、无限的本体的学说。

以英国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作为革命的武器、作为 1789 年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突出的作用。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尼·狄德罗（1713—1784）、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1715—1771）和保尔·亨利·迪特利希·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唯物主义把世界看作一个物质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切过程都是严格规定的，不存在任何偶然。物质是自身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意识决定于物质。法国唯物主义还试图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人们的历史行动，但是却未能克服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尽管如此，它还是提出了问题，而且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创作中达到了理论的顶峰。费尔巴哈是 1848 年革命时期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思想家，他在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和封建专制国家的宗教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恢复了唯物主义。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最高本质，并宣称使人的存在符合人的尊严是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对象。当然，他所理解的人只能是自然存在物，而不是在社会诸关系中历史地发展的社会存在物。他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所进行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和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的哲学思想中，唯物主义成为反对封建土地所有者和沙皇政权，使劳动农民从农奴制的奴役和封建压迫中得到解放的斗争武器。

唯物主义发展史中各个阶段和各个流派的主要特点表明了唯物主义是哲学认识发展中的基本路线，这些特点是：第一，它是与社会进步有着最紧密联系的哲学。它通常是先进的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理论高峰始终同社会革命的准备相联系。第二，它是与自然科学的认识有着直接联系的哲学。第三，它在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中始终包含着无神论的倾向。唯物主义的历史就是反对宗教、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和各种类型的愚民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史。第四，唯物主义通常是认识乐观主义，主张实在能够在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的原则。

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发展阶段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哲学，它是彻底革命和彻底科学的。它作为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同工人革命运动和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即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对意识来说是本原的，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反映，在这一唯物主义观点上它同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列宁强调，这是一切唯物主义的起码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学说中一切有价值的、进步的东西，并坚定地继承了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基本路线。同时它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这些缺点就是：“(1) 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时还应加上物质电理论)的最新发展；(2) 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

彻底而全面地遵循发展观；(3) 旧唯物主义者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新特点首先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它不仅对自然界而且对社会和社会的历史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解答哲学基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不是推理，不是假说，它是基于对社会实践经验和部门科学认识的概括之上的。它为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革命实践斗争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哲学方向。

与唯物主义相对立，哲学唯心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对于物质来说意识（无论是这一种形式还是那一种形式）最终是本原的，决定性的，因此唯心主义体系的出发点是观念、精神、感觉、意志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

唯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由意识派生而来的这一基本思想同科学和人类实践中的进步相抵触。唯心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精神力量的产物，从而把现实世界神秘化了。但是这并不排除，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前，人们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在唯心主义基本立场限度内也获得了极有价值的哲学认识。尤其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它在德国的特殊条件下从哲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要求和利益。马克思指出，这种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相反，它把人的“能动的方面”即能动性发展为哲学概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2页。

念。当然唯心主义哲学家所把握的只是人的思想活动，人的精神能动性，他们不知道人的实际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的根本意义。^① 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大大限制了人们认识的发展，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内获得的真正的认识与该体系本身处于对立之中。这一点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关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② 唯心主义的哲学基本派别中可以分成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存在着一个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的、“客观的”精神原则（“世界理性”、“世界精神”、“绝对观念”、“世界意志”等等），这个原则是本原的、第一性的，是它产生了现实世界。客观唯心主义虽然也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是认为它只不过是精神原则的产物或体现。客观唯心主义按其实质来说是把意识与人分开，在思想上把意识变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并宣称这种独立的意识是一切存在的起源和始因。

柏拉图创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认为，现实的、可以感知的事物不过是永恒不变 的观念的“影子”。客观唯心主义流派在封建中世纪是托马斯主义（因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而得名），在资产阶级近代是莱布尼茨（1646—1716）和黑格尔（1770—1831）的哲学。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现实世界是“绝对观念”的产物，是“世界精神”的“外化”。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流派有新黑格尔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③ 新托

①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

③ 参见本书第三编。

马斯主义直接提出了为宗教确立理论根据，调和知识和信仰的任务。

主观唯心主义则直接认为人的意识是本原的，从而把人的意识绝对化。在主观唯心主义看来，物质世界不过是意识的内容。它怀疑或否认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思维着的主体而存在。主观唯心主义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除了从自身中产生出整个世界并自身包括了整个世界的个人的意识以外，根本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東西。这种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叫做唯我论。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力图掩饰他们的主观主义，他们把他们认为是构成世界的意识内容称为“世界要素”(马赫)、“事实”(维特根施坦)或“既定的东西”(石里克)。

十八世纪初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的创始人是乔治·贝克莱(1685—1753)和大卫·休谟(1711—1776)。贝克莱认为，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事物只不过是主观感觉的集合。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接时期，主观唯心主义以“经验批判主义”的形式进行传播，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恩斯特·马赫(1838—1916)。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形式是新实证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①

唯心主义与宗教(一种对现实的虚幻的、颠倒的反映)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它是为宗教进行理论辩护和使宗教“更新”的手段。唯心主义与宗教并不是等同的，但唯心主义是一条通向宗教的道路。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两者都认为精神现象在世界中是第一性的，两者都承认“创世”说，而且有着同样

① 参见本书第三编。

的社会根源和存在于认识过程的根源。正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无论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归根到底都是与宗教同流合污。

在物质与意识何者是本原问题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持的互相对立的立场，也决定了它们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世界的可知性问题上也持互相对立的观点。当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并不是简单地在于一个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另一个则断言世界是不可知的。例如，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和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也都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两种哲学基本路线的对立在于它们对什么是认识的对象这个问题的看法。列宁写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依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源泉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① 唯物主义者指出，认识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与此相反，唯心主义则断言，认识就是对某精神实体的认识。客观唯心主义者把人们要认识的世界理解为某种精神的存在，把认识最终归结为一种形式的精神即人的意识对另一种“客观”形式的精神的认识。否认世界的可知性即所谓的不可知论是主观唯心主义多数代表人物的观点。这种观点产生于这样的看法：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感觉和想象。人们永远只能把自己的感觉加以组合和比较，并且在此基础上构成理论体系。至于他们的感觉以外的世界，他们则不可能知道任何一点东西，或者他们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这种立场早已被人类的整个实践和科学的历史批驳得体无完肤了。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根源和社会根源

唯心主义的产生和延续有其认识过程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归根到底社会原因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过程，它包含着多种因素：感性反映和抽象思维，感觉和概念，对现实因素的分析 and 创造性的幻想，假说和理论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以其一定的、合乎规律的方向共同起着作用。^① 无视这些联系，夸大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因素就会导致对认识过程及其同客观实在的联系的错误看法。唯心主义思想产生于“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② 与感性认识相对立，把抽象思维绝对化，使概念、思维同感觉和知觉相脱离，从而使它们最终也同感觉和知觉所反映的物质现象相脱离，这一切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某些变种（柏拉图、黑格尔）。

今天，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断言，在知识的内容中找不到关于知识依赖于认识客体的任何线索，因为知识内容在认识过程中始终在不断地改变着形式。他们片面地看待认识，只知道科学认识在不断变化，旧的理论不断被新理论代替，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过程是沿着一定的方向进行的，这个方向就是映象越来越接近客体，这一点最终为实践所证明。因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唯心主义是由于人们不能掌握认识过程复杂的辩证法而产生的。列宁写道：“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③

从这个存在于认识过程的根源中可以推断出，为什么有可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五章。

②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③ 同上，第715页。

能产生唯心主义，但是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唯心主义作为哲学基本派别而存在。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根源即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原因是决定性的。

由于社会划分为对抗阶级，一个阶级受另一个阶级剥削以及与此相连的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唯心主义之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根源也随之出现。精神活动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垄断，从而出现了夸大精神活动之意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认为意识在社会中，最终在整个世界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想法是相联系的。

唯心主义的另一个社会原因在于剥削社会形态中社会发展的自发性，在于这一发展是不能看透、不能预见的；在于人受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支配，而不是人支配社会关系；在于几千年来人们面对剥削的奴役，面对社会苦难和战争所感觉到的不可克服的软弱性。所有这一切产生了社会生活受着超世俗力量支配的看法。最后，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有目的地宣传唯心主义观点。今天，唯心主义充当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进行精神奴役和政治蒙骗，掩盖社会苦难的真实原因，转移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手段。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社会阶级斗争的表现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表现。列宁写道：“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①当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形形色色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

的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这场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

今天的唯心主义哲学作为政治上反动的和反科学的哲学而愈加名誉扫地，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家竭力宣称，把哲学学说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做法已经过时，或者他们企图构思出哲学中的“第三条路线”。

例如，新实证主义的代表断言，意识对物质的关系问题毫无意义，它只是一个“假问题”，因此哲学不应该研究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哲学的任务在于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在于对科学的词语和命题进行解释。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出下述问题：这些对词语和命题的解释从何而来，它们表达的是什么。在这里也不能回避这些解释（这些意识内容）与它们表达的（反映的）东西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人们只能作出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回答。实证主义者唯心主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把意识内容看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当作独立的既定的东西。神学家和宗教思想家以为用下述观点可以论证“第三条路线”，即物质现象和观念现象同样是“实在”的。这种“实在论”的目的在于打着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幌子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阵线，企图用“上帝”和物质世界一样是“实在”的这一断言来动摇和削弱唯物主义立场。

修正主义者也力图炮制出“第三条路线”。例如右倾修正主义者宣称，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出发点不是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作为实践着的存在物的人”。但是，按照人们是把实践理解为由物质条件和物质规律决定的物质活动还是

认为意识是最终决定的，人们可以对实践作出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解释。只有从辩证唯物地回答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立场出发，人们才能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这种实践观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何者是本原的、第一性的，对于这个问题只能有两种回答，哲学史上人们所知道的也只有两条基本路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特别是修正主义哲学家想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构思“第三条路线”的一切企图，归根到底都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向工人阶级哲学发动进攻的一种形式，目的是要解除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列宁说那些扬言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如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等等都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①

任何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是研究物质世界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世界观问题。事物和现象的运动和发展究竟具有主要的意义，还是只有次要的意义，它们究竟是一种幻觉还是客观存在？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种发展是如何进行的，它的根源何在？人的思维必须受什么原则指导？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正确地论证实践活动？

哲学史上关于运动与发展问题也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一般哲学思想：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辩证法从现实中把握事物和现象，从它们的联系和运动，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7页。

它们的产生和消逝中把握它们的抽象映象。“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①

辩证法有其长期的发展历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哲学思想的开始。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自发的辩证论者。爱奥尼亚的唯物主义者（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切都在运动，在消逝。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辩证法代表是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480），他的观点是：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这种观点正确地把握住了现象和总画面的一般特征，但是它还不是以对自然界的具体细节的说明为基础。“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②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辩证法经历了它的新的最高潮，那时候，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年轻的、进步的阶级。对辩证思维方式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有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勒奈·笛卡尔（1596—1650）、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和诗人歌德、霍尔德·埃夫拉伊姆·莱辛（1729—1781）、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1744—1803）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

1832)。马克思以前的辩证法的顶峰是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约翰·哥特弗里德·费希特（1762—1814）和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辩证法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充分发展的形式。

黑格尔第一个广泛而有意识地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但是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即“绝对概念”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的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①黑格尔从概念的辩证法中推测出事物即物质现实的辩证法，但仅仅是推测而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②马克思认为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对立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互相对立的回答所产生的结果：“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的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并且指出，概念的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辩证法的反映。恩格斯写道：“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②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页。

映。……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①

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辩证法才能发展成为彻底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形而上学是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它认为事物和现象以及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归根结底是互相孤立的，按其实质是不可改变的。“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②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8页。

片面性、僵化、狭隘性、局限性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形而上学者认为事物和现象的静止、固定性和同一性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他们把事物从它们的联系中孤立出来，使辩证地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对立面互相分离等等。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与物质世界的辩证性质相矛盾的。它不是从物质世界中引申出来的，“只不过是使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①

在十七、十八世纪，当自然科学刚开始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并且对每个部分进行研究的时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有其历史存在理由的。当然，对自然物只能在它们的联系之外，在它们的运动和发展之外进行分析。恩格斯写道：“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②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② 同上，第60页。

由于科学的成就和社会发展的事实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辩证性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理由。

今天，与物质现实的辩证性质相符合的辩证法同与之相矛盾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就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的表现。辩证的思维方式是彻底革命的，因此只有在实践中能够革命到底的那个阶级即工人阶级才能彻底掌握辩证法。马克思写道，辩证的思维方式“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与社会进步相敌对的当代资产阶级否认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革命性质，因此它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延续和传播十分感兴趣。

唯物辩证法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锐利的武器和最好的工作方法。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根据辩证法的革命实质教育全体劳动人民，客观地、全面地、从其联系、发展和矛盾性中去理解社会的发展过程，以便能够认清基本的发展趋势和确定工人阶级斗争中的每一个决定性环节。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页。

②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对象

任何科学的任务都是要揭示客观规律性，准确地加以表述，并研究其实际运用的可能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①其中有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可能性和现实、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合乎规律的关系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从哲学上概括各种部门科学知识，现实的全部认识史及其结果，人类的全部历史实践、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来研究这些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根据方面来研究这些规律。它分析这些规律在工人阶级斗争的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作用，并且根据对这些规律的理解，提出和论证进行革命认识和革命实践活动的原则。

上述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象的简明定义把握住了它的本质的东西，但还需要加以说明和具体化。这一对象包括哪些内容？哲学从什么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哲学的内容又是如何形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象的这一规定表明，马克思列宁主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74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页；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而且只有当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辩证法相结合时，彻底的唯物主义才有可能。

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理论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问题：是物质世界的规律决定思维规律，还是相反，思维规律决定存在规律，一般说来，这也是究竟物质是本原还是意识是本原的问题。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象的主要方面是物质世界和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既辩证又唯物地回答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何者是本原的问题，以及人的意识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从而它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理解整个世界和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总之，哲学上提出问题的特点在于，哲学从物质和观念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按照上述两个方面来分析在它的对象范围内的一切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实践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问题，生产、政治、科学或艺术活动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只是在把它们同哲学基本问题即物质观念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思考时，才得到哲学上的规定。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把对基本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作为其理论出发点，并由此出发来研究物质世界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哲学认识规律的特点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所研究的规律是在世界的各个领域中都起作用的一般规律，而其他科学研究的则是特殊领域的规律。许多部门科学都以世界的某些特殊领域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物理、化学或生物的过程，国家和法或艺术的发展，并且根据自己研究的结果阐述在各有关领域中起作用的科学规律。然而，在部门科学中也研究并阐述一些作用范围很广泛的规律（如守恒定律）。数学和控制论研究那些在现实的一切领域中都得到证明的结构。因此，对哲学上的一般，不仅应该从量上来把握（尽

管这种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必须从质上来确定。哲学概括的特点在于,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地回答基本问题和运用唯物主义解决哲学所研究的一切问题的结果和组成部分。同时,哲学概括还力求把握物质世界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的一般客观过程及其在意识中的反映。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单是关于一般规律的科学,而且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些规律的世界观意义在于,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从世界本身、从其固有的联系来解释世界,就可以得出一种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完整的、科学的唯物辩证的观点,从而在哲学理论上为反对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斗争的工人阶级世界观奠定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由理论上得到阐述的规律和范畴组成的一个体系,这些规律和范畴是对一般的、客观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的如实的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这种内在的完整性主要表现在,在这门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虽然在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中(如斯宾诺莎和笛卡儿),也有辩证思想的萌芽,但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归根到底是互相割裂地发展的。

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而辩证法则在唯心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主义哲学体系范围内得到阐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第一次得以互相渗透，在其中，唯物主义通过辩证法而得到充实，这种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认识是相对的。”^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准确地表达了这种哲学的本质，同时还概括了它同所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根本区别。没有辩证法，就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唯物主义意味着，对于现实世界——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是按照其本来面貌来理解，并从它自身来说明的。

但这只有在世界的运动和发展是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这一点得到证实的时候才有可能。唯物辩证法要解决的正是这个任务。因而，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要求辩证地对待物质世界及其在意识中的反映。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终。如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本身包括辩证法，那么，与此相反，彻底贯彻辩证的世界观则以唯物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为前提。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对辩证法的阐述必然是不彻底的，发展的思想会遇到唯心主义基本观点造成的种种障碍。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一方面肯定运动和发展是普遍的、永恒的，但另一方面他却断言，一切发展都在普鲁士君主国和他的哲学体系中结束了。关于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这种正确的观点，只有当运动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时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的客观基础，就是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是统一的。那种把唯物主义只当作哲学理论而不当作方法，把辩证法只当作哲学方法而不当作理论来理解的做法，是错误的。理论按照对象、联系和过程的本来面貌来解释对象、联系和过程，揭示它们的本质及其运动和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哲学理论研究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从辩证唯物主义地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并使这些回答具体化来考察物质世界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方法是由一些规律和原则组成的系统，这些规律和原则确定人的行为和行动，从现有的状况出发导致一种特定的目的，即认识现实及改变现实。方法必须这样来指导认识活动和实际行动，就是使它们与物质世界和思维的规律相符合。因此，方法必须以对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以相应的理论为基础。理论的规律和范畴在方法中被改造为认识活动和实际行动的规律和原则。因此，作为方法的基础的理论越准确地反映现实，方法的价值就越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制订工人阶级革命政策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普遍起作用的唯物主义，是同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深刻而广泛的学说结合在一起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所涉及的是唯物史观即对社会及其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分析。就这个意义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有如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同时就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

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说来是本原的，关于社会意识的反映性质，关于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生活过程的基础，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存在等等的基本认识，都包括在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和其他基本问题的解答之中。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对象领域的社会，同整个物质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历史过程的物质性，则是世界的物质性的要素。因此，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就是适用于整个物质世界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思维的那些规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也就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家总是力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他们声称，历史唯物主义同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对这些谬论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判，并且强调指出，人们如果不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也就不会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徒。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割裂开来，是为了对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进行唯心主义的歪曲。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那么，它同时也还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对象。历史唯物主义首先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并且从社会生活方面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从这种观点出发，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表明了作为物质最高运动形式的社会的特征。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历史过程的辩证法，论证在社会历史中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合乎规律地由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的这种认识，从而得出以下观点，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发展，是历史的

必然，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部门科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部门科学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客观基础是作为各部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规律，与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象的、适用于一切运动和发展过程的一般的、普通的规律之间的联系。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离开其他规律而发生作用，在其他规律的活动领域之外，没有什么特殊的活动领域。^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部门科学方面的任务是，把研究现实的那些科学所取得的全部认识史的成果，同世界实际变化的结果结合在一起进行概括，阐明物质世界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正象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中所强调指出的，“特别是为了加深工人阶级的、有科学根据的世界观，有关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知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②

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方面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一方面知识领域不断分化，同时这些领域又越来越趋向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承担了一体化的主要职能，这也正因为，它表述了关于世界整体的哲学认识，并且证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以及它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奠定并保证了部门科学的基本前提和

① 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三章。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64页。

基本概念，这些前提和基本概念是任何部门科学都不能单独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它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回答，为部门科学指明世界观的基本方向。一些主要的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对新实证主义的不满，主要是因为：新实证主义尽管把自己装扮成“科学的哲学”，但实际上却由于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而把科学引入了世界观的死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就其唯物主义本质来说，与其他科学是完全一致的；真正的科学，其本质都是唯物主义的。被研究的客体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并且在人的意识之外而独立存在的，它是可以被认识的，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家经过自己的研究实际上都能接受。因此，自然科学家至少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通过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研究，达到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的真正的、最终的物质原因的认识，论证了这种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及其作为实际改造自然界和社会准绳的可靠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部门科学指明方向，这就是对于物质现实及其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要从它们的变化、发展和矛盾性中进行研究。部门科学对于多种联系和过程的辩证性质理解得愈深刻，对于现实愈是从经验观察上升到理论认识，就愈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思维方法。正确的理论思维从来都是辩证思维。恩格斯写道：“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①在很大程度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

上，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科学的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对一切部门科学的意义表现在，部门科学的代表需要利用哲学的思维规定，需要利用诸如物质、运动、发展、规律、必然性、本质、内容、形式、认识、真理等哲学概念。所有部门科学都要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还原、观念化、形象化这样一些方法论程序，而且这些概念和方法或者以唯物辩证法和科学为基础，或者受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

哲学的方法论职能对部门科学 also 具有重要意义。在制订新理论的时候，在人们尽管还不了解一切必要的条件和事实等而试图以理论体系的方式去把握自然界或社会的基本联系的时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①对于这种“思想的首尾一贯性”说来，掌握哲学的即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自然科学家不去自觉地运用辩证方法也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这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弯路和错误，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人们是由于“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的认识”，而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还是立即以“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②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有本质的区别。尤其在部门科学深刻变革的时期，当新发现的事实迫使人们去重新考察一些基本概念和整个理论的时候，这一区别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新科学形成的时候，在科学的分化和一体化过程中，情况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明显地表现出研究各门科学的世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9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必要性。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写道：“……自然科学进步得那样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那样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以致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①

哲学方法的意义渊源于它的普遍性，即它指出了一切研究领域中的一般认识方法。但是，它不是各种理论结构的模式。为了卓有成效地运用哲学方法，人们必须收集该研究领域的事实加以系统的研究。为此，各门科学都要发展适合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那些特殊研究方法。辩证法不能取代这些方法，但它是这些特殊方法的一般基础。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这个或那个领域是一种真正创造性的方法。人们不掌握一般，就不能理解特殊。列宁强调指出，任何人在着手探讨特殊问题之前，如果事先没有解决一般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每走一步都必然会不自觉地跌跤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科斯·普朗克、马科斯·布朗及其他许多卓越的自然科学家都有类似看法，他们确认，自然科学家必须研究哲学，研究者的世界观决定其研究工作的方向。他们对那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发鼓吹把哲学和部门科学割裂开来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 and 实际改造世界的普遍方法的这种作用，是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代替的。

例如：无论数学还是控制论，都不能代替唯物辩证法，尽管这两门科学都制定出一些适用于很多科学领域的方法。控制论研究各个客观领域中复杂的动力控制系统的规律，而且它的结论为哲学概括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是控制论的任务不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去确定物质和意

①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10页。

识的关系，或者去研究物质世界和认识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去唯物辩证地解释社会。它不是哲学科学，虽然它的抽象已达到高度概括的程度，而且它的方法也不能取代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普遍方法的唯物辩证法。数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对部门科学的基本知识进行概括并从世界观上加以说明，是一件党性很强的事情。这里得出的世界观的结论是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对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立阶级的利益。在这个斗争中，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一边，在这个斗争中，哲学家和部门科学家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历史上第一次阐明了作为特殊社会现象的科学的本质，它的发展规律及其社会职能。^②同时它使自然科学家意识到自己负有利用这些知识的社会职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滥用科学以获取利润，为其侵略政策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完全是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只有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才能充分地履行其社会职责。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革命行动的指南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它同任何其它哲学以及过去历史上进步的各种哲学观点的质的差别，它的历史任务，它的彻底革命的性质，在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

①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

第十一条中得到了言简意赅的表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说来，科学地解释世界同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从哲学理论上来认识世界，而是意味着在解释现实时，要求同时从理论上论证改变世界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凭想象解释世界，而是革命地解释世界。它使工人阶级能够认识物质世界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这些规律同时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和革命地实际改造现实的规律。它为论证推翻资本主义剥削者统治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规律性提供哲学武器。它为工人阶级在其斗争的各个阶段准确地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方向，同时还论证了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所采取的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的创造作用。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自己的纲领、政策、战略和策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②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只有同革命的工人运动密切结合在一起，才能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武器而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力量。这个哲学与政治统一的原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它同把哲学与政治割裂，或者把哲学溶化为现实的日常问题的做法，都是不能调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总结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并且有助于解决在建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②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78页。

立发达社会主义和进行反帝斗争中提出的新问题。

因为社会实践本身在不断发展并提出新问题，所以也必然给理论提出新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的紧密结合，促使它自身不断向前发展。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和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该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从理论上解决种种新问题，也就是说，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总结我们斗争的新经验，并且将其卓有成效地运用于当代和未来的证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形成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科学世界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动的、非科学的、敌视人类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中，也是一种无法取代的武器。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所有研究者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进一步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行动的哲学指南，也是个性发展和解决特殊科学任务的哲学指南。

第二章

物质和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

意识的本质和起源

前一章已经说明了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人类的实践经验和部门科学的成就，对这一问题作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回答，即：对意识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是本原的，决定性的。对此我们还必须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必须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理解物质和意识这两个概念的，物质有哪些基本存在形式，意识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同物质发生关系的，什么是意识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解答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性质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第一节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正如列宁所说的，人们需要“有一个关于这种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它就是物质”。^①当然，这个概念的内容和范围是在哲学思想史进程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在同唯心主义和宗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

教的斗争中以及在对当时的自然科学认识的概括过程中为发展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贡献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意义。它首先说出了物质对于意识来说是本原的，说出了物质的不灭性和无限性。

公元前七世纪至四世纪古中国和古
马克思主义以前唯 印度哲学家中的唯物主义者确信，自然
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界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它可以被归
结为几种基本元素。古希腊（公元前六
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力求把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归结为一种基质。

泰勒斯（公元前 624—545）断言，水是万物的始基，
阿那克西米尼（公元前 585—525）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气，
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 540—480）则认为物质的本
原是火。在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家那里，物质被归结为一种
人们所熟悉的、可以感知的东西，例如出生于阿布德拉的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270）认为看不见的
原子（“不可再分的东西”）是物质的最小粒子。德谟克利特
的原子说尽管是一种天真的推想，但是它对科学的进步，
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吸收了古代哲学家的
唯物主义观点，并首先把这些观点同自然科学的进步联系起来
（特别是古典力学）。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首先是指
具有广延性、形状、质量（重量）、不可入性和运动等属性的、
有形的东西。法国的一些唯物主义者（狄德罗、霍尔巴赫
1723—1789）已经提出，物质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的感官发生
作用并引起人的感觉的东西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物质概念包含了一个正确的、

在哲学上有决定意义的基本观点，它确认客观实在是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另一方面，物质还被归结为某种特定的物体，或者被理解为不变的、无属性的“物和现象的承担者”，被理解为一切物的“本体”。然而，这样一个概念尤其用于研究社会生活、人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时候就不行了。如果断言，人类社会和社会史是以一种有形的、不变的本体为基础，并且把这一断言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不能唯物主义地理解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这种观点阻碍了对社会关系的科学分析，并导致唯心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最先进的代表人物在社会理论方面还仍然是唯心主义者的理论根源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物质观 制定和确立一种彻底科学的物质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劳。他们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在同当时的唯心主义，首先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克服了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物质概念的局限性。在这里，他们依靠的是总结人类的实践经验，批判地吸取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和掌握最重要的科学成就。

他们通过辩证地研究物质概念，对物质概念作了这样的规定：物质概念反映的是包括社会在内的、物质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发展形式。他们指出，人们在自己物质生活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发生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即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推广到对历史的解释，并确立了一种同旧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新的物质观。从此，唯心主义被赶出了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领域，仅仅局限于自然界的唯物

主义观察方式也得到了克服。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物质的东西与观念的东西相对比，他们所理解的物质的东西是指一切客观实在的事物和过程的总和，其中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客观实在的关系、联系和状况。也就是说，他们通过阐明物质对意识的关系而对物质概念作了如下规定：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本原的、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则相反是派生的、第二性的①。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

列宁的物质概念定 义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有必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基础出发，对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发现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同时批判对这些发现所作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列宁首先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完成了这项任务。

物理学革命化的结果（例如电子和放射性现象的发现）导致了很多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维的危机。由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物质与有形物体相提并论，所以他们从新发现中推导出物质“消失了”的结论，而且在反动派的思想压力下他们声称，唯物主义因此已经被驳倒。其实，这正暴露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歷史局限性，同时也证实了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发展的下述论断：“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②

列宁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续发展了辩证唯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物主义。列宁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对物质概念下了精确的定义，这个定义没有象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那样，把物质概念与当时已经达到的部门科学关于某些特定的物质形式的结构和属性的观念相等同，即没有把它同不断发展的认识相等同。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

由于“物质”和“意识”这两个概念是最包罗万象的哲学概念，所以也只有把物质和意识联系在一起才能对它们下定义。列宁指出，在这里不能用一般的下定义的方法，即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的方法，在这里，“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可能下别的定义。”^②

这一定义使我们能够与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划清原则界线：通过指出物质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与主观唯心主义划清原则界线；通过指出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只能是永恒地运动着的物质——不是任何“绝对观念”，“上帝”等等——，与客观唯心主义区分开来。最后通过强调我们的意识具有反映和认识客观实在的能力，而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线。

物质概念从一切物质的物体、关系、过程中仅仅把握住一个特性：它们存在于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列宁写道：“……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

② 同上，第146页。

的。”^①列宁给“特性”这个词加上了引号，因为物质存在于意识之外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特性。

恩格斯也曾经强调：“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東西。”^②物质只存在于它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的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多样性之中，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它们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渗透。物质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的、具有不可穷尽的多种属性的各种物质客体的总和，其中包括它们的诸关系、联系和状况在内。只要我们认识物质的这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我们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辩证唯物主义用这一观点克服了哲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以承认一种不变的、被设想为诸属性的承担者的本体为基础的**本体论**。

物质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一种所谓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的第三种实在是不可能有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破产日益明显，寻找“第三种实在”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想在物质和意识之外证明“第三种实在”之存在的一切尝试，最终都是想以一种更加广泛的概念来代替物质概念，从而抹煞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线，归根到底是坚持唯心主义的立场。譬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化学家W·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认为，他的一个伟大的收获是把物质和精神的**概念**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从而使两者结合了起来。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指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又参见第579页。

出：“这不是收获，而是损失，因为按照唯物主义的方向还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向进行认识论的研究……这个问题，不会由于滥用‘能量’一词而得到解决，反而会混乱起来。”^①这段话也适用于当代各种唯心主义自然哲学家的论断，按他们的说法，“信息”这一概念把握住了“第三种实在”。“信息”的采用和加工确实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由人创造的技术以及人的有意识活动中，即在认识和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并没有消除认识论中物质与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甚至信息本身也或是属于物质形式，或是属于观念形式。这一区别并不因为控制论研究了物质信息和观念信息所共有的一些特点、作用和规律性而消失。因为观念的东西本身也是物质的发展和作用的产物，不言而喻它也具有一系列与物质的东西所共有的属性。除了信息以外，既是物质的属性之一又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的运动也属于它们所共同具有的属性。

我们不能把哲学的“物质”概念同
物质的结构 部门科学关于物质的结构，即关于物质
体系及其关系的构造问题混为一谈。这
里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的问题。列宁说：“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
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
电子）的新特性问题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
源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容许
的。……”^②

部门科学对物质世界构造的研究使人们能够准确地区分各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7页。

② 同上，第128页。

种物质形式，区分各种物质的事物、属性和关系。对物质结构的研究永无止境。无论是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都在不断地开辟物质无限多样性的其他领域。

近几十年来，自然研究发现了无数新的结构，例如：量子物理学领域中发现了反质子，微生物学领域中发现了复杂的核酸巨分子等等，列宁在谈到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物质结构的认识时指出：“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①

这里关于物质结构的论述绝不是只适用于自然界领域。社会的物质关系也有它们所特有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也是变化的，譬如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就是这种情况。德国社会统一党纲领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②随着社会上各阶级和阶层之间逐渐接近的过程，社会结构还将继续发生变化。研究这些过程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物质结构的部门科学认识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列宁对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所下的定义并没有过时。今后，无论在自然界领域，还是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领域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关于物质结构的揭示，都不能改变也不能取消物质概念的基本的哲学规定。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49页。

因此，我们应该把哲学上的物质问题同部门科学的物质问题加以区别。但同时又不能忽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与部门科学关于物质结构的认识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部门科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从世界观的角度概括了部门科学的成果，同时为部门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物质概念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世界观上和方法论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个概念集中地表现了我们世界观的唯物主义性质和无神论性质。它是针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所以它也遭到了它们的激烈反对。

唯物主义立场，也就是说承认对意识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哲学观点，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和世界观意义。只有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才能证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根据在于社会的物质关系，工人阶级的命运不是依靠某一种“世界精神”、“绝对观念”或者“上帝”，而是只能依靠她自己，依靠她自己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只有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合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政策中要贯彻唯物主义的立场，就是说在确定目标和任务时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是应该立足于对社会的物质关系、客观规律及其作用条件的分析。

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政党同任何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意志第一论）都毫无关系。例如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中表述的主要任务都是产生于物质生活的要求，首先产生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随着新的社会物质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以及这些关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基

本经济规律开始发生效力。唯物主义立场还表现在确定完成主要任务的途径，表现在首先注意发展关键性的物质前提，即为经济的稳步增长、劳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劳动的高效率创造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对自然科学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承认列宁的物质概念，也就是从物质世界本身，从它自己内在的规律性，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恩格斯），也就是说，不靠某个精神原则、“上帝”或绝对观念来解释物质世界。物质概念引导我们去研究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的事物和联系，引导我们在对客观实在的一些尚未有人知道的新领域进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揭示诸过程的物质原因和规律性。

由此可以说明，物质概念之所以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就是因为它具有根本的世界观的方法论的意义。

譬如各种新托马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科学理论家认为，物质概念的定义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表达出任何具体东西的“空形式”。新托马斯主义者约瑟夫·莫伊雷尔斯（生于1909）批评列宁的物质概念定义，说它没有说出一切属性的本体承担者是什么。实际上，那种认为物质是脱离它的形式和属性而存在的、不变的“本体承担者”的形而上学观点恰恰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还驳斥了那种把物质归结为它的某一种形式——例如原料——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物质概念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自然科学概念。今天，在物理学中还使用的“物质”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25—29页。

这一术语，即把物质与材料相等同的物质术语并不是哲学概念。

现代实证主义者（所谓逻辑实证主义）也声称一切世界观的问题都是假问题，从而否定物质概念的意义。这种观点自恩斯特·马赫及其直接继承者以来变化甚微。按旧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物质是感觉的一个思维符号——原子、分子是一种由一个统一的符号来概括的复合（马赫）——，按现代实证主义的观点，物是由“事件”组合而成的“逻辑结构”。过去人们以为，认识客体在认识之外的存在是一个假问题（莫里茨·石里克〔1882—1936〕），那么，按照今天的实证主义观点，对“物体是一种理论结构”和“物体是独立的、现实的”这两种表述进行区别，也就是说把客观现实同人的意识加以区别，这在原则上是无关紧要的。新实证主义者还把有关客观实在的问题视为“没有概念内容的假问题”（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绝对存在”、“事实”、“逻辑结构”等术语在过去的和现代的实证主义者那里用法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为了抹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因为这些术语既可以用于物质体系，也可以用于物质体系的观念反映。

面对唯心主义的种种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既“宽”得足以以为科学研究提供实现一切科学认识可能性的天地，同时也“窄”得足以划出一条使哲学唯物主义与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区分开来的基本路线。

第二节 物质和运动

运动——物质的存在形式

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是自身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上不存在离开运动的物质，也不存在离开物质的运动。所谓运动不仅是指单纯的位置移动。尽管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与位置的移动有联系，但是不能把运动简单地归结为位置的移动。运动的概念与物质概念一样，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哲学抽象。运动存在于各种特殊的形式中，例如，分子颗粒的相互作用、天体的位置移动、有机物中的新陈代谢、生产力的变化、社会各阶级的斗争等等。正如不能把物质与这种或那种物质形式相等同一样，我们也不能把运动与某一种运动形式相提并论。

哲学的运动概念所把握的是物质的一切具体的和特殊的运动形式所共同的、一般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在于，物质的运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也就是一切变化。运动不是与其他物质属性并列的一种属性，而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说：“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①

哲学的运动概念涉及的是包括发展过程在内的一切变化。譬如，太阳系的产生、从无机物向有机物的过渡、地球上生命的产生、人的形成、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相继更迭等等过程就是各种发展过程。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运动的各种形式互相转化。在转化过程中运动既没有消失，也没有重新产生。运动是不能创造的，也是不能消灭的。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已为“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所证明，恩格斯称能量守恒定律是“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①“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②运动是物质的自身运动。认为物质与运动是互不依赖、各自独立地存在的那种观点则导致唯心主义，按照这种观点，就会把运动理解为一种观念的力量、一种精神的或神的力量。

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力图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把物质与运动相分离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譬如，与真实的联系相对立，他们企图从爱因斯坦的 $E=mc^2$ 的公式中引伸出物质与运动的统一性的消失。还有一些人则力求把象“质量缺损”这样的分子颗粒现象也按着同一方向进行解释（一组电子和正电子转化为光子、质子和反质子转为 k -介子等等），却没有注意到，分子的一般质量和能量，它们的电荷和冲量等等都是守恒的。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运动的统一性观点的一切尝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③

物质与运动的关系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哲学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对象。一切先进的阶级总是批判那种认为现实是绝对的、不变的、永远保持原样的哲学观点。而努力维护现存的、历史上已经过时的社会形态的反动阶级，则总是竭力宣称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页。

② 同上，第98—99页。

③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2—280页。

这一状态具有永恒性、不变性或者甚至“神圣性”，在这里，他们依据一种“绝对的东西”来否认发展。

运动本身包括它的辩证的对立面，
运动和静止 即静止。我们所理解的静止是指事物的稳定性、即自身运动的事物之间的相对平衡，也就是某种状态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持续。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同时也是事物和现象之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静止不仅是物质事物之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同时也是认识这个事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正因为有静止，我们才能够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是它本身而不是其他别的东西的事物和过程在他们的相对独立性中加以确定，按照它们的主要属性从思想上进行概括，并且在概念中得到大致相当的反映。

否认静止的客观存在，——例如唯心主义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亨利·柏格森(1859—1941)就否认静止——这必将导致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也就是导致世界是不可知的论断。从这种立场出发，任何一种科学都永远不可能同它的对象相一致。因为就在获得对这一对象的认识的瞬间，对象已经又完全改变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由于运动和发展本身包含着静止，所以人们有可能去认识这些对象和过程。

但是静止是相对的，而运动是绝对的。一个物质客体或物质体系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处于静止的状态；同时它又显示出无数变化。某个事物对于地球来说是静止的，但是它包含着微小的过程，它随着地球围绕太阳运动，又随着太阳与银河系的其他恒量发生关系，而银河系对于其他星系来说又是相对地在改变着自己的位置等等。社会过程也包含着静止的因素。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持续地存在，作为

一种剥削制度它的本质保持不变。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内部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增长、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等等）。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绝对的平衡，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中。静止和平衡始终是相对的，它们是物质的特定的运动状态。

在关于静止和运动关系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中，所谓的平衡说起着一定的作用。平衡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它把静止的相对性，即事物之间暂时的平衡加以绝对化，而认为运动只是相对的。按照这种观点，任何物质客体或物质体系只要没有一个外来的推动力使它转入另一种平衡状态，它们就会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中。这样一来，运动的原因就被移到外部。因此，平衡说必然以承认一个外来的“推动者”为其前提，从而导致了唯心主义。这种理论与唯物辩证法是相矛盾的。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如恩格斯所说的——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对于辩证的观点来说，“这一切对立……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①

物质的运动形式 运动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不同质的形式之中，运动的多种形式与物质的多种形式相联系，运动形式的多样性与物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02页。

质形式的多样性相符合。通过抽象我们认识了某些一般的运动形式，恩格斯把这些运动形式称为运动的基本形式。高级形式产生于低级形式，而且在自身中辩证地扬弃了低级的形式。同时，任何一种形式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恩格斯把这些形式看作是对科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分类的基础。恩格斯第一个画出了一张物质运动基本形式体系的草图，他从十九世纪的科学发展水平出发，把运动的形式划分为机械运动（位置移动）、物理运动（分子运动）、化学运动（原子运动）、生物运动（生命）和社会运动等基本形式。^①

这种划分从其主要方面来说至今仍然有效。近百年来，科学在微观世界、宇宙、生物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又揭示出了许多新的特殊运动形式，从而大大地扩大了我们对于运动基本形式的认识。现在已经再不能只用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学科来称呼这些运动形式了。现在有些特殊的运动形式是由几个不同的学科共同进行研究的。另外还有一些学科（结晶学、测量学等）所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某一种运动形式。从广义上来说，运动的基本形式可以分为三大组：无生命物质的运动形式、有生命物质的运动形式和社会的运动形式。在这三大组内又有许多为物质客体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特殊形式所专有的特殊的运动形式。

各种运动基本形式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几种基本运动形式互相转化，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低级的基本形式的规律也适用于高级基本形式，例如，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但是他也服从于生物的、化学的和物理的

①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8—425、590—591、595—596页；《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7—408页。

规律。然而，高级的基本形式却不能被归结为低级的基本形式，否则就会造成否定质上更高形式所专有的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中有过这样的尝试（例如把动物理解为机器）。如果说过去的这种尝试主要是出于当时知识水平不高，那么今天一些人力图把阶级斗争、战争等社会现象归结于生物学的原因，显而易见，这种企图是针对革命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人从心理学角度把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归结于个人的行为，又从生物学角度把个人的行为归结于非历史地理解的本能和天性。在这种做法上具有代表性的是弗洛伊德主义，即齐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分析社会理论，以及阿诺尔德·格伦（生于1904）的哲学人类学和诸如康拉德·罗伦兹（生于1903）等人从行为研究中得出的社会学结论。他们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天生的侵略本能”，由于“人类拥挤”造成的“财富掠夺”或“民族主义”等等。这类思想的危险性在于，它们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反对剥削、反对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其他罪行的斗争最终都是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切罪行都根源于人的“本性”。把社会现象归结于由人的本能所操纵的行为方式的所有这一切企图都是非科学的。它们否定社会运动基本形式的特殊性，必然显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简化论的变种。

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要注意它们的特殊性。把任何一方面绝对化都会导致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

认识物质运动各种基本形式之间真正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对于理解世界的统一性，对于根据各门科学的对象进行科学分类以及在一定的前提下把某一门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另一门科学

的可能性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空间和时间 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它们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它们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依附于物质的，它们的结构由物质所决定。“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①

二千五百多年以前，哲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空间和时间问题。古代最早从哲学上阐述关于空间和时间的重要观点的有埃利亚的芝诺（约公元前 463 年）、原子论创始者之一的德漠克利特、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在当时就可以把埃及和巴比伦已经获得的、由土地丈量等实际需要所决定的认识作为依据了。近代为进一步发展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哲学观点作出贡献的首先是乔尔丹诺·布鲁诺、勒奈·笛卡尔、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伊曼努尔·康德、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们或是从唯物主义立场或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分别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哲学史上制定的时空观念一方面与物理学和数学的成果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对这些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例如伽利略·伽利莱（1564—1642）、艾萨克·牛顿（1652—1727）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都是以当时已经制定出来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哲学观点为出发点的。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它继承了哲学思想史上唯物主义的路线（例如费尔巴哈就已经把空间和时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76 页。

间称为“存在的本质规定”)。“空间”这个哲学范畴反映的是物质客体具有一定的广延性这一属性；它反映了物质客体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事物和过程的彼此之间的并存关系。一切物质过程都是按一定的次序相继发生的，由于它们持续的时间不同而彼此区别，并经历着不同的阶段，就是说，它们存在于时间之中。因此，“时间”这一哲学范畴反映的是事物和过程存在的客观持续性，它们的排列次序，也就是物质客体的先后顺序。

空间和时间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在它们的结构中互相制约。但是空间和时间在基本属性方面又是互相有区别的。例如空间是三维的，时间是一维的。空间具有对称性，时间则没有对称性；时间是不可复返的。

数学中所说的多维空间指的是另外一回事。多维空间是数学的抽象，这种抽象反映了物质客体的不同方面和不同状态。我们绝对不能把人们所想象的数学空间的多维性与物理空间的客观的三维性相对比。

空间和时间是物质不可缺少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的存在是绝对的。同时，它们的各个时期的特殊存在又都决定于运动着的物质的一定形式和一定关系，因此它们又是相对的。列宁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①

康德在自己的观点中发展了唯心主义的时空观，他的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康德先验地（即不依赖于经验地）把空间和时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7页。

间单纯规定为由我们的意识天性所决定的感性直观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们属于主观世界，而不属于物质世界本身。

我们看到，不同的几何学是与不同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第一个阐述了一种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思想，但因考虑到康德的哲学，所以没有公布。俄国数学家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洛巴切夫斯基（1790—1856）也提出了一种与欧几里德几何学有重大区别的新的几何学。这种几何学的一个特点是，它认为三角形的内角和是不固定的，不是 180° ，而是随着三角形边长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小于 180° 。乔治·弗里德里希·伯恩哈特·黎曼（1826—1866）则制定了另一种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在他的几何学中三角形的内角和始终大于 180° 。

除了欧几里德几何学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几何学，这一事实驳斥了康德关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式是不变的人类观念形式的论断；另一方面还证明了，我们的空间观是从物质世界中引申出来的，因为各种几何学的法则都是由物质的空间条件决定的。尽管如此，仍然有人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上主张唯心主义的观点。例如，恩斯特·马赫就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的由人调整了的体系。这种观点遭到列宁的批驳。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反对唯心主义观点，而且也反对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观点。牛顿就是后一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牛顿承认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但是他声称，二者是彼此独立的，而且都不依赖于运动着的物质而存在。因此，在牛顿看来，空间是无限的、空旷的、形状始终如一的容器，物质世界的过程就在其中展开。他认为时间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形式的始终如一性和不可复返性。辩证唯物主义则与此相反，它把空间和时

间理解为物质的存在形式，并承认物质运动的统一性，承认空间和时间是客观的。“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①

本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创立了相对论，他从物理学的角度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对空间、时间和运动着的物质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狭义相对论根据实验成果把握了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证明了时间和空间的确定都是相对的。例如，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是由物质的参考系决定的，从参考系出发对这个时间间隔的长短进行测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等时性。从等时性的相对性中又可以引伸出空间广延性的相对性；譬如说一根棍子的长度实际上无非就是在同一时间内这根棍子的两个顶端所在位置之间的距离。空间和时间是互相制约的，它们的实质是运动。广义相对论的一个由实验证实了的结论是：空间和时间的连续区结构和重力质量的分布之间存在着联系。时间和空间的度量特性是由物质的质量分布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出，空间和时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时空问题在人类社会生活例如经济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把他发现的时间节约规律称为共同生产基础上的首要的经济规律，他说：“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②时间就越多。……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②因此，时间对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

于组织整个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空间和时间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辩证地对立的。它们既无限又有限。它们是无限制的，因为物质是无限制的；它们又是有限的，因为一切具体的物质事物和过程在它们的广延性、次序、位置和存在持续时间中都是有限的。

物质的无限性和不可穷尽性 承认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从这一论点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出另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即运动着的物质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在这一方面部门科学不断提供着新的证据。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电荷定律和动量矩定量等等，都证明了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运动着的物质的多种形式只有通过互相转化才会产生和消逝。这个过程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恩格斯说：“……我们从经验和理论都知道，物质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①

由于运动着的物质是不能创造的，不能消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从“虚无”中产生，也不可能转变为“虚无”，所以物质是无限的，无限地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人们对这种无限性是不能想象的，实际上它不可能被经验地感知；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把握它。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物质的无限性不是客观地存在的，那就错了，那就意味着采取了主观主义的立场。

在中世纪，敢于提出物质是无限的，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这样的假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因为它与圣经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

里的创世说相违背，所以每一个敢于表述类似观点的人都要受到教会的谴责和惩罚。今天，现代宇宙学和宇宙构成学的研究还为某些唯心主义者的关于宇宙有限的推论提供了借口。对这类推论来说，特别受欢迎的是，不久以前科学界在研究银河系以外的“类星体”的光谱时所确证的“红移”现象。这一现象今天主要被解释为所谓的膨胀作用，按照这种观点，人们所研究的银河系正在以每秒120,000至170,000公里的速度互相分离。新托马斯主义神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受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企图通过“寻根求源”来证实，宇宙是从上帝所创造的最初原子开始的。

这类观点所依据是这样一种错误的论断，即：在宇宙某个部分内被确证的一定的物质运动形式的规律性，在宇宙的其他部分也起着作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哲学所研究的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即辩证法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其他的规律，即物质的个别的或某些运动形式的规律，却只能在一定时间内适用于宇宙的某个部分，而在宇宙的其他部分则有其他的规律在起作用。因此，宇宙中可能有些物质领域在互相排斥，而有些领域却在互相接近，互相吸引，在一定的条件下，当然也可能发生位置的交换。在推算宇宙某客体（银河系、恒星系等等）的年龄时，必须对造成今天人们所知道的状态的那些物质过程和状态进行调查研究。

物质及其运动形式的无限性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即不仅表现在它们的量是守恒的。量的变化会转化为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与另一种东西的产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物质是不可穷尽的，这是指无限多样的、不同质的、在空间和时间中

有限的各种表现形式在不断形成。^①因此，我们可以把物质的不可穷尽性规定为物质在质的方面的无限性。承认物质的不可穷尽性同认为存在着某种最终的实体或某种统一的物质始因的观点是不可调和的。列宁在同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进行论战中指出了这一点。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断言，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物的不变的实质”，“绝对的实体”，列宁说这种观点都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结果，列宁写道：“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②现代物理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分子颗粒学说完全证实了列宁关于电子和物质的不可穷尽性的上述论断。承认运动着的物质的无限性和不可穷尽性在世界观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驳斥了一切关于物质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关于精神的创造行动等等的唯心主义思辨和宗教思辨。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完全一致。

第三节 意识，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只有通过说明物质对意识的关系，才能给物质概念下定义，反过来，也只有把意识与物质联系起来，同时对哲学基本问题予以回答，才能对意识概念作出规定。辩证唯物主义如何理解意识，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把哲学上的意识概念
意识概念 同部门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信息理论）中的这一术语区分开来。诚然，哲学上的意识概念所依据的是相应的部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它

①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6—379页；第624—626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

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概括，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部门科学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把意识规定为人所特有的、对客观实在即对物质的观念反映。“观念反映”这一术语按我们的理解既是指人的心理活动的总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包括与此相联系的感情行为——，也是指以观念映象形式出现的心理活动的结果——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理论等等。

“意识”概念与“心理”和“思维”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等同的。虽然我们在某些高等动物身上也能看到心理活动的现象，但是它们没有意识。思维是人类意识过程中人的心理活动的最高形式。它的特点在于，以间接的、抽象概念的方式反映客观实在。

当辩证唯物主义通过说明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来给意识概念下定义的时候，它是考虑到这一关系有各种不同的方面的，但是，对于意识来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物质总是第一性的、本原的和决定性的。我们把这一关系分为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第一，意识对物质有着天然的依赖关系。物质先于意识，并且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它在人出现以前、在任何‘人们的经验’产生以前老早就已存在；”^①意识产生于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的长期发展的结果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物质发展的产物。恩格斯说：“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②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2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第二，意识对物质有着机能上的依赖关系。它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它的存在必需同物质的存在而且是同某种高级有机物质的存在，即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自然科学家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没有大脑就没有思维。列宁在同经验批判主义的论战中指出：“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①从这一关系上来说，意识是特殊的高级有机物质的存在形式所具有的一个属性，在自然史上，它也是随着这种高级有机物质存在形式的出现而出现的。

第三，意识对物质有着内容上的依赖关系。这就是说，意识的内容是客观实在的观念反映。这里所说的是物质与意识的另一种关系。在这里，我们不再从物质是意识的自然历史的前提和——作为大脑——生理基础的角度来考察物质，而是从物质同时也是意识的对象、意识内容的源泉的角度对物质进行考察。“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②

在这个基本论点上，辩证唯物主义与一切唯心主义是对立的，唯心主义把意识绝对化，把意识说成是一切存在物的创造者，或者认为意识是唯一存在的。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和黑格尔等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意识是在人以外独立存在的实体，是物质事物存在的原因和根源。近代首先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2页；又见第83—90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65页；第273页。

有新活力论代表H·德里施(1867—1941)和整体论代表J·C·斯穆茨(1870—1950)、J·S·哈尔达纳(1860—1936)、迈尔——阿比西(生于1893)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意识观。他们作为对生物学机械论的一种错误的反应,企图用某种被他们称作“生命的原理”、“心灵”、“活力”(生命力)、“灵魂”等等观念力量的作用来解释有机物的特性。

贝克莱和休谟创立了主观唯心主义意识观,这种观点把意识解释为唯一的实在。按照这种观点,物质事物和过程只存于认识主体的意识之中(感觉、表象)。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的变种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例如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声称,客观实在完全是由他称之为“世界真正的要素”的感觉和感觉的复合组成的。有些新实证主义者,例如凡·卡尔纳普把意识之外是否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的问题看作是无法判断的哲学的“假问题”。这种观点归根到底也主张意识是唯一的存在。

与此相对立,哲学史上一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主张这样的观点,即意识和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大脑的一个属性。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代表依据当时心理学和医学方面获得的成果,大大地发展了上述观点。P·H·D·V·霍尔巴哈、C·A·爱尔维修、J·O·拉美特利(1709—1751)和狄德罗等一致认为,意识——他们多数把意识称为“心灵”——是与人的肉体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指出物质具有思维能力的哲学家们——例如拉美特利——没有让自己的理性蒙受耻辱。还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斯宾诺莎就主张,思维是物质的一个一般属性。费尔巴哈把精神看作是人脑的自然功能。他说,人只有通过他的物质地存在的头脑才能思维。理性的基础在于头脑,即作为精神的聚合点的大脑。

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片面强调意识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但是他们不能理解意识的社会根源、社会本质和社会职能。

意识——物质发展的产物和最高反映形式 要唯物主义地解释意识，必须揭示意识的物质前提。这些前提就是物质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即反映关系。只要有某种物质的东西能够以结构变化的形式“保存”外界对它所发生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反映外界，就会产出这类物质的反映关系。我们应该对物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这种反应进行考察。列宁认为，“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①“反映”一词在这里是指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果是一个物体的属性在另一个物体中再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反映能力看作是

与物质的自身运动必然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的一种一般属性。

某些反映形式也存在于无机领域。但是最早的心理活动则产生于有机物向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札记和片断〕一章中强调指出，对这一发展过程的认识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末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②今天，人们对于有机体在自然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所出现的反映形式已经有了非常详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9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8页。

细的了解。早期阶段的意识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感应性”，这种感应性是有机体中最简单的、同时贯穿于一切阶段的反映的基本形式，而且它也作为以后各发展阶段所出现的、以能够接受特定刺激的感觉器官和加工这种刺激的神经中枢为前提的非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的反应而出现。

为了说明人的意识这一最高级的反映形式，仅仅分析它所产生的自然历史前提是不够的。只有首先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完全理解这个过程。正是对这联系的揭示，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高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及资产阶级的关于人的意识之产生的一切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个证明了，意识是在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即劳动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①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掌握自然界，要求对自然界有一定的认识，对自然界有一定的意识。因此意识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马克思在对一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中所指出的，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而是首先处在“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②

恩格斯研究了劳动在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为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

②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

唯物主义地解释意识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根据研究的结果得以断定，协作劳动和随之而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是人的神经系统和他那发展着的对现实的抽象的观念反映的能力不断趋于完善的决定性条件。因此劳动和随着劳动而产生的语言是人的大脑和感觉器官之形成的两个最主要的动因。^①

人的意识与历史上在人以前出现的一切反映形式有着质的区别。主要的区别在于，意识过程和意识对客观实在的映象具有观念的性质。意识是物质发展的产物，意识的存在受物质的制约，但是意识本身不是物质。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用“观念”这个名称把思维过程变成独立的产物，并把它解释为现实世界的创造主时指出：“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

我们不应该抹煞甚至否认物质的东西与观念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人的意识的本质和作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列宁对唯物主义哲学家J·狄慈根的不确切的用语进行了批评，因为狄慈根把思想也说成是物质的。列宁批驳道：“把思想叫作物质的，这就是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面迈了错误的一步。”^③正是由于意识具有观念的性质，人才能够从理论上掌握客观实在。这种观念的性质使人能够思绪万千，联想翩翩。人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从现象出发，把握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物和过程的本质，而且能够构成观念客体，这些观念客体在实践中的实现是创造性劳动的主要内容。意识的

①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2—51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49页。

观念性质还表现在，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它可以走在实际的物质活动之前，并为实践活动指出道路和目标。

由于意识是观念的，所以从其自身来说它不能直接改变物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多次指出过这一点。例如，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另一处他又说，工人很善于区分物质生活过程和意识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雇佣劳动等等绝对不是头脑编织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产物，这种生产方式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物质的方式才能消灭。^① 只有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把意识变成人的实践活动，意识才能成为物质力量。

意识的社会本质 人的意识是一种社会现象。与高等动物的低级意识形式相比，人的意识所

具有的新特性是建立在社会条件基础之上的。意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它的发展——不仅就其反映客观实在的能力，而且也从它的内容来说——依赖于社会存在的发展。意识只能作为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具体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在人类生活的共同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存在。“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 不言而喻，即使意识把自然界作为对象来反映，意识也同样具有社会的性质，因为在自然科学理论领域中产生的关于自然界的意识，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生产关系的性质。

①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如果只从生理学基础的角度看待意识，而不考虑意识的社会本质，我们也就不能正确理解意识的职能。这样一种片面的观点只是把意识看成人们有目的地去适应它的自然环境的器官，看成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工具。这里意识成了类似动物心理作用的东西。事实上，人的意识即使同最高等动物的心理相比也是有本质区别的，它的职能远远超出了动物心理的任务。人的意识首先是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必要工具。没有认识与知识，就是说没有意识对需要改变的对象反映，就不可能有合目的的行动。因此，意识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活过程来说是一个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常常被它的敌人责难，说它否认思想的作用，把意识只看成物质世界的被动的映象。这种责难缺乏任何根据。当经典作家科学地论证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时，他们同时也强调了意识在改变世界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能动作用。列宁十分明确地强调了这一事实，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写下了这样的名言：“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①

意识和思想的力量随着它的科学内容而增长，随着思想推动人们并指引整个阶级进行历史性行动的程度而增长。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产生以及它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公民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意识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发生了根本的质的飞跃。意识在人类生活过程中的主要职能是：认识客观实在中本质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确定行动的目标，并直接指导行动。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第四节 世界的统一性—— 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论世界的统一性 人的意识不是独立的本质，而是受物质存在制约的。它是物质的最高反映形式。马克思写道：“可见，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①

所以，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是合理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它们的对立，目的是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列宁指出，“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② 列宁以此表明，世界并不分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这两个独立的本质。

哲学史上的二元论就主张这种分离。这种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儿，他把肉体（广延的物质实体）和灵魂（思维实体）彼此对立起来。在我们这个世纪，二元论观点也还有它的代表，例如 ch·舍灵顿和 J·C·海克尔这样一些新生理学家即是。舍灵顿的观点是这样的：心理的、精神的东西并不来自物质的东西，它只能“产生”于大脑。海克尔作为舍灵顿的一个门徒，进一步推进了这种二元论的平行论，并且断言，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是新生理学唯一可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

以接受的观点。同时他却遇到一个问题：应该如何解释肉体 and 灵魂的一致，最后，他由于追求一种“宗教灵魂观”而陷入客观唯心主义境地。正象整个哲学史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进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二元论归根到底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它最终不能回避物质和意识究竟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二元论最后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与二元论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这样的观点：世界是一个统一体，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观点被称为唯物主义一元论。“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排除（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①

唯心主义哲学家也试图论证世界的统一性。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这样教导说，世界的统一性植根于上帝（托马斯主义）或者表现在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中（黑格尔）。根本否定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中（费希特），或者只存在于感觉中（贝克莱、马赫）。^②杜林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唯心主义一元论的代表，他的论证如下：因为被思考的存在即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必须是统一的。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成一个统一体，而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存在。这种论证遭到了恩格斯的反驳。恩格斯指出，这种论证的错误首先在于它坚持思维只具有概括的职能。对对象的思想概括即综合，同对对象的思想剖析即分析，是相互作用的。其次，思维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7页。

②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0—176页。

如果想得到真正的认识，首先只能概括在它之外、不以它自身为转移的、作为统一体而存在的东西。“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① 物质世界不以意识为转移，而是相反，意识如果要成为正确的，就必须符合物质世界，必须与物质世界相一致。与此相联，恩格斯着重指出，“存在”这个术语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所表达的本来就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单纯的存在。观念、意识也是存在着的。存在既能被解释成物质的，也能被解释成观念的。恩格斯以此为根据强调说，“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②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就已代表一种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人及其意识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他们还不能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是象古希腊自然科学家那样从一种统一的“基质”中推导出世界的统一性，就是假定存在着一种也具有思维特性的统一的“实体”。“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能不能思维？’”。^③ 首先要提一下杰出的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他曾经试图通过假定一种实体来论证自然界和精神、存在和思维，肉体 and 灵魂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实体应有两种特性：广延和思维。这样一来，基督教和关于肉体和精神原则上具有两重性的主张，就都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恩格斯写道：“当时哲学的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

② 同上，第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第一次得以依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提供的、
史唯物主义的一元 极其丰富的部门科学材料，科学地解决了
论 世界的统一性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

自然科学的许多发现，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就通过他的太阳中心说的世界观，促进了对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认识，并且大大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点。那个时代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断言，地球是世界的中心，“观念的天体”连同“天体”都围绕地球旋转。根据他们的观点，天体是永恒不变的，而地球则相反，是变化的、暂时的。与此相反，哥白尼证明，地球只是一个行星，它围绕太阳旋转。从而证明把尘世和“天国”对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伽利略·伽利莱对天体的研究，以及乔尔丹诺·布鲁诺对宇宙的无限空间中存在着无数物质世界这种观点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取得的成果。

伊萨克·牛顿在他的著作中证明，地球和天体的力学定律是同一的。宗教把世界分成尘世与天国的做法，再次被动摇了。光谱分析的应用，对于反驳两个不同世界的观念，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根据物体处于灼热的气体状态时发射出来的光的特性，对物体的化学组成所作的研究表明，天体和地球都是由同一类元素构成的。象能量守恒、质量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9页。

守恒、动量守恒、物质在辐射中相互转化、分子颗粒的相互可转变性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自然科学发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无机的物质领域中世界的统一性的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弗里德里希·维勒（1800—1882）的合成尿素证明，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之间存在着物质统一性。在这方面，动植物细胞结构的发现，也具有重要意义。生物界结构组织的统一性由此得到证实。根据现代的观点，蛋白质和核酸是生命的承担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证明了物种的联系和继承。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从自然科学上证明，一切有机体（包括人在内）都是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通过把事物和过程的多样性归结为一种统一的基质或一种作为特性的承担者的臆想中的实体，来论证其一元论观点的。相反，它根据部门科学的成果证明，一切事物和过程彼此都处于合乎规律的相互联系之中，它们彼此由对方产生又互相转化。世界的统一性表现为各种不同运动形式的统一，表现为一般规律（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客观实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方式，以及存在着例如因果之间（因果性）这样的普遍联系和普遍结构。包括意识在内的人类社会也处于这种辩证的总联系之中。“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①

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新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它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联系所作的科学的解释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63页。

也曾把人看作是被统一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它却把人只规定为自然的或抽象的类本质（费尔巴哈），而不能正确地把握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马克思直接从这种观点出发并对之进行了批判，他说：“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①也就是说，人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这种存在物在劳动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实现它同自然界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劳动所作的分析证明，社会是从自然界中发展起来的，它同自然界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正象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肯定的那样，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②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统一性的这种证明，同时也证实了：人的意识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也不具备绝对独立的存在。意识虽然由于其观念的特性而与物质不同，但它同时又受物质的制约。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承认这一点，也就是承认物质的不可创造和不可消失性，承认一切物质运动形式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性，承认物质客体相互转化的无限多样性，承认生物是由非生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及承认人类社会，包括意识在内，是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的等等。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观点，对于理解各部门科学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科学的任务在于从理论上反映世界。同时，哲学上对于世界统一性的认识，使其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

代表人物能够认识自觉地找出各具体学科之间的客观联系的必要性。科学的统一性反映世界的统一性。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进一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任务越来越要求我们在当前和将来努力适应这种状况，并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各门科学之间的合作。“社会的不断前进，客观上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密切合作”。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元论是完美无缺的、唯一彻底科学的一元论。因为它从统一的物质联系中来理解世界，根据自然界和社会的本来面貌来解释自然界和包括意识在内的社会，它对于探讨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多元论（字面意义指多元学说；从广义上说，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利用这种口号来制造帝国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所谓多种世界观的假象）以及宗教说来，具有基本世界观的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科学无神论作为科学无神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同一个意思。如果承认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那就必须承认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不会有什么“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原因。恩格斯表明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宗教的不可相容性，他写道：“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②与宗教相反，辩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和社会理解为物质过程，它们不是由“神”或“神的原则”创造和控制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也只能用物质原因来加以解释。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64 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8 页。

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同任何宿命论都是不能相容的；它具有彻底无神论的性质。克服宗教意识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工人阶级要想进行自觉的革命斗争，就必须具有基本的无神论信念，即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使命不靠超自然的神来安排，而是植根于物质的、合乎规律地发展着的和必须通过革命行动而加以克服的种种关系之中。工人的自我解放和宗教信仰是相互排斥的。工人的历史意识，是一个有能力进行革命斗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阶级的意识，因而必然同其世界观的无神论性质联系在一起。无神论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革命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领导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要同帝国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种种企图，如模糊工人的科学的阶级意识，把科学社会主义拉回到宗教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水平上去等进行无情的斗争。与此相联系，也要同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歪曲，把马克思的学说伪造成另一种“宗教拯救学说”的行径展开斗争。

正象列宁在表述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即革命斗争的意识形态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时所肯定的那样：“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

片”。^①

因此，在革命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上，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都必须在宗教意识和科学世界观之间划清界限。正因为党了解宗教意识的阶级性质和社会根源，所以它不容许对还受着教会和宗教影响的劳动人民采取任何宗派主义的态度。党对如何处理同尚有宗教思想的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立场。党的政策旨在团结他们共同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不抹煞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宗教之间在世界观上的对立。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写道：“我们绝对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仰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②

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目的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同全体劳动人民、其中包括那些还受宗教束缚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是一致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德国统一社会党政策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共和国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教徒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同志般的合作，同他们一起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基本前提。

①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页。

②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81—382页。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 联系和发展的学说

正如在第一章里所指出的那样，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他们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虽然我们专门设立了八章来论述唯物辩证法，但若只是把唯物辩证法看成是同别的哲学组成部分并列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不正确的。唯物辩证法贯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中；不仅如此，它还贯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其它组成部分中。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称作“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就印上了这一理论基础的烙印。^②他同时特别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对科学世界观同实践的联系所具有的意义，强调它对其“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③所具有的意义。

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加以理解和运用，这首先就要求我们掌握唯物辩证法并创造性地运用它。“在

① 详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

② 参见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③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彻底实现统一的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的时候，对经济过程的政治领导、对经济过程的加强，特别要求我们愈来愈善于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从这一点着眼，问题就在于越来越善于领会唯物辩证法，领会唯物辩证法在党的各项决议中的创造性运用；问题就在于辩证思维的发展。”^① 同样，这也适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其它一切领域（包括科学在内），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个人的发展方向和行为的一切问题。这一点尤其可以从唯物辩证法本身的本质和内容得到解释。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的科学。^② 唯物辩证法从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③ 这一认识出发，从而把握了一切运动的普遍规律。这里所说的是那样一些规律——它们不仅统治着这种或那种物质运动形式，而且还把一般运动规定为物质的存在方式。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使唯物辩证法成为科学的哲学发展理论。

发展的基本思想即进化的基本思想
两种发展观
是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形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贯穿着一种前进的发展。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柏林，1977，德文版第30页。

②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③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

贯穿着一种从低级向高级的不可逆转的运动。^① 这一普遍的基本思想是科学思维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它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广泛地为社会意识所接受。这一基本思想也包含在唯物辩证法之中；但是唯物辩证法决不限于只在一般意义上承认这一发展的思想。正如列宁曾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提出的发展观念，进化论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内容丰富得多。^② 在对发展的看法上有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观点：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列宁把它们之间的对立描述如下：“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③

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同形而上学的观点不同，它在发展的矛盾性中把握发展，它把发展理解为在既互相排斥又形成统一体的对立面中的运动，把发展理解为从量变转为质变的过程，因而这些过程是以飞跃的方式完成的，在它们的结果中，新东西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这种观点也就是彻底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因为它从自然和社会的内部矛盾来解释发展过程，它把发展理解为物质的自身运动。唯物辩证法彻底槟除那种唯心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观点，运动需要一种

①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②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4卷第36页。

③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外部的推动力，也就是需要一个“具有神性的创造者”，这个创造者同时还给自然和社会的全部发展设置了一个前进的目标。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表现在全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尽管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变种。马利-约瑟夫·彼埃尔·台尔哈德·德·萨尔登(1881—1955)的观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试图把发展的思想同天主教教会的信仰原则联结起来。他就这一点提出的论题说：我们必须给予进化以一种“更高级的意义”，这就是说，要从一切发展都来自上帝并为了最终回归上帝这一点出发。他的学说显然是反唯物主义的，特别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学说在思想上是用似乎一切发展必然要回到所谓普遍的“灵魂原则”来代替处在客观矛盾中的现实的发展源泉和动力。

还有一类观点也表达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这类观点把发展，首先是把社会发展，视作一串本身完整的圆圈。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的历史哲学思辨就属于这一类的观点。他有所修正地继承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的文化循环论。汤因比反对人类社会是进步发展的；根据他的考察方式，在历史中有过各个不同的自身完整的文明，它们先曾发展起来，为的是最终走向没落。然而，他又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命题，自相矛盾地同时又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即资产阶级文明的没落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形而上学发展观的反共产主义反革命锋芒突出地表现在这样一些观点里——这些观点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没有合乎规律的、革命的、质的变化的“发展过程”。瓦尔特·维特曼·罗斯托夫(生于1916年)在他的书里把社会发展描绘为一串“经济增长”；他给自己的

书题了一个触目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名目下，雷蒙德·阿隆（生于1905年）、约翰·肯奈特·加尔卜来特（生于1918年）、简·廷贝耳根（生于1903年）、达尼尔·贝尔（生于1919年）和茨比格尼耶夫·布尔车金斯基（生于1928年）构造了一些类似的理论。^①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根植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这一点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们死抱着修正主义的鼻祖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所代表的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伯恩斯坦把唯物辩证法称作“黑格尔的圈套”这种诽谤；他们竭力用“批判理性主义”的反共产主义反辩证法观点来“奠定”他们的帝国主义政治路线。^②

然而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不仅在于它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看待发展并制造直接反辩证法的理论。随着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进一步尖锐化，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还表现出另一个特点：它甚至怀疑、歪曲或否认发展思想的最一般的内容（承认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也包括在这一内容之中）。^③

把发展作为构成统一体的（这是说在矛盾中构成统一）对立面之中的运动，这一认识是唯物辩证法中最本质的东西。象恩格斯早就说过的那样，这种认识构成了“辩证自然

① 参见本书第三编第四章。

② 参见本书第三编第三章第三节。

③ 参见本书第三编第二章。

观的核心”。^① 列宁曾写道：“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② 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哲学修正主义者的攻击矛头一直首先指向辩证法的核心，同时，他们又总是篡改并歪曲唯物辩证法。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已同资产阶级哲学家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展开了论争。^③ 直到今天，论争依然围绕着同样的问题：承认不承认矛盾，承认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乃是现实的，即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律。

例如波普以及追随他的许多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家就主张矛盾只出现在思维中，只作为逻辑矛盾出现，而逻辑矛盾是必须予以避免和克服的，在现实本身中不存在矛盾。^④ 这一主张首先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掩盖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别是为了掩盖当代革命进程的本质，这一进程的目标是以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为标志来更新世界。唯物辩证法着眼于这样的事实，例如：在欧洲完成的从冷战到缓和的转变乃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长期而顽强的斗争的结果，而不象帝国主义政客和思想家所说的那样，好象是帝国主义政府的所谓和平努力和调解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目标是进一步贯彻“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这一目标“我们只有在反对仍然有危险和有影响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之中才能实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3页；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详见本书第二编第四章。

③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9—173页。

④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四章第一节。

现。”^①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从资本主义朝向共产主义。这一过程在总体上是以矛盾的方式进行的。通向社会主义与和平的道路并不始终是平坦而笔直的。存在着成功和倒退，胜利和暂时的失败；就连形势的突然激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随时随刻都要保持警惕、机智、整伤和坚定。^②

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 黑格尔曾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表述了辩证的发展观。他把人类思维的辩证法，即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引回到一种所谓的客观辩证法。然而，他所理解的客观辩证法并不是物质世界的辩证法，而是“绝对精神”的辩证法，而“绝对精神”则是“上帝”的同义词。根据这种辩证法的本质，黑格尔就把辩证法理解为精神的辩证法，使它始终依赖于精神的东西。与此相呼应，他否认自然界有任何现实的发展。如在第一章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把思维的辩证法理解为是现实世界的即永恒发展着的物质辩证运动在意识上的反映。^③客观辩证法是作为物质运动形式（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辩证法，而存在于人类意识对它的反映之外，并独立于这种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而唯物辩证法同非科学的唯心主义思辨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同客观辩证法相对的是主观辩证法，它包括辩证法理论以及辩证法方法，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当然不应当把辩证思维理解为一种消极的机械映象。辩证思维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按照思维的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88页。

② 参见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届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柏林，1976，德文版第13页，第20—21页。

③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

特殊规律（将在第五章讨论这些规律）进行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他们那个时代的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反对黑格尔的那种偏见：在自然界中似乎根本不存在辩证的发展。恩格斯写道：“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①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他的手稿《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都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多么密切地注视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多么认真地研究自然科学的重大成果，例如细胞的发现，能量的转换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把它们当作“辩证法的试金石”。他们的工作由列宁继续进行下去，他对世纪之交的自然科学成果——例如放射性的发现、电子的发现、电场的发现、质量和能量的转换，等等——进行了哲学的概括。无论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发现还是后来的大量发现——诸如量子力学、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海森堡测不准关系、观测河外星系时的哈卜尔效应、分子遗传学的进步等等——都证实了恩格斯提出的看法：“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②

澄清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同时，这对于反对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广为流行的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的斗争也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比如，根据乔治·卢卡奇(1885—1921)的一部早期著作，可以看到，无论是修正主义(昂利·勒菲伏尔〔生于1901〕)还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让·保尔·萨特〔生于1905〕)或所谓的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特奥多·阿诺尔德〔1933—1969〕，阿尔弗莱德·施密特〔生于1931〕)都一再主张不存在一种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据说辩证法总是以一个活动的主体为前提，所以，只能够在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范围内谈辩证法。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主体，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概念是错误的。萨特认为，就此而论，自然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

把辩证法降低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这一作法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主观主义的修正，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的一种攻击。而否认自然辩证法，这就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立起来了。

第二节 普遍联系

唯物辩证法象所有科学认识一样，其目标是对联系的认识和在社会生活中对这种认识的实际运用。揭示事物和现象之间的联系，揭示它们的相互制约关系和它们的决定关系，是所有科学研究和所有由科学认识指导的实践的必不可少的要求。

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具体现实中的客观联系，无论就其数量来说还是就其性质来说，都是无穷丰富和多样化的。我们只有靠揭示出联系的各种普遍形式，才可能获得对那些客观联系的认识。在人类认识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种种反映各种不同的普遍联系形式的概念，例如因果性概念，相互作用概念，必

然性概念，规律性概念等等。

联系与运动

唯物辩证法用来作为自己对象的那些规律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联系；它们是普遍存在着的一般形式。恩格斯有时也把辩证法称作“关于联系的科学”或“普遍联系的科学”。^①联系不能脱离运动着的物质而存在；联系通过运动发生和变化；联系乃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联系。恩格斯在谈到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时所写下的话是普遍适用的，“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②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运动与发展的科学的哲学观，它的任务是把握所有运动和发展的联系的普遍规律和一切普遍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把三条规律特别列为运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或主要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量变转化为质变和质变转化为量变，以及否定之否定。^③这些规律的内容将在第四章里进行论述。不过，在这里就必须先行提出：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以联系本身的普遍形式为基础的；同时，只有把这些根本规律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而不象形而上学的思想那样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规律。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唯物辩证法把联系的所有的普遍形式——其中包括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与合规律性等等——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正是这一点同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联系在一道，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决定论的最重要的标

①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357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③ 参见《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页。

志。

辩证唯物主义的 决定论

承认普遍联系的客观性质，把世界的发展，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理解为由客观规律所规定的（所决定的），这样一种观点在哲学中被称为**决定论**。这种观点在哲学思想史上曾以不同的形态出现，而各种各样非决定论的变种都同这种决定论观点相对立。非决定论指的是否认运动和发展的牢不可破的客观规律性联系；把偶然事件绝对化，或承认有不能用因果联系解释的事件（奇迹），都是同非决定论联在一起的。在当代资产阶级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中，非决定论表现在否认社会发展的普遍客观规律，表现在主张偶然性、任意性或人的主观目的性统治着历史的进程。

我们把**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加以区别。机械决定论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特征。尽管这种机械决定论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反对宗教的斗争中起了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但它还是表现出一系列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是由于科学发展的水平造成的。例如，它把运动的机械的基本形式加以绝对化，把一切联系形式都还原为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否认偶然事件的客观性，没有认识到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一种宿命论的世界观。辩证的决定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在辩证决定论中，机械决定论的受历史条件限制的片面性和缺陷得到了克服。

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同唯心主义相反，它立足于具有科学根据的信念之上；这一信念就是：我们人的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联系。所以，在谈到认识自然的时候，列宁曾指出：“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

映，就是唯物主义。”^①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有所区别，它是彻底的，内容更加丰富的，范围更加广阔的；因为它包括了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普遍的客观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因此这种决定论也是历史决定论。

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决定论同时也是辩证的决定论。它承认在客观实在和人类思维的全部联系中存在着相对性的因素。机械决定论包括一种主张，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直至其所有细节都是被决定的，而人的认识能够完全地、绝对准确地反映现实，因而也就能预言事件的进程，直至其所有细节。在这种成见不得不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的压力下退避之前很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根据黑格尔证明了那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

恩格斯用一个个别的豌豆荚为例证明了机械决定论的荒谬性（*ad absurdum*），“此外，科学如果老从豌豆荚的因果连锁方面探索这一个别豌豆荚的情况，那就不再是什么科学，而只是纯粹的游戏而已；因为这同一个豌豆荚本身，还具有其它无数的、个体的、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度和硬度，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个别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中所要探索的因果联系，比起全世界所有的植物学家所能解决的还要多。”^②

人的思维要完全把握运动直至其一切细节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认识活动只能逐步接近完全的认识，只能不断进步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6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1—562页。

的认识活动的过程中理解客观实在，在思想上反映客观实在。

就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依次讨论普通联系的最重要的范畴中的某一些范畴。我们将遵照列宁的如下对科学认识活动途径概括来阐述这些范畴——“……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① 在我们的阐述的终结处是规律概念，它是普通联系的最高形式；而在开端处我们则讨论普通联系的基本问题：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	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现实世界，即自然和社会，是作为互相区别、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个别事物、个别现象和个别过程的总和呈现出来的。“个别性”
--------------------	--

这一概念指的是个别的事物、现象与过程，不过它同时也指它们的个别属性和个别特征。我们人的认识随着我们不断扩大对个别性的认识，认识越来越多的个别的東西而不断向前发展。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过程都同下述情况联系在一起——我们从不断增长充实的个别性中抽绎出特殊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按照这种方式，我们的知识就不仅仅是在简单地扩大，而且也是在加深。我们用“特殊性”这一概念来把握一事物或一整类事物借以区别于其它事物的那些属性和特征。“普遍性”这一概念同特殊性概念不同，它指的是我们的认识对象的共同属性和特征。同其他人相比较，每一个个别的人都是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特殊存在物。然而他同时又具有与其他一切个别的人都共同具有的属性和特征，这些属性和特征把他作为人标志出来，以有别于植物、动物以及无机界的物体。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我们当然必须分清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这几个概念的规定性，决不可加以混淆；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区分的意义是有限的。唯物辩证法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些概念的内在联系、运动与互相转化，了解它们的伸缩性；这种伸缩性当然不可以是任意的，它必须同这些概念据以为基础的客观联系相适应。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个别的东西、特殊的東西和普遍的东西乃存在于客观实在本身之中；它们绝不仅仅是思维规定或直观形式。但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个别的東西作为事物、现象与过程，相对独立地存在着。虽然这些事物、现象、过程总是同其它事物等等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仍然能够直接用感性的方式知觉到它们，或者也可以借助特别的辅助手段，仪器等等间接地确定它们。普遍的东西就不同，它从不作为独立的事物存在。它是若干事物，许多事物或一切事物的某种方面，它是它们的共同性。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当我们遇到诸如颜色、物体形态这类外部特征的时候——观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普遍的东西。但若涉及到内在的本质的性质和联系，那么我们就只有借助我们思想上的抽象能力才能把握普遍的东西并在概念中理论中等等对它进行反映。在涉及到规律性的关系时，情况尤其如此；只有通过概念思维才能把握规律性的关系。

围绕著是否承认有个别的東西、特殊的東西和普遍的東西的客观存在这一问题，在哲学史上曾一再发生争论。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把普遍的东西同个别事物分割开来，他否认普遍的东西具有物质性，并假设普遍的东西在一个理念世界中具有独立的和永恒的精神的存在。当时的个别事物据说是依赖于这种理念上普遍的东西。中世纪的“实在论”继承了这一立场，它主张普遍的东西只有观念

上的存在，并且给它以一种高于个别事物的实在程度。这种立场在如今的新托马斯主义中也起着作用；新托马斯主义把神性的理念视作最高的和绝对的现实。同这种看法不同，经验主义则把个别的東西加以绝对化，把它从它同普遍的东西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并否认普遍的东西的客观存在。否认普遍的东西的实在性构成了进一步怀疑物质的存在的出发点之一。当今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以新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代表）把个别的東西解释成了“既定的东西”，又把“既定的东西”同感官印象的多样性等同起来。

在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些概念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僵死的界限。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互相转化。列宁指出，这种转化包括对立面的统一，而在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简单命题中就已经包含有这一转化。^①

在认识和处理中处理个别的東西，特殊的東西与普遍的东西，须把它们的客观联系作为对立面的统一加以重视和正确判断。我们的时代是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一些个别的国家从帝国主义体系中分离出来进行的，而社会主义的实际存在是与具体的国家相联系的。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社会主义首先在苏联取得了胜利，而后来才在其它一些国家站住了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大家庭形成了。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各个国家的，离开了社会主义在这些具体国家的实际存在，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在具体国家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存在是不可设想的。社会生活的共同的、普遍的社会主义本质不能脱离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存在；它不能作为独立自为的本质

①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而存在，它只存在于个别国家中。在这里，共同的东西首先是同其他一切劳动者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的政权，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领导的、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的统治地位。而同时这些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又表现出不同的特殊性，表现出它们之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所具有的特征。例如，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除此而外还有着大量的特殊性，它们部分地是由于历史传统造成的，部分地是由于自然条件造成的；它们在地貌结构和居住结构上，在原料开采的方式和规模上，在经济部门和职业的区分上，在某些风俗习惯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上都表现出来。随着地球上的其它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总的看起来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也将不断增长，因为每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都有自己的情况和历史传统的其它特殊性。但是另外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中逐渐成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剥削阶级社会的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社会形态的共同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不断增长。“当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个兄弟国家得到较高发展的时候……在它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总是出现更多的共同因素。随着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加强，它们的接近越来越明显地作为一种合乎规律性的现象表现出来。”^①

对于正确地确立通向目标的道路，确立通向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个别、特殊和普遍之间的辩证法也具有重大意义。

^① 埃·昂纳克《列宁的党的历史经验宝库》，见《新德意志报》1977年2月26—27日。

在每一个个别的国家，都必须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寻找这条道路，走这条道路。就这一问题而言，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经验清楚地表明的那样，会产生大量的特殊性，忽视了它们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成就。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胜法西斯之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国的革命变革构成了国际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工人阶级及其同一切民主力量的同盟的统一基础之上，在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及其帮凶的艰苦斗争之中，我国从反法西斯的民主变革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的统治权转变成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权，在广泛联盟中社会主义革命走向了胜利。

在社会服务性行业中，给予了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以可能性即无论在合作的基础上还是在私人的基础上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积极贡献。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而在这些特殊性中同时又包含了普遍的东西和共同的东西：“这些和另外一些我国革命的特殊性当然都表达了一般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它们反映了我们的党如何通过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革命理论，把反法西斯的民主变革同社会主义斗争具体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党一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奠定的科学学说为指导，全面汲取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这对于卓有成效的发展来说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所有其它兄弟国家的经验一样，清楚地表明并不存在一条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也不

^① “苏联共产党的普遍有效的经验的意义”，见《新德意志报》1977年2月26—27日；另参见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

可能有这种“特殊道路”。同样也不可能有一条“个别的”社会主义道路或“一般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一个个别国家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总是由基本的共同特征标志出来的，而这些共同特征又是在种种不同的特殊性之中表现出来的。个别、特殊与普遍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能互相分割地存在。尽管我国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有种种特殊性，借助这些特殊性并在这些特殊性之中却实现了普遍有效的规律性：剥削阶级的统治被推翻了，它们的国家机器被砸碎了；在艰苦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建立起来了，并得到了巩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实行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我们用“因果性”和“相互作用”因果性和相互作用 这些概念来把握事物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恩格斯曾写道：“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① 我们把产生、改变、影响其它事物的那些事物称作原因，反过来，我们把由于其它事物的影响而产生的事物称作结果。原因与结果的这种关系，即因果性，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是说，在整个自然中以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因果关系也是普遍的联系形式。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就其本身来说，并不具有原因与结果的性质，而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在它们的相继作用过程中才具有这种性质。因果性本身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形式。所以，举例来说，如果有一架机器不是用来进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页。

行生产的，那么它也还只是一架机器。只有当这架机器开动起来，并且同相应的劳动对象有目的地联系起来，它才会成为其它事物产生的原因，成为使用价值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单个事物和单个过程都在其它事物和过程中有自己的原因，而同时自己又是其它事物和过程的原因。所以，在世界中到处都存在着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这一关系中，事物和过程互相发生作用，原因和结果对调它们的位置；在这时或这里是结果的东西，在那时或那里就成为原因；反过来也是同样的情况。相互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同时又是事物和过程的“*causa finalis*”（也就是终极原因）。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的认识活动面向某些单个事物和过程的联系以求用另一些单个事物和过程来解释它们的时候，我们认识不可能追溯到比这个相互作用更远的“背后”，因为不存在“藏在背后的东西”。任何要走这样一条道路的企图都将导向对“神性”原因或其它“非物质的”原因的非科学的思辨。深化我们的认识过程并不是我们放弃因果性的原则，而是要我们去认识更普遍和更本质的联系，直到最终认识事物的规律性。

条件同原因有所区别，条件是那样一些在时间上空间上同原因共同存在的事物和过程——它们虽然不直接产生结果，但是对因果联系发生影响并使结果的出现成为可能。由于原因和结果的互为起因的关系，所以因果联系必然是在时间中形成和建立的。因果作用不可能不用时间而发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在时间上的先后相继顺序就已经同因果性是一回事了，例如我们在白天和黑夜的关系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原因与诱因也是相互区别的。诱因不产生结果。它同

结果既没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也没有一种本质的关系。倒不如说它是因果关系内部的一个偶然的、非本质的因素。

所有科学的基本原则都要求从现象的发生、改变和转化的原因角度来研究各种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通过社会事件的分析揭示过程的各种相异的原因，以便认识到自己有目的地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在实际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是多种多样的原因，它们表现为原因的集合体。我们按照各个原因对所造成的现象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来区分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区分内因和外因，它们在产生一个结果从来是共同构成一个统一体的。自然事件和历史事件从不是由一个原因规定的，而是从一个原因的集合体产生出来的。这种情况再从相应的条件集合体联系在一起，就造成了结果的某种变化广度。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因果观反对机械决定论的简单化的因果观，这种机械决定论把因果性在本质上还原为外部的机械依赖性，而不去把握原因与结果的辩证的普遍联系。

因果性问题在哲学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列宁曾指出，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相反的回答同对因果性本质所取的立场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他指出：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一条哲学路线是特别重要的。^①唯物主义是决定论，它肯定因果关系的普遍有效性，摒弃无原因的事件的主张。相反，违背普遍存在的因果联系的概念则是非决定论的一个标志和唯心主义的一个来源。

①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4页。

否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质的首先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种立场的典型代表是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按照休谟的说法，因果联系的观念仅仅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出来的——人们习惯于把合乎规律的前后相继的印象看作相互必然联结着的事件。据说，在实在中并没有个别现象的作用力。因果性只是根据于主观的心理联想。在康德哲学中，因果性似乎是先于一切经验的先天悟性概念，我们借助这悟性概念来整理我们的知觉。休谟和康德的看法在晚期资产阶级哲学中改头换面一再重现。例如，用纯粹的逻辑联系和功能联系来取代思想中的现实因果性，就属于这种情况。否认因果性客观存在的倾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些科学家中间也颇有影响。一些杰出的资产阶级学者抵制了这种影响。量子物理学的奠基人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所持的立场认为：物理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自然界中实在过程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因而因果性乃是物理学的本质。

随着认识过程的发展，各种因果联系得到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完整的反映。但仍然不可以把反映的准确程度问题同因果性的客观存在问题混为一谈。二十世纪的物理学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机械因果观和一般机械决定论的局限性在哲学上所作的批判。二十世纪物理学弄清楚了，把因果性和事件的预先确定性等同起来是没有根据的。人们认识到量子物理学的对象同力学的对象有着在质上不同的属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去限制一般的因果性或反駁因果性原则。人的实践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而且仍在一再重新证明：在客观实在本身中有着因果联系，“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

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①

我们用“现实性”这一概念来把握可能性与现实性 此时此刻存在着的一切东西的总体，即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此时此刻存在着的东西的总体。现实有别于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例如：Perpetuum mobile 永动机）或不再存在的东西（例如已经灭绝的动物物种，过去时代的人类，以往历史的社会生活形式）或尚不存在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高级阶段即第二阶段、整个地球上的全面的、获得最终保证的和平）。现实总是眼前的、当下的；现实不仅包括一般存在意义上当下的东西，而且也包括它存在于其中的那些当下的状态、性质、形式等等这一类现实的东西。所有现实都来自现实、续之以现实，现实永远处在运动和发展之中，它不断变化着。已经过去的东西，曾经是现实；在将来的东西，将成为现实。

我们用“可能性”这一概念把握其结果可能成为现实的那类现实的倾向和现实的运动方向。尚不现实的东西都能成为现实，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可能性从来不独立存在，而是作为现实性的因素存在；可能性通过改变了的现实产生出来。它包含在现实本身之中。可能性的实现，即它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变，从来都是一个过程；可能性的实现所要求的条件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必须有另外一些条件介入一定的可能性得以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页。

产生的那些条件，才能使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

在自然中，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变通常无需人的干预。例如在有机界，如果通过遗传信息的改变引起了某些个体发展的可能性领域的改变，那么，在选择的过程中一种完全确定的可能性就过渡到某些新的有机形式的现实性，而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相反，社会中的事物是本质上不同的。在这里，一定的可能性的实现始终依赖于人的实践行动。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实性都始终包含着多种可能性，其中也有着互相对立的可能性。无论在自然中还是在社会中，都不可能预先确定，一种可能性将得以实现而另一种却不能实现。例如，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由于受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在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当时无疑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当时没有变为现实。机会主义分裂了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德国共产党这个新型政党却还刚刚成立。所以，德国帝国主义能够依靠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旧国家机器，实现复辟自己权力的可能性。

当问题在于凭借人的积极行动来把社会进步的某些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时候，认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联系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对于当前为了最终消除世界大战的一切危险、持久保证地球上各国人民的和平所进行的斗争，情况就是如此。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欧洲三十多年的和平；发展缓和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倾向；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所制订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安全与合作原则；诸如此类）证明：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的首要存在条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全面增长的力量，大家庭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

础上的统一和团结，以及大家庭在国际斗争舞台上坚持原则的、协调一致的和战术上机动灵活的行动。

但若我们不清清楚楚地区别开可能性与现实性，那将是错误的、有致命危险的。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来下列矛盾：虽然我们已经创造出了安全的重要基础，但却还不是安全本身；从冷战到缓和的转折虽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倾向，但它却仍然是不稳定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蓄意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断进步发动攻击，其结果有时甚至减慢了缓和的进程。这种矛盾表明：为各国人民保证持久和平的现实性还没有出现，这种现实性还处在过程之中，而这一过程要求我们为和平作出持久顽强的斗争。我们当前形势的典型特征就是：我们正处在从保证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变过程之中。这一过程的最终胜利以及这一过程的进行速度主要依赖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的地位，因为社会主义需要和平、缔造和平、保卫和平。进一步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同时也意味着进一步限制那些仍然不断产生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可能性的条件。和平共处的贯彻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个艰苦的阶级斗争过程。只有在这一对立面的“斗争”的结果中，我们地球上的各国人民才可能最终安全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如果一事物或一事件不仅仅是可能必然性与偶然性存在或可能发生，而且是必定存在或必定发生，则该事物或该事件就是必然的。如果一事物或一事件仅仅是可能存在或可能发生，则该事物或该事件就是偶然的。必然性不同于偶然性；必然性是以强制性为其特征的联系，因此这种联系的不存在或别样的存在是

31
不可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一组对立面。在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中，这组对立面不是被理解为统一体，而是被绝对对立起来的。

例如，这种当年在自然科学家中间广有影响的形而上学观点乃是C·F·沃尔夫(1679—1754)哲学的特征。必然性和偶然性被视作绝对相互排斥的规定。一件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过程要么就是偶然的，要么就是必然的，但不能二者兼而有之。据说自然包含着的事物与过程，其中一部分是偶然的，另一部分则是必然的。科学只探索必然的东西，一切偶然的东西对它都必定是无关紧要的。从法国唯物主义(例如霍尔巴赫)过渡到自然科学中的那种决定论同上述观点相对立，它主张根本没有偶然的东西。在自然中到处都只有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一切单个事物和现象都是通过固定不变的因果锁链、通过不可动摇的必然性产生出来的。这种观点仍然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绝对互相排斥为出发点的。①“物理唯心主义”(詹姆斯·金斯[1877至1946]、卡尔·弗里德里希·封·魏兹塞克[生于1912]；巴斯卡尔·约尔当[生于1902])的观点，认为在量子力学领域中不存在客观必然性，而这派的观点也根据同样的前提。雅克·卢塞·莫诺(生于1910)主张偶然事件存在于因果性之外并且包含着“奇迹”的可能性；他把这一主张同生物学的、尤其是遗传学的最新知识联在一起。

唯物辩证法把必然性与偶然性理解为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统一；这种统一存在于客观实在本身之中，即存在于自然和社

① 参见恩格斯对这两种观点的批判《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510—514页。

会之中，并在我们的科学概念中得到反映。每一个别事物或事件都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不存在没有偶然性的必然性，也不存在没有必然性的偶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它同必然性一样服从于因果关系。偶然事件也具有原因和结果。例如，在同一个生物物种内部如果出现了带有并非这一物种所特有的遗传特征的个体，那么，那些特征就是偶然的特征，然而无论如何却是变异所引起的结果。如果这些个体生存了下来，繁衍了若干代，那么，这种偶然性就可能转变为一个新物种的必然的特有标志；而这一新物种如果能表明自己充分适应它的周围条件，那么它就将保持成百成千年。

必然性从不直接地绝对地表现出来，它总是以偶然性为中介的，它总是相对的。就人类历史来说，这一点早已经显而易见了。一个个别人恰恰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恰恰是这样作而不是别样作法，某一事件恰恰发生在这一时刻这一地点——无论如何不可能证明这里有一种直接的绝对的必然性。马克思曾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①科学认识的任务就是揭示必然性；必然性隐身于似乎是纯粹偶然的事件的表层之下，然而它从来都只是在一大堆偶然的事件中呈现出来的。必然性总是具有普遍的东西的性质，它本身并不作为个别的事物或事件存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在，而仅仅作为一个方面存在。把必然性认识为某种普遍的东西，这就总是要求思想上抽象，概念上上升到一般的过程。而抽象活动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不仅仅就一个个别事件本身来考察这个个别事件，而是要分析大量的个别事件。例如，要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必然性，那就要求不从个人出发，（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杜林在论及鲁滨逊的思想方式时所提出的诘难），^①而是要把社会理解为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在十九世纪中叶，对自然事件的必然性的机械决定论观点还在自然科学中占有支配地位。这种观念在新发现的结果中才被克服。就这方面来说，达尔文的认识在生物学领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②必然性必须在其同偶然性的统一中才得到承认和理解。在物理学领域中，上述转变是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的，它尤其受到了诸如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等物理学的重大发展的影响。

把偶然性理解为绝对的，在思想上把偶然性从它们的必然联系中分离开来，这是非决定论观点的特征。唯物辩证法在偶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224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224页。

然性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中把握偶然性，把它当作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这一着眼方式为各个知识领域的研究所证明。气体分子的运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气体分子互相撞来撞去，这种运动不合乎规则，个别看起来是偶然的，然而从个别分子的这种大量的偶然运动中却还是产生出了必然的联系，产生出了气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强制性的确定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在气体定律（波义耳-马略特和给-吕萨克定律）中得到了表现。

人类认识的道路在一切领域中总是从观察形形色色的个别现象开始的（这些现象也总是具有偶然性的），以便从观察这些现象前进到越来越深入地认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

本质与现象 认识的这种进步表现为在多种多样的不断变化的现象之中揭示出持久的东西、不变的东西、规律性和重复性。本质这一概念包括相对稳定的内在规定性的总体。这些规定性是各种现象和过程必然要有的。本质在某种限度内乃是现象交替中的不变的东西；本质是普遍的和必然的东西。如果我们认识到了物质系统和过程的本质，那么我们就抓住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本质联系的标志首先是为规律所具有的。

列宁曾把“规律”和“本质”称为同一层次上的概念。认识一个现象的本质始终意味着揭示出该现象的规律性联系。本质不象客观唯心主义（例如柏拉图和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作为独立的本质存在着；本质只存在于事物与过程之中。如果我们把现象这个术语同“本质”概念联系起来使用，那么我们就把现象认作本质的表现形式，事物的外部性质的全体。现象是客体的比较活跃的方面，它具有大量的个体特征；同本质相比，现象在更大的程度上具有可变性和偶然性。

当我们在强调本质的稳定性和不变性的时候，我们必须同

时指出这种稳定性的相对性。本质也是变化着的，它不是不可转化的：“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①当然，本质变化更缓慢更罕见，但是本质变化是彻底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策不同于无政府主义集团和“左”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假革命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去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表面现象，而是去改革规定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如果人们把自己局限于改变这种或那种现象而不去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那么在实际行动中就会由此产生出无原则性和机会主义。

本质与现象不是互相分割开来而存在的，它们是作为实在的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的。不可能有无本质的现象；也不可能有无在现象中表现出来的本质。它们不是同一的，而是在它们的统一中相互对立着的。马克思曾写道：“……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②认识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理论上占有一个对象的时候，从对现象的掌握和分析深入到对本质的理解，以便能够把这样获得的知识在实践上加以运用。

第三节 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客观规律

“规律”这一概念表达了对事物及其运动与发展的普遍联系形式的最高认识阶段。在规律概念中，其它一切联系

①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概括和扬弃，同时又保留和包含在这一概念中。规律概念包括着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和本质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通过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突出出来。规律存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之中，并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发生作用；规律在各门科学的规律表述中得到反映。客观规律构成了规律表述的对象；而我们必须把各门科学的上述规律（规律表述）同客观规律区别开来。客观规律不依赖于对它们的认识，而是在某些特定条件的基础上存在的。

这里举出欧姆定律作为自然规律的一个例子。这一规律包括着一种既定的强制性联系，在一切电流的电压、电流强度和电阻之间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联系。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和偶然的。然而，它在手电筒里和在大发电厂的电线网中所起的作用在原理上却是完全相同的。规律是带有强制性的恒定而持久的普遍联系：无论在什么电流中，电压“U”越大，电流强度“I”就越大；阻力“R”越大，电流强度“I”就越小；这一规律的科学表述是

$$I = \frac{U}{R}。$$

客观性是一切规律的主要标志，而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主要标志。客观性在于：那种作为规律的普遍联系不是人类意识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所谓的客观精神（“上帝”）的产物；它是在一定条件下强制性地存在的。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从它们之中就会强制性地产生特定的普遍联系，亦即产生出规律；没有任何人的意志的努力能够消除这种联系。在这些既定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有在源自这些条件的规律的框架内才是可能的。同时也不可能有同规律绝对矛盾的东西。例如，不可能制造一台无需供给它能量就能开动运转的机器。这样一种设想是

同能量的守恒与转换规律相矛盾的，而一切运动都服从于能量的守恒与转换这一普遍的自然规律，因为这一规律的存在条件来自一般的物质运动。有目的的人类行动只有同客观规律相符合才有可能取得成效，至少就长远来说是这样。规律是不容人们“取巧”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也同样是“不容人们取巧”的。

生产关系同物质生产力相符合这一规律是社会历史的一条普遍规律。^①根据这一规律的有效性，由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生产力的社会性曾必然同并且现在仍然同产品的资本主义的占有相冲突，首先是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相冲突。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工人阶级掌握政权，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这一改变是符合规律的。相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企图取巧于这一规律的尝试都必然要遭到失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使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不断激化，必然导致不断加深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失业和劳动人民的非人待遇，它还导致资本主义的最大垄断集团的侵略性。尽管资本的一切抵抗和阴谋，这条普遍规律仍然始终在发生作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导致了历史的转折，这一转折又导致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巩固；这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了自己的优越性。上述社会规律的有效性还使得我们不可能创造一种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实际上这种观点（包括承认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

至于说到人的思维，也存在着思维运动和发展 的客观规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七章第三节。

律。例如，人的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思维的普遍的客观规律。^①这一点是从既定的条件产生出来的，特别是从下述条件产生出来的——思维就其本质来说只能在精神上再现我们的认识对象。这一再现构成了我们的思维不断发展以接近客观实在的过程。这条规律来自意识与物质的差别和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思维的客观规律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一样是不容“取巧”的。因为，谁要是以为他靠了这样那样的个别认识，靠了个别的观念或概念，就已经达到了真理，那么，只要他把这一认识当作他的行动准则，他就显然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而碰壁。幻觉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揭露和改正。

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广泛流行着非决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否认规律的客观性、至少否认规律在人类社会领域内的客观性。例如，早在上世纪末，从生命哲学(威廉·狄尔泰[1833—1911])和新康德主义(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亨利希·李克尔[1863—1936])方面就发展出一些观点，自觉地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些观点就客观规律性问题把自然界和社会截然分割开来。在这个问题上，狄尔泰主张：虽然自然界是可以作解释的，但社会却不能够作解释。在这里只能有一种直觉的领会。新康德主义宣称，在历史中只存在着历史一次性的和个体性的事件，所以根本谈不上客观规律的作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所谓对立——自然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二元论是同这种对立相呼应的——的观点作为资产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其作用一直影响到当代。同从前一样，说来说去还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二元论(J·哈贝马斯[生于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五章第四节。

1929))。例如，诠释学这种唯心主义学说主张：社会科学是不能用规律来说明的；诠释学把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认识方法仅仅看作释义、解释纲领或一种移情领会。

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 我们不可以认为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差别在于自然规律是客观的而社会规律则不是客观的。规律的客观性恰恰是这两类规律共有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们的差别是在另一个层次上。只要人不积极地、自觉地对自然规律的存在条件和作用条件施加影响，自然规律就尽可以没有人的任何干预而存在并发生作用；不言而喻，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的情形就决不是这样。因为，创造历史的和思维着的永远是人。人所作的和人所放弃不作的一切事情，永远都有人的意识和人的意志参预。

社会规律只是作为人类活动的普遍联系才存在才起作用的，而自然规律则没有人类活动也依然存在依然起作用。这是一种本质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并不涉及规律联系的客观性和强制性。社会规律也同样有时违背人的意志，在人的背后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自发地起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制性后果，主宰这一生产方式的就是自发发生作用的剩余价值规律。社会主义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同，它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它的实现有赖于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有计划的自觉活动，所以也就有赖于对这些社会主义规律本身的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例如：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按劳分配的规律，等等）的这一新质的特征并不意味着：这些规律不是客观的和强制性的。因为这一新特征本身就是那样一条客观规律——这条规律的存在来自新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来

自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这些新条件之下，国民经济的（而且还不止是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的计划性和自觉性成为客观规律。实践，亦即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物质生活活动，强制人们有计划地自觉地发展他们的经济，因为别的做法都不可能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性和新的生产关系，都不可能愈来愈好地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然而这却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存在的目的，这一目的植根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之中。

以上文所举的例子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规律的其它特殊性。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只在某些限定的时间阶段中起作用的规律，它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然而当它们的存在条件消失的时候，它们也就停止存在。例如，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就是这样一条规律。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产生，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消灭而消灭。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它就不存在，将来地球上不再有资本主义的时候，这条规律在任何地方也就没有客观的存在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决定论是以唯物主义立场为基础的。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指出：“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①人类思维并不“发明”规律，并不把它带“到世界中”去，而是把这些规律作为客观实在的联系加以揭示，并在相应的科学阐述中加以反映。列宁写道：“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就只能反映这个规律性。”^②为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7页。

② 同上，第170页。

在规律之间作出区别以及为正确理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象我们曾说过的那样，客观规律存在在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之中，并在它们之中发生作用。然而这些规律并非具有相同的等级。物质世界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社会物质生活规律，相对于思维规律及一般的社会精神生活规律，乃是首要的、根本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思维并非从它自身中而总是从它与物质世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产生出它的规律来。逻辑上正确的思维的规律对于认识过程具有很大意义；而这些规律归根到底来自发展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且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证实自己的有效性。^①

规律性与人的活动 唯物辩证法为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提供了一种关于自然发展、社会发展和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完整的决定论观点。“规律性”这一概念反映了自然、社会和思维中所发生的一切东西都是依照客观规律发生的这样一种事实。科学认识的任务就是研究客观规律。但是认识并不局限在这一点上，只有当认识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应用，认识的目的才告完成。但这一点的前提是：不仅要认识规律本身，此外还要认识从规律中产生出来的要求，认识那样一些联系——规律就是通过这些联系而在多种多样的现象中行之有效，而现象则通过这些联系而成为合乎规律性的现象。即使在这一意义上，仍应把本质、规律和现象作为对立面的统一来加以把握。

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同那种认为人是被无可奈何地交给规律摆布的宿命论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人能够认识客观规律，并通过自觉的活动来控制规律起作用。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使被认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五章第三节。

识了的规律成为创造性的建设活动和改造活动的尺度。人本身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体，而个体的生命和体验是在同其他个别人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个别事物与现象的不断相互作用之中进行的。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个别的东西并不是非本质的东西。对规律与现象之间的联系的洞见对于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实践都具有相当的意义。例如，我们对一位建筑师就期望他不仅具备静力学规律等等方面的知识；他为了能够造一所房舍，就总要考虑到这些规律。一位建筑师同时还必须具备根据这些规律建成一所房子的能力，而人们必须能够在这所房子里面象人那样居住生活。为此他有着许多不同的可能性可供选择；他可以把房子造成这种或那种式样。规律还是同一些规律，然而各种建设活动的实施却可以大相径庭。后者不仅依赖于规律，而且也依赖于当时当地的特殊目的以及许多其它的因素。

客观规律在人类实际行动中的实现总包含有造成现实的种种不同的可能性。作决定的时候倾向于哪一类可能性，归根到底有赖于利益，有赖于出自利益的人本身的目的性，如果说的是社会范围内的决定，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乃是阶级利益，而阶级利益本身又植根在生产关系之中。这样，对同一条自然规律可以采取作用截然相反的技术应用。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出于它的阶级利益，致力于疯狂的扩军备战，致力于发明一再更新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例如中子弹——使用中子弹可以摧毁生命，而不同时毁灭物质设施。相反，劳动阶级出于自己的利益则致力于裁军和削减军备。连无须人的影响而进行的自然过程也包括可能性的一定可变范围。

唯物辩证法的决定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构成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因为工人阶级政党把握着发展规律，认真考虑生活的各种不同方面相互间的关系，所以它能够把工人

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为人民的幸福充分发挥这种创造性。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和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任务就立足于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之上。在这一任务中，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道路都被确定下来。经济政策与福利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是同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相适应的。当然，在政策中，也象在其它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领域中一样，仅仅制订出适应于那些规律的总路线是不够的。总路线的实现同时也总还要求制订出具体纲领，提出任务（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中表现了这种任务的提出），而任务的完成就使得个人、家庭、团体和集体都能够感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实际体验到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不断进步的认识道路上，从个别事物的充实内容中抽象出普遍的东西、必然性、本质和规律，这只在理论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对一般的東西的认识，必须在对个别的東西的有目的的改变和制造中加以证实。列宁写道：“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①

第四节 作为方法的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理论，又是方法。理论和方法在唯物辩证法中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但它们并不是同一的。辩证法作为理论，以规律表述和范畴的形态在抽象的反映着客观联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系和发展。辩证法作为方法则是原则的整体，也就是说，是规则，程序和要求整体，而这些规则、程序和要求表现为规律和范畴的引申。^①这样一来，辩证法就是一种手段或工具，规定着研究和改造现实的着手方式。唯物辩证法不是教条，而是认识和行动的指南。唯物辩证法的每条规律每个范畴都既具有理论功能又具有方法功能。“唯物辩证法训练思维，摈弃对事物的片面的、主观主义的观点，摈弃在政治中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愿望。唯物辩证法使我们的目光锐利，使我们能够看到本质的东西，看到发展的根本趋向。它使我们敏于认识主要环节，而党为了把整个发展链锁引向前进，就必须抓住这些主要环节。”^②

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原则以关于普遍规律与范畴运动发展规律的规律表述（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讨论这些规律命题）以及诸范畴为根据。范畴是作为特定科学的标志的客观内容的科学概念。除了其它概念以外，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个别性、一般性和特殊性，因果性和相互作用，必然性和偶然性等等概念都属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另一些辩证法范畴我们将联系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加以阐述，例如对立和矛盾，量和质，否定等范畴。然而辩证方法同时也总出自前面几章曾讨论过的那些范畴，例如物质和意识，运动和静止，空间和时间，无限性与无穷尽性等范畴。此外，辩证方法还依赖于那些用以把握人类认识特点和认识过程特点的那些范畴，例如反映与真理，映象与符号，感性与理性等范畴（另见第五章）。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

^② 埃·昂纳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科学与政治问题》，柏林 1972，德文版第 5 页。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构成了一组科学概念的整体；为了在哲学上把握自然、社会与思维的运动和发展，为了认识自然、社会与思维的普遍联系，尤其是为了认识它们的普遍规律，那些概念都是必要的。列宁用下面的话概括了范畴的功能：“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①

在辩证法的原理中确立了着手做事的方式方法；而这些方式方法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上成为有目的的认识和行动的标志的；这些方式方法把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既同形而上学思维又同唯心主义辩证法根本区别开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一再强调指出的并加以卓越运用的唯物辩证法方法的最重要的原理包括下面诸项：

第一，是要求观察的客观性。这一要求来自唯物主义立场；根据这一立场，我们的认识反映着客观实在，因此我们必须把认识的目的设为：象我们的认识对象现实存在的那样把握它们，在观念、概念、表述和理论中尽可能忠实地对它们进行观念反映。我们要求一种客观的观察方式，要求一种适合于认识对象适应于认识对象的观察方式。列宁写道：“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唯心主义则需要‘弯路’，以便这样或那样地从精神、意识中，从‘心理的东西’中‘引出’客观性。”^② 同辩证方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01页。

法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相适应，辩证方法要求“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①

第二，要求对整体联系和发展进行全面研究。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②这一要求包括在对象的变化和发展中研究对象。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有它们的历史；它们产生出来，处在不间断的运动长河中，最终消失了。没有永恒的东西、绝对不变的东西、始终相同的东西。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产生出来，而它又必将消失。在我们地球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它已经早就属于过去了。要求从历史角度着手，这决不可以仅仅看成是用过去东西解释现在东西的一种着眼点。这一要求同时又是说：要在现在的东西里面揭示新东西的萌芽，未来的东西的萌芽；要立旨于新东西、未来的东西的贯彻。辩证方法的革命精神恰恰是在这一目的性中表现出来的。

第三，是要求把发展作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加以研究。在这一要求中表达出了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的目标在于在事物自身中把握矛盾；在于把发展引回到矛盾，即引回到发展的最深的源泉；在于理解对立面之间的转化和进步发展的矛盾性质。列宁写道：应当揭示“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应当把“事物（现象等等）”作为“对立

①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

②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面的总和与统一”^①加以观察。实现这一要求也就意味着在联系中看到并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的所有基本规律及范畴。

第四，是要求有目的地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来发展认识本身。在这一要求中表达出了发展思想在认识问题上的应用。我们的认识不能够直接反映现实，而只能借助我们的思想、理论等等的发展来反映现实。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同教条主义是不相容的。要求“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这同辩证法是相适应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②

第五，是要求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的过程。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③关于对象的认识中去。这一要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中产生出来的。认识是客观实在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根据这一点，我们的观念和思想的真理性必须通过同客观现实相对质才得到检验，而这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办到。并且，认识的目标和目的也是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这些目标和目的的实现要求我们在认识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始终保证有党性的着手方式，也就是说按照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客观利益来着手。唯物辩证法要求真理性与党性的统一，要求真理与党性评价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同那些资产阶级哲学家
诡辩论与折衷主义 和修正主义者所使用的典型思维方式如
诡辩论与折衷主义是不相容的。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②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③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我们称那种把个别现象从全面联系中分离开来的思维方式为**诡辩论**。列宁把诡辩论称作一种错误的方法，它任意抽取个别事实，用举例子来变戏法。

诡辩思维方式常常用来以颠倒或歪曲的方式重现客观情况。卡尔·考茨基（1854—1938）就是一个例子；列宁曾再三证明他的论辩具有诡辩的性质。考茨基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而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形式。所以我们当然只需要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就行了。这种论辩是诡辩论的典型。考茨基从规定性的整体中抽出一个方面，把它加以绝对化。这一着手方式在实践中就导致同帝国主义相调和。斗争被导向仅仅针对某些个别现象，而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却未被触及。

折衷主义是诡辩论的近亲。这两种思维方式常常互相补充。折衷主义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它把同一现象的各种不同方面，有时也把种种不同的现象从它们的形形色色的关系整体中分离出来，加以任意排列。折衷主义思维用这种方式把一种现象或一个过程的必然方面换成了偶然方面，把一种现象或一个过程的本质特征同非本质特征混同起来。这就导致价值不同意义不同的规定性的机械排列。所以，折衷主义的论辩常常滥用“这一方面——另一方面”和“既是——又是”这类用语。一种现象或一个对象一方面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是那样的，既是这样一种东西，又是另外一种东西。折衷主义就这样造成一种全面着手的假象。

在讨论工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与任务的时候，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就完全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辩论的。当时，葛利高利·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1936）所持的观点认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

同时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则主张：工会必须是“一个领导生产的管理及技术机构”。布哈林则认为，工会既是这种东西，又是那种东西。为了解释他的立场，布哈林举一个玻璃杯为例。玻璃杯一方面是一个玻璃圆筒，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件饮水器皿。他想从此表明片面性的害处。但正如列宁所断言的那样，他实际上是用折衷主义代替了辩证法。^①

折衷主义与诡辩论同样都是没有用处的思维方式，靠着这些方式不可能正确把握社会现实中极其复杂的现象与过程，不可能揭示它们的本质。反过来，这些方式的应用倒给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提供了掩盖客观联系的可能性。

唯物辩证法是诡辩论和折衷主义的敌人。唯物辩证法就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革命的。它使我们能够从对象、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出发，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解释这些对象、现象与过程。

^① 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把唯物辩证法的运动观和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大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包含了一切运动和本质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特征。它们反映着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的和普遍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规律，它们是普遍有效的。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这一规律用矛盾来把握运动的本质与源泉，把它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把发展理解为物质自己运动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以及从质变到量变这一规律通过量变转变为质变以及质变转变为量变而把握着运动与发展的方式方法的矛盾性。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把发展的过程理解为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矛盾过程，理解为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矛盾过程。

我们将按先后顺序逐一地论述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内容。当然在现实中这些规律并无先后之分，也不是并列的，它们在任何方式下都不是相互分割的。它们总是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我们只有认识到考虑到三条基本规律的内在联系，才能够正确理解并有计划地领导特定的发展过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意味着：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意义，亦即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一切为了工人、集体化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发展过程的最高目标

是：为了每个个人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全面发展每一个人的能力和天赋。在这一过程中，三条基本规律是同时共同起作用的。这一过程的主要源泉之一就是有这样一组矛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以往的历史发展及其有限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个人的无限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组矛盾被不断解决，重新提出，又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得以解决。在这一组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上的量变与质变都按照规律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比如，社会主义关系这种新生产关系的质的规定性造成了生产的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高速增长。而这种高速增长则是一种量的规定性，它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进一步质变构成了必要前提；例如：物质生产力逐步适应个人发展的需求；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实际上通过人来控制生产资料。进一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这一过程的目标就是形成共产主义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共产主义大家庭是在一个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矛盾过程中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不是笔直的、简单的。共产主义大家庭是在对立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实现的。例如，创造新的物质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同个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道路必然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力，必然需要通过复杂的合理化过程加强生产。

辩证法的三条规律的联系并不仅仅在于：在发展过程中，它们这三条客观规律始终是同时共同起作用的。它们的联系也在于而且首先在于：它们的内容在本质上是共同的：运动与发展的矛盾性。无论是量变到质变以及质变到量变还是从旧到新的过渡，都具有矛盾的性质；它们都是通过矛盾的变化，是在

矛盾中的变化。矛盾性构成了所有这三条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概括性的普遍内容。由于这一原因，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一般辩证法的核心的本质的东西。^①

第一节 对立面的统一和 “斗争”规律

这一普遍的科学规律包括着由整个认识历史和人类实践所奠定的思想；这一思想认为：在一切过程中都有着对立的方面和趋势在起作用，它们相互排斥、相互反对和相互斗争，^②而它们同时又形成统一，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这一思想对于把发展理解为物质的自身运动具有根本意义。列宁写道：“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③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运动观的标志是它们把同一、差别和对立看作是绝对相互排斥的、被绝对的界限分割开来的规定性。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在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对立的東西总是从对立面产生出来，而相同的东西（同一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相对立，它在对立面的联系中把握对立的東西，在同一的东西的内部对立中把握同一的东西。

早在古代哲学中人们就已经开始认识对立统一，尤其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

② 列宁在使用“斗争”这个词的时候加上了引号，因为这个词只在转义上才具有一般意义。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敌对阶级是在这个词的直接意义上相互斗争的。但是在例如吸收与排泄、质子与电子、以及生产与消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类对立面之间却并不发生这种斗争。在这些情况下谈的是对立面的互相排斥、互相反对和互相对峙。

③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在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中存在着这种认识的最初萌芽。他的观点认为：相互对峙的东西可以形成统一，例如从不同的音响中可以产生出最美妙的和音；而且一切都是通过对立面的抗争产生出来的。自然界本身追求对立的東西，并且通过对立的东西而不是通过相同的东西产生出和谐来；举例来说，自然界就是这样使男人同女人结合，用这一方式使对立的東西得到统一。在中世纪和近代也有很多哲学家提出了在理论上把握对立统一的任务，例如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乔尔丹诺·布鲁诺，雅克·波墨（1575—1624），伊曼努尔·康德等等。黑格尔哲学中的对立统一思想提供了这一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最高发展，并且第一次把它作为普遍规律加以阐述。黑格尔教导说：一切事物就其本身而言就是矛盾的，而事物只因为在自身中包含着矛盾，它才可能运动。一事物只有在自身中包含着矛盾，同时又具有容纳矛盾和排除矛盾的力量，它才可能是有生命的、运动的、发展的。黑格尔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阐述这一规律的，他把这一规律阐述为“绝对观念”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的运动观和发展观阐述为对立统一。他们指明了矛盾是物质自身运动的普遍规律；他们在自己的革命批判研究的一切领域中卓越地运用了唯物主义的矛盾原理。

哲学上的矛盾概念虽然同这个词在
差别、对立与矛盾 日常语言习惯中的含义有所联系，但是
却决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在日常语言习惯中，“矛盾”这个词通常同一种贬义的、含有主观色彩的含
义联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下，矛盾指的是缺陷和错误。与这种
用法不同，哲学上的矛盾概念完完全全反映着对立面的必然联

系、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方面和趋势的统一。构成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对立面存在于一切事物与过程中，存在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这一类的例子有：原子中的质子和电子，正电荷和负电荷，有机体新陈代谢中的吸收和排泄，物种发展中的适应和遗传，阶级社会历史中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物质生活中的生产和消费，认识过程中的分析和综合，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道德判断中的肯定和否定等等。

我们把那些不仅相互有别而且还相互排斥，相互反对、相互“斗争”的事物，方面、过程与趋势称作对立面。在一棵树和一间房子之间无疑有着某种差别，在一束海藻和一个铁球之间也一样有着某种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只是不同性而已，它不是对立。对立面的典型特征乃是：它们的相互排斥同时又是它们相互联系的条件。例如，虽然在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反面，但是在社会生活中这两种过程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两种过程互为条件。任何对立都是一种差别，但并非任何差别同时也都是一种对立。

在日常语言习惯中“矛盾”和“对立”经常被视作同一回事，但在哲学思维中却应当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细致的区分。哲学上的矛盾概念指的是对立面的某种关系，它表达出了对立面的相对性、它们的统一、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只有当对立面形成统一即成为同一的时候，才谈得上矛盾。

为了能够认识矛盾，我们就要在事物的联系中，在运动和发展中考察它们。

恩格斯写道：“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

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①例如，原子是一件事物，在任何分子中都有若干个原子，至少有两个原子，每个原子都是同其它原子并列的一件事物。但若在联系中对它进行考察，把它当作分子的一个部分，原子就带着矛盾一起表现出来。它是一个分子的部分，一个整体的部分，就此而论是一个整体性的反面，但同时这个部分又不是部分，它本身就是整体，是质子和电子等另一类部分的整体。所以，这件事物同时既是部分又是对立面的统一——整体，所以也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自身处于矛盾之中，又包含矛盾于自身。

在其它一切领域中情况也都与此类似。例如，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少年和老年是具有绝对的先后顺序的、相互隔开的两个人生阶段。然而对人类个体的衰老过程所作的更深入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富有意义的论断：人一生下来，衰老过程就开始了，所以，一个活着的个体生长着，但同时也在衰老着，就这一点而论，也就是在死亡着。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它是生命，同时又是非生命，亦即死亡，所以生命同时又是它自己的对立面。

我们通过对运动的研究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因为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矛盾是运动的本质。“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9—160页。

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①

运动充满矛盾的本质在古代就已经是哲学家们意见纷争的题目，然而，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哲学修正主义者的形而上学观点却掩盖和否认运动的矛盾本质，回避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包括对客观矛盾的承认在内。但是对形而上学论者来说，任何矛盾都只是可以归咎于错误思维的背谬与荒唐；客观实在中没有任何矛盾。形而上学论者根据这一立场来论述运动，这种论述闭口不谈运动自身的本质。例如，他用如下论断来描述机械位移——运动着的物体在不同时刻处于不同的地点上；这一论断所把握的仅仅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本身。形而上学论者有时用“运动”的同义词来代替“运动”，说物体在不同时刻“通过”、“经过”不同地点。这种说法退回到了言之无物的同语反复：运动着的物体正运动着。这种令形而上学思维束手无策的困难在于，运动表现在它的对立面即静止之中。物体在一个地方而同时又不在这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物体的运动。“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对辩证的观点来说，这一切对立，……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①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这一点不能回溯到物质的其它属性或从这些属性得以解释。②只有我们在运动自身的矛盾中把它作为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来加以把握，才可能形成运动概念。如黑格尔已经指出的，运动就是实存着的矛盾。

恩格斯指出：“……如果一个事物具有对立，那末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③客观现实的矛盾性必然在思维的矛盾中得到表现，因为我们的意识反映着现实。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立场同时又摒弃一切主观任性对待思维矛盾的态度。只有当概念规定、命题、判断和理论中的相互矛盾的因素反映着它们的对象的矛盾性，而不是那些主观能力不够或反动阶级利益造成的思维错误，这些因素才是正确的思想，辩证的矛盾。错误的思维是可能的，这个或那个个人、甚至成批的人——例如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陷入思想上的矛盾之中，陷入那些并非辩证的而是逻辑上的矛盾之中，那也同样是可能的。

逻辑矛盾就是思维错误；它并不反映认识对象的客观矛盾性。当逻辑错误出现在直接同静止状态、留存的东西、执着的东西和不变的东西相关的那些命题中的时候，确定逻辑错误就比较简单。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根据国际公法所签订的文件中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它同时

逻辑矛盾就是思维错误；它并不反映认识对象的客观矛盾性。当逻辑错误出现在直接同静止状态、留存的东西、执着的东西和不变的东西相关的那些命题中的时候，确定逻辑错误就比较简单。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根据国际公法所签订的文件中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它同时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02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673页。

却又拒绝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国家公民身分，这就属于上述那一类逻辑矛盾。在这一情形中有着一种逻辑上的背谬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却没有自己的公民。而一个没有国家公民的国家是一种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现象。

在这类情况中不见得必须先考察命题的矛盾是否表达了对对象的矛盾。只要存在着不能相互统一的论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存在着错误的思维。至于那些用以把握直接的运动，变化的命题，情况就相反；只有首先按照对象本身来考察互相矛盾的思想，才能够看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在这里，逻辑思维规则不足以获得确定性，只有实践标准才能获得确定性。

当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思想家，例如 K·P·波普，至今还对唯物辩证法提出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曾深入分析批驳过的那种指责^①——辩证法意味着为逻辑矛盾进行辩护。这种指责是一种基于诬陷的诽谤，它反映了形而上学论者对于进行辩证思维的无能，也反映了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阶级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仅明确主张要严格遵守一切正确的逻辑思维规则，同时也把这些规则作为认识方法加以卓越的运用；并且他们一再证明了恰恰是形而上学的思维由于对辩证法的无知而无可避免地在人类认识的一切本质问题上不可救药地把自己窒息在逻辑矛盾和背谬中。

唯物辩证法决不取消正确的逻辑思维规则。但是波普之流的形而上学论者局限于必须避免和消除逻辑矛盾的要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8—164页。

求上，而唯物辩证法却引向广阔的结论。一方面，它要求极其仔细地评价思维中的矛盾，拒绝采用纯形式的规范。据此，它致力于依照实践来考察某些在认识的进步过程中一再发生的矛盾，例如在物理学、生物学等等最新发现的结果中出现的矛盾，以便确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是对象的客观矛盾在思想上的表现。另一方面，在处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一再出现并且被反复制造出来的逻辑矛盾时，唯物辩证法不仅追溯到个别人在主观上的无能，而且还追溯到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文曾经提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中就有这样一种背谬，它表达了垄断资本受物质条件限制的阶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逻辑背谬就不可能靠唤起理性得以克服，而必须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进一步全面加强才能得以克服。

作为规律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为了把握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普遍规律，为了在认识和实践巾自觉运用这一规律，重要的前提就是：承认在一切事物与过程中存在着客观矛盾，正确地把握矛盾理解为对立统一，严格区分思维中的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简单地列举现有的矛盾，把这些矛盾排列起来，想用这些五花八门的矛盾拼凑起现实，当然都是不行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实践中，问题始终都在于如何解决矛盾，如何通过矛盾的发展实现社会进步。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中把对立面的统一理解为运动与发展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

矛盾作为规律是某种普遍的东西，因此不能够把它同个别的矛盾以及同这一类或那一类特殊的矛盾等同起来。同样，对

立面的统一也决非意味着“调和”或“符合”这一类东西，对立面的“斗争”同“冲突”也不是一回事。例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对立的阶级，它们是构成统一体的矛盾对立面，但是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却是不可调和的。依靠阶级调和的尝试不可能实现这一矛盾的克服、解决。不言而喻，大资产阶级总是一再从事这些尝试，因为它不会自愿放弃它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然而这些尝试必然一再失败，因为这两个阶级的不可调和是从它们的存在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当这两个阶级不再存在，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会停止。然而这又是以阶级对立的统一体被消灭为前提的。因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恰恰是在它们的不可调和的、相互排斥的对立中构成为统一体的。这一矛盾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来源，但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为了自身解放、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斗争的来源。卡尔·马克思把对立统一这一科学原理用来研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他把这一社会对立引回到它的经济结构上面，证明了这一对立的统一体就是同一个生产关系，即资本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

马克思的这一研究工作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方法上都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有着原则的区别。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承认：以往全部历史（原始社会除外）都是在穷人和富人、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对立之中进行的。但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使他们把这些对立描述为永恒的不可克服的对立；他们试图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些对立。按照这种方法，穷人和富人的对立、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对立只能从对立中重复产生出来，例如从如下对立中产生出来——一些人懒惰而另一些人勤劳，或一些人无知而另一些人聪明；这些对立的根源归根到底是在所

谓的“神的”世界秩序之中；在这种秩序中，一部分人是“撒旦”的追随者，而另一部分人则是虔诚的“上帝”之子。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试图从另一些对立来解释特定的现存的对立；与这种思维方式不同，唯物辩证法把有关的对立面引回到它们的统一上面，唯物辩证法揭示矛盾并指出解决矛盾的途径。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这一原理对于研究自发产生的自然过程也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例如，在二十世纪的物理光学中出现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已被证明是最忠实于现实的——它把光的相互对立的属性，即光的粒子性和波动性，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已经表明：只有从这一理论立场出发，才能够解释实验研究所证实的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现象。在其它领域中，情况也与此相似。对立统一是一种普遍联系，运动这一物质的存在方式为这种联系提供了客观的存在条件；因而，哪里有运动，哪里就有这种联系；由此可见，为了科学地认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的任何运动形式，对这一联系的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矛盾不是反常现象，不是“缺陷”，不是例外，更不仅仅是玄学家的“灵机一动”——矛盾是到处发生作用的普遍规律，是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不言而喻，在研究某些特定的运动形式和发展过程的时候，每一次都必须按照它们的特殊性来运用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论点。正如其它一切联系一样，各种不同的矛盾也不仅具有普遍的共同的特征，而且也同时具有特殊的特征。所以，在对一定的矛盾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它们是在哪些现实领域中或在哪些历史阶段起作用的；必须区分问题在于客观矛盾还是在于思维的矛盾或社会精神生活中的矛盾；对于后者我们又必须区分它们是认识的辩证矛盾还是意识形态的矛盾，或者

是思维错误，即逻辑悖谬。

我们还要进一步区分经济基础中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的矛盾；区分作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的矛盾和只是作为剥削阶级社会特征的、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矛盾，以及发展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矛盾。种种不同矛盾的特殊性是无穷多样化的，不可能用一个概念或一个公式把它们都概括起来。

对抗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对抗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矛盾；在自然界中没有这种矛盾，在社会中也只有在完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发生这种矛盾。它的存在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阶级社会为条件。对抗首先包括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相互进行敌对斗争的阶级的联系，这些阶级的对立的阶级利益的联系，以及这一对立在一切实社会生活领域，诸如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具有的相应表现的联系。但是即使是剥削阶级——它们的存在依赖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内部矛盾也可能具有对抗性，例如在国内规模和国际规模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对抗还在源于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冲突、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中表现出来。当前时代的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具有对抗性。

对抗性矛盾的标志是：它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发展为冲突、灾难和暴力斗争。例如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表现在经济危机中，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中，对劳动人民的暴力压迫中，恐怖行动中，内战中，等等。解决对抗性矛盾的主要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历史中，阶级斗争在它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会导致革命，推翻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使另一

个剥削阶级掌握政权。在这一过程中，相互斗争的各阶级始终构成了历史的进步和反动之间的对立的方面。反动的或变为反动的阶级不仅丢掉了政权，而且或迟或早完全停止了生存，而进步的阶级则取得了胜利和发展。随着工人阶级的诞生，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社会阶级——它的斗争并不是随着统治阶级的失势和消灭而结束的；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这种斗争同时也就根本消灭了对抗的存在条件。随着生产资料的逐步社会化，对抗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正在从人类生活中消失。

当然，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也并非一切矛盾都具有对抗性。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相反，是一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阶级。然而这两个阶级都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自己的生产劳动上，它们都受到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就没有对抗性，这些矛盾将通过不断发展和巩固它们之间以共同生活利益为基础的联盟而得到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另一个例子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科学概念和理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在各门自然科学中，而在围绕着运用某些科学知识所取得的实际成就进行争论和斗争的道路上，这些矛盾得到了解决。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对抗性，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制度中都贯穿着这一矛盾。

基本矛盾 各个时期存在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地位、等级和意义上互有差别。对于认识和实践来说，特别重要的乃是各个时期的基本矛盾，也就是某一事物系统和过程

系统的最本质的普遍矛盾。对于工人革命运动来说，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马克思之前，资本主义已经受到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尖锐的批判。他们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大量矛盾并把它们拿来示众；这些矛盾有：有产者的富裕和无产者的贫穷之间的矛盾，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和广大群众的贫困化之间的矛盾，政治上思想上所宣称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人民的不自由，贫富悬殊，有产者们的无情竞争之间的矛盾，各企业中严格组织起来的生产和社会范围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诸如此类。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苦难和冲突归根到底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根本矛盾之上——生产的社会性和产品的资本主义占有。对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证是决定性的。通过揭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基本矛盾，以及分析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趋势，产生出了决定性的结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现代物质生产力的社会性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这一革命转变的执行人就是无产阶级。

在评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党的政策是进步的革命的还是保守的反动的之时，这一政党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持的态度乃是最重要的客观标准。革命政策的目标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手中，来解决这一基本矛盾。这一解决必然意味着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彻底变更。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政策，例如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政策，就与此相反，它反对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企图阻挠对制度提出任何批判，它所根据的出发点是：不存在或不再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政策在客观上是

一种反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策。

当资本主义还构成唯一的世界体系因而能够不受限制地占有统治地位之时，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不仅仅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的基本矛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随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这一情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体系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反动体系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当代的基本矛盾。人类的全部生存问题如今都同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与解决联系在一起。地球上各国人民的和平、自由、民主、社会安全、国家主权和社会进步，其决定性的根源都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体系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实际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构成了整个世界革命进程及其不同潮流不同运动的主要力量。这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实际解决，同时又是对抗这种特殊的社会矛盾的克服。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 矛盾

对抗的克服当然不意味着一切种类的矛盾的消失。无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是在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矛盾始终是普遍的发展规律。列宁指出：

“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中，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对抗也逐渐消失。在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发展出所有劳动阶级和阶层在基本的切身利益上的一致与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德上的统一。然而，这种利益一致并不是利益的完全等同，因此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但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单行本第12页。

是这些矛盾不具有对抗性。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不具有对抗性；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社会性相适应，同它符合一致。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据以为特征的普遍的矛盾形式就是符合一致的关系，矛盾在这种形式中得以发展，也在这种形式中得以解决。当然，所有符合一致都是差别的东西和对立的东西的联系，就其内容来说则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社会主义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不再起作用了，被其它一些规律代替了。唯物辩证法加以科学阐述的一切运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象从前一样，它们在每一地方每一时刻都有效。在这一意义上只存在着一种辩证法，它的核心就是矛盾学说。“任何社会进步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矛盾及发展问题的解决、伴随着新与旧的斗争，而这些东西总要求人的贡献和斗争。”①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意味着迄今整个历史中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变化，意味着人类真正历史的开始。据此，社会矛盾的发展也就表现出一系列新质的特征，它们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特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将进一步研究这些新特征，以下诸例都属于这一类新特征——

第一：虽然那些作为社会生活的一般特征的矛盾（例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发生作用，但是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中取得了非对抗性的性质。同时，从社会主义的基础中还生长出非

① 《党的群众政治工作的进一步的任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1977 年 5 月 18 日决议，柏林 1977，第 12 页。

对抗性的新矛盾，这些矛盾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及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所特有的（例如：每一个个人已经取得的有限成就与他无限而普遍的个性发展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按劳分配的原则与在事实上有些个人的生活条件和他的劳动贡献不成比例之间的矛盾；等等）。

第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社会矛盾的发生和解决大致是自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则要求我们越来越自觉地、有计划有领导地发展社会矛盾，要求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来控制社会矛盾的发展。

第三：有计划地发展和解决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矛盾必须适应于利益一致的原则。一切为了全体人民的和每个个人的幸福——这是用以衡量矛盾的解决的新尺度。根据这一点，在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时，就要不断努力，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要求一道，促进社会主义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一致，以及每个个人和各个集体的利益的一致。

在社会主义中应该如何解决社会矛盾这一问题，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到一切社会领导机构和计划机构的活动，它同样也涉及到一切劳动者的日常实践，涉及到在工厂中，在家庭中以及在其它生活领域中的劳动者集体的日常实践。这个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世界观问题，它触及到每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在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中，在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中，在道德中，在艺术中，这一问题的解决都占有重要地位。解决这一问题所要求的事情之一就是正确地把握作为普遍规律的矛盾与矛盾的个别现象及特殊现象之间的差别和联系。社会矛盾的解决从来不可能是排除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矛盾性而使一种没有任何矛盾的生活能够出现。我们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是自觉地引导矛盾发展，使它

能够在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方面不断取得进步而发挥作用。

这也包括逐步消除某些矛盾（例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社会矛盾，城乡之间的社会矛盾，诸如此类）的存在条件，那些矛盾只是特定的发展阶段的标志。然而，恰恰是为了消除这些过时的矛盾，我们必须保证作为社会生活一般标志的另一些矛盾（如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等等）能获得持续的运动形式。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和计划的主要注意力就放在作为社会生活一般标志的各种物质生活矛盾的运动上面。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的要求来解决各种物质生活的矛盾，这一点乃是一切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进步发展的决定性环节。

例如，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它们无疑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过程，因为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在消费中却被消耗了，否定了。但是这组对立形成了不可割裂的统一体，它们互为条件。在社会范围内，不可能存在没有生产的消费：因为只有首先被生产出来的东西才能被消费掉。而反过来，消费又为生产创造需求。这两个过程也相互转化，例如，还存在着一种生产性消费，即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使用。^①这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条规律，而不是一种缺陷，不是一种过时的、有待消除的现象。消除这一矛盾其实也就意味着消除社会的存在，消除人类生活。这一矛盾的解决指的是：为这一矛盾的发展提供特定的方向；一再重新把对立面加以统一，使生产与消费取得一致。但要使消费的需求和生

① 参见马克思的详尽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14页。

产的结果完全相符合却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与消费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所以，这一矛盾的解决只能是：一方面保持已经达到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则逐步从质上从量上继续提高这一水平。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难于领导的过程，它要求我们掌握无论是生产中还是消费中大量的种种不同的个别因素，这一任务为我们提出了要求，首先是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少数人的赢利不再作为标准，中心的问题乃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幸福。

马克思的下述论断适用于解决社会主义的这些合乎规律的矛盾——“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①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有计划的、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所以，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活动需要我们具有自觉地有目的地统一各种对立面的能力。早在苏联建设的最初年代里，列宁就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②工人阶级政党依靠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首创性和干劲，制订出解决矛盾的途径、手段和形式，组织去克服每一发展阶段中的旧事物的斗争；它使得劳动人民能够发展和解决各种矛盾。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2页。

②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页。

第二节 从量变转化为质变以及从 质变转化为量变的规律

这一普遍的科学规律说的是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只有通过一定的量变才会发生质变；反过来也一样：质变引起量变。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①意味着事物转化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这条规律对认识和实践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这条规律使我们能够理解变化和发展的飞跃性，使我们能够彻底摒弃一切所谓超自然的或神性的创造力的假设。随着这条规律的揭示，同时还克服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事物和过程的质的属性是独立的，不依赖于量的属性而存在的；或者，质的属性都可以还原为量的属性。这一规律对于预测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若要使一项预测成为正确的，那么这项预测就必须考虑到质的属性与量的属性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对质和量的规律性联系的认识构成了旨在造成自然和社会中的质变的有目的的实践行动的基础。这类实践行动的成功不仅有赖于我们知道什么会发生变化，而且也有赖于认识到这一变化会“如何”发生。依靠量变转化为质变及质变转化为量变这一规律，我们就洞见到了一般的方式方法，洞见到了变化的普遍“机制”。

我们用“质”和“量”这两个概念来把握自然、社会和思维中的事物、关系和过程的两种互相区别、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的普遍属性与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之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间的差别不仅存在于客观现实，而且也存在于思维。我们把客观现实中的质和量的规定性称为属性。我们在谈到思维（例如概念、判断、理论等等）的时候则说质的特征和量的特征（例如谈到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人类认识在概念思维的最高层次上也同在感性知觉的基本层次上一样，总是意味着区别和分别对象及其属性，意味着把握差别之间的联系。而差别总是在质上和在量上出现的。

我们通过我们的感性知觉就已经经验到事物的质的属性（拉丁文：qualis，等于属性的）。质的属性告诉我们物质的物态、颜色、形体等质；事物及其各方面就是通过这些质相互区别的。借助思想上的抽象，我们还能够把握另外一些性质，而这些性质在感性上是知觉不到的；例如：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上一定的性质，社会各阶级的历史作用，诸如此类。不仅事物本身具有质；而且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同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具有质。比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就是一种在质上不同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关系。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状况下，通过对它的不同使用，能够具有一种在质上改变了的使用价值，比如铀 235，作为一种核燃料，既可以在原子反应堆中用于和平目的，又可以在原子弹中用于军事目的。在人的概念中，质的规定性既是概念内容的特征，同时又是语词含义的特征。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内容；同一个词在不同状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德文中“Bauer”一词可以指农民、象棋中的兵、或鸟笼子等等）。事物、关系和过程的质的属性或质的特征标志出了它们之间的、它们的各方面之间的、及它们的各因素等等之间的界限；事物、关系和过程通过这些界限相互区别。

事物与过程的量的规定性（拉丁文：quantus，等于说大

小)标志出在质上同一的、相同的事物、关系与过程的区别。具有某种质的同一种事物可能以不同的数量、在不同的时间存在,它还可能在大小、长短、速度和运动等方面有着程度上的不同。某种质的特性,例如一件物体的颜色,可能较强烈也可能较不强烈;这件物体的坚固性可能大些也可能小些;等等。量变在一定程度之内不影响事物和过程的质的特性,也就是说,量变是同质东西的差别变化,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可测量的。事物与过程的量的规定性还使我们能够把对不同质的东西作一比较,从量的观点上把它们统一起来。比如,建筑师用居住平米把由不同目的造成的不同房间的大小和整个房舍的大小概括起来,用相应的平均值来计划和计算,等等。例如,我们只有把衣料、粮食、机器等等东西的在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统一起来,才可能在商品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它们的交换价值的大小是由它们之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规定的。事物、关系与过程的量的规定性或量的特征是质上相同的事物、关系、过程或其诸方面、诸因素的界限之内的区别,或者是质上不同的事物关系、过程等等的界限之外的共同性。

质与量从来不作为独立的存在物而单独存在着,质与量只作为实在事物、关系和过程的属性与规定性而存在。例如,没有“红的”这种自在自为的质,它只作为现实物体的颜色存在。量也同样不独立存在,它只作为实在事物的数目及实在事物的大小、长度等方面的规定性而存在。“质”与“量”这两个概念都是思想上的抽象,这些抽象决不可以同它们的对象、同实在的事物、关系和过程的现实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分割开来。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例如在数学演算和逻辑演算中的量的规定性所具有的那种相对的独

立性——归根到底也还是由于在这类演算中反映了实在的量的规定性的关系。恩格斯强调指出：“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体。两种不同的物体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是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质是在程度上不同的，还有一些质可能是这两种物体之一所完全没有的。”①

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的质并不是等值的。我们尤其有必要区分下面那两类质：一类是某个作为整体的特定体系所具有的质，另一类则是该体系的不同因素的特性。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证明了这种社会形态是一定的历史社会关系的体系。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引回到经济基础，引回到生产关系，由此而认识了这一体系所具有的质。他证明了这一整个社会体系的质上的根本属性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无产阶级生产出来剩余价值而为资本家所占有，由此产生出了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以及他们之间不惜一切的竞争，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些就是给整个体系打上烙印的质的特性。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质变，例如：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垄断的统治的过渡；需求的质变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的质变；由使用电子控制的自动化设备而引起的生产技术的质变，等等；但是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不同因素的质变却并不意味着这一体系本身的质变。体系的质变要求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关系的改变，即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页。

尺度

尺度这一哲学概念反映了下述事实：在任何一种个别情况下，事物与过程的质上和量上的规定性都构成了一种完全确定的关系。一种确定的质其量上的可变性是有限的。在某些点上量变必然同质变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质变又产生出另一些尺度关系，产生出另一些量的规定性的可变性的界限，在某些情况下也产生出另一种类的量的规定性。事物与过程的任何质的规定性都同量的可变性的特定最小值和特定最大值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关节点或常数。在这些限度内没有质变的量变是可能发生的。一旦超出这些限度，质就发生了变化。这种相互联系是普遍规律，因此也是本质的。对质与量的尺度关系的认识，对它们的规律性的统一的认识，总是属于对对象本质的认识范围。

形而上学观点的特征之一就是把质与量相互分割开来。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给质这个哲学范畴下定义的人，他把质与事物的本质区别等同起来；他还不曾能够认识质与量的规律性联系。宗教神学观点的代表人物过去曾经把、现在也仍然把质在思想上的独立化当作唯心主义推论的一个出发点。他们把事物与过程的大量质的差别都说成是从相应数量的“神性创造”中派生出来的，或者把它们看作任何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的产物。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形而上学观点把质的差别还原为量的差别，这种观点认为，真正说来并不存在着质。一切质的规定性其实都只是同一种物质实体的量的差别，例如说是原子的量的差别。黑格尔是第一个表述了量变转化为质变及质变转化为量变这一普遍规律的人。但他把这一规律描述为“绝对观念”的发展规律。唯物辩证

法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它把这一规律理解为客观实在的运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在概念中，这条规律只是得到反映而已。

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尺度关系必须在整个客观实在及其一切领域内加以确定，它们有很大一部分已经由各门科学加以揭示并用专门的定律予以表述。“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①例如，在个人的年龄和某些生理功能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尺度关系。例如，医生在他的治疗中使用某些毒物，这类毒物的剂量是完全规定好的，它们不伤害肌体，而于肌体的健康有益。把技术上和工艺上不同质的生产工具运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它们就导致生产范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不同极小值和极大值。为了在认识过程中能够正确地达到理论上的一般化，就要求具备一定数量的个别观察、个别体验等等。人类知识在二十世纪的无比迅速的增长就要求知识存储等等的新质的形式。

**量变转化为质变及
质变转化为量变**

在运动和发展过程中，某些尺度关系的界限被超越了，量变引起了质变，质变引起了量变；随着质变产生出另一些尺度关系。在自然界中，只要人不干预这一过程，这种转化就是纯粹自发的。例如，温度的上升或下降，热能的增加或减少，到了这一持续和自发的渐进过程的某些特定点上，社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物态的改变，也就是引起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

质变。即使就同一种物质来说，不同的物态也是同量变的不同
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联系在一起的。原来的最高限度变成了
最低限度。原来的最低限度变成了最高限度；纯粹量变能够在
其中不中断其持续性而一直进行下去的范围也随着质变而成为
另一个范围。

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另一个例子是新的星球从星际尘埃
物质和气态物质中产生出来。星际物质的逐渐堆积和集中
转化为另一种质的状态。化学元素和化学物质的质变总是
以量变为条件的。恩格斯写道：“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
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①

社会发展过程总是通过人的积极活动进行的。不过，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在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中，量变转化
为质变及质变转化为量变在本质上与自然过程相同，都是自发
的。比如，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到了某一个特定阶段就转变为
生产过剩，市场繁荣就转入萧条和停滞，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导
致了生产力的浪费和毁灭。^②马克思在他最重要著作《资本论》
中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这些例子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普遍
的辩证规律的作用。“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
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
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就是量转
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
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
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和本质的差别。”^③由一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487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七章第三节。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166页。

个革命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它的斗争中除了其它因素以外，也依赖于自觉地利用规律性的量变到质变及质变到量变的转化。例如，工人运动依赖于这样一种认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也就是说，政权关系本质上的质变，有赖于完全确定的量变，例如，争取大多数工人赞助共产党的政策，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有政治经验和经过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

这一规律既然是一切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就其本性而言，这条规律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在每一个个别的变化情况下起作用的，无论这些变化发生在什么区域里或什么时间中。与此相应，这一规律的科学阐述不可能说出在个别情况下所发生的特定的量变和质变。然而，在自觉运用这一规律的时候，我们必须从研究“对于每一个别场合”质变如何通过量变发生的“严格地确定的方式”^①出发。当科学认识断定了在任何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尺度关系的时候，它的目标就在于对特定的尺度关系进行准确的研究。

飞跃性的发展 对于发展的飞跃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来说，对量变与质变的规律性联系的认识具有原则的、世界观的意义。在任何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量变的渐进性在某些特定点上被飞跃以及被飞跃性的变化所中断。这种飞跃变化可能相对迅速地、突然地、一下子地发生，例如某物在特定情况下一种物态转变到另一种物态就是这样，在社会生活中，在特定情况下，一个旧阶级政治统治的倾覆和一个新阶级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页。

的掌权就可能相对迅速地完成，例如作为一次短期武装起义的结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飞跃变化所延续的时间则可能会是很多年，很多世纪或千百万年，例如在新的动植物物种的形成过程中，或在人的形成过程中，情况就是这样。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飞跃。飞跃变化的特征在于量变的渐进性被中断了。列宁写道：“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①

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这组矛盾是发展中的飞跃的本质。一个新质的状态总是从一个旧质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就这一点而论，也就是从它的非存在中，从另一种存在中、从对立面中产生出来。比如，有生命的物质从无生命的物质中产生出来，人从动物界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之上，而它却是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然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构成了不可调和地相对立的社会体系。

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不可能理解发展的飞跃性，不可能理解这一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充满了矛盾的性质。对于形而上学论者来说，从一种旧质中产生出一种新质，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论者提出了关于“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的思辨假说，这一假说根据于同样思辨的主张：“上帝”是全能的，因此他也就能够从无中产生出物质来。这类形而上学论者争辩说，因为发展表现出质的飞跃，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解释发展就必须假定一种“上帝的创造”。

①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就这种唯心主义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论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无中产生出来，物质从它本身之中产生出了它的形形色色的存在形式，“上帝造物主”的观点不过表现了逃避对发展作出必要的科学解释。然而，他们对“发展是如何进行的”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却仍然局限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之中。他们依靠对运动与发展的纯机械过程的解释，并把这种解释不适当地加以普遍化，从而得出结论说：自然无飞跃，一切质变归根到底都可以由量变来解释，都可以由同质的物质实体（原子）的形式上的不同来解释。

唯物辩证法所承认的“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它者的转化。”^①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某种东西同它的对立面的统一，是一切运动与变化的本质。从一种质转化为另一种质这种质变永远是一个矛盾；不过这个矛盾是可以解释的。新质并非完全直接地从旧质中产生出来；量变为新质准备好了条件。质变与量变单独看起来都不是发展。一切发展都是尺度关系的变化，所以也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及质变转化为量变。

量变转化为质变及质变转化为量变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质与量 这一规律是一切运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言而喻，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同样发生作用。使社会主义可能实现的社会前提就已经包括着某种尺度关系。恩格斯指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

^①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①“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②剥削的消灭，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阶级分裂的克服都“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③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过程已经创造出了那种新的、革命的生产力；这一生产力的应用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提高到那样一种高度，在这一高度上，大多数社会成员即劳动群众的越来越高的物质需求 and 精神文化需求在经济上已可能得到满足。只要这一量的前提——它本身又是同物质生产力的某种特定的技术上的质联系在一起——还不存在，社会主义就一定无可避免地仍旧是一种乌托邦。然而这些前提却是自发形成的，在私有制利益的刺激下形成的。量变转化为质变及质变转化为量变这一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人的背后发生作用的。

随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都面临着一项任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利用这一普遍发展规律，在全部实际行动中，在认识过程中，自觉地适应这一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文化的深刻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包括着大量的质变。没有完全确定的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② 同上，第321页。

③ 同上，第321—322页。

量变——这种量变在各种具体情况下都是或多或少地可以准确测量的——就不可能实现那些质变。质变以一种对任何具体情况来说都是准确确定的方式发生，也就是说，质变只有通过一定的量变才可能发生，而这类量变超越或缩短了现存尺度关系的界限——这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也同样是一条普遍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一切领域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量变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高度。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①

然而，这一对社会主义进步及其超过资本主义的全面优越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量变却是以一定的质的特性为条件的。

首先，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新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关系这一质的规定性的客观要求。从新生产关系的这一质的规定性产生出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越来越好地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需求 and 精神文化需求，而只有通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实现这一客观目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动力也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新质的规定性中产生出来的；这一主要动力在首创精神中，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劳动纪律中表现出来。

其次，更高的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同物质生产力的某些质的特性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原本就把由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大机器生产的物质生产力继承下来，以便在物质技术的基础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上，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新质的生产资料和工艺。自动化、电子控制、仿生学原理和生物工艺学原理的应用，诸如此类都标志着种种不同的质变；为了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使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更高阶段的社会关系成为可能的那一劳动生产率，上述种种质变都是必要的。

量的特性和质的特性之间的尺度关系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自觉而有计划地造就这种尺度关系要求我们愈来愈注意相互联系的不同尺度关系的综合性。例如，在社会主义生产的领域内，我们必须掌握产品的数量，产品经济价值的大小，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费用的高低，尤其是活劳动和物质材料损耗的高低，产品价格的高低，及诸如此类的量的规定性；我们还必须掌握那些始终同这些量的规定性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质的规定性，比如产品的使用价值，生产这些产品时所应用的工艺的性质、必要的劳动调配、生产者的必要能力、劳动环境，等等。

同时，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又始终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应当重视质与量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比如，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要求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吸收到社会事务的领导、计划和组织工作中来，要求每一个个人承担对社会的责任。而这一量上的增长又有质的条件；它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机构的本质和这种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为条件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则必然同广大劳动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学习，同这些文献在群众中的传播，同社会主义社会中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量的方面也有质的条件，例如，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新质为条件的；在

这一世界观中，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科学的表达。无论我们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哪一个特殊领域，这一社会生活的领导、计划和实际造就始终都要求我们自觉地利用量变转化为质变及质变转化为量变这一规律。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这一普遍科学规律说的是：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这一发展过程是充满矛盾的，是在新与旧之间的斗争中进行的，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形的。这一规律的内容涉及到重要的世界观问题。这一内容表达出了运动与变化的方向性。量变转化为质变及质变转化为量变这一规律包括了变化的过程，而不管这一过程是否是不可倒转的（不可逆的）。这条规律反映了这样存在与别样存在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反映了某种东西向另一种东西、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否定之否定规律则与此不同，它包括新与旧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包括变化的方向性，即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所以，这一规律就构成了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乐观主义性质的重要理论基础，构成了这一科学世界观关于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的发展进步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乐观主义性质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一规律的要求把实践活动引向积极推进发展中的新东西，引向精心培植新东西的萌芽并考虑到它们发展的矛盾性质。

否定是发展的环节 新东西是作为对旧东西的否定而产生的。否定（拉丁文：negare，等于拒绝、否认）作为客观实在的以及思维的发展的必然环节而存在。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是一种否

定——植物是种子的否定，动物是受精卵的否定，剥削社会是原始社会的否定，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剥削社会的否定，理论上的抽象是感性知觉的否定，等等。

否定作为发展的必然环节，作为辩证否定，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否认或消灭。恩格斯写道：“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①新东西借以发生的那种辩证的否定包括着旧东西中进步因素的保持、保存，而那些进步因素对于发展来说是必需的。在发展过程中，旧东西被扬弃了，这就是说，它既被否定了，而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被保存下来。列宁指出：“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②

辩证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是新东西与旧东西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与保持之间的必然联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被社会主义革命所否定的时候，由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物质生产力就没有被消灭，而是被继承下来了，同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的要求相适应，这种物质生产力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被利用起来，并继续发展下去。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产生当然意味着科学思维的一次革命性转变，但它同时又继承了以往人类思想史所产生出来的最好东西。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标志之一就是它不把发展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而是把否定因素绝对化。对泰欧多尔·阿多尔诺和海尔伯特·马尔库塞（生于1898）这一类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上述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把否定中的破坏因素加以绝对化（在一种普遍抗议或一种“伟大拒绝”的意义上），而不曾看到否定中的建设性因素。这样一来，他们就在社会中为一种普遍“解决”作辩护。这样一种机械否定概念是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观点宣扬马上彻底消除国家、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同时宣扬消灭任何一种社会秩序、权威和纪律，企图用个人恐怖来贯彻这些主张；这种无政府主义观点也立足于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它的假革命活动有害于工人阶级而有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

新与旧 只有当旧东西的否定产生出某种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同时又是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我们才说得上发展的进步。

在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新东西同时又是某种较高级的东西。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发生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宇宙中新星球的形成，地球上无机物到有机物的过渡，生命的发生，动物生命形式从单细胞到脊椎动物的发展，作为高级哺乳动物的发展结果的人的产生，从原始社会经过不同的剥削制度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及其最终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人类认识的历史，直到种种当代科学的形成以及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有机统一的形成，等等，——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着的发展过程。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标志是它具有不可倒转的性质。这

种不可倒转性（不可逆性）主要表现为下列特征，而这些特征同时也是一切发展进步的普遍特征——

第一，各较低阶段从来都构成较高阶段的必要的存在条件，并作为积累因素纳入较高阶段，而反过来情况就不是这样。没有无机化学联系就没有有机化学联系，没有无生命的物质就没有有生命的物质，没有非人的有生物物质就没有人，没有外部自然就没有社会，没有生物生活就没有社会生活，等等，但反过来就不是这样。

第二，比比较低的发展阶段，各较高发展阶段从来都是更丰富、更多差别、更多样化的阶段，同时也是更错综更复杂的阶段。下述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道理——较高阶段从来就包含着较低阶段，或包含着较低阶段的某些因素。物质的运动形式越高级，它所包含的较低级的运动形式就越多，在它之中起作用的规律性也就越多样化。例如，人类生活也有赖于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规律性。

第三，各较高发展阶段始终都包括着一切较低阶段的规律性，但是总的决定性的规律却具有一种新的质。例如，没有化学过程及其规律性就没有生物机能。但生物机能的特征却是它具有有一种新的规律性，即生物学的规律性。人类社会不可能脱离生物的规律而得到发展，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特征的规律性却具有社会方式。

第四，一方面，物质运动形式的被决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而增加，另一方面，在事物、物体和机体较高阶段的存在形式上，接受信息、加工信息的能力以及独立的活动性也都增长了。人的机体无疑是最复杂的生物构造体，它的功能有赖于相互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千百万种个别过程。某些情况下，在这一机体内甚至只有一个因素的功能失调，其

结果就可能导致整体的瓦解。但同时，人靠了他的社会行动和他所创造的社会生活条件（首先是他的物质生产力及其发展），成为唯一能够自觉控制自然的生物。

社会进步也具有发展进步的这些普遍特征。社会进步始终是通过人的积极行动取得的，这一进步也以不可逆性为其特点。唯物辩证法把当代的革命工人运动与一切进步力量指引向一个目标——使我们时代的社会发展中的新东西成为不可扭转的。比如，当缓和已成为国际发展的主要趋势之后，我们就应当使这种趋势成为不可扭转的。只有当我们不再必须为缓和进行斗争，而能够制订出比缓和和更高的目标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使缓和成为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的不再能够倒退的出发基地的时候，我们才能达到使缓和趋势不可扭转的目的。

象一切其它过程一样，新东西的发展过程也是充满矛盾的。为了贯彻新东西而进行的一切斗争都要求充分穷尽旧东西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对于实现革命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情况也是这样。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通过进一步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同时也就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根本的前提。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通过矛盾，
否定之否定 通过对旧东西的辩证否定进行的；新东西代替了旧东西，而新东西本身又被否定，被更高级的东西所取代。发展是对现有的东西的进步的辩证否定，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的结果中贯穿着从低级上升到高级的线索。辩证的否定不是一个随着新东西的产生而停止的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永远重复发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否定本身也被再次否定。任何新东西在它本身中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导致新东西本身的否定。发展是通

过重复发生的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发生的：“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①

否定之否定是由黑格尔第一个当作普遍规律加以阐述的。这一规律形成了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②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基本立场相适应，黑格尔把这一规律作为“绝对观念”的发展规律来加以把握并加以神秘化。他为了保证自己的唯心主义出发点，不得不把“绝对观念”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循环过程。“绝对观念”从它自身中产生出自己的否定来，产生出自然、物质，对物质的否定是人类精神；而人类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对“绝对观念”的认识，并以这种方式，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重新回复到出发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十分强调回复到旧东西的因素，这同黑格尔哲学的受阶级条件限制的保守性是相呼应的。

唯物辩证法把否定之否定理解为“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③与黑格尔哲学构造出来的“绝对观念”的发展不同，在现实发展中，总的趋势是不可逆性；同这种总趋势相比，循环、重复以及向出发点的回复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恩格斯为此举出下面的例子——“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这样的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末它在热和水分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② 同上，第401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粒差不多和一百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塑性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末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提高了这种完善化。”^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社会发展中举出下面的例子——“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②在运动着的物质的其它基本形式中也存在着否定之否定。我们可以在门捷列夫化学元素体系中找出无机物界的一个例子。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是按照逐渐增大的原子量来阐明元素联系的；我们在周期表上看到：随着碱金属锂的金属特性的否定，出现了一种卤族元素氟。而在回复到出发点的时候（然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出现钠，而钠又是一种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5—17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碱金属。

否定规律在人的思维过程中也象在自然和社会中一样起着作用，人的认识不是简单地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①比如，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从实践出发、经过生动的直观成为抽象思维，然后在较高的基础上回到人类认识的目的——实践。认识的“螺旋形”指的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更高级别的具体，上升到思想的具体。在认识的进步过程中，认识的早期阶段的一切积极的东西都在其更高的基础上保存下来了。认识的道路是否定之否定。列宁就这一点说道：“向‘第三项’即合题的辩证转化的结果是新前提，是论断等等，这个新前提又成为进一步分析的泉源。”^②

否定之否定包含着早先发展中某些特征和某些因素的某种重复。然而这不是一种完全的重复，而是一种部分的重复；不是一种本质的重复，而是某些现象的重复。这种重复是事物与过程（方面、趋势）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时所必然产生的后果。这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不是一回事，因为形而上学观点把发展当作早先的东西的简单重复，看作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的东西的永久循环，看作“相同的东西的永恒复归”（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

发展的总过程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的运动。发展是矛盾的，同前进的中断、同对立面的转化交织在一起。在事物与现象的运动和发展中，它们的相继顺序、它们的可重复性、它们

①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9页。

的前进，从更高发展这一意义来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用的发展的“螺旋”形这个比喻是与此相应的；在这一发展形式中，不断上升的红线把个别的曲折同向旧事物倒退的因素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向前运动、直线运动，另一方面是重复、循环式的运动，这两方面构成了发展的对立方面和对立趋势的辩证统一。列宁把这样一种过程称作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①否定之否定规律包含着发展的整个圆圈，所以也就包含着这一圆圈内的发展的进步性质。一切曲折，“螺旋”的一切转折都不仅仅是向出发点的回复，而且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新“转折”的开始，构成了一个新的辩证发展圆圈的开始。各个圆圈（“螺旋弧”）都是统一的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的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圆圈是统一的，不可倒转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一些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合乎规律地产生出新事物。

形而上学把发展（进化）看作简单增长的无矛盾过程，否认发展的飞跃性，于是也就不能理解现实的新东西的产生，把革命转变看作不正常，看作“正常的”进化过程的偏离；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对立，它把握着进化与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统一。革命转变是社会进化的一个规律性地发生的环节。社会进化在一定阶段上通过革命变革得以完成，而革命则是最高的发展形式。革命变革既发生在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发展中，也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有政治革命、思想革命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或生产力发展的革命，等等。革命这一普遍概念反映着社会发展内的根本改变，在这种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不只是这个那个现象改变了，不是某个个别因素被改变了，而是事物的本质和现存因素的体系被改变了。比如，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结果彻底转变了整个社会关系体系；资产阶级专政被推翻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它自己的政治统治；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被公有制取代了；人剥削人这一现象被消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变为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革命也意味着一种根本改变，它借助了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原理而改变了物质生产力的原有体系。

革命转变总是以辩证法的所有规律共同起作用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源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发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它的发生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上导致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及质变到量变的转化。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发展中的飞跃，社会体系的质变。这一革命的内容是产生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这一社会形态的发展则意味着全部世界史上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转变，意味着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社会主义的敌人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诬蔑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成果。这时候他们总是使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并且竭力掩盖和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崭新性质。编造“工业社会”理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否认生产关系的根本意义，断言社会主义只是另一种工业化的方法。^①一部分自称革命者的所谓左派断言，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变革不是根本的

^① 参见第三章第四节。

变革，因为它没有导致一切权威的消除。他们的要求归根结底是否认社会主义这一新事物同以往历史的规律性的联系，这就是说，要求根本消灭社会。然而在实际政治中，这些假革命分子却从事针对个别人的个人恐怖行动，而这种恐怖行动决不可能导致社会制度的质变。个人恐怖的实际后果是对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和侵略势力的支持。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有计划地自觉地得以贯彻的。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进行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建设，把它当作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矛盾发展过程。同以往全部社会形态相比，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一种新质的事物。它之所以新首先表现在——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摆脱了它的自然生长状态，取得了自觉的社会形态的性质，其目标在于完全自由地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个性。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个持久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按照不断增长的可能性有目的地积极地推广新生事物；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的基础上，在社会物质技术水平的不断扩充的基础上，克服过时的生活条件。

把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当作普遍的规律性加以科学认识，这就使我们对为了进一步建立发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日常斗争的胜利充满信心，使我们具有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信心。从这一认识中产生出以下任务——最关切地注视新事物的萌芽并努力促进它们的发展。列宁写道：“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

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①无论从大的方面还是从小的方面来说，无论就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作而言还是就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个公民的生活而言，这些话都是有效的。如此思想如此行动的能力对于进一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程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新生事物的推广不是直线的，简单的，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的，通过矛盾进行的。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方法，那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它们有助于揭露过时的东西和阻碍发展的东西，有助于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议。它们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引向新事物。同时，社会主义竞赛、社会主义合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也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广泛地运用这一方法，这是客观的要求，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同一切以往社会形态的发展相反，它是有计划地自觉地进行。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应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由此产生的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的统一，以及作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加速社会进步的、建设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建立在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集体对发展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负责的自觉性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足于工人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的战斗的党性与判断的实事求是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原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5页。

则。社会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准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进步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同在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出现的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标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决议中得到了它的自觉表现，这些决议则是对劳动人民的科学认识与实践经验进行集体加工的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决议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向那些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必须解决和可能解决的任务和问题。社会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局限于思想与态度的检验和改变，它还始终包括实际行为的相应改变；它要求言行的一致。

第 五 章

认识是反映。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第一节 人的认识的实质

世界的可知性 世界的可知性问题，是一个在哲学思想史上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的世界观问题。当今，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问题——也鉴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具有世界观的和实际政治的意义。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产生出对于人的思维和行动有着深远影响的结论。只有坚信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是可知的人，才会承认有目的地变革世界的可能性，并积极地投身于这种变革。

今天，承认世界的可知性同工人阶级为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进行的斗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按照这种精神强调指出，认识 and 知识在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较高的教育水平、对于人的创造性来说不可缺少的各种知识的较高水平是社会主义生活的基本要素。我们同时看到，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的社会发展大大地提高了对知识的要求。”^①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90页。

在哲学史上，承认世界可知性的通常都是历史上先进的革命阶级的思想家。与此相反，怀疑或者直接否认世界可知性的哲学观点则主要出自保守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作不可知论。无论是世界可知论或者不可知论都不是作为独立的哲学派别出现，确切地说，两者都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哲学基本派别即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相联系着。

恩格斯把世界可知性问题称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他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①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但是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有科学根据的回答。辩证唯物主义在概括整个社会的实践史和部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世界可以被认识。

人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反映物质世界的能力是自然历史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特别是人的劳动的产物。^②马克思写道：“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③也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具有历史性。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形成，并依赖社会实践而继续发展，“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②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以后。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①

如果把物质世界和人的意识看作是相互孤立的，并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世界可知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根据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观点指出，意识是高等有机物质的属性，是自然历史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② 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物质世界。世界是可知的，这一点已为实践所证明。对客观世界没有大体相当的认识，就不可能对客观世界进行有目的的变革。实践活动是对认识的检验，并且证明我们有能力正确地反映世界。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已经被完全认识，或者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被完全认识。物质世界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可穷尽的。恩格斯指出：“这样人们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③

人的认识受着历史的制约。它取决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它是由社会决定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

唯物主义者对世界的可知性问题作了原则上肯定的回答，而哲学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则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中间多数人，如黑格尔，对世界的可知性并没有异议，而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

其中有些人却否认世界是可知的。但总的说来，唯心主义对世界的可知性问题都不能够作出正确的回答。由于唯心主义认为观念是本原的，所以它必然把真正的认识过程神秘化，它不可能将认识理解为物质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

不可知论在哲学史上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的不可知论观点曾发生过持久的影响。休谟认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是否有一个客观实在存在。一切认识都是意识内容按照一定规律的结合。因此，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而哲学只能证实人的精神的盲目性和软弱性。康德则阐述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可知论。与休谟不同，康德承认在意识之外有某种独立于意识的东西存在着，即所谓自在之物，同时他却又称它是不可知的东西。^①两种形式的不可知论以不同的方式在经验批判主义中继续起着作用，而后者在本世纪初已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

今天，不可知论渗透在整个资产阶级哲学之中。当然它表现得不再如此公开，如此露骨，而是更加隐蔽，更加间接。但是它们仍然主张，科学认识有其原则的界限。首先它否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存在，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对于诸如人生的意义、责任的标准、人类的未来等世界观基本问题以及对于道德问题，从原则上讲，人们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回答。教会哲学，特别是新托马斯主义，虽然竭力否认自己有不可知论的性质，但实际上它限制了科学认识的有效范围，因为它断言，只有信仰才具有真正的真理性，

^① 列宁因此说康德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参看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00页。）

信仰高于知识，信仰是科学认识的界限。另外，存在主义（例如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归根结底也否认客观认识的可能性。它认为，科学尽管有很大进步，但它仍然停留在表面，世界本身是不可能被理解的。K·R·波普尔是所谓批判理性主义即一种新实证主义思想的一位当代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否认有关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之存在的可能性。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不可知论的基本特征是资产阶级对前途感到渺茫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获得关于社会联系的科学认识的害怕心理。列宁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反动的社会作用作过如下表述：“对科学分析现状的可能性表示绝望，拒绝科学，竭力蔑视任何概括……这就是……那种时髦的资产阶级怀疑论和僵硬死板的经院哲学的阶级内容。”^①

应该如何确定认识的结果，即知识
认识是客观实在的 与客观实在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识
反映 与物质世界是什么关系？辩证唯物主义
通过反映这一概念来把握这一关系。

列宁指出，人类认识是“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这一观点是哲学思想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的继续。唯物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是，人的意识的内容按其实质来说就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他们是反映论的代表。这一立场是合乎逻辑地从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产生出来的。同时它把握了反映论的基本思想：客观实在的外部世

①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2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界即物质是人类认识的源泉。对于意识来说物质是本原的，这不仅应当理解为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意识，而且也应当理解为物质反映于意识，并且决定着意识的内容。

所谓反映就是指被反映物（物质的东西、过程等）与映象（感觉、知觉、概念、理论等）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有以下一些特征：被反映物在映象之外、不依赖于映象而存在。映象与被反映物相符或者接近相符；映象并不等同于被反映物，前者是观念的。客观实在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映象越来越完全接近被反映物。列宁因此强调说：“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①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把认识称作对客观实在的反映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把人的意识与镜子相等同。镜子中的反映是一种物理的、光学现象，而客观实在在感觉、知觉、概念等等之中的反映是一个包括认识主体的创造性的能动性在内的过程。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今天遭到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歪曲、篡改和反对。人们常用的方法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机械的反映概念，然后加以批判。尤其是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德·弗里斯等人）竭力贬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观，说它是幼稚的、过时的、不科学的等等。新实证主义断言，认识不是反映，而是应该被理解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为理论模式和理论假说的构思。所谓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如阿道莫·施密特）则从另一方面进行攻击。他们用一种唯心主义的主体——客体——辩证法代替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回答，在这种辩证法范围内没有再给反映论留下任何位置。按照他们的观点，只有实践才创造出作为认识对象的、物质的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应该把意识作为映象与客体相对立。

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辩证唯物主义包括承认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因此，它克服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再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在认识论观点上所存在的主要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对现实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观方面，从人的活动的方面去理解。旧唯物主义不能够理解人在对客观实在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中的“能动的方面”。① 列宁批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②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局限性是历史地决定的，应该归咎于社会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水平。与此相反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者则过高地评价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并使之绝对化。他们认为“主体”（费希特）或“绝对观念”（黑格尔）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科学地理解主体与客体在反映过程中的关系。

什么是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认识的主体就是具有由当时的

①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历史决定的认识能力和知识水平的人。各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们的全部活动，包括认识，都具有社会性。马克思指出：“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時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①

认识的客体就是一切可能存在的，具有无限纷繁多样的具体事物、现象和过程等等的物质世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物质世界的一定的领域、体系和现象以及它们的特征和规律性，只有在实践上或理论上被主体掌握，才能成为认识的客体。譬如，只有当火箭技术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1959年苏联的月球探测器得以成功地环绕地球卫星运行的时候，月球的背面才能够成为人的认识的客体。不言而喻，观念的现象也能够成为认识的客体，因而我们不能把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和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等同起来。这是两种不同的关系。把物质与意识关系归结为客体与主体关系的任何做法，归根结底都会导致唯心主义。这一点列宁在对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学说的批判中讲得很明确。^②

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验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③ 列宁的这一断言指出了马克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②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0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关于认识过程的一切观点相比，所具有的新特点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全部认识论所固有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不理解思维与行动、认识与变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因此它不能对人的认识作出科学的解释。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和各个变种过去和现在总是试图最终从观念基础和观念动力中引申出认识和认识的进步。这种做法合乎逻辑地必然导致歪曲和曲解真实的认识过程或使之神秘化。与此相比，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虽然把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来理解，但是，因为它不理解人的社会性即人的社会本质，而只把人理解为自然的类存在物，所以它也不能揭示认识过程的社会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使哲学唯物主义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且把它扩展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这样，他们就能揭示出社会实践的本质，从而也揭示出社会实践与认识过程的客观联系。只有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上才能够克服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所特有的认识与实践的分离。

实践就是人的物质的、社会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客观实在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的变革。也就是说，实践是人的活动，但并非人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实践。例如，理论活动就不是实践。观念就其本身来说，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东西进行变革，而是象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需要通过实践的力量。实践是物质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把实践理解为“无意识的”活动。人们是通过提出自己力求实现的一定目的而有意识地进行实践的。

实践始终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条件下进行的物质活

动，并由这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因此人们必须始终具体地历史地去理解实践。

实践的基本形式是对象性的劳动，即物质生产活动。人通过劳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去掌握并改造自然界。人的其他主要实践形式有旨在改变物质社会关系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对象性实验活动以及为了有目的地改变客观实在而进行的一切诸如此类的社会活动。

实践作为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制约并决定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从而也制约并决定着人们的认识。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①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相比，前者是决定性的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就表现在承认这一事实。

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的认识能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从实践活动的需要中一再重新产生出认识本身的必要性。因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只有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够有目的地改变自然界和社会。

由此可见，一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举了这样的例子：“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等级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②恩格斯也指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从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注。

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①马克思主义科学也是在社会实践一定的发展阶段基础上，即在年轻的无产阶级的阶段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而且也是认识的动力。它不断地给认识提出新的任务，并且要求解决这些新任务。实践决定了应该分析哪些问题，应该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当时的认识过程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譬如，在我国就从进一步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中产生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任务。

认识活动的目的并不在于认识活动本身。它的作用更主要地还在于充当实际变革自然界和社会的手段。认识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这一意义上说，认识的目的也就是实践。当马克思为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时候，他这一要求也就包括了必须把理论付诸于实际行动。只有这样，认识 and 理论才会变成物质力量。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方面作了不少尝试。其中，一方面有新实证主义否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批判理论”和所谓实践哲学从唯心主义角度对实践概念进行歪曲。这种歪曲表现在，实践不仅如实地被理解为对现实世界进行变革和改造，而且被理解为这一世界的创造过程。特别是它们同时还无视以下事实：有目的地改变对象只有在基于并考虑它的客观内在的规律性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虽然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而只能按照现有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

客观条件来创造。然而，“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恰恰否认了人的实践的这种客观基础，从而为主观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代替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唯心主义代替了唯物主义。实际上，“实践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科学的实践概念是以承认物质第一性为前提的。就这方面而言，科学的实践观只有在唯物主义地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成果中才能够产生。

第二节 认识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物质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形式进行的，这两种形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我们所理解的感性认识就是客观实在中的事物和过程通过人的感觉器官（眼睛、耳朵、触觉等等）产生的反映。它是理性认识即通过理解、通过抽象思维而产生的反映的必要基础。感性认识是对物质世界的直观的具体的反映，而理性思维则是逻辑抽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理性思维是以感性认识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在人身上感性的直观总是与理性活动同时进行的。当人们对某一具体物体（一座房子、一个苹果等）产生感性知觉的时候，通常也随之在观念上把这一物体归入某一类现象（如这个物体是一座房子，是一个苹果等等）。人的感性认识不可能与理性认识相脱离而孤立地存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者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只能作为统一的反映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方面来理解。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不能解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

即感觉论和唯理论。两者都是既有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也有以唯心主义为基础进行阐述。感觉论(拉丁文: *sensus*——感觉)把感性认识的作用绝对化。它断言,只有感觉器官才会提供真实的认识。相反,理性的作用则被它否定了,或者仅仅被简单地归结为对人的意识中各种知觉的比较和区别。如果撇开它的片面性不说,那末感觉论正确地指出了感性经验是人的认识的必要因素。但是,感性经验应该被归结于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唯物主义感觉论的代表人物和唯心主义感觉论的代表人物是互相对立的。洛克、孔狄亚克(1715—1780)、霍尔巴赫等唯物主义者把感性的知觉归结于客观实在,把它看作是客观实在的反映。

而唯心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认为感性的映象是“既定的”、是唯一的实在。例如贝克莱声称:“存在就是被感知。”不可知论者休谟和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阿芬那留斯[1843—1896]等人)也主张唯心主义感觉论。唯理论(拉丁文: *ratio*——理智、理性)则主张相反的观点。它的代表人物认为,只有理性思维才能够给我们提供真正的认识,而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这种认识论观点也包含着真理的“内核”。我们确实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够揭示客观实在即事物、现象和过程的本质。唯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唯心主义者(笛卡尔、莱布尼兹),而斯密诺莎的哲学则作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唯理论的尝试。

感觉论和唯理论这两种派别都不能把握认识过程中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的统一。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才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吸取了两种派别中的积极因素,并从辩证的意义上将它们扬弃。

感性认识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感觉、
感性认识及其形式 知觉和表象。

感觉是感性认识的最初形式，从种系发生史上来说，感觉先于其他一切映象形式，是意识与实在的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一个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全部知识都必须通过感觉器官才能获得（例如听讲座，看书等等）。没有对物质世界的感觉形式的反映能力，就不可能有认识。

感觉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是把外界刺激转变为意识内容。它是在某个物质客体作用于感觉器官的瞬间，这个客体的个别属性所留下的映象。列宁指出：“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映象。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的。”① 虽然每一种感觉就其本身而言是受限制的，它只能反映客观实在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人的感觉的总和是对感性认识进行理性加工的必要基础。

“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否定感觉的映象性。这种理论在十九世纪的代表是生理学家约翰奈斯·弥勒（1801—1858）和赫尔曼·赫尔姆霍茨（1821—1894）。他们俩人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主张感觉不是客体的映象，而只不过是记号或符号。这种观点遭到了列宁的原则性的批判和驳斥。②

知觉是对客观实在的较高一级的感性反映形式。它不仅仅象感觉那样直观地反映事物的个别方面或某些属性，而且已经反映事物本身。知觉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各种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08页。

②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37—244页。

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等）大大开阔了人类知觉所能达到的客体领域。借助科学仪器人们可以感知原来感性认识不能达到的事物。

表象也是对客观实在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的感性映象。但表象与知觉不同，它并不以被表象客体的直接存在为前提，确切地说，它是以前的知觉的再现，在这里记忆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再现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是创造性的想象。表象已经具有概括的特征，但是还没有失去其直观性。就此而言，表象是向概念即理性映象的过渡。

如果我们对某些客体或过程不能获得表象，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客体或过程是不可知的或不存在的。这里不过是表明了感性认识的界限，而这种界限将被理性思维所逾越。“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列宁这样问道，接着他回答：“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 30 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①

理性认识及其形式 理性认识或逻辑认识，同样是对客观的、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反映。理性映象不同于感性映象形式，前者具有逻辑抽象的性质。它们并不直接反映客观实在，而是以感性映象为中介。人们借助于理性活动对自己通过感觉器官得到的信息进行加工。这一活动的结果产生了理性映象形式，即概括的、抽象的反映形式。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并不意味着，思维——如果它是正确的——离开了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46 页。

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①在理性映象中显示了一类事物的本质的、必然的、一般的东西:“……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②

我们把理性认识分为各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概念、判断^③和推理,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诸如理论、假说等比较复杂的映象。

概念是某类事物(例如房子),某类属性(例如红的、硬的)或某类关系(例如某物大于另一物)在思想上的映象。它产生于抽象过程和概括过程。概念在形成的过程中撇开了它所有反映的那类事物的个别客体偶然的、特殊的和非本质的特征,而抽出其一般的、本质的东西。概念所达到的一般性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生物”概念就不如“物质”概念一般。概念的内容,尤其是科学概念的内容并不是一劳永逸给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概念不断接近于被反映的对象意义上的变化。

判断不同于概念,它不是反映某类事物、属性等等,而是反映事实。所谓事实就是指各种客体与其属性之间或者各种客体之间的关系。事实可以是客观实在的关系(例如:铁是一种金属),但也可以是被意识到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世界观)。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行使政权这一事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② 同上,第190页。

③ 在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不同论述中,鉴于现代形式逻辑的语言习惯,在用“Urteil”(判断)的地方都用“Aussage”(表述的意见)来代替,而用“判断”这一词的地方意思就稍有不同,它表示主张或否定某种意见。我们这里使用的这两种表达是同义的。

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由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①这一相应的判断中得到反映。判断把概念彼此连结起来;它同时具有说明概念和为概念下定义的职能。概念和判断互为前提。判断的语言形式就是语句。这二者就象概念和词一样,不能互相混淆或等同。判断是理性反映的基本形式。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在判断中得到反映,因此判断对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推理是一种从一定量的现有判断(前提)中得出新的判断的理性思维形式。推理表达了一种不是直接产生于感性经验,而是从思维过程本身所获得的新知识。如果推理是基于真实的前提,并且遵循逻辑思维的规律,那么,推理的结果就是某客观事实的真实的映象。这就是说,借助逻辑推理能够从现有的知识中得出新的知识。因此,推理在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列宁所说的,逻辑推理的能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②

理性思维证明了人的认识能力所具有的创造力。人借助于抽象能够从事物和过程的外部表现形式深入到其本质,并揭示出它们的规律性。马克思在谈到抽象思维在社会科学中的特殊作用时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③

理性认识的创造性也表现在直觉的作用上。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所说的直觉,绝没有任何神秘主义的意思,它也不象直觉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8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主义那样，把直觉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我们所理解的直觉是指创造性的一个要素，特别是指艺术创作过程和科学研究中出现的那种创造性的要素。直觉在认识过程中是最初的紧张的脑力劳动的结果。它常常表现为一种比较突然的理解、认识、发现或发明，表现为经过长时期探索以后一种新思想的发见。直觉与幻想是成对的，它在科学家的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直觉主义把直觉认识的要素绝对化，把它与理性认识相对立并置于理性认识之上而最终使之神秘化。直觉主义断言，用理性的方法不可能完全认识或者根本不可能认识客观实在，真正的认识只有通过直觉、内在体验、“彻悟”才能得到。由此，它贬低了理性思维，最终用感觉、直觉、对直理的“直接把握”代替了理性思维。直觉主义是非理性主义的一个变种，非理性主义是一种认为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不受规律性支配，因而也就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理性解释的哲学观点。非理性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流派或思潮，而是各种唯心主义体系的要素和组成部分。非理性主义观点，在谢林的著作《启示哲学》一书中得到表述，另外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也对此作过阐述。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非理性主义在生命哲学（尼采、狄尔泰、齐美尔）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条路线由存在主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继续发展。从广义上来说，非理性主义是现代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

理性映象同感性映象的区别在于，
思维和语言 前者受语言的限制，它的物质存在形式就是语言符号，例如概念的符号就是词。对于理性映象与语言之间的这种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

经强调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 如果没有语言，没有口头的和笔头的词句，人就不能够传递和交流始终具有观念性质的知识。只有通过语言符号赋予映象以物质表达，人们才能够彼此交往，并使认识过程具有社会性质和取得历史的进步。物质标记可以被感知，而且能够对人的感觉器官发生刺激作用。除了映象和符号的统一性以外，我们不应该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映象和符号不是一回事。语言符号对认识客体的关系是通过观念映象为中介的，符号标明客体，但它本身不是客体的映象。例如，我们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对某种客观事实的思想上的反映仍然保持不变，但是语言符号却改变了。

又如概念是某个词的意义，而这个词是该概念所反映的那类客体的语言符号。当然，在自然语言中，词和概念的一致性往往不是很清楚的。一种概念所反映的东西常常用不同的词来表示，反过来一个词往往又是二个或者甚至几个概念所反映的东西的符号（例如德文中的“Schloß”有“宫殿”、“锁”和“机枪”等意思，“Bauer”有“农民”、“鸟笼”、“创造者”等意思）。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写道：“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②

语言符号是人的认识过程的必要条件。注意映象与符号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仅对理解关于认识是一个反映过程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非常重要；它对于同现代资产阶级认识论的论战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譬如新实证主义、“普通语义学”和资产阶级语言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9页。

的不少代表人物简单地用语言符号代替映象，从而毫无理由地把认识过程简单化。然后，他们可以在这种“简单化”的基础上断言，认识不过是为意识中现有的某些客体加上某种符号而已。这种观点发展到极端就是把哲学归结为对部门科学的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比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以莫里兹·石里克(1882—1936)为首的新实证主义哲学小组即“维也纳小组”，就曾经以极端的方式力求实现上述企图，从而怀疑甚至直接否定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经验认识与理论认识

在科学中，我们可以区分两个阶段的或两种类型的认识，一种是经验的认识，另一种是理论认识，与之相应的是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两个阶段构成一个统一体，它们互相渗透，互为补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同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区别，虽然感性与经验、理性与理论之间在认识过程中存在着联系，但是它们不是等同的。

经验知识产生于观察、体验、实验等等活动的结果。它直接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并主要受感性认识的限制；但绝不能把它归结为感性认识。经验认识的目的是尽可能详细地把握各个事实，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也有一定的概括性；但它主要是反映事物和过程的外部表现形式。然而科学不能只局限于此。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事实证明，必须对经验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对各种因素进行概括和比较，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本质。这就是理论认识的任务。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理论认识与经验认识有着质的区别。前者通过揭示过程的原因和规律，对过程作出解释，理论活动的结果是在各门科学中对一定的理论进行阐述。我们所理解的理论，就是指有关物质世界或意识的某个领域的表述体系。在任何理论中，完整的规律表述都占据着特别的地位。

假说在理论认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所理解的假说，是指在解释某种与以往的理论知识不相一致的、新发现的事实的时候，提出的有科学根据的假定。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①当然，人们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假说只有在自然科学中才有意义。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当问题涉及到，要对那些借助于现有的理论认识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经验材料进行理论概括的时候，人们才会提出假说。假说的认识是有科学根据的假定，但是它们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实验进行检验。如果假说得到了实践的证实，它就转变为可靠的知识。然而，科学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即某些假说没有被实践所证实，也就是说，它们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即使是这种类型的假说，作为认识过程中的环节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科学工作的直接要求是提出理论，但这从来都不是科学工作本身的目的。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它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工具。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反对任何轻视和低估理论的做法。恩格斯指出，“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是“从自然科学到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①

第三节 真理和真理的标准

真理问题是全部哲学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之一。关于真理的实质以及检验或证明真理的可能性问题，是两千多年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激烈论争的课题。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今天，关于真理的问题越来越具有世界观的、政治思想的和实际的意义。不同的阶级出于本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对真理问题持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态度。工人阶级最关心真实的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必要前提。由于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工人阶级能够达到真理，并且使真理为社会进步服务。

各阶级与对真理采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态度相应，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真理观。任何真理观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它与全部哲学一样具有阶级性，并且在阶级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列宁在同经验批判主义进行论战中给予真理问题以极大的重视。^②

真理的概念

回答“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彼此对立的。对于承认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的唯物主义来说，真理无非是认识的一种属性。如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482页。

②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143页。

果认识与客观实在相一致，那么这种认识就具有真理的属性。

唯心主义则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撇开根本否认真实认识的可能性的不可知论不谈，唯心主义中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观点。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把真理理解为一种独立地、客观地存在的观念实体。按照这种观点，真理不是认识的属性，而是认识的对象。主观唯心主义则否认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因此它认为真理所涉及的是意识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新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把真理仅仅看作是不同表述之间的相互一致。一种主要源于美国的哲学即实用主义则主张，凡是有用的都具有真理性。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的各类变种归根结底都是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性。

辩证唯物主义在真理观问题上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线。它从反映论立场出发，把真理理解为认识客体与它在意识中的映象之间的关系。客观现实的事物或过程本身并不具有真理性，——象“wahr”（真正的、真实的）这个词在口语中所表达的意思那样（例如“真正的朋友”）——认识客体本身不可能是真实的或错误的，只有它们的映象才有真实和错误之分。真理概念并不等于反映概念。后者范围更为广泛，其中也包括错误的反映。

我们所理解的真理是指我们的认识同认识所反映的认识客体之间的一致。与此相应，谬误就是指两者之间的不一致。例如，“剥削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这一判断是真实的，因为它与它所反映的事实相一致。而“太阳环绕地球运行”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相应地反映实在的事实。

真理的客观性

列宁在同经验批判主义的论战中特别强调真理的客观性质即客观性。他直接谈到“客观真理”。关于真理的客观性

的命题的第一点内容是，人的表象和思想是对某种客观实在物的反映或可以追溯到客观实在物的存在。由于观念的东西也可以成为认识的对象，所以对观念的东西也同样可能有真实或错误的反映。但是这种观念的东西，又无非是对某些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因此，关于真理的客观性的命题表达了对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的承认。列宁说：“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①

关于真理的客观性的命题的第二个内容是说，某种认识是否真实，这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被认为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认识结果是真实的还是错误的，这并不是由社会上个别人或多数人的主观意见决定的，而仅仅取决于它们同认识客体的一致与否。例如，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论述，在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是错误的、并且还没有得到实验证明的时候，也是真实的。实践的检验只是证明或证实真理，但并不创造真理。某种认识是真实的还是错误的，这完完全全取决于它们同被反映的客体是否一致。

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也就是承认我们的意识能够真实地反映客观实在。接着又产生出另一个问题：对于物质世界我们能够“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认识，还是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认识？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②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对这个问题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确切地说，它所代表的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9页。

② 同上，第121页。

的，因为这些观点都是以形而上学地对待这个问题为基础的。

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完全认识客观实在，不仅认识它的总体，而且包括认识它的纷繁多样的现象。一切正确的认识同它们的认识对象不仅完全相符，而且是永恒的、不变的。譬如说，一旦某种理论被证明是真实的，按照上述观点它就永远是真实的。因而这种观点否认我们的认识具有任何相对性要素，它非历史地看待认识，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这种观点是非辩证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它的典型代表是卡尔·欧根·杜林（1833—1921）。杜林断言，“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可改变的，如果认为认识的正确性取决于时间和现实的变化，那就是愚蠢。恩格斯在批判这种观点时指出，认识是一个具有相对性要素的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因此要猎取永恒真理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对于科学来说不会有什么收获的行动。^①

恩格斯批判了那种否认我们的认识具有相对性要素的观点，而恰恰是这种要素又被另一种关于真理问题的观点绝对化了。因此，这种观点被称之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我们的认识不包含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知识都只是相对的。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资产阶级哲学越来越具有相对主义的特点。

这两种观点尽管彼此对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完全不理解在相对和绝对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② 相对主义归根结底导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2—105页。

^②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致对客观真理的否认。如果认识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客观的内容。真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总是意味着滑向主观主义，从而根本否认获得真正认识的可能性。

辩证唯物主义则同上述两种观点相反，它肯定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把对客观实在的认识看作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①如果把认识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把握，那也就能够理解，我们的知识从来不会具有终极和完全意义上的那种绝对真理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真实的。但是，任何相对真理又同时包含着绝对真理的因素。如果某种认识在一定界限内达到了终极并与反映的对象相符，我们就称这种认识是绝对真实的。认识的相对真实性绝不排除关于被反映客体的可靠知识。所谓“相对真实”只不过是说，一个时期的认识结果不是对认识对象的终极的、完全的反映，而是受历史制约的、接近正确的反映。“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简单的图画（形象）。 ”^②

我们只能不断接近但永远达不到对客观实在的全面广泛而终极的认识，其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我们首先必须从两个角度来考虑：其一，认识的客观对象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永恒的物质；其二，认识以受历史制约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水平为基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0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础。“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① 我们的认识能力既受历史的局限，同时又不受限制，因为它的界限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② 以往全部的科学史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

绝不能把认识的相对真实性同谬误相提并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就意味着将主观主义的成分塞进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如果把一个不是真实而是错误的判断看作是真实的，就会出现谬误；反过来，要是把一个真实的判断看作是错误的，那也就是谬误。谬误经常出现，其原因各不相同。它们可能是错觉的结果，逻辑性错误的结果，常常也可能是阶级偏见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谬误具有自觉的性质。如果有意识地、也就是说违背良知地以一种歪曲的判断来反映某一事实，那就不是谬误，而是谎言了。

如何才能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符合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被反映的客体？我们的表述是真实的还是错误的？这就是真理的标准（试金石）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的多数代表人物竭力用思维本身来检验认识的真实性或错误性，也就是说，他们在意识领域中寻找真理的标准。例如，有些哲学家（笛卡儿、斯宾诺莎）认为真理的标准在于无疑问（最高的确实性、普遍有效的认识）。按照这种观点，凡是明显的，凡是我們能够明白清楚地认识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如康德）则认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

为，真理的标准是逻辑上的无矛盾性。马克思对所有这些解答问题的尝试进行了批判，他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真理的客观标准是实践，即把观念同客观实在进行对证的物质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我们把认识应用于有意识地变革现实，以此用客观实在对自己的认识进行检验。例如我们在实验和工业中应用自然科学知识，以便从某些自然过程本身的条件中制造出这些自然过程并使它们服务于人类的目的。如果这种活动是成功的，这就证明作为这一活动基础的认识是正确的。凡是对实践改造自然适用的，原则上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工人革命运动通过推翻资本统治和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它引以为据的认识进行了确凿无疑的客观的检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成就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本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主观主义观点。例如经验批判主义就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根据这种原则，真实的东西应该是那种让人最经济地最简单地进行思维的东西。保守主义者（其中有亨利·彭加勒[1854—1912]）说什么真理基于协议；凡是取得一致的东西，我们就认为是真实的。我们常常还看到这样的观点，即真理表现为大家的意见一致。于是“公众舆论”被提高为检验真实与错误的试金石。宗教则把引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证某个权威作为标准。某种断言之所以是真理，因为它写在诸如圣经之类的圣书中。所有这些观点的共同特点在于，要求在思维本身的范围内检验思维的真实性或错误性，也就是说，提出主观的真理标准。最后，怀疑论者断言，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无法确定的，因此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

尤其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度中，直到今天实用主义观点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种哲学与实证主义和生命哲学相类似，并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在美国，这种实用主义哲学是由W·詹姆士(1842—1910)和J·杜威(1859—1952)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把有用性说成是真理的标准。詹姆士写道，所谓真理就是对于某个人来说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证实是很好的、可以被相信是比较好的一切东西。这个观点同样也是主观主义的。它主张从自身的利益、个别人的成就、对个人的用处来决定某种思想、某种认识、理论等等是真实的还是错误的，它甚至宣称，宗教也是真实的，因为宗教带来好处。

资产阶级思想家常常曲解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真理的最高标准的观点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实际上，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实用主义的立场恰好相反，对于前者来说，只有当一种认识与被反映的事实一致的时候，它才是真实的。实践能够证实这种一致性，从而证实真理。实用主义则相反，认为一种认识真实与否只需看它有无用处，而并不取决于它与客观实在是否相一致。

由于实践是社会的活动，所以对单个人来说，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活动中重新去检验别人已经检验过的每一种认识。列宁指出：“……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

绳。”^①

实践是决定性的、最高的真理标准。但是在认识过程中，尤其在科学领域内，人们也把从实践中引申出来的其他标准用来检验诸如表述等类东西的正确性，例如逻辑标准（某些表述与某理论体系的确凿可靠的基本表述相一致、逻辑上的无矛盾性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依靠逻辑标准的证明力，正是因为逻辑思维的规律和法则在人类的整个社会实践过程中经过了检验，并因此而具有公理性。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实践是否能够一劳永逸地、完全地、绝对地、终极地证实或否定我们认识的正确性。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否定的回答。因为实践本身也具有历史性，它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科学的历史提供的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具有相对性。例如恩格斯指出，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个假说，直到后来法国天文学家让·约瑟夫·勒维烈（1811—1877），从哥白尼体系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着一个无人知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的位置——它以后得名海王星，到1846年，约翰·戈特弗里德·加勒（1812—1910）真的发现了这个行星。^②高斯·罗巴切夫斯基和黎曼的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过了很久之后才得到实践（实验）的证明。

因此，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既具有相对性，同时也具有绝对性。而在这一关系中也不能把相对的因素和绝对的因素互相对立起来。社会实践在证实我们认识的真理性的上能够达到我们在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7页。

②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

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引以为据的可靠程度。列宁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

真理与党性 真理与党性的关系问题在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

资产阶级思想家断言，真理与党性不可调和地相互对立；党性限制了真理的发现，也就是说限制了真实认识的获得，或者使真理的获得成为根本不可能。科学家必须“不带成见地”“公正地”去从事其对象的研究；他必须避免作任何评价，也就是说避免任何带倾向性的表态。

这种观点的代表常常以马克斯·维贝尔(1864—1920)的言论作为依据。维贝尔提出要求说，在认识与判断、经验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必须严格划清界限；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必须避免作任何评价；评价不能作为科学工作的成果；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良心来评价事实，也就是对事实进行有倾向性的处理，这与科学毫无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信仰问题。在这种方法论原则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非科学的主观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工人运动的社会思想。社会现实被归结为直接既定的东西。合乎规律的联系被否认，或者被说成是不能予以承认的。因为这种思想认为，从对社会关系的科学分析中获得的诸如阶级斗争、剥削、进步等等范畴都是没有根据的评价，应该被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

实际上，把认识和评价、真理和党性相对立的做法是站不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住脚的。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没有党性的人类认识，因为人们根本不可能离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去进行认识。认识不是对事物或事实的消极反映，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有目的的能动性，即人的有党性、有阶级性的评价不仅始终存在，而且是这一过程本身的推动力。

那么，真理与党性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指出，从同一种事实中永远不可能得出两种真理，例如一种资产阶级的真理和一种工人阶级的真理。真理具有客观性，因此始终只有一种真理存在。如果我们的认识与它所反映的事实相一致，那就是真理。

党性始终是阶级立场的表现，是阶级利益的表现。就这种联系而言，我们所理解的党性就是指在认识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的阶级立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认识的真理性本身的态度。党性也表现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表现在对新认识的追求中。换句话说，在每一个认识过程中阶级利益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揭示社会联系的时候。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艺术认识过程问题时指出：“在一切社会领域中，也包括艺术和文学领域，都应深入思考和正确评价社会发展的千变万化的现象和矛盾。”^①这一要求也同样适用于科学认识过程。不存在没有党性的认识。此外，党性还表现在对认识结果的态度上。它还表现在对判断和理论的相应的评价或解释中，即表现在同意或否定这些判断和理论之中。

认识过程中真理与党性的相互关系如何，这始终取决于站在哪一边去认识，也就是从哪一个阶级立场出发去认识。只有站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06页。

在这样一个阶级的利益之上，这个阶级的历史作用要求认识具有无局限的彻底的客观性，人们才能达到这样的认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受物质制约的利益决定了她的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就需要直接承认真正的科学认识，否则就不能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真理的客观性和革命的党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互相制约的。工人阶级意义上的党性与坚定地贯彻唯物主义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开地表明它的党性，而资产阶级世界观则相反，它力图掩盖自己的党性，并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客观的样子。我们称这种否认自己党性的立场为客观主义。这种以超阶级、超党派的思维态度而出现的客观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客观主义虽然与客观性要求相吻合，但是它与真正的客观性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能把它与研究的客观性混为一谈。只有无产阶级的党性才能保证真正客观的认识，尤其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党性与真理之间，偏袒帝国主义与对社会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之间是互相排斥的，因为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社会进步的要求相对立。

①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第四节 科学认识的方法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认识论必须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①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较好地掌握认识对象。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以特殊的方法起着作用。认识这些规律并自觉地掌握这些方法，是有目的地、有计划地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科学的认识过程中可以运用许多方法，例如观察和实验、抽象和概括、观念化和形式化、归纳和演绎等等。下面我们主要谈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制定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及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他们主要对人类社会规律性进行分析的基础。^②

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指从理论上掌握对象的全部规定，所以，这是实现分析之全面性要求的科学认识方法。

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就对抽象和具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过探讨。但是他从唯心主义基础出发，把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具体本身的实际产生过程等同起来了。这种唯心主义的神秘论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并得到克服。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三章第四节。

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①

抽象与具体不只是人类认识过程所专有的规定，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本身就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列宁说：

“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②

什么是客观实在中的具体？我们所理解的具体是指处在诸方面和诸属性的统一之中的事物。“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③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与任何其他现象一样，也有许多因素、许多方面和属性等等（商品、货币、资本）。这些因素、属性等等只能作为整体而存在，它们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制约。这就是多样性的统一。与此相反，抽象则是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一个因素。因此它是具体的对立面。例如，商品是处在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的关系之中的一个抽象物。科学认识的任务就在于从理论上再现处于多样性的统一之中的具体。那么，如何去认识存在于现实中的具体呢？十七世纪创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总是从认识生动的整体开始，例如从人口、民族和国家开始。他们的出发点是关于这个整体的某种总的表象，在这种表象中诸如人口及其划分为阶级等各种经济现象或多或少还都是互相并列的。所以，马克思称这种情况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他指出，如果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组成人口的阶级，人们就不能理解象人口这样的具体的整体。如果人们不了解组成这些阶级的因素，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人们也同样不能理解这些阶级。而只要人们不能解释什么是价格、货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3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币和价值，也就不能理解资本和雇佣劳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必须从表象的整体上升到越来越简单的规定，也就是说必须先对混沌的关于整体的总的表象进行分析。

分析不是简单地把对象进行分解，而更主要的是应当被理解为从感性具体的直观到一定的抽象的思维运动的过程。抽象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那种剔除对象的那些（对于某种特定情况来说）不重要的、非本质的特点、属性和关系，抽出那些本质的、决定性的特点、方面、趋向等东西的方法。抽象过程与概括方法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不能把它同后者混淆起来，概括（例如对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概括）总是包含有抽象的因素，但是不能被归结为抽象。抽象的目的在于提炼出某客体或某类客体中的本质的东西，从而形成比直接的知觉更为深刻、更为广泛地反映对象的概念。

因此，认识中的抽象是对体系的个别方面、个别特征或特点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对现实的片面的、不完全的认识。抽象之获得也是认识现实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但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从思想上再现具体之手段，这种再现是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目的。

由此可见，认识具体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总的表象上升到抽象，即上升到从思想上反映这个整体的个别方面。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完整统一的表象被分解为许多单个的、抽象的表象，这些表象反映的是某类现象和关系的（可以被感性地感知的、可以被经验地确证的）共同的特征。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①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对于认识现实来说，仅仅有这种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是不够的。用这种方法还不能揭示内在的联系。因此，认识过程还必须进一步上升，即从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这是认识具体即认识客观实在的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认识是在理论上再现作为整体的认识对象，如果认识是在对象的诸属性和诸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把握它们，同时，思维中的这种规定之联系必须相应地反映客观实在的具体物的诸属性和诸方面之间的真实联系，那么，认识是具体的。

从抽象过渡到具体是通过综合来完成的。综合就是指这样一种方法：在思维中重新扬弃分析过程中所达到的思想上对客体的分解，从而在观念上再现处于各个组成部分、各种属性、关系等等的统一之中的整体。综合的结果不再是思想映象，现在认识对象可以作为具有纷繁多样的规定的整体，作为有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来理解。综合的结果是在思想上把单个的、抽象的表象置于客体的客观实在的诸要素、诸方面、诸属性等等之间的关系之中。这就是说，确定个别的因素在客体总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这种处理，抽象概念变成具体概念。具体概念比抽象概念包括更多的东西，因为它不仅反映客体的某一方面的一般特征，而且也反映这个方面同其他方面的关系。

由此可见，分析和综合是两种对立方法的辩证的统一，二者在认识过程的一切阶段都相互渗透，互为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指出，始终注意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对于科学的认识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时指出：“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

合。”^①列宁则把“分析和综合的结合”^②称为辩证方法的要素。也就是说，他把它视作辩证思维的主要因素。

思想上对实在的具体之再现所包含的任何抽象，都只是把握现实的一个部分，一个要素。因此，当这些抽象脱离其他规定而被孤立地看待时，它们就是片面的。只有把它们放在正确的联系之中，它们才能在思想上再现具体，即形成理论上的具体。于是，这一理论体系所包含的任何规定都失去了片面性意义上的抽象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的正确方法”，是科学所专有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③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达到真理具体性的途径。列宁一再提出真理始终必须是具体的这一辩证方法的要求，在这里他引用了黑格尔的下面一段话：“如果真理是抽象的，那它就不是真理。健全的人类理性力求具体的东西”。^④

对真理具体性的要求说明：人们在认识对象时不能停留在对它的抽象规定之确定上。只有当一种认识是从对象的尽可能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的丰富的总体中去把握其对象，真理才会是具体的。要获得这种意义上的、具有具体真理性质的认识，这当然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永远是相对的。正如列宁在他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页。

④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

林的错误》一文中所说的，认识这一辩证方法的原则能够使我们防止片面性，防止错误和僵化。^①

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出发点问题，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作了如下回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

这里所概述的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所谓“历史的”在这里应该被理解为所要研究之对象连同其复杂多样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形式从产生直到今天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此不同的是，“逻辑的”这一术语是事物和现象之发展规律性的同义词。这里不涉及历史的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而是指发展的基本路线，指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按照事物和现象发展中的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研究这种发展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恩格斯对这两种方法之间的联系作了如下规定：“逻辑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③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两种方法是等同的。历史的方法是从对象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表现形式中去研究对象的历史，从历史事件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特

① 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③ 同上，第122页。

殊性、偶然性、曲折性等等中把握它们。这种形式表面上具有更大的精确性，因为它是追溯对象的真实的发展。

但是，正象恩格斯所说的，它只不过是表面上享有极高的威望，实际上仅仅用历史的方法还不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为人们在研究中必然对历史过程的一切枝节都进行追索，因而吸收了许多不重要的材料。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时候运用了逻辑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不是从研究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而是从研究商品，研究简单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着手，然后由此上升到对货币和资本的分析。当他用这种方法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后，他也就能够揭露资本的原始积累之秘密了。

借助逻辑的方法从现实发展的最高阶段出发，从思想上再现这一发展。正象人体解剖对于理解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为理解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提供了钥匙。^①因此，逻辑的方法不是简单地追溯历史过程，但是它能够摆脱一切非本质的、次要的、偶然的東西，以“纯粹形式”把握历史的本质。这正是它对于科学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所在。列宁说：“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②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②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第 六 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有机的组成部分，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连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不可能有对整个世界的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和社会历史观也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社会理论思想领域中的一次革命。正如列宁所强调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就在于：他们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始终如一地坚持哲学唯物主义，并且“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领域中”。^②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历史观的这一根本变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③工人阶级只有毫无幻想地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客观的阶级地位即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物质原因，认识到自身解放的主客观条件，它才能自己解放自己。揭示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革命作用，自觉地维护它的阶级利益，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将唯物主义扩展到认识社会及其历史，并由此制定出科学的唯物史观。他们用关于社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3页。

③ 参见本书第一编。

会的普遍发展规律的理论认识武装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革命行动的目标和道路正是这些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观进行的革命变革在于：第一，证实了物质生产是社会全部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的基础；第二，同时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三，认识了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合乎客观规律的、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

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①

唯物史观在其形成时期即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还是一种科学的假说。为使这一假说转变成为一种科学理论，需要进行细致的理论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主要研究一种社会形态，特别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完成了这一项工作。论证唯物史观与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充满着无产阶级党性的科学的批判性分析之间的联系绝不是偶然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用来论证消灭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必要性以及论证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必要性的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哲学工具。它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表现，有着一个具体的历史目标：实现工人阶级世界历史的使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的哲学分析和经济学分析同时也为科学地理解以往的全部历史过程提供了钥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之前人类发展中“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还可使人认识到，“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①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过程的发展，人类结束了它的史前史，开始了它真正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迄今为止最广泛的实践检验。它被证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反帝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靠的理论武器。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地预见社会的发展、制定党的总路线及其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和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科学地分析各个时期存在的主客观斗争条件、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客观的阶级力量对比、群众的觉悟程度等等，并确定工人阶级下一斗争阶段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环节。同时，根据上述分析还相应地确定了为完成任务而进行实际斗争的手段、方法和形式。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引和领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在反帝斗争中协调政策的重要的理论工具。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页。

历史唯物主义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它以其富于创造性的特点而见长。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新的认识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历史唯物主义就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①自从有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以来，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进步中的里程碑，是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继续发展的源泉：1848年革命、1871年革命、1905年革命，开创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走上反帝的发展道路。为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而斗争的新时期提出了新的问题，并需要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反对垄断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的经验进行概括。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德国统一社会党八大和九大、1957年、1960年和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1976年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柏林会议等等在对以上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工作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社会学科，其必要性产生于社会生活过程与自然过程相比所固有的那种特性之中。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服从于辩证唯物主义所研究的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但同时，社会生活也是物质的最高运动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

形式，并具有质的特性，这些特性使这一运动形式不仅能区别于这样的或那样的其它运动形式，而且能区别于整个自然界。这些特性根源于下述事实：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本身起源于自然界的社会以物质财富的生产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还作为主体使自然界、使物质的其它运动形式逐步成为它活动的对象，成为它的客体。社会发展区别于自然界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社会发展是人类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在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只是那些“无意识”的力量，而在历史中进行活动的人全是具有意识和意志的人，他们有预期的目标，追求某种目的和意图。^① 社会生活过程作为物质的最高运动形式所具有的质的特性反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当中。与辩证唯物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哲学学科，它辩证地唯物地解决了有关社会及其历史方面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有指出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来说是第一性的，才有可能彻底唯物主义地解答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从理论方面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统一的深厚基础也正在于此。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就是整个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于这些规律的普遍性可以理解为：首先，这些规律是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所有方面和范围之间的基本联系。它以此区别于在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或其它专门领域发生作用的、由各门社会科学学科进行研究的那些规律。其次，这些规律是整个历史过程的规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不是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规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规律，是历史作为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形成、发展和交替过程的规律；另一方面它是在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或在一系列社会形态中，例如在对抗

①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性的阶级社会中作用着的规律。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注意到：这些普遍规律始终在一个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历史具体的社会中起作用，并且还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阶段过渡的历史具体的过程中起作用。结果是这些普遍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力本身发生变化。除此之外，在历史过程的普遍规律与各个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相互关系。

这些规律的普遍性不仅是由量而且首先是由质决定的。^①确定历史唯物主义所探讨的普遍性的决定性标准就在于它所研究的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联系之中。正是这一研究方向即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来分析全部社会和全部历史的联系和发展过程，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学科的特性。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意义在于，它是社会的哲学理论，同时也是认识社会的哲学方法。^②在这里，之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性质，是因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学科有别于它们，但是这两门科学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起，成为工人阶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统一体中，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般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同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它在这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哲学将大大地有助于论证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③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社会和历史总联系的理论、作为从物质和观念之间的关系角度研究社会的普遍运动规律和发展规

① 参见本编第一章第二节。

② 参见本编第一章第二节“理论和方法的关系”。

③ 参见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

律的理论，也就是作为哲学学科，是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世界观的、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它指导它们从真实的联系中，而不是从幻想和臆断的联系中、“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地去把握社会的生活过程，并且从这一唯物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基本立场出发，着手研究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专门的对象领域，不论是涉及必须正确地纳入社会总联系的社会生活的专门方面或领域（例如：经济学、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文学理论等等），还是涉及从具体历史的纷繁事件中分析历史过程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规律性（史学）。它指导它们去说明，社会的现象、事件、过程是通过各种媒介的作用从它们的物质原因和物质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同时，它还指导它们把一切社会的事件和联系纳入到整个历史进程中去，并且了解这些事件和联系的历史的产生和变化。历史唯物主义论证和促进人们用历史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即历史地具体地对待社会生活的所有问题。列宁在谈到有关国家问题时写道：“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整个社会及其发展的哲学理论，与形形色色的分科越来越细的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具有一个重要的、总结归纳的任务。它研究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之间内在的总联系，从而为确定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和联结点提供了哲学基础。特别是在综合研究新的发展问题方面，历史唯物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些新的发展问题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为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创造基本条件之时，是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科学技术人员^①紧密合作进行研究的中心点，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的问题即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相结合的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社会主义个性的发展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来说，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能够正确地确定这些学科的发展前景和积极地推动它们的进步，今天必须从社会现象的总联系中来理解这些学科的地位，必须正确地确定它们和实践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和反帝阶级斗争中的任务。这些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些成果用社会实践的经验，特别是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为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及同时检验它自身认识的正确性提供了具体的材料。

唯物主义地解答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是对社会生活过程进行哲学分析的指导原则。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马克思的这句话不仅对社会理论思想而且对哲学思想进行了革命。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47 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

“社会存在”这一概念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之前是没有的。只有马克思才揭示了社会生活过程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存在理解为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社会存在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及其生命再生产过程中同自然界以及相互之间产生的、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愿望和意图、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一切关系的总和。社会存在内部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特别是在生产物质生存资料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产生于他们的实践活动。“社会存在”的概念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社会中要是没有人的行动、没有自觉的企图、没有想往的目标，什么事情都不会自己发生，在这一社会中存在着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即客观现实的条件和关系。从发展史来看，这一社会存在和物质自然界是通过下述两点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和人产生于物质自然界；社会和物质自然界首先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社会存在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的观点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它确认经济过程影响历史事件的进程，而且还在于它揭示了这一事实：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按照自己的需求改造自然界并生产物质的使用价值，同时在物质生产中他们相互间还发生了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一切其它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们社会思想和目标的物质根源。

社会意识是社会整个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精神生活过程取决于物质生活过程，从中产生并受其制约，而且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反映。这一精神过程包括了人们对自身社会关系的意识即人们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观点，也包括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这一认识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同自然进行客观实际的斗争不断发展的产物，并且是由社会存在决定

的。随着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随着自身社会存在的变化，人们也改变着自己的观念、看法、思想，改变着自己的社会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对社会生活过程方面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回答，证实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唯心主义历史观想要从思想中寻找一切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原因。

当然，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不是在于唯心主义承认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则对此予以否认；而是在于唯心主义把历史行动的思想动力绝对化，历史唯物主义却揭示了历史行动的物质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地解答哲学基本问题包括承认社会思想的历史作用，而不是将其排斥在外。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们的物质社会存在说明人们社会思想的起因，从而，它同时指出了人的社会思想作用于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条件。

思想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首先取决于它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表现和维护历史上衰败的反动阶级利益的思想，对历史施加的影响是消极的、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这点在当今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的从教权主义到社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都暴露出了一致的反动实质即反共反苏的实质，这是帝国主义面对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惧怕的最集中体现。反之，表达革命阶级的利益的思想则有助于反对历史上衰败的社会形态和阶级斗争，并推动历史的进步，也就是积极地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当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之中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成熟并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新的革命思想就会产生，而且始终是通过辩证地否定现有的思想材料而获得。例

如，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历史必然性中产生了创立工人阶级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任务。当马克思写道：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①其中就表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能动的、对革命行动起动员作用的性质：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际革命的前提和准备；从理论上预见社会状态的变革是工人阶级为采取实际革命的政治行动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之一。工人阶级的批判性革命意识把握了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动力及其合乎规律的变化和发展，批判性革命意识是这种变化和发展的科学意识和理论工具，它不是对社会现实的静止的反映，而是加速历史进程的、具有历史作用的因素。

单凭思想本身改变不了世界。新的思想始终只能超过旧的思想，但永远不能超出旧的世界状态。为了改变物质现实，必须贡献出物质的力量。^②新的思想只有借助于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才能对社会发展产生能动的变革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的实际革命斗争发生着改变世界的作用。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 观之间的对立—— 对抗性阶级利益的 表现

恩格斯强调说：“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①关于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继续写道：“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②

辩证唯物主义地解决有关社会方面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指出社会存在是本原的、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派生的和第二性的，并且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使工人阶级获得了反对一切虚幻观点和空想观点的认识：人的社会解放的条件和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③分析社会存在、特别是分析生产这一物质事实即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认识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④

工人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阶级的唯物史观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当今反动的资产阶级需要用唯心史观来实现其狭隘的阶级利益，来维护和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② 同上。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8页。

④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掩饰历史上衰败的资本主义制度。唯心主义哲学把社会生活即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神秘化。它把真实的社会关系解释为思想观念的关系，把资本主义现实的对抗性矛盾说成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矛盾，并以这种方式说明全部人的个人的、观念的、思想的实际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的社会对抗性矛盾的真正原因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物质关系也由此得到掩饰。结果就是提出一种道德化的要求：不是进行实际革命来根除物质矛盾，而是放弃关于资本主义具有对抗性矛盾的观点。“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①对客观现实持物质实践态度还是持纯理论态度，这之间存在着对于历史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的区别，唯心主义本质上特有的对这种区别的掩饰，在当今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中被用来服务于客观现实，目的是阻止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物质生存条件——生产资料私有制采取革命行动。

例如，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把世界历史解释为实现“上帝描绘的蓝图”。他们宣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合乎理性地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个人生存即人们有秩序地共同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对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他们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合乎道德规范的，它产生于“上帝的智慧”和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别。新托马斯主义者无法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他们就说这些矛盾产生于人的“原罪”，产生于对“上帝戒律”的背叛，并认为消除社会弊端是人们良心上的事。这些关于社会生活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目的很明确，它们要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页。

工人阶级偏离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偏离为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进行的斗争。面对社会主义的成就和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深化，新托马斯主义者也加入了那些打着“第三条道路”的幌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思想家的行列。他们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新托马斯主义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异端邪说。宣扬“第三条道路”把对垄断者的蛊惑性批评与“适当地”运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私有制原则的要求结合起来了。新托马斯主义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借口，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基石，并使之理想化。

而按照当代社会改良主义的大多数理论家（右翼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的观点，社会的发展是以道德即一种思想因素为基础的。他们把诸如自由、平等和博爱等道德价值同这些价值中所反映的阶级利益割裂开来，认为它们是阶级中立的、永恒的、不变的、“普遍人类的”，并且断言，这些道德价值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来说，“精神的价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带有纯伦理的性质。按照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观点，问题不在于对经济的、政治的和其它关系进行实际的革命变革，而在于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他们的要求是不要阶级斗争，而要“爱周围的人”，不论他是什么人。这种唯心主义社会观点的辩护士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竭力要以这种方式使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脱离变革社会的现实斗争，而转移到纯“道德的自我完善”方面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实际权力却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触动。对此，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政策就是实际的证明，即使

在他们执政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如此。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论社会合乎规律的发展

正如恩格斯强调的，“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①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对于唯物史观来说非常必要的思想：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这就是说，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一样，是由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意识的规律所决定的客观必然的过程。但社会发展过程是人本身的事情，它同时以这点区别于自然过程。

为了认识社会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必须对在历史中活动着的人的思想动力追溯其物质原因。^②同时，还需要寻找不仅决定了这个或那个个别人物活动的动机的而且能够使伟大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物质动力。^③这就是说，追溯人们历史行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根源，是与下面一点相互联系着的，即，个人无限的极为多样的活动都归结为集团的活动，归结为社会各阶级的历史活动，这些阶级是按照它们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按照它们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区别的。^④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②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2页。

③ 参见同上第243页。

④ 参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第389页。

关于引起集团历史行动的思想动力的原因的研究，揭示了作为社会基本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一揭示对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决定性作用。

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人的这种或那种意识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既没有能力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把主要现象同次要现象区别开来，也没有能力揭示各国社会过程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所以，他们最多不过是记载这一过程，而不是对它加以解释；最多不过是收集事实，而不是认识历史过程的规律。他们不能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找出第一性的基本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列宁把这种无能看作是社会理论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历史唯物主义把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作为基本的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来强调，从而，它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用以确定各国社会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并将不同国家的这些关系概括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概念。^①

这一概括使人们能够从单纯的记载社会现象过渡到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能够揭示社会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列宁强调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②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这里存在着把握整个社会的、普遍的和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发展和交替过

①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② 同上，也可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程中作为综合的发展规律性而贯穿始终。①

社会的规律性和人 证实社会生活过程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其困难之处产生于下述事实：这一生活过程是由无数有意识的个人行动组成的。**们的自觉活动** 唯心主义错误地解释这一事实，因为它把人的意识理解为最终决定人们行动的因素。实际上，人们的社会行动始终是受一定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意识的条件制约的。马克思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 属于上述客观条件的首先是经济条件，即由前几代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客观条件决定了各阶级的需求和利益，决定了它们历史行动的发展方向、必然性和限度，决定了它们历史行动的最后的主要结果。人们以一定的方式和朝着一定的方向活动，从而他们改变着自己的客观生存条件。他们“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③ 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过程之中和它们之间内在的、必然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联系。同时，它们也始终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之间、阶级和群众的实际行动与他们历史行动的结果之间的联系。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竭力要否认关于历史合乎规律的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企图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并且偏离革命斗争，他们断言：如果资本主义能够合乎规律地被

① 详见本篇第七章和第八章。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9页。

社会主义取而代之，那么，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和为社会主义进行的自觉斗争就没有必要存在。这种观点是他们出于辩护的动机而不理解社会规律基本特点的表现。这一基本特点就在于，它们是人们历史行动的规律，因此，这些规律不是自动发生的，而只能在人们的活动中得以实现。

工人阶级把社会进步的规律理解为客观作用着的规律，它们必然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即在当代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并且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过程中通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得以实现。如果说，从客观条件中即从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中产生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那么，对这一必然性的科学认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就是实现这一必然性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观条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有客观规律性的思想的一切攻击，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全都具有同一个辩护的目的：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历史规律性。

只要存在着对抗性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规律就存在着一种重要特性，这就是：它们必须在阶级斗争中实现。热衷于维持没落的社会制度的反动阶级，用它们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军事的权力手段阻止社会进步规律的实现；只有利益与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先进阶级，才有能力为这些规律的实现开辟道路。

虽然社会规律始终是人们活动的规律，但它们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能任意取消。这些规律植根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只要这些条件还存在，相应的规律就发挥作用。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占支配地位的时候，剥削的、阶级斗争的和竞争的规律就起作用。没有人能够废除这些规律，它们也同样不能由任何个人和党派宣布生效。但是，人们能够改变自己客观的社

会生存条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由人随意导致发生的，而是“在压力之下”以及在与客观条件与其中作用着的辩证矛盾相一致的情况下发生的。从中产生的结果是：某些规律停止作用，例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特有规律停止作用；另外一些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力发生变化，例如在一切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普遍发展规律。

自由和必然 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承认这两者在人们活动中的相互联系，

它的出发点是：客观必然对于人的意志和意识来说是第一性的。只要自然和社会中的客观规律还没有被人认识到，它们的实现对于人来说就是“盲目的”必然。自由以认识必然即“对必然的认识”^①为先决条件，但是并不仅限于此。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的实际支配，意味着与必然相一致并有目的地利用必然的积极的实践活动。自由并不在于脱离必然即脱离客观规律，自由“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②必然在进行专门的实践活动中被人所支配，但是，它并没有停止存在和停止作用。自由永远是必然所设置的界限之内的自由。

历史唯物主义把承认历史的必然性与承认先进的阶级、政党和个人为争取历史进步即今天为推翻资本主义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首创精神、冲天干劲和满腔热情的杰出作用联系起来了。

历史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事件过程的一般方向

①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页。

而得以实现。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行动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种唯一的可能性。在历史必然性的界限内，人们的行动，人们对道路和手段的选择始终具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人们的行动不是在机械地受制约的意义上依赖于客观条件。历史的必然性为创造性和能动性的发挥留有了余地，反之，没有这种创造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历史的必然性也就不会实现。因此，人不是环境的奴隶。他们必须在既定的行动可能性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为自己的抉择担负责任。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在于：在现有的行动可能性中寻找出那种最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最有效于实现历史的必然性并为它的实现而动员人民群众的那种可能性来。正是通过创造性地着手实现社会进步的规律，显示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在为保卫和平和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关系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制订的政策的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与宿命论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按照宿命论的观点，历史乃至个人的生活道路都是由“上天的意志”、由“命运”事先决定了的。例如基督教就进行着以下的说教：因为上帝是世界的本原，他的忠告是不可探究的，所以，人对于前途既不能“预测”也不能“创造”。基督教用这种说教来否定科学地预见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否定人们自己塑造自己前途的可能性。对于宿命论的代表人物来说，社会生活的定义就是人屈从于超自然的力量。宿命论的观点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在剥削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支配于自己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支配社会环境。剥削阶级十分热衷于散布宿命论观点，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人们采取革命行动的能力。宿命论

观点被用来为社会发展中的消极性和自发性辩护，在政治上它们将导致机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的观点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唯意志论否认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把自由绝对化，将人的意志独立于客观规律并认为它是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东西。这种思想还在理论上为“左”倾修正主义和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斯基主义）辩护。

自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人们在认识和实际运用自然规律方面的不断进步，他们支配自然的能力，也就是他们的自由在不断地增长。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对自然的支配力的不断增长并不同时意味着所有人的自由在增长。剥削阶级把人们在支配自然过程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全都变成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手段。

当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先进阶级的时候，它在自由的口号下为反对封建主义、特权阶层、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斗争，并且在自己的哲学中获得了^{*}对自由问题的许多有价值的认识（斯宾诺莎·黑格尔）。与那个时期不同的是，今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宣扬完全反动的自由观念。这种自由观念的出发点是^{*}否定自然社会中和思维中的客观规律，它们是唯心主义的并主要是主观主义的，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其矛头首先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

尼采还公开地为反动的资产阶级露骨地断言：自由就意味着“好战的本能”对其它的本能如追求幸福的本能的支配；他将“战争分子”、沙文主义的反民主的军阀作为“自由之人”的典型来大加颂扬。而今天资产阶级的哲学家

却诉诸于较隐蔽较模糊的自由定义。存在主义哲学宣称，自由是不可认识、不可想象的，个人能够“感受”它，但不是思维中，而是“在存在中”（雅斯贝尔斯）；自由是追求死亡、追求虚无（海德格尔）。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家用“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基本道德价值的口号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观，他们面对资本主义深刻的阶级矛盾大谈“一切人的自由”，并且把诸如“参预决定”经济和“聚积财产”等等说成是获取上述自由的手段，这种自由充其量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对于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他们竭力用局部的改良来掩饰。

在政治宣传中，当今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家关于自由的宣传集中于所谓政治自由权。在哲学理论以及政治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它的特点表现为政治权利与其经济基础相脱离。一个建立在人剥削人即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基础之上的社会，在政治领域中也不可能保障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的自由。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的宣传也只是把政治自由缩减到单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以及在宪法中宣布这些自由——这就更少了——，并最终把这种政治自由减少到只能参加选举。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精心掩饰劳动者真正自由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从而掩饰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自由状态，它们将自由完全排斥到精神和思想的领域中去，它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意图是：借助于虚幻的自由观点把劳动者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问题上转移开来，并使他们与资本主义现实趋于和解。反之，历史唯物主义却为工人阶级指出了通过实际革命创造社会物质条件的方向，这些条件构成了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自由抉择和自

由行动的必要基础。

工人阶级和其它一切劳动者的自由以彻底变革社会关系即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为先决条件。随着夺取政权和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一起创造着那些使自己能够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先决条件。历史必然性本身在变革社会关系的成果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内容。“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代替了“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① 劳动者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日益得到满足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个性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取代了人剥削人的必然性。在这种客观情况下，劳动者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实现着社会规律。这是真正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的真正自由包括自觉的有计划的行动。与人类以往的历史相比，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性质即它超越资本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优越性，主要正是表现在人们掌握了社会的客观规律。

历史事件的客观必然的发展环节始终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政治及其它活动的总和。如果说，这些活动中的每一个活动都是自觉发生的，也就是说，人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这些活动中都始终追求着一定的意图和目标，那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发展过程的总体始终是由人有意地塑造的。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剥削人为基础的对抗性社会形态中，社会是自发地向前发展的。私有制决定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94页。

剥削阶级内部的利益矛盾。从这些利益矛盾中产生了相互交错的对立的目标和对立的行动。在共产主义之前的一切社会形态中，“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①

自发性作为人们社会实践的一种特定的历史性质通过以下事实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包含在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中的人的实践活动，不仅产生着有目的的直接的结果，而且同时必然产生着间接的、更深远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作用，它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它是与活动着的人的意图相对立和相违背的。人们活动的实际结果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互相矛盾，或者说，它们起初似乎是符合预期目标的，但后来又产生了事先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后果。社会规律简直是在人们的“背后”发挥着作用。

正是历史上达到顶峰的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各个企业（今天是在大垄断集团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范围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无

①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计划性之间的矛盾之中。如果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有意识地组织社会生活的影响)也竭力宣传帝国主义制度计划性和支配性的思想,那只能为美化和维护那种按其本质来说既不能计划也不能支配的制度服务,因为这一制度已经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作用,被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劳动者切身利益之间的对抗作用以及被垄断者之间的矛盾撕扯得四分五裂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的发展中,在长期的大批人的失业中,在帝国主义金融制度的危机中,在商业战争和掠夺战争中,资本主义自发地作用着的经济规律作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支配着社会的力量已经暴露无遗了。

历史过程的自发性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特别在其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克服,因为革命政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了支配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的理论工具。没有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是不可能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同时又成为有意识地组织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物质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所处的同等地位产生了他们共同的基本利益,这种利益表现在共同的目标中,并且只有通过劳动者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由党领导的以及由社会主义国家协调和组织的集体活动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不再是许多相互矛盾的和相互交错的努力的结果。这样,历史过程就失去了天然的自发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以自觉性的概念反映了劳动者群众性历史行动的崭新的历史性质。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不仅能预见到他们行动的眼前的结果,而且能预见到将来的结果,并“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

划”^①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这就导致了以下的结果：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际取得的成果，越来越与全社会的目标协调一致。这一点就是自觉性的主要特征。“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②

虽然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实现，但它们并没有失去客观性。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带有天然的自发的性质，它仍然作为自然历史过程而进行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规律以及运用这些规律的历史具体的要求，并不取决于劳动者的意志、愿望及其它，而是产生于客观条件，特别是产生于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在人们进行历史活动的条件和结果之间，在使人们行动起来的原因和他们的行动引起的作用之间，存在着不取决于意识的必然的普遍联系，这种联系的存在是人们能够认识它们和有意识地实现它们的前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纲领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关于社会规律方面，特别是关于经济规律方面所由出发的哲学理论的基本立场作了如下表述：“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建立在自觉运用社

①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的。”^①

最后，自觉实现这些客观规律的必然性产生于客观条件本身的性质，首先是产生于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这一性质。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自觉性同自发性相比，前者成为历史过程中具有优越性的因素。

社会主义越是向前发展，它对有计划地去实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所提出的要求就越高，而且主观因素的意义，即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进行自觉的和有组织的行动的意义也就越大。如果对客观规律和实现客观规律的各个时期已有的历史条件，从科学上进行精确的分析，并且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正确地确定实际建立社会关系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途径，那么，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的飞速的发展。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29 页。

第 七 章

物质生产——社会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科学发生了革命的重大发现在于认识到,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唯物主义的社会观主要基于从马克思所揭示的事实而得出的理论结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 恩格斯称这种基本联系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③ 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是从经济基础来说明社会生活过程的,然而又始终把这些基础放在它们同社会的自然存在条件的联系中去把握。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③ 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页。

第一节 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关于整个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一切观点的基本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始终需要有哲学基础才能得到解决的世界观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一般特征 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哲学分析主要是为了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社会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产生于以下事实，即处于物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①并且从此以后，社会在物质生产中，通过各种各样的物质相互的关系与自然界相联系。

同时，社会这一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同其他一切运动形式有质的区别。它的特点是由物质生产过程决定的，物质的社会运动形式的其他一切特性都根源于这一过程。

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是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的特殊的客观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规律。辩证唯物主义用“自然界”和“社会”的概念来反映这两个物质世界领域之间的质的区别。

随着社会的特殊的物质存在方式即物质生产而产生的这种质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在他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

① 参见恩格斯《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522页。

中，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且他们的历史行动是受其意识指导的，而在自然的历史中，则仅仅是无意识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质的区别还表现在，作为主体的社会，把自然界作为自己活动的客体。

物质生产是社会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的基本形式，同时物质世界的这两个领域彼此有质的区别。社会与自然界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仅仅存在于同自然的“争斗”即同自然的斗争中，存在于改造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对象和过程并为了满足人的社会需求而占有自然界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之中。这个矛盾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得到解决，同时不断被推到更高的更具生产性的阶段。这个矛盾的内容和特点在历史地改变着，但是只要社会存在，它就存在，并且在整个社会历史中起着作用。马克思写道：“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①

全部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基于同自然界斗争之上的人们在通过物质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的历史。

社会的自然物质存在条件归根到底是人周围的不受人的影响而存在的自然界和人自身的生物自然。^② 构成社会自然环境的自然界有地球（首先是地球空间，其中又分大气层、生物界、表土层、水域、岩石层）和作为光源及地表热源的太阳。关于作为社会的自然存在条件的人的生物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论述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①

社会同其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包括与人的肉体存在相联系的自然过程。但是，这种相互作用首先发生在劳动过程中。“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人最终是从自然界中获得他的一切物质生存手段的。自然界是他的原始粮仓和他的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的原始宝库。^③在劳动过程中，“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④与动物适应它的自然环境不同，人在劳动过程中使自然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并且逐渐学会控制自然。

在生产过程中，社会与自然的斗争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自然条件对社会的影响，如同社会对自然的影响一样，总是历史地、具体地以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首先是以已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媒介，各个社会都同自然界发生特定的关系。

与不受人的影响而存在的自然界共同属于社会物质存在条件的还有那些具有自然—社会属性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其中自然的要素与社会的要素构成统一体的东西。它们在一定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但本身也受到社会的影响。这些社会的自然—社会存在条件就是地理环境和人口发展过程。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地理环境是社会在其生存过程中，
首先是在物质生产中的一定发展阶段与
之直接相联系的地球上的那个自然环境
领域。也就是说，这是指一个人们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并且继续在改变着的自然环境领域。就这方面来说，地理环境具有历史性；它随着社会越来越把新的自然领域纳入自己的活动领域而发生变化。

人们在生产过程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改造着周围的不受他们影响而存在的自然界。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① 这样，人们创造了一个“第二自然界”（运河、堤坝、人工湖泊、营造森林、耕地、人工培育谷物和牲畜品种等等），这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加以改造的、原本就存在的自然界。这个被改造的自然界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并为扩大这种支配服务。

作为社会物质存在条件的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这种影响始终是以社会条件，即主要是生产力和人们的生产关系为媒介。

自然条件就其对生产发展的意义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② 一大类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它同土壤的肥力及丰富的动植物联系在一起，另一大类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瀑布、可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行的河流、森林、煤炭、矿石等等)。这两大类自然富源的意义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在社会的初期阶段，第一类自然富源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则是第二类自然富源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社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然条件对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它们对劳动生产率具有很大作用(例如土地的肥沃性、煤炭及矿藏储量的多少及开采条件如何等等的差别)。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它的国土上是否蕴藏着一定数量的地下资源(煤炭、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等等)，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构成社会分工的基础，并对生产力的布局产生影响。许多自然过程有规律的运行(昼夜交替、季节更换)，决定着社会生活中的一定循环规律(如在一定的时间和季节里电力的生产与消耗，企业劳动以及运输业中的循环)。社会迄今尚未掌握的自然过程往往对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条件起着破坏性的作用。

地理环境包含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可能性。然而，它的开发却取决于社会，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已有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关系。因此，同一种自然条件对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随着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对铁及其他金属和煤炭的需求迅猛增长。而核能(如铀)则只有当生产、科学和技术为它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的时候，才能被利用。

可见发展着的社会与它周围的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与自然界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的一般特征在于：随着生产向更高阶段的发展，社会对自然生产条件的直接依附性越来越小，相反，间接依附性则在增长。因为随着社会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把它用于生产，社会对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就越是加强，社会和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丰

富，社会也就越来越多地把新的自然领域纳入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对当前开展的科学技术革命尤具典型性。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而它也能够说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真正作用，从而它克服了那种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生活决定性因素的自然主义的观点。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企图论证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这种思想在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不是从社会内部，而是从社会外部寻找社会发展的根源。这种思想起了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作用，这就要看它表达了那个阶级的利益。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年轻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因素是为反对反动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关于社会神学唯心主义观点的斗争服务的，后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生活的本源在于超世的精神，在于上帝。沙尔·孟德斯鸠(1689—1755)就认为，地理环境、气候、土地和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着民族的精神和风俗，从而也决定着它的社会生活、国家政权的形式以及立法。虽然这种观点没有超出唯心史观的界限，但是它试图指出社会生活的自然基础，这在他那个时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让·雅克·卢梭(1712—1778)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成了资产阶级转移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对受剥削和被剥夺权利的真正原因的注意力、并把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社会弊病的责任推诿于地理环境的意识形态手段。例如英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托马斯·布克尔(1821—1862)就声称，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对立的原因在于气候和土地。

二十世纪，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如卡尔·

豪斯霍费尔(1869—1946)宣扬伪科学的“地理政治论”，这种政治论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某些要素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沙文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地理政治论”的基本论点是人类的历史是一场永恒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德国法西斯主义利用这种“地理政治论”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和野蛮压迫其他民族进行辩护。今天，主要在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仍在宣扬“地理政治论”。

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发展的程度、首先是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对自然的影响的性质。

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始终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即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只要阶级存在，社会对自己的自然环境的关系总是由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所决定。在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剥削阶级也是用剥削者的方式对待自然，对自然的改造是作为一种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过程，而不是作为由社会控制的完全有计划的过程而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常常导致破坏社会自然环境条件的结果。马克思强调指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①

的确，没有那一个剥削阶级象资产阶级那样，肆无忌惮地和系统地破坏着社会的自然环境。它对待自然的态度完全是由渊源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利润生产规律所决定的。每个资本家或垄断者总是仅仅从追逐眼前的、最直接的效益，也就是说追逐最大的利润出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巨大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8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页。

发展，——这意味着对自然过程的控制不断增长——是各个资本家、垄断者等等自发的、孤立的追逐利润的结果，而不是整个社会按照总的计划有意识地活动的结果。社会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对抗的性质，这种对抗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加剧。它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原有富饶地区的破坏，表现在不能再生产的资源的枯竭，以及由于空气和水的污染而破坏了生态的自然平衡，造成生态危机，即生物界结构危机的威胁。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如“罗马俱乐部”报告的撰稿人声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报告1)，或者在于“无差异增长”(报告2)。他们从自己的只能把握数量指数的预测考虑出发，将迄今的推测推至将来并得出结论说，如果人类保持迄今的人口发展、能源、能源消耗和工业造成的自然界负担的增长速度的话，人类迟早会陷入生存危机。人类已经达到了发展的转折点：或是毁灭，或是放弃继续增长(“零增长”)，也就是说停滞(如报告1所建议的)或者“有机增长”(报告2)。尽管报告起草人的这些考虑有严重的背景，但他们却是从错误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立场出发去谈问题的。社会本身以及它对自然界的关系的发展，从来都不能只从数量指数去理解。关键问题是，还应把握这个过程的质的规定性。并且这个质的规定性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但是，上述报告的起草人所漠视的恰恰是生产关系。所以他们不能够深入到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们所说的“人类生态危机”事实上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表现。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对抗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既不能消灭这种对抗，也不能保证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有计

划地利用自然条件。为解决环境问题而斗争，在今天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关于“人类生态危机”的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将这样的观点灌输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意识中去，即解决人类问题的基本任务应该是环境保护，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才能克服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对抗。在共产主义，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全社会计划的制定，将为根据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有计划地发展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关系提供决定性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之克服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对抗不在于中断或限制生产的发展，而在于向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崭新原则过渡。这就需要有比资本主义所能生产的更新、更强大的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低级阶段，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消灭了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对抗，并且开始实际实现对自然界的一种新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一切与此有关的问题，他们首先必须创造绝大部分必要的物质手段、技术和工艺条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保障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有计划地保护环境，发展和运用能够组织完整的生产循环的（无废料的原料循环）技术原则。为此必须首先利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

足够的自然资源是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根本前提的过程中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各国，就其总体来说，拥有经济长期持续蓬勃增长所必须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大部分在苏联。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我们能够通过原料的勘探、开发、开

采、运输方面一定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形式（包括共同投资），共同利用矿藏。尽管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同，却能够使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均衡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燃料和能源的经济体系，这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利益，而且保证最有效地满足经互会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①

在社会主义社会，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不仅同保护自然环境相结合，而且同有计划地建立与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适应的环境相结合。“为了使自然能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下几代的有保障和幸福的生活服务，有必要保持和合理地利用作为生活、健康、快乐和物质财富的取之不尽的源泉的大自然。将通过保护土壤、净化空气和水以及减少噪音的有效的社会努力，为劳动和业余时间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②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对于实现环境保护的紧迫措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条件。它有助于阻止一场会在全球范围内毁灭人民、毁灭大量人类文化成果和大自然的热核战争。限制军备可以为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省下急需的资本。最后，由于无控制地侵犯自然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消极影响，实现环境保护的紧迫项目还要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合作。因此，为具有长远意义的建设环境而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整个进步人类为贯彻和平共处原则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44 页。

② 同上，第 35 页。

人口发展过程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人口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具有自然—社会属性的社会物质存在条件。它们包括人口的自然发展（人口的再生产，生死比例）、人口的迁徙及其变动（年龄结构的变化、家庭状况、文化水平程度、职业等等）。人口密度也具有意义。

人口发展过程有自然的（生物学的）基础，即自然的换代。然而它们也是社会因素的产物：社会经济条件的、政治和法律关系的、文化发展水平的、道德宗教观念的以及生活方式等等的产物。归根到底，人口发展过程取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取决于各个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人们的经济存在条件。因此，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尽管它们的生物学基础原则上相同，却显示出各自特殊的人口发展过程。马克思提出的基本指导原则是：“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动植物界。”^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以把人同动植物相对立，是因为人生活在历史进程的相继更迭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这些社会经济形态都有历史的具体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物质基础。人口发展过程的条件由社会形态的性质所决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不存在一般的抽象的生物学的口规律，而是应该对各个社会形态的人口规律分别加以研究。

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基于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在危机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有必要数量的雇佣工人存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

在：经济繁荣时期吸收较多的雇佣工人参加生产过程，危机时期他们则被解雇。当资本需要突然增加雇佣工人时，人口的自然增长就不能使资本满足。为了使资本能够发挥作用，需要有一个不依赖于这种自然条件的工业后备军。马克思写道：“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①由此可见，过剩人口的存在不是因为生物学的原因，而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失业大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过剩”人口：是与资本使用需求相比的过剩。这种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条件。

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人口发展过程的新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产生崭新的人口规律，根据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这一规律的内容就是充分就业和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合理地吸收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有益于社会的劳动。

人口发展过程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意义。它尤其对物质生产过程发生影响。这是因为象马克思所说的，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②而且生产本身始终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人进行合作。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从事劳动的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重要意义，这一比例可得出系列经济结果。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也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③

所有这些影响都是各个社会形态中以特殊的方式借助于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1页。

产关系和与此相联系的特殊的人口规律得以实现的。

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所有那些否认在人口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把人口发展过程主要理解为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思想。这些思想往往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它否认自然与社会和人与动物之间的质的区别并主张对社会应该用生物学的规律（“生存竞争”及其他）来解释。这是为资本主义剥削社会进行辩解的一种方法。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就是这样提出人口规律的，按照这种规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由此，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地球上“人口绝对过剩”的结论。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这种过剩是资本主义世界贫穷、痛苦、失业的原因。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人口增长速度与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之间的永远固定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比较慢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中，有可能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①这种情况，这个压力往往造成了“被迫迁移”，就是说造成一部分人口或整个民族移居其他地区。但是，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自从过渡到机器大生产以来，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在资本主义工业国中，失业和饥饿现象并不是由于生活资料受到自然的限制而引起，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积累的规律造成的。

新马尔萨斯派宣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

① 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

增长是贫困和饥饿及社会其他弊端的主要原因。在这里，他们无视这一事实，即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由于医疗卫生措施以及预防流行病和危险传染病中所取得的成绩使儿童死亡率下降；另一方面，出生率尚未呈现下降趋势，这是同工业、文化的发展、保障家庭的社会作用和贯彻妇女平等相联系的。此外还有一系列只有通过社会的变革才能消灭的社会原因：贫穷、经济落后（家庭往往是生产的细胞以及通常还存在着童工劳动）、早婚、多子女的传统、宗教影响、禁止采取计划生育措施等等。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宣扬以控制人口出生为减少人口的主要手段。

但是，饥饿、贫困和营养不良并不是由于缺乏自然资源造成的。根据科学统计，农业生产今天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如果普及到所有国家，可以供养一百亿人口，就是说远远多于世界上现有的人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为人类开拓许多食品生产的其他可能性，诸如利用海洋食品资源、化学合成食物、发展微生物工业等等。

人与自然生活资料的关系问题，首先是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首要的并不在于改变人口数量和生活资料数量之间的比例，而是在于改变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在于变生产资料为劳动人民公共所有，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和消灭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才有可能既迅速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可能保障人口发展过程的最佳进程。

与一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观点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为真正、实际革命地解决当代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它同时考虑到，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未来社会有可

能面临从这个或那个方向上影响人口发展的任务。对此，恩格斯说：“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①

第二节 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

正如对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的上述分析所指出的，自然即是人周围的自然界，也是人自身这个自然，也就是地理环境和人口发展过程，是作为物质运动最高形式的社会物质的存在条件。但是，社会特殊的物质存在方式、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始终是物质财富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即人们生产自身的生活的一定的社会方式方法。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通过人在掌握自然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同时相互发生社会关系，即与自己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显示其特征的。从人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相互关系中产生了各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更迭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就是历史过程的物质基础。

生产力 生产力是指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
用来生产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并赋予自
然对象与自然过程以一种它们能够作为
消费对象或是作为生产手段而为人服务的形式的一切力量。它

^①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页。

们就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它们具有历史的性质，人们在同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改变着它们。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生产力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因素可以从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中派生出来。这就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①。劳动或有目的的活动是劳动力的，即体力和脑力能力总和的职能，这种能力存在于人的个性之中，当人生产使用价值时，他就使这种能力运动起来。劳动首先是物质的、也就是说，是实际对象性的活动，因为当人自身物质地作用于自然时，他只能改变物质的自然。当人们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时，劳动必须包括观念的活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②

在劳动过程中，人作用于外部自然，并以此使自然物和自然过程成为自己的劳动对象。人把劳动对象变成使用价值，使其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劳动对象部分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如铁砂、煤炭、石油、木材等等），部分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如钢、塑料、人造纤维等等）。只有当人把自然对象实际纳入劳动过程时，它们才成为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之外，它们还不是生产力，而是自然财富。

人在劳动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资料而物质地、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劳动资料是人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把劳动的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作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①属于劳动资料的首先是生产工具（各种工具、机器、机械化的机器体系和自动化的机械体系）。此外，劳动资料还包括能源和能源输送体系、为生产目的服务的交通运输工具，从广义上说，也包括作为生产场地和车间的土地以及生产建筑物。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一起构成生产资料。

使用和制造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过程所特有的特征，尽管在某些动物身上已开始出现这方面的现象，人们的历史基础不再是如同动物那样，使自然器官适应自然环境，而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制造的生产机构，改变自己的劳动资料，从而使自然环境适应于自己的需要。

从简单、抽象的因素中去分析劳动过程，是抓住了人和他的劳动为一方，自然及其原料为另一方的之间的关系。然而，劳动过程始终具有社会的性质，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合作，他们通过这种合作来发展自己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从人类文化初期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合作到自动化生产，生产的分工，生产的专业化与联合等等）。就是说，生产力体系始终包括人的劳动力，包括由人改造和制造的、作为生产资料为人服务的自然物和自然物的综合体，包括人在生产中通过合作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诸因素共同决定着社会劳动生产率，决定着各个时期生产使用价值数量的能力。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力体系各因素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关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系。

在不断更新的劳动过程中，生产力内部产生着使生产力发生变化的矛盾。人们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发现利用自己劳动资料的新的可能性。劳动资料的旧状态同自己的新职能相矛盾，从而产生出使其形态同自己的职能相一致的必要性。生产者必须重新获得适应改变了的劳动资料的新劳动技能和知识。劳动资料的发展导致新的劳动对象和新原料的发现和生产，这又引起劳动资料的变化，一个生产部门技术上的变化引起其他部门的变化等等。人们在同各个时期的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相矛盾的作用过程中，揭示和实现着改变自己生产力的客观现实可能性。

物质劳动资料对任何历史地决定的生产力体系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马克思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在各个经济时期，劳动的人连同他们的劳动能力是生产力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一切生产力都是人们获得和运用的力量，都是他们生产活动的力量。活的劳动必须掌握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并且把只是可能的生产力转变成实际起作用的生产力。如何利用生产资料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劳动着的人的知识和能力。他们不仅再生产着现有的生产资料，而且也生产着新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同时，劳动着的人也只有在同生产力的其他一切因素共同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起作用时，才是主要生产力。

从人类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历史的基础，这种发展是劳动着的人的产物这一认识中得出，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历史的创造者。人们正是通过运用和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力创造着历史。

生产力的物质性 生产力被劳动着的人所获得、改变和有目的的加以运用，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意识始终起着能动的作用。一些唯心主义的观点就此得出结论说，知识、认识水平，就是说意识因素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最终决定性的。但是，事实上物质自然的生产力和它的发展始终是物质地决定的，尽管在它的体系中以及在它的变化过程中，意识因素始终起着作用。但是这种意识因素是第二性的，就是说，它们是由物质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起能动的作用。

人在自己生产力的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他只能改变物质的状态^①。在这里，人们必须尊重自然物及自然物的综合体所固有的物质的特性、联系和规律等等。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只能让变成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自然物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说机械的、物理的属性互相发生作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指出：“机械的和化学的技术之所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是因为它的性质（实质）就在于：它为外部的条件（自然的规律）所规定”。^②

另一方面，专门社会方面的变化过程也是物质决定的。每一代新人都会面对一个不以自己的愿望、目的和意图为转移的一定的生产力体系，特别是一定的劳动资料。现有的物质生产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1页。

力决定着它们进一步变化的客观现实可能性，因为哪种目的、计划、意图，就是说哪种思想因素，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将能起作用，这也是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马克思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①

科学和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 表明“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②的技术劳动资料，始终是人们的劳动经验和知识的物化。

随着技术劳动资料的向前发展，社会的知识力量对生产的意义日益增长。当技术劳动资料的规模具有手工工具的形式时，它的适用和改造所需要的是经验的知识和经验的技能。随着向机器过渡，就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③在这种物质条件下，科学本身就变成了直接生产力。这个过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而进行：第一，通过技术劳动资料和工艺流程，即日益大量地物化的科学；第二，劳动人民为了掌握现代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

③ 同上，第423页。

技术必须越来越多地掌握科学知识，第三，通过工艺流程的领导和组织。

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崭新关系是当前革命的标志。它在自己的名称中就已经体现出来的基本特性在于，在这种关系中，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构成一个统一体，它们互相渗透，在此，生产和科学知识在工艺中的应用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并导致整个生产力发生根本的质的变化，促使劳动生产率迅猛增长和生产效益的提高。劳动资料的革命性变化，首先是以生产自动化为标志，自动化是科学技术革命的集中表现。能源领域的变革是同开发与利用新的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的能源，主要是核能相联系，并且同运用能源生产的新方法也有联系。在劳动对象方面，那些传统材料越来越为新材料（如塑料、弹性材料），特别为带有规定参数的材料所取代。原料基础在扩大，并且可以得到更便宜的原料。在生产工艺方面的标志是对劳动对象的机械作用（切割、洗磨等）向物理化学作用（超声波、电动液压效应、各种光辐射的应用）的过渡。总的来说，工艺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日益增长的意义。

至于谈到生产过程的领导，那么在这方面自动化也导致了质的飞跃。人的劳动的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自动化的发展，人越来越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由于操纵调节和控制的任務被转移到技术设备上，人也就从操作机器的任务中解脱出来。信息转换的一定职能和日常的脑力劳动将借助于技术手段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要生产职能发生着变化。他将越来越集中于从事生产的准备活动（研究、研制、设计和建立技术设施），以及复杂自动化体系的保养和维修工作。劳动越来越成为一种受过高等训练的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活动。

这样，科学技术革命需要造就一种新型的高水平的生产

者，即摆脱了剥削、受过高等教育、遵守劳动纪律和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生产者。这种新型的生产者只有在设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过程中才能形成。

科学技术革命不是中立于社会的过程。它的社会内容是由人们在其中进行科技革命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科技革命经历着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的进程，并且产生着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果。

人们社会性地运用和发展着自己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是说，在生产中他们以这样

或那样的方式进行合作并交换自己的活动。在生产中，他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①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他们通过社会实现着征服自然的过程。一切历史具体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特性是由各个时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类型决定的。财产关系显示着生产资料占有者对直接生产者的关系。在社会历史中，存在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两种基本类型：公有制和私有制。

当个人或某集团撇开直接生产者而占有生产资料时，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存在。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具有对抗性。历史上出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类型是奴隶主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些生产关系是人剥削人的关系，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关系。除了构成剥削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外，在奴隶主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内，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2页。

都存在着那种作为次要形式的、小型的、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之上的私有制，而它从不决定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

当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时，生产资料公有制才存在。它决定着同志式的合作和互相帮助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尽管它当时处于最简单的、不发展的状态。与现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崭新的公有制类型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而产生的。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人剥削人的基础被铲除。^①

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各个时期生产关系体系的本质。它决定着人们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中的一切经济关系的特性并且在这一切关系中得以实现。它把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生产以及生产关系的出发点，在于使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因此，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类型，首先体现在一切生产的这两种必要因素相结合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中。“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②

当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时，这种结合是通过私有者把直接生产者变成剥削的对象而实现的。在奴隶社会，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把直接生产者本人变成自己的财产而实现。在封建社会，农民处在对主要生产资料即地产的唯一

① 在一种生产方式衰落和另一种生产方式兴起的时期还存在着具有过渡性质的生产关系。当原始社会崩溃时，在父系家族中，氏族制度关系的残余同奴隶社会的萌芽相联系；当奴隶社会崩溃时，在一些国家产生了既包含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因素，也包含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因素的佃户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有国家参与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具有这种过渡的性质。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所有者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通过这种出卖，劳动力与资本家的财产即生产资料结合起来。

与此相反，生产资料公有制则意味着，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对全社会来说，劳动者是生产者和所有者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为整个社会全民所有。此外，还存在着合作社集体所有制。

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开始了物质生产范围内的占有过程。这个占有过程不仅涉及到劳动问题，而且涉及到直接生产者为谁劳动，以何种社会形式劳动，什么人以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占有劳动产品，也就是说，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具有对抗矛盾的性质，也就是说，这种劳动不仅是为直接生产者生产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而且必须同时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进行的剩余劳动。不管是奴隶劳动、苦役劳动或雇佣劳动，就其性质来说，都是强制劳动，它物化为被生产资料所有者无偿占有的剩余产品。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剥削的本质，就在于对他人剩余劳动的这种无偿占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①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生产都是在这种对抗中运动着：一极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强制统治，与此相应的另一极是被剥削者为剥削者进行的强制劳动；一方面是将劳动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4页。

者永远排除在社会财富世界之外，与此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是非劳动者永远地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说，垄断社会的发展，包括它的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利益。^①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为自己和为自己的社会而进行的自由劳动，代替了为剥削者进行的强制劳动。^②劳动者自己占有他们共同劳动的全部产品，生产的发展成为他们个人自由发展和不断发挥创造力的基础。

从直接生产过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了分配关系的性质，特别是各个阶级、社会集团等占有社会产品的形式和多寡，由社会分工造成的必要的活动和产品交换关系的性质，最后还有个人消费的社会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在这些从直接生产到消费的经济关系总和中实现的。这种所有制不是人对物的关系，而是人和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受物质限制的物质关系。

生产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物质性在于，它不依赖于社会意识而存在于社会意识之外。它始终受物质东西（生产资料、劳动产品）的制约，^③并且源于物质对象性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在社会范围内彼此发生关系。

生产关系同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物质财富一样，是人们的产物。^④但是，人们创造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怎样改变这种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他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而是取决于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② 参见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132页。

③ 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④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144页。

不由他们自由选择 and 任意改变的物质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①

人们在自己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着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事实的揭示对于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都具有根本的意义。列宁把“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②作为马克思体系的“基本思想”加以表述。这一思想的意义首先在这一事实中，即随着生产关系的揭示，人们才得以完全把握社会生活过程的物质基础。因为生产力就其本身来说不是单独对历史过程产生影响，而是始终只有通过生产关系才产生影响。例如，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导致的相反的社会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把生产力放在它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去进行研究，才能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作出解释，这又是一个例子。此外，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都是产生国家、法律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中，生产关系表现为基本的、本原的，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关系。^③特别是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分析阐明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中，为着自己的对立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各对抗阶级的经济存在条件和他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正是随着生产关系的揭示，才得以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生活的总过程。最后，对于生产关系的思想打开了通往认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③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八章。

识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途径。^①

把主要基于“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之上的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得出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论证，使我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所有制问题是各阶级的生存问题，也是工人阶级的生存问题。所以，共产党人在任何革命运动中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②

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家们所热心宣扬的观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二十世纪已经失去了在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意义。他们认为，政权从资本所有者手里转移到了管理者、“技术专家控制体制”（专家集团）等手里。但是，任何时候人们都能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果，从其唯一的目的是靠牺牲工人而得到利润中，看出事实上谁在掌权。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权中，生产资料所有者，首先是大财阀和垄断资产者都是坚定不移地贯彻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用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失去意义的论点来为他们维护资本主义的政策辩护。长期以来，他们抛弃了社会主义运动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传统要求。这种思想和政策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对立的。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六章第二节。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第三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人们在自己的物质生活过程中彼此发生的生产关系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生产方式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基本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这样简明而形象地描述这种联系的特点：“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手工磨和蒸汽磨在这里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力。与土地还是主要生产资料，手工工具（农业中的镰刀、长柄镰、犁、耙，手工业中的手摇纺车、手工织布机）为主要劳动工具的那个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作为主要生产关系的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连同依附农劳动以及城市里的封建的手工业行会组织。与此相反，与主要生产资料是机器（开始是蒸汽机、各种纺织机、机械织布机，进而在一切其他工业部门采用机器）的那个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依赖性中得出，“人们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②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在以手工工具，也就是说以个体劳动资料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奴隶社会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② 同上，第155页。

和封建社会就是如此；在这个基础上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简单形式的资本主义协作，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劳动生产率如此低，以致它只能提供比谋生所必须的稍许多一点的东西。因此，劳动占有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水平，必然造成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社会分裂为阶级，剥削阶级的极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即劳动阶级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切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首先在于集中和发展现有的、分散的和有限的劳动力，把劳动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②

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用典型的劳动资料即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纺车、手工织布机和铁锤不得不让位于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汽锤。随着机器的使用，劳动过程的社会性与协作性成了一种为劳动资料本身这个自然所决定的物质技术的必然性，个体手工作坊由成百上千工人共同劳动的工厂所取代。生产不再是一系列的个人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9页。

动，而是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不再是个人的产品，而是很多人的，即社会的产品。社会分工向前发展，专门工业部门的数量增多，企业和工业部门越来越多地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社会生产过程。随着机器化大工业的发展，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而生产资料却相反还仍然为资本家私人占有。社会产品并没有被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所占有，而是被资本家所占有。这样就产生了并且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①生产的社会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单个资本主义工厂中的生产组织同整个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群众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和生产过剩危机等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而日益尖锐。目前，特别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这个矛盾更加深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②的最后形式。生产力的社会性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生产方式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分析的一个基本结果是证明了，人们在其中进行生产的生产关系，不是命中注定的和永恒的，而是历史地变化的和实践需要改变的关系。这一认识具有重大的世界观意义。它使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信念破灭。按照这种信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

① 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自然形式，因而是永恒的，全部历史只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并且只能在资本主义中发展，历史以资本主义而告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证明，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生产，而且也证明，人们怎样生产了这种生产关系本身。这种哲学观点集中为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它引导人们去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去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消灭的，并且必须被消灭。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所以只能通过阶级斗争，通过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它消灭。马克思还阐明，为什么进步阶级被迫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过时的生产关系。他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① 这种观点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即今天，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者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自己的生产力不再继续畸形发展和遭到破坏，才能保障他们的物质地成为可能的自由发展。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依赖性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 是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关系，然而，这种相互关系同时也包括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人和人之间在自己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关系对自己生产力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的运用和发展起着能动作用，这是由于它“不过是它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①

人们的经济利益即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从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这种利益直接来自占有关系、来自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来自谁劳动、谁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阶级在占有过程中的地位。各阶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用以促进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利益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例如，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就在于占有剩余价值，占有利润，它把生产力作为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手段而加以发展。

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是为了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产关系通过阶级和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对生产力起着能动的作用。它通过这一经济利益制约着生产的目的、动机和刺激。各种类型的生产关系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不同的推动力，而这种发展始终为生产的社会经济目的服务，这一目的是由当时的生产关系及由它所产生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决定的。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一个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过程。

生产关系可能在两个基本方向上对生产力产生影响：它们可能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或者作为它们的桎梏而起作用。^②当生产关系给在生产关系中对立的阶级带来经济利益，而这种利益又促使这些阶级去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力、挖掘改变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和制造新质量的生产资料的客观存在的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②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可能性、达到生产力更高的发展水平、寻找新的更好的生产组织形式的时候，它就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起作用。当生产关系带来的经济利益阻碍着生产力中已经成熟的改革或者甚至导致破坏已获得的生产力时，它们就作为生产力中的桎梏而起作用。

我们对作为生产力的桎梏的过时的生产关系起作用的方式方法，不可做简单化的理解。这尤其适用于作为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宁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①

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这首先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再能去挖掘质量上完善和数量上扩展的客观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剥削迫使工人阶级这一主要生产力的创造能力的发挥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表现在，由于过度的强化劳动而耗尽了工人的体力和精力，使工人早衰、大量失业；表现在工人阶级的大部分，特别是青年工人得不到他们为适应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的现代化生产要求所需要的教育，也就是说表现在资本主义“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时也表现在，长期不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爆发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中生产力大量被闲置并遭破坏，表现在确切地表明帝国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寄生性，简言之，表现在生产力日益变成破坏性的力量。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42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10页。

生产方式发展的普遍规律

人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构成一个整体，它们互为前提、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并且始终作为物质财富的历史一定的生产方式而存在。生产方式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规律。它表现在人们的历史一定的生产力制约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变化最终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

这一规律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发展和解决过程中及其在更高阶段上的重新继续和发展等等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因为它是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所以也必须在这一运动中去理解它。这一矛盾的运动是从人们在已获得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时彼此所发生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起作用而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与生产力相一致或相适应）。然而，迟早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到那时生产关系和由它产生的经济利益不再起推动发展的作用，对于它所由产生的生产力来说，它变得过于狭窄，它不再推动阶级和社会集团去实现生产力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在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发展使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陷入冲突。现有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或者被新型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在这整个过程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生产方式的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在一切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都表现为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的矛盾。进步阶级为改变生产关系而斗争，因为它们的社会存在和利益与发展生产力息息相关。与此相反，还居于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用一切手段维护自身存在的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私有

制，就是说维护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种生产关系。因此，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能在进步的阶级力量反对反动的阶级力量的斗争中加以解决。

生产方式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也起着作用。这里同样适用的是，一方面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另一方面它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发展方向和速度起着能动作用。

这一规律作用的特性首先产生于由生产资料两种公有制形式，即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①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新的性质：第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劳动者之间和劳动集体之间的同志式合作和互助关系”；^②第二，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产生的结果是，劳动人民为自己、为自己的社会从事劳动并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占有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因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满足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需要服务的；第三，公有制必然导致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自觉地有计划地发展生产。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它通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能动地作用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决定着自己的社会经济目的和活动的动机。这里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③

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8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26页。

③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页。

决定的，因为由这一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在于全面发展他们的个性，所以，这些生产关系必然使生产力得到全面的、不断的迅速发展。这首先意味着，劳动者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性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为了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幸福，开始自由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随着社会主义开始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个人的发展……是生产的宏大基石”。^①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其实质来说永远不会停止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而起作用。它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形式，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②这种生产关系不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它具有无限发展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及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完全与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的个别方面，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有可能阻碍在这种关系中、在劳动人民与此相联系的具体经济利益的作用下才产生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劳动者必须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使它与这一生产力相适应，并且作为它的继续发展的形式起作用。诚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某些因素之间的矛盾的这种发展，不会导致冲突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严重动摇，因为这里不再存在反对对生产关系进行必要的改革的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都关心这些矛盾的解决。劳动者能够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并及时地解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矛盾。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前进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

② 同上，第34页。

中的矛盾。

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历着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是从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的。在这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必须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产力出发，必须改造它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崭新时期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①它在苏联已经建立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中。目前，它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随着劳动者自己生产力的发展、高效率的工业和农业大生产的建立，随着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地、广泛地实现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客观地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的效力就越来越增强，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七十年代初确定的本质上一致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新的成熟程度的表现。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指出：“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在于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发展，提高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创造全面发展个性的前提。”^②在解决主要任务的斗争中，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不可分的统一性具有根本意义。

发展物质生产力是实现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的基本条件。解决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产生的一切任务的前提，特别是解决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大福利政策任务，前提是建立一个高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达到此目的的主要途径是生产的集约化，而科学技术进步是生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八章。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25—26页。

产集约化的主要因素。因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特别是社会主义占有过程的一切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随着劳动者改善、合理地利用和革新自己的物质生产力才有可能。马克思的下述阐述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和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①

与生产的集中、中央集权化、专业化和联合企业化相联系的生产和劳动的社会化就是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变化和生产关系完善化的基本过程。^②在这个过程中，全民所有制达到新的、更高的成熟程度，集体所有制在为发展生产力而挖掘自己的一切潜力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全民所有制。

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取决于全面体现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③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占有关系发展基本方向的是“日益增加的工作成绩、生产中的进步以及对科学技术成就日益广泛的利用，以利于工人阶级和所有其他劳动者，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其文化，使他们的精神生活更为丰富。”^④在这里，主要的发展方向是，作为劳动者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收入，按照他们的劳动成绩不断提高，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根据他们日益增长的成绩不断提高，在提高实际收入方面，社会基金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

①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

②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38页。

③ 参见同上，第31—32页。

④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29页。

义。^①

在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国际合作在加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作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分工协作及其国民经济日益紧密联系的发展形式而起着作用。“经互会成员国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符合经互会成员国对社会主义发展所承担的共同责任。它是有计划地联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潜力、保证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手段。它促进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并在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中加强社会主义。”^②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它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观点从哲学上为苏共、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制定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任务打下了基础，这个任务就是把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社会主义优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③

社会主义在驾驭科学技术革命所表现出来的全部优越性，最终根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优越性在于，利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发展生产为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精神需要以及他们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服务。正是在驾驭科学技术革命中所显示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个优越性，是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全社会性的科学领导与计划，包括作为决定性的组成部分的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再一个极其主要的优越性是有计划地、尤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使经济生活国际化。

科学技术革命已被纳入当代革命的基本过程，纳入了世界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32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43—44页。

③ 参见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1974，第79页；《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26页。

范围内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就其主要的社会内容来说，科学技术革命是形成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物质技术基础的过程。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出发点是，科学技术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符合于人的和社会的利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加速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上，才能解决社会革命的最终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社会。”^①

科学技术革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主要领域之一。随着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迫使帝国主义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和平共处原则，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领域中的竞赛的意义增大了。

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鉴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吸引力不断加强、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资产阶级思想家面临着指出一种代替现实社会主义理想可能性而又不能公开维护资本主义的任务。为了达到替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加紧宣扬以“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②理论为基础的“工业技术决定论”思想。这种思想在理论上直接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反对“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反对一切由此得出的世界观的、哲学理论的和政治实践的结论。科学技术革命被说成是直接决定资本主义中劳动者社会状况的一种自动因素。由此，他们首先否认的是，生产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着生

①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1976，第58—59页。

② 参见本书第三编。

产力发展的目的、性质、方向、速度和范围。

按照这种思想的“乐观主义”变种的观点，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在不改变经济的所有关系及政治的权力关系的情况下，直接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直接消灭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被标榜为尽管需要改革，但仍有发展能力的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必要的。而它的“悲观主义”的变种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问题，如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环境污染、资本主义各国千百万人遭受的饥饿以及其他等等。在这里，上述种种问题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垄断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逐，而是科学技术的错误发展。

然而，生产中运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因而也改变不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它丝毫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不管生产资料多么现代化，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是资本家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加强剥削的手段。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特别是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而所有这些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生产资料转变为公有才能解决。

“工业技术决定论”思想及其各种变种的主要政治目的在于否认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它要引导工人阶级脱离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干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使民族解放运动迷失方向，主要是阻止新兴的民族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因而，“工业技术决定论”思想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利益的表现，它显然是反共产主义的。

第 八 章

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与上层建筑

随着唯物主义地解决社会生活方面的哲学基本问题，随着对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和物质财富生产方式的物质的历史地改变着的基础的揭示，在哲学思想史上才第一次有可能把社会的历史理解为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与资产阶级哲学对“全部社会”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和非历史的阐述相对立，唯物史观是在社会由物质限定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矛盾的历史前进运动过程中把握社会的。它把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表述为在社会的历史中相继更迭的特殊发展阶段。它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来说明社会经济形态基本的、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发展规律性。

第一节 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以及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历史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 处于一定的国家、地区和领土内的人们、国家和民族各自形成自己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具体的社会机体同时起着作用，它们或多或少地互相影响并且在这个过程

中相继更迭，一些机体在产生，另一些机体在消亡，从旧机体中产生新机体等等。为了能够在五光十色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历史的规律性，并且把历史规定为人类的发展过程，必须找出它们的各个质的发展阶段，并且在分析这些发展阶段时，必须从特殊中区分出一般，从一次中区分出多次。为此需要有客观的标准。

对社会及其历史进行科学分析，总是以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为基础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①在人们的一切社会联系中，人们在自己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彼此结成的关系，即他们的生产关系，是本源的、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联系的关系。因而，社会的性质始终是由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则在于每个时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生产关系不仅是区分社会各种质的发展阶段的客观标准，而且根据这些标准可以确定那些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关系中的共同的、普遍的和重复性的特征。正如列宁强调指出的，对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各国物质社会关系的分析，使得“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②

例如，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生产资料 and 直接生产者相脱离，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而直接生产者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生产资料所有者。这就是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的基本客观标准。哪里可以看到这些规定，那里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关系。如同其他一切社会形态一样，共产主义形态及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也有其基本的客观标准。哪里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作为主要形式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哪里的直接生产者是集体的占有者，他们为自己劳动，而不再为剥削阶级劳动，那里就存在社会主义。因此，用来衡量一种社会形态的其他的、同样也是客观的标准，首先是政权的阶级性，则只能从这个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基本标准中派生出来。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是不允许随意规定的，对此存在着对其进行判断的客观标准。

社会经济形态范畴的内容是：第一，每一个社会始终处于历史具体的质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的性质都是由当时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①

生产关系的揭示对于阐明社会各种质的发展阶段极为重要，同样，对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②，对于认识各个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被更高的发展形态所取代的根本物质原因也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社会经济形态范畴把处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作为社会生存与发展之物质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七章。

基础的物质财富生产方式与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之间互有联系。这种联系部分是直接的，但常常要借助于许多间接环节。政治和法律、科学和艺术、道德和哲学等等，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因此，任何一个作为整体、作为社会体系而存在的社会，每次都是从历史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各个社会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彼此能动地发生作用。因此，必须从它们的根源于物质财富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中对它们进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下面一段话表述了唯物辩证的社会整体观。他们写道：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①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著作中散布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只注重“经济因素”的意义，它否认政治、道德等其它一切社会现象的任何历史作用，它是“经济的唯物主义”等等论断都是站不住的。

第三，社会经济形态范畴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的，也就是说遵循客观规律的过程来把握。列宁指出：“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程。”^①

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有一些是决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或各个领域之间发展联系的规律。例如，生产方式是对社会生活其他一切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也有一些是决定社会某一个领域发展的规律，如作为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规律。

此外，必须把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加以区别，前者在一些社会形态或者在多数社会形态中起作用，而后者则只在一种社会形态或者只在当时社会形态的一个发展阶段中起作用。普遍规律决定着历史过程的方向、它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以及这些阶段在发展史上的联系。特殊规律只为一定的社会形态所特有，并且制约着这个社会形态的产生及其向高级形态的过渡。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是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及其他规律。在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起作用的则是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及其他规律。普遍规律总是在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历史具体条件下起作用。

特殊规律就它们在一切实具有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中起作用这一点而言，又是普遍有效的。这一点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阶段的一切国家来说都适用。只有当这个过程的普遍规律^②被人们所认识，并自觉地加以运用、有计划地贯彻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卓有成效地进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十章第二节。

行。正如一般总是只存在于个别和特殊之中一样，这些规律也始终必须在由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当时所达到的水平（生产力的水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以及其他条件）所产生的特殊条件下得到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要求考虑两方面的因素，即一般的和特殊的，并考虑它们之间的正确联系。它拒绝把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绝对化。把民族的特殊性绝对化，就会导致否认普遍规律，从而必然使对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付诸失败，导致无视国际工人运动的共同经验，导致隔绝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国际主义团结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否认民族的特殊性，抽象地、非辩证地把普遍规律同它们得以实现的具体特殊条件对立起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传统和有关人民的文化，这些同样也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它们导致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以及脱离群众。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斗争中要从革命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出发，这些规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得到阐述，并且已为实践所证实，是经过各兄弟党的国际性讨论共同详细阐明的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具有的必不可少的特点是，他们最深刻地理解这些共同规律，依据这些规律并且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规律。”^①

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的历史一定质的发展阶段，是一

^①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39页。

个合乎规律地产生并且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社会的机体，是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并且相互作用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特殊总和。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而这些关系的本质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定类型。

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范畴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具有的基本意义列宁作了如下表述：“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①

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例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从理论上反映社会历史一定发展阶段的一般的基本特征。它们并没有把握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纷繁多样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没有把握它们的特殊表现形式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同旧形态的残余和新形态萌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因此不能把它们作为囊括了具有各种实际关系和事件的丰富总体的公式来加以理解。这些概念作为对一定社会类型的一般的和本质的东西的反映，是科学地分析具体历史关系与过程的必要工具。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基础和上层建筑

对人们在社会一定质的发展阶段上彼此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这就是要区分哪些是本源的、基本的和哪些是派生的社会关系。列宁强调说，唯物主义社会观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形式（结果）。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①

在这种联系中，基础的概念有助于人们去把握那些作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所由产生的直接的最切近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因而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解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地分析社会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彼此有联系，因而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能正确地加以运用。

基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不以人们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并且也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最终决定人们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内容、他们的社会思想、观点和理论基础。每一种社会形态都通过受生产力增长制约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定类型的限度内变化和发展的特殊的基础显示其特点。经济基础的根本的质的变化导致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8页。

置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人们通过他们的社会思想（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等等）和相应的机构（国家、政党、教会等）彼此发生的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总和。

人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与社会物质关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关系”，^①这里“当然始终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②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彼此发生意识形态关系，也不是说，这种关系归根到底可以由他们的意识来决定。意识形态关系总是受物质经济关系的制约。但是，它是通过反映物质关系、反映由这种关系决定的阶级利益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和其他思想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关系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但它们并不仅仅是人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而是也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例如实际政治的阶级斗争形式。

社会形态是一定质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物质关系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总和。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具有根本的世界观意义。它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出发，从社会存在先于社会意识的原则出发，在对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分析时，彻底贯彻唯物主义。它极其鲜明地反对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而是政治行动、政治思想或其他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为论证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提供了重要论据。它使我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抗之中，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变革物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② 同上，第8页注。

质关系即生产关系,才能改变社会,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联系 是,物质社会关系决定他们的意识关系。这是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普遍规律。历史一定的上层建筑总是同历史一定的

基础相适应。在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一切社会形态中,基础都具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特点。各阶级从自己的物质生存条件出发,用意识关系创造着它们借以组织为实现自己的基本经济利益的斗争并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对立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关系中、反映在各意识形态、国家机关和各阶级的对立之中,也必然反映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经济矛盾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矛盾、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及资产阶级政党为一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工会和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组织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对立。

在上层建筑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思想和机构。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以镇压敌对阶级和反抗的最重要的上层建筑机构。同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①在一定时期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①的思想和机构决定着这个时期的上层建筑类型。

由于生产关系是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所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经历了两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即垄断前阶段和垄断阶段，与此相联系，上层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这一新的经济基础，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制转向政治反动。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②当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深化。“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思想危机更为尖锐，它波及到政权机关、资产阶级各政党并且动摇着基本的道德标准。腐败甚至越来越明显地侵袭着国家机器的最高阶层。精神文化的颓废在蔓延，犯罪行为在增加”。^③

当生产关系已经过时，必须通过革命的途径加以消灭的时候，也必将要求一场对整个上层建筑的改造。任何一种新基础只有在建立了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时，才能存在并得到发展。

意识形态关系是置于生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一论断不应该被理解为意识形态关系对历史进程不产生任何影响。恰恰相反，它是历史过程的必要因素。这一点从各阶级始终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式努力争取实现其自己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就可以看出。当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而改革基础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先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页。

②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36页。

进的阶级力量就会意识到这些变化，这一点必然会以意识形态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必然会动用政治的和法律的权力手段，以便在反对那些借助于国家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力量维持和保护过时的生产关系，即他们自己的经济生存条件的反动阶级势力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中起着特别积极的作用。意识形态关系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在阶级对抗中有它自己特殊的作用。因而它们对基础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上层建筑不同领域同基础的关系部分具有直接的性质，部分具有间接的性质。政治是各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的直接的最集中的表现。而经济关系对艺术或哲学的影响则要通过许多中间环节，特别要通过政治。此外，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之间还存在着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如政治、道德、哲学、艺术之间等等，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原因。最后，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它表现在，根源于先进阶级经济利益的新思想是同已有的思想材料相连接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它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并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于经济原因，归结于基础的变化。这一切都意味着：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决定着意识形态关系的发展，而上层建筑也是按自己的规律发展的。意识形态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对此，恩格斯写道：“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①

①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当上层建筑为维护过时的生产关系服务时，它在社会的发展中就起着反动的作用。在今天，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党和意识形态。当上层建筑有助于实现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那种生产关系时，它就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力量。

总之，人们可以确定：第一，生产关系对意识形态关系的物质决定性和上层建筑对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是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仅仅是或者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第二，物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人们获得新的生产力时，生产关系就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从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成为必要，并且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必然要求对整个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继续。它们在二者的统一中把握了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直至社会思想的最高领域的整个生活过程。这就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复杂而又互相联系的规律。第三，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是行动着的人们的创造结果。这些关系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为我们理解人们怎样创造历史提供了启示；它们是人们理解历史过程的一把钥匙。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对于从哲学上论证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从理论上确定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任务作出了贡献。它使我们认识到，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国家当作维护资本主义基础的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工具，所以工人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特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 基础与上层建筑

别是通过把工人阶级最优秀的、最先进的、最有觉悟的代表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斗政党中，它才能完成上述任务。

同资产阶级革命相反，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是以夺取政权而告终，而是以夺取政权为起点。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即通过把重要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而为自己的政治统治确立经济基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在“谁战胜谁”的决战中，为了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并且建立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其特点不再是对抗性的阶级对立。它以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标志，一切阶级和阶层都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从这种经济关系中产生出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创造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前提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并发展。它们必须由工人阶级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并同其他劳动人民结成联盟有意识地去建立。在此，基础的变化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内容、任务和发展的方向，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同时，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断加强。

随着社会主义基础的不断巩固和不断发展，对上层建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例如，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与计划国民经济的活动等等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上层建筑越能适应基础发展的需要，它就越能对基础的前进运动发生有效作

用，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前进运动发生影响。

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为有意识地调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指出了具体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要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它们的总联系中彼此协调一致地向前发展。德国统一社会党指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有计划地、高水平地发挥一切优点和推动力，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科学和教育事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总和以及国防。”^①

能够领导这全部过程的唯一的社会力量是作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党的任务在于，在有科学根基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上，从政治上领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发展。对社会进程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形式进行的管理工作和计划工作的任务越是广泛和复杂，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政治上领导社会的作用就越是增大。”^②

第二节 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是 社会进步的各个阶段

历史过程的统一性 和多样性

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历史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这种认识中又推导出对历史过程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辩证联系的认识。

历史过程的统一性，第一，在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普遍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25 页。

^② 同上，第 93 页。

有效性。当今帝国主义历史哲学家否认这一事实，其目的在于否认全部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第二，历史过程的统一性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一切国家及这些国家一切历史阶段都起作用。社会的全部历史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即人为了能够生存，必须进行生产。而人们总是在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一旦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么新的生产关系必然要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物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规律性最终不仅决定了社会历史中一定的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中的重复出现。

历史过程的这种统一性首先表现在，人类社会是从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向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发展。历史过程的发展主要经历的社会形态有：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①就从各个形态如奴隶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整个人类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意义上来说，上述阶段顺序是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顺序。然而，并不是各个社会机体要经历一切社会形态。例如，古代奴隶制社会的社会机体，在向封建主义社会过渡的时候，不是被彻底改造，而是消失了，并且在它们的“废墟”上

①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广泛地讨论了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这次讨论涉及的是在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东方，即殖民奴役前的非洲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美洲所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类型。当时观点各不相同。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先于奴隶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他人则认为，马克思想以这一专用术语表明东方封建生产方式的特征。最后得出的观点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

产生新的社会机体。

整个人类的历史开始于原始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最重要的物质结果是生产力达到了能够保证稳定的剩余产品的正规生产的那种水平，这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①在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中，继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之后的是阶级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凝结为越来越新的人剥削人的形式，这些形式又造成了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为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被称为人类的史前史。作为最后一个对抗性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的生产力使阶级对立成为历史的谬误，并且使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即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成为必然。世界各国人民不可避免地迟早都将达到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人类以共产主义社会开始了自己的真正的历史。当人们不仅使自然过程，而且也使自己的社会关系服从于自己的统治时，他们就“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②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这个统一的出发阶段经过分裂为对抗阶级的社会形态到以迄今为止人类文化的进步成果为先决条件并且吸收了这些成果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这就是客观的、归根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233页。

② 同上，第323页。

结底由社会物质生产力更高的发展所决定的普遍合乎规律的世界历史的进程。

至于说到历史过程统一性的第二个方面——各民族、各社会机体、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在最古老的社会之间就已经存在着这种联系了，它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时期进一步加强（商业联系、文化交往、但是还有压迫和掠夺异族的战争及其他）。然而，归根到底，由于生产力低微的发展水平，直至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这种联系一直是偶然的和分散的现象。它们还不是社会进步的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可以由于外来的影响而轻易中断。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性的分工，随着破坏了旧的地区隔绝和民族隔离、破坏了自给自足经济的生产与交换的国际化，才使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经常的联系成为客观的历史的必然，历史才真正成为世界史。从这方面来说，历史过程的统一性不仅仅根源于合乎普遍规律的人类发展进程，而是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诚然，资本主义通过征服性战争、通过建立野蛮的殖民统治和对附属国无情的掠夺，建立了对抗形式的各国之间的全面交往。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之间在具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特征的平等和同志式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接近。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及其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与合作是将来一切民族为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幸福而进行共同合作的典范。

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具有辩证的性质。在历史过程中，重复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性与非重复性、一般与个别、必然与偶然都是互相联系的。它的统一性是在它的多样性中实现的。

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联系首先表现在，各种社会形态在各个国家中都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其特点。马克思强调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①对于受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在这里，除了地理环境的影响（特别对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和各国之间的交往以外，进步力量进行历史上成熟的变革所具有的一致性也有重大的意义。此外，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直至共产主义形态产生之前，各社会机体中的社会经济形态不是“清一色”的。在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中总是掺杂着以往形态的残余，而更高级的形态也是在现有的形态中开始形成的。

历史过程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联系还表现在上述各社会形态标志出的人类总的发展进程，但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所有这些社会形态。如果某些社会形态在其他国家已经崩溃或被更高的形态所取代，而且采用了发达国家的积极成果、首先是发达国家的进步生产力，同时也就存在着超越这些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如日尔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就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在当代，对于从殖民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来说，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列宁论证了下述指导原则：“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①这一原则通过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和其他地区的各族人民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前资本主义关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得到了实际的证明。

自从原始共同体解体以来，各社会机体均属不同的社会类型。从此以后，相同类型的社会机体并不就是包括整个人类的体系。但是产生了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例如，古代奴隶制社会就是这种情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道路，当今，这个体系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因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体系的彼此斗争中实现的，这些体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影响，因此，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样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变化。

随着社会主义在各国的胜利，整个人类将重新在一种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条件下生活和劳动。从而，对于对抗性社会特别典型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即把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现象也将随之消失。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迅速和无限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在较高的水平上趋于平衡。

社会经济形态与历史时代 “社会经济形态”范畴有助于我们去把握社会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中的本质和主要发展趋势。它对于人类各个历史时代的确定也具有重大意义。从分析社会经济形态进而确定各个历史时代，这种必要性是由于在每一个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3—214页。

定的历史阶段都发生着许多复杂的过程而产生的。

这一事实我们用“时代”的概念来把握。列宁指出：“时代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有种种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大的和小的、先进国家或落后国家所固有的现象……”。①“时代”的概念可以涉及一定社会形态的统治地位（例如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或是涉及某个社会形态的一定阶段对世界发展所起的支配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处在上升阶段的垄断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帝国主义时代），或是涉及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例如现时代）。

为了表明时代的特点，有必要找出对历史全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形态）类型并且必须确定，哪一个阶级在这个时代中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正如列宁指出的，尽管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多么顺利”，然而我们的确可以知道并且事实上我们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②

我们的时代是由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为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为制止各族人民间的战争、为推翻资本的统治、为实现社会主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28页。

②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

义^①而斗争的时代。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深刻变化所造成的结果是，工人阶级最终不可变更地成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使当代世界革命过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古巴取得了胜利，由于越南人民的胜利以及越南重新统一后，建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随着老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大大扩大。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民族的世界大家庭不断壮大，它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势力，成了世界政治的领导因素。“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扩大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改善所有革命反帝力量进军的条件，并且加强世界和平。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随时都能完全胜任它的历史使命，不断地加强它的一致和团结是一个基本要求。”^②当代三股最主要革命力量的联盟，即世界社会主义、国际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是在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以及在国际生活的实践中贯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中取得新成果的根本保证。

社会进步及人类文化的本质、动力和前途问题，是哲学派别斗争的基本问题。它在当前世界观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派生出个人的、社会各集团和各阶层

① 列宁《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9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5页。

的、社会各阶级的以及各政党的政治思想和实际态度的重要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充满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乐观主义。确信社会进步将冲破一切反抗而得到实现，是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依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乐观主义的深刻根源在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创造性。怀疑进步、否认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活领域深刻危机的表现，也是它的精神和道德腐败的表现。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观对进步的悲观主义态度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没落，而资产阶级思想家却称这种没落为“人类的没落”。

当资产阶级还是一个进步阶级的时候，在反对过时的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它的思想家（如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主张社会进步的思想。然而，他们是从人的理性的发展中推导出这种思想，他们既不能把握阶级社会中进步的矛盾性，也不能把握它的形式的多样性。他们同样不能理解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的观点具有目的论的特点：他们把实现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历史上暂时的理想说成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黑格尔具有关于社会进步的极其深刻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的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自由意识中的一种进步，在这里，旧事物是新事物的必然基础。

然而，由于黑格尔把社会进步理解为概念的、“绝对观念”的、“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他不能解释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真正原因，从而不能解释社会的实际进步。他那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表现在，他把普鲁士的君主政体称为历史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结。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越来越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反动的阶级，它也就越来越背离了社会进步的思想。对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他们的特点也是以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否定进步。他们一些人把历史仅仅看作是一种退化过程、一种倒退运动，另一些人既否认进步，也否认倒退，也就是说，他们否认历史过程的任何方向，并且断言，人们只能说“社会变迁”（L·冯·维塞〔1876—1969〕；G·古尔维奇〔1894—1965〕）。第三种人则把历史解释为一种循环。他们的目的是为过时的社会状态的永存进行辩解。同时，人类的发展进程还被说成是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彼此间没有任何发展史上的联系的各种文明彼此孤立地互相并列（O·施本格勒〔或称斯宾格勒〕；A·Z·汤因比）。总之，有这样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把今天历史上过时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作为文明的顶点来解释科学技术革命。他们认为，科技进步的作用是，整个人类将要在一个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统一的工业社会”中生活（W·W·罗斯托夫；Z·福拉斯蒂尔〔生于1907年〕）。所有这些观点都同历史的现实相矛盾，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它们都追求一个相同的目标：拯救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阻止人类不可避免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历史的客观过程和结果的研究和概括，指出社会发展不断进步的性质。它不是从思辨和抽象的幻想中，而是从对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分析，对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与解体的分析中得出历史进步的思想。

社会进步这个概念的内容是：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提高的过程。它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经济的和

政治的进步、精神文化的、道德和艺术的进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这一切形成一个辩证的整体。把哲学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得出物质的生产活动是一切进步的基础。社会进步具有辩证的性质，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把连续性与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的飞跃结合起来。社会的发展是在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完成的。社会革命是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而它的那些彼此有着质的区别的发展阶段就是各社会经济形态。

为了确定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有必要规定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这个标准既不能在社会之外，到“超自然”的原则中或是到抽象的幻想中寻找，也不能到社会生活的派生的、第二性的现象中寻找。

同一切唯心主义理论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应该到社会的物质基础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原因和普遍标准的观点。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历史过程的基础。它们是最终形成社会关系整个体系的客观现实原因，这种客观现实原因又制约着社会关系在更高发展意义上的变化。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正如列宁强调指出的，它是社会前进运动最高的和主要的标准。^①这个标准是客观的，它产生于社会本身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可以并且必须给它作出科学的精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以这种立场反对帝国主义历史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否认存在着进步的客观标准的一切观点。

归根到底，这种根源于资产阶级反动阶级利益的企图是否定一切社会进步。就上述客观标准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形态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同时是普遍历史性的，因为每一个社会机体

① 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230页；《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4页。

在一定时期都有一定的生产力作为最终决定性的物质基础。

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决定了对某一种形态的社会生活的性质、对个人和阶级彼此发生的一切关系起决定作用的那些关系。因此，为了确定一种社会形态在一定时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就必须考虑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孤立地考察生产力而不联系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那就不可能确定一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所达到的那个历史阶段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社会是反动的，尽管在这个社会中现有的生产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如技术和自然科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在帝国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过时的，它不再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是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限制了主要生产力，即劳动人民的发展。同时它们还造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极端反动的特征。

一种社会形态的进步性表现在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表现在它们相互关系的进步、促进文明发展的特性中，也表现在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相互促进作用上。至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必须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必然。鉴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在发展的初期，相对来说都处于中等的水平。因此，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其本质来说要求生产力全面、稳定、持续而又迅速地发展。在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过程中，使生产力提高到一个资本主义原则上不可能达到的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中，所以，劳动生产率是

社会进步的普遍标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列宁强调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①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对于社会主义迅速而全面的发展，对于同帝国主义进行的阶级斗争能取得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结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尽管社会主义同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上还存在着差距，但是，前者还是比后者更好地满足着劳动人民的基本需要（社会安全、劳动、食品、保健事业、国民教育、文化等等）。这一点也足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

因此，判断一定生产关系的进步性或反动性的普遍标准在于，看它们是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起作用还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下述事实对于判断各种类型的生产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究竟给劳动人民群众带来的是什么，这取决于生产关系。恰恰是这个特殊标准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比所具有的历史优越性。归根到底，由物质生产决定的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即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关系、科学和艺术等等都具有特殊的进步标准，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标准放在它们同当时整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关系中去加以理解。

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只有当它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并且使这些可能性得到实现的时候，它才是人类上升运动中的一个阶段。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在共产主义以前一切社会形态的历史中，在某一社会形态的上升阶段之后，随之到来的是它的崩溃和没落的阶段。一旦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并且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么就开始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折。它同时也意味着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在以往的历史中，社会进步是通过以社会革命的方式由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过程而实现的。

社会进步始终是历史具体的。自原始共同体解体以来，进步就具有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产生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对人的剥削。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尽管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斗争才能达到的任何进步本身都包含着对被压迫群众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①历史唯物主义就此指出，那种脱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孤立地看待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从而宣扬“阶级中立”进步论的帝国主义的诡辩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的。这种思想闭口不谈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技术革新的对抗的性质，这样的革新以通过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来提高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为其唯一目的。

在阶级社会中进步所具有的对抗性还表现在，任何一个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相对的退步。

前进中的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随着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

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分工具有对抗矛盾的性质，因为脑力劳动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而被剥削阶级却被宣判终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生产过程中的精神能力变成了资本统治劳动的力量，而直接的物质的劳动则降低到从事局部劳动的工人的机械动作的水平。城乡分离也是一个同时包含着相对退步的进步。这种分离采取了城乡之间对抗矛盾的形式。此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城乡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① 机器是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式地使用机器却使工人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并且宣判了工人在才能和力量方面受到极其片面的训练。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下，机器并未减轻劳动，而是不断提高劳动强度，甚至达到了压垮和摧残工人生产力的程度；机器本身是对自然力的胜利，但它又使人受自然力的奴役，机器本身增加了财富，但它又使生产者变贫穷。^②

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社会进步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平衡和比例失调的现象。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是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为其标志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不仅是靠牺牲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是靠掠夺、剥削和压迫无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而获得的。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0页。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3页。

在这种或那种对抗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内部，进步的实现也是极不平衡的。例如，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中精神和道德的深刻危机之间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不平衡，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过时性。

对抗性社会形态最野蛮的现象之一，是归根到底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征服性和掠夺性战争。^①

只要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其经济基础，社会进步就总是在进步的阶级力量反对反动的阶级力量的斗争中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克服重重障碍，并且需要有许多为争取社会关系发生历史必然的变化而奋斗的进步力量付出巨大的牺牲和痛苦。当革命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的时候，反动阶级可能暂时获得优势。面临自己的灭亡，他们不惜采取最残酷的手段，以延长自己的统治。例如，德国垄断资本中，最富于侵略性最反动的集团，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极端尖锐的时期建立了公开的恐怖的法西斯专政，把它作为对内残酷镇压本国工人的革命运动和其他民主力量，对外进行侵略和争夺世界霸权、主要是扼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工具。正如苏联及其他反希特勒联盟力量击败德国法西斯所证实的，反动派总是只能暂时保持优势，最终获胜的还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行动的革命力量。

社会进步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和直线前进的。成功和倒退、胜利和失败构成了进步的辩证运动。列宁认为：“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②是非辩证的并且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想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十章。

^②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3页。

法。

当工人阶级在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同其他劳动人民结成联盟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时候，她就是实现着迄今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进步。

随着工人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进步失去了社会对抗的性质。“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①

社会进步新的历史特点的社会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随着这种所有制的出现，结束了人对人的剥削，结束了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现象，结束了剥削者的少数对广大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压迫，也结束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因为生产者本身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所以进步——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进步的决定性的基础也是社会生产——是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在全体劳动人民为实现他们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总的基本利益而进行的合作中实现的。这些都是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进步所特有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生产、政治生活和文化领域中都得到了发挥。今天，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政治生活、教育和保健事业等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所取得的进步的丰硕成果，都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即为强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的。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生产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决定性的动力。在实现主要任务中，经济政策与福利政策相统一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标志。“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实行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为生产及其效能的高度增长而斗争，是为系统地改善劳动人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服务的”。^②

生产力不再是那种作为资本的工具掠夺劳动者个人“一切现实生活内容”，从而使他们成为“抽象的个人”的与劳动人民“分离的”力量。^③在社会生产中产生的，并运动着的全部生产力是为发展劳动者个人创造性的能力和天才，为全面发挥人的个性服务的。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建立，人成为他自身的自觉的创造者。充分发挥人的体力和脑力，发挥他的美学的和道德的能力，发挥他的生产和享受的能力，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同整个社会的继续发展生产、迅速实现新思想、应用新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26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3页。

科学知识和新技术方法的利益的原则上的一致。个人、集体和整个社会在加速实现社会进步方面具有原则上相同的利益。

在共产主义形态中,社会进步的历史新特点主要还表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决定着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团结在苏联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各国的紧密合作,在社会主义民族繁荣和接近过程中,为实现新的社会进步而发挥着新的巨大的潜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进步的速度与彻底性深深地扎根于同苏联牢不可破的兄弟联盟和我们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牢固的联系。^①

当今,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保卫和平。在社会主义各国,已经实现了马克思的预言,“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②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战争感兴趣的阶级与社会集团。同时,在今天,社会主义拥有如此牢固的阵地和强大的物质手段,以致有可能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新的世界大战。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与保卫和平,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有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要求一切和平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共同努力。^③进一步加强团结在苏联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各国的防卫能力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将彻底铲除战争的根源并给人类带来永久和平。

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以高速度实现着社会进步。

① 参见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1页。

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8页。

③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88页。

所有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社会发展，特别是苏联的发展证实着这一点。“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六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保证了在社会一切生活领域中的进步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①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在历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是人类以往历史的终结，也是它自身真正历史的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也被消灭。^②劳动人民以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着全部历史的基础，他们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从一切剥削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在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在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中，使人成为人的劳动才从痛苦、负担和单纯谋生的手段变成荣誉和光荣、变成人的个性自由发挥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土壤，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

①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德文版第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①

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建立，人们能够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支配自己行动的客观规律，从而完成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他们的有计划的组织代替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自发地统治被自觉地统治所取代。人们的社会作用将不断增长，这种作用是人们在对社会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事先所预料到的；并且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历史性行动、首先是通过自己最主要的历史性活动，即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社会生产，达到同全社会的目标越来越一致的全社会的结果。“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②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过渡开始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当前显示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特点。在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他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此同时，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正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形成起来的。

共产主义形态产生过程的特点在于，新生产关系——它不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2—333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页。

同于在封建的生产关系的胎胞中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它之前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内部产生。产生这个特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所涉及的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这一过渡的前提是剥夺历史上最后的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产生于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开端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过程，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整个社会关系被彻底改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过程包括了整个的历史时期。对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马克思在他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中，极有远见地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他唯物地研究了这个新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经济前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彻底地运用了作为发展理论的唯物辩证法。^②他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③之间的差别。列宁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直接斗争的新条件下，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思想。他把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之上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这里决定性的一点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总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列宁就是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②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3—444页。

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在这种联系中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称低级阶段，他说：“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①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阶段中，生产都是以越来越较好地满足劳动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为目的；按照“各尽所能”的原则，摆脱了剥削的劳动是一切人的生存的基础；国民经济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将有计划按比例地得到发展；人们将科学地领导整个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领导社会生活过程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在充满矛盾而又复杂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当人们向世界历史上的处女地前进时，有许多困难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证明着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优越性。

社会主义是以人们的幸福为核心的社会。它以被解放的劳动、真正的民主和个性的真正自由为标志。它保证人们享有劳动、教育和休养的权力，保证劳动人民充分就业并且为社会主义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它使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保障并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社会主义造成了各族人民之间新的、平等的关系，它确保彼此互利的合作与和平。它给正在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影响作斗争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在历史较短的时期内，克服自己经济的落后状况，达到社会解放和全面进步的可能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确保人类免遭一场普遍毁灭性战争的威胁。^②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5页。

② 参见《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德文版第22页。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共产主义形态的基本特征的成熟程度不同。这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觉悟。例如，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主要是由机械化阶段的机器大生产决定的，而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则主要将以生产自动化为其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存在形式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合作社集体所有，而在共产主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存在的将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的所有制。在社会主义，阶级对抗被消灭；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阶级和各个社会阶层都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他们通过主要的、社会经济的、政治和思想的一致合作彼此相联系。

共产主义将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社会主义，作为剥削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对抗矛盾被消灭。在共产主义，那种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及城乡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将消失。在社会主义，劳动报酬原则是分配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取得的一个基本成就，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并且也显示出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和政治上层建筑还必须存在，其内在的原因是还存在着阶级差别、存在着控制生产和消费的社会需要量的必要性；外在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是在同帝国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国家和政治上层建筑都将消亡，对此，不仅内在的条件，而且同扼制和消灭帝国主义相联系的外在的条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根据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普遍有效的经验，有科学根据地阐明了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高级阶段的特征。^①

社会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通向无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阶级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必要阶段，正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经验所证明的，它本身要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特别是随着广泛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开始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为了发展生产力、全面形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社会主义的觉悟并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特性及其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基本条件。这些任务都要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共产主义形态中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时候，总是要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它的创造性的可能性以及它那极为深刻的人道主义本质。”^②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纲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05—109页。

②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德文版第9—10页。

领域中，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完整的思想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经验与认识制定出来的。这个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条件。

这个思想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总联系中把握它的特征，并且为我们实际建立这一社会关系和现象的有机整体指出了方向，因此，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应该在形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方面达到一个质上更高的发展阶段。“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变化的历史过程”。^① 它那一切特征的内在联系的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的意义决定的，而社会主义的意义归根到底又是由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纲领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作了如下的规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创造一切物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前提，以便在不断提高的阶段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意义：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利益”。^② 这个方向集中表现于，在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统一的基础上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主要任务之中。

有益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的统一，构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远景规划的核心。^③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解决经济任务，即进一步建设保证经济的稳步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高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首先要求驾驭科学技术的进步。从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基础这个事实中得出，社会主义关系条件下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25 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埃·昂纳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前景》，德文版第 16 页。

的经济进步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必要的和基本的条件。

从发展使生产力迅速进步的经济基础出发，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同志式的合作和彼此帮助的关系出发，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意味着全部社会关系达到了质上更高的发展阶段。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说，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不断提高、一切阶级和阶层逐步接近。在政治领域中，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巩固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发展方向的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及提高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社会积极性相结合。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在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相统一的基础上解决主要任务的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同时，还必须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可靠地保卫着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成果并且同苏联军队以及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队结成紧密的阶级联盟和战斗联盟，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保证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共同的革命事业。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规定下述任务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目标：“创造一切条件，以便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体力和脑力，就是开辟一切可能性，使人们的生活内容充实和富于文化，使劳动者的思想和行动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特色，具有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特色”。^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上述关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的思想把眼界进一步放到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28—29页。

问题上，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统一形态的两个发展阶段。因此，在社会主义成熟过程中，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同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基本条件相联系的。中央委员会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根本条件并不是将来才能解决的任务。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没有一条固定的界线。在进一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就为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准备”。①

这同时意味着，我们着手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都要着眼于一切根本变革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共产主义目标。这一任务把握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发展联系的出发点：全面地形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挖掘它的可能性、始终如一地利用它的规律和原则，巩固并不断完善，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为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把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改造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并为形成共产主义觉悟作准备。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6—7页。

第九章

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 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与当时的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这一揭示奠定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基础。唯物史观是理解以下事实的前提，即自原始公社瓦解以来，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它引导人们去认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物质起源和历史性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科学地理解历史过程具有根本的意义。这种过程在表面上呈现为：社会成员的无限多样的行动，这个人的意图与另一个人的意向之间的多种矛盾，各个民族和各个社会之间的斗争以及它们内部的斗争，革命与反动、和平与战争，迅速发展与停滞或衰退的相互交替等等。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①历史是由阶级创造的，而不是由各个单独行动的个人创造的，为了对历史进行科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37页。

学的分析，必须把个人的各种行动理解为按照自己的利益创造历史的阶级的行动，必须从阶级的经济生存条件，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来说明阶级、阶级的利益、目的和行动。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个理论为论证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作出了贡献，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斗争的理论武器。

第一节 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的实质

阶级分化的原因 社会分化为阶级，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现象。因而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且将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而又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在阶级社会之前是原始公社，原始公社没有阶级，生产资料是公共所有，社会成员不是按照他们对基本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互相有所区别。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共同劳动。人们的生产力极低，以至于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社成员都必须劳动，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维持生活的生产劳动推卸给别人。

随着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才产生了社会分化为阶级的条件，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金属工具，这一切都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的劳动力通常能够生产出比他自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必需品更多的东西。随着正常的剩余产品生产的出现，产生了剩余产品被他人占有的可能性。

生产力的发展也伴随着生产过程的划分，这种划分加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主要与劳动活动的划分和专业化相联

系的新的生产力愈来愈陷于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的冲突之中。于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地产生了。随着生产资料越来越变成占有他人劳动剩余产品的手段，私有制就成了社会分化成阶级的基础。

奴隶制就是在这些经济条件下，作为阶级社会的基本形式而产生的。一方面从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占有他人劳动剩余产品的贵族社会和其他具有特权的公社成员中形成了奴隶主阶级；另一方面，从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产的战争俘虏和变穷的公社成员中产生了奴隶阶级。也有以其他形式产生的阶级社会。例如，斯拉夫和日尔曼民族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主义的。阶级分化过程的初期，常常有各种不同的剥削形式同时发展，其中有一种是主要的。

社会分化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世界历史范围内合乎规律的过程。凡是在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固定的剩余产品和产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地方，都在进行着这种分化。这是一个进步，因为它为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固定的剩余产品的生产使社会能够分化成阶级，但是由于这种剩余产品的数量很少，所以必须使社会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恩格斯写道：“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相反，阶级和阶级对立不是发源于“人的本性”。它也不是由“上帝既定”的。同样，暴力的使用也不是产生阶级的原因，暴力始终只是社会变化的手段，而从来不是原因。

从对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的认识中推导出对消灭阶级对立的决定性条件的认识，这个条件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结果是，不再需要有一个劳动阶级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物质生产上，以致使他们没有时间去从事其他的社会任务，从而也不再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阶级去管理劳动，掌管国事，从事艺术、科学等活动。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消灭社会阶级分化的先决条件。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就确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 写道：“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①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研究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作了深入的研究。斯密和继他之后的李嘉图确认，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是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劳动价值论对分析这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具有根本的意义。

李嘉图说，收入的方式——雇佣工人的劳动工资，资

^①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决定了阶级的差别。同时，李嘉图还指示，资本家的利润，无非是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尽管他还没有说清利润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强调指出，特别是李嘉图通过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说：“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①

当然，斯密和李嘉图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成是永恒的，因而也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看成是生产的自然规定。

复辟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主要是基佐、梯也尔和米涅，他们对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研究，从中获得了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事件的推动力的重要认识。

基佐提出了社会政治机构的基础问题，他把注意力放到社会单个人的、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上，放到不同阶级中具体个人的关系上，并且指出，这种社会的基础在于地产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确定了法国的历史是不同阶层相斗争的历史。在他的主要著作《英国革命史》一书中他又前进了一步：他指出，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他不仅把地产关系，而且把一切占有关系看作是这一斗争的基础。梯也尔也认为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米涅则首先指出，阶级的需求和阶级的利益对历史事件的进程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他

① 马克思《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83页。

认为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政治事件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斗争，这次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产生于法国的整个历史。

诚然，这些历史学家不可能揭示这些阶级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基佐把征服看作是所有关系的起源。梯也尔同样不能理解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米涅也是从征服中引申出所有关系。另外，法国的历史学家只承认过去的阶级斗争。基佐站在敌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竭力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梯也尔否认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起的创造性的作用，按照他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在1830年革命以后的法国，已经趋于阶级和阶级利益的和谐。米涅也认为，资产阶级一旦上台，阶级斗争就停止了，就有一个公正的国家制度了。尽管存在着所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仍然是把以下事实当作“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这就是在英国和法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创立了唯物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彻底科学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马克思写道：“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

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在他的《伟大的创举》这一著作中给社会阶级的概念下了定义，它包括了所有的基本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245页。

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特征，这就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

列宁的阶级定义指导我们去研究各阶级历史行动的物质基础即生产关系，它帮助我们对社会的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对于掌握和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确认，阶级是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他在这里强调，阶级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列宁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着历史特定的阶级。奴隶社会是奴隶与奴隶主，封建社会是封建的依附农和封建主、资本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意味着，在阶级社会中不是简单的“穷者”与“富者”的相互对立。另外，必须注意到，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不同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对立，就象雇佣工人与奴隶，资本家与奴隶主有区别一样，这不仅涉及剥削与压迫的方式和方法，而且也涉及到这些阶级斗争最终导致的历史结果。因此，列宁的阶级定义指出了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要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

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是社会分成阶级的基础，也是区分阶级的主要标志。对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来说主要的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特点是，存在着一些大集团，这些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其中一个大集团是一切或者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另一个集团则相反，一无所有的阶级为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阶级劳动，后者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其中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因为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另一个阶级则受压迫、受剥削。因为它没有（或没有主要的）生产资料。这种对生产资料的对立关系，用法律条文固定了下来，并且通过国家的强制手段加以保证。由于社会分化成敌对的阶级，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作为经济的基础，所以只有当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关系被消灭时，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消灭时，阶级的对立才能被消灭。

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决定了不同阶级在生产组织中的不同作用。统治阶级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把组织和管理生产的职能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时写道：“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① 被剥削阶级不得不在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指挥下劳动。他们不仅被排除在生产管理之外，而且这种管理对他们说来是一种专制的暴力。

由于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有着对立的关系，最后造成获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数量也不同。剥削阶级占有被剥削阶级的剩余产品，从而占有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而被剥削者只能从这一财富中得到维持其生产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列宁说，阶级是一些集团，在这些集团中，由于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对立关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9页。

系，所以一个集团就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一定义概括了剥削社会形态中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本质。列宁的阶级定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中的相互协作的阶级，尽管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再是那些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阶级。

自原始社会瓦解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劳动阶级的特性是随着剥削关系类型的变化而改变的，而剥削阶级则只有在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起作用的时候才是必要的。如果这种生产关系完成了它的使命，与此有关的剥削阶级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如果这个剥削阶级继续存在，他们就会对社会的继续发展造成巨大的祸害。^①今天，这一点在垄断资产阶级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阶级的经济特征是基本特征，它决定了阶级的实质。从阶级的物质生存条件出发，这些阶级形成了一定的生活方式，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等。譬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按其基础来说是经济性的阶级对立——也表现在对立的政党，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以及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之中。

在对抗的社会形态中，除了基本的阶级外，还有附属的阶级。基本阶级的存在是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直接相联系的，因此它们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承担者。由于对抗性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按其本质来说是剥削关系，所以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的阶级：一个基本的剥削阶级和一个基本的被剥削阶级。而对附属阶级的存在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或

^① 参见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318页。

者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例如，在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附属阶级而产生，他们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的对立阶级。

最后，应该把社会阶层与阶级互相区别开来。前者是一些集团，这些集团的存在是现有的生产方式分工需要的必然结果。社会阶层在某些特征上不同于相应社会形态的阶级，而在其他的特征上是与各个阶级相一致的。社会阶层从来就不是历史一定的生产方式的承担者。因此社会阶层在社会形态中不起独立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作用。最重要的社会阶层是知识分子。它是在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

对资产阶级关于社会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批判

生产的社会性最终决定着，人们总是在一定的集团或联合体中共同劳动和生活。例如，氏族和部落、部族和民族、阶级和阶层、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职业团体等等。就属于这种集团或联合体。它们在共同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社会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随着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生产方式一起变化。因此，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历史具体的社会结构。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社会的阶级就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社会的阶级分裂就是最深刻、最基本的、决定性的社会对立。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是人们生存的基本经济条件。

现今的资产阶级关于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理论或多或少都是公开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及其革命的结论的。当前有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社会多层次”和“社会流动性”理论。

“社会多层次”理论，试图把地质学中使用的分层概念

(岩石的分层淤积)应用到社会上,在这里,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不是阶级而是或多或少被随意理解的阶层 (stratum-Schicht)。按照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区分阶层的标准是: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教育程度、职业、“社会威望”等等,甚至包括按照个人的意志把人纳入这个或那个社会集团或阶层的“标准”。

一定社会的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差别,因此,人们可以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区分许多社会集团。但是对个人和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起根本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的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多层次”思想正是为了从思想上掩盖社会划分阶级的这一主要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各阶级主要特征的观点使我们不仅能区别阶级而且能认识对抗性阶级之间关系的本质,即人剥削人的本质。然而,“社会多层次”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恰恰是要造成这样的观念,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敌对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不存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只存在着许多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协作”关系。“社会多层次”理论是为稳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社会服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是阶级的主要标志,这个观点引导人们去认识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消灭阶级的基本条件。

“社会流动性”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多层次”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流动性”就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任何变化,水平的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在同一个集团内的移动(例如从一个宗教团体转到另一个宗教团体,从一个国籍转到另一个国籍等等)相反,垂直的流动性就是指某个个

人从一个社会集团转到另一个社会集团。这种观点也是要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个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社会对立，实际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单个人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丝毫不能改变阶级的分化。因为单个人存在条件的改变绝不会改变各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更正确地说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最后，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主要方向是阶级力量越来越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以及大多数人民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

与这种所谓的理论相联系的还有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把现今的资产阶级社会说成是“开放的社会”，也就是具有无限制的“流动性”并抽去了阶级斗争的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不同于“封闭的社会”，后者缺少垂流流动性，是保守的并且充满矛盾的。这种“开放社会”的一个变种就是“多元社会”，其标志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元性”，这些集团“民主地”解决和调整他们各种不同的、但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利益。

第二节 阶级斗争——对抗性 社会形态的发展动力

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自原始社会瓦解以来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①

阶级斗争是历史中的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它必然地产生于各对抗阶级互相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敌对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些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是由各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对立地位客观地决定的。

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榨取被剥削阶级的剩余劳动并保护这种剥削的社会条件。被压迫阶级采取各种形式对这种剥削进行反抗，他们的利益是减轻剥削，最后完全消灭现存的剥削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中，当一个阶级努力贯彻自己的利益时，必然会同另一个阶级的对立的利益相冲突。基本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各个时期的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利益以及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过渡时互相接替的剥削阶级的利益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地敌对的。一个阶级的利益常常只能通过牺牲另一个阶级来实现。在这里归根到底涉及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②从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敌对性的对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敌对阶级的相互斗争，一切阶级斗争不管它可能采取哪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但最终总是围绕着各阶级基本的经济利益。

在对抗性阶级基本利益的对立中最终表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发展。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它作为阶级而存在的条件。如

①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②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5页。

果生产关系与新发展的生产力发生了冲突，那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是反动的。进步的阶级为消灭这种生产关系而斗争，并以此来维护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要求。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推动力。在阶级斗争中各阶级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逐渐成熟，并获得了自己独具代表性的特点。一种社会形态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切重大的变化都是在各阶级之间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发生的，是这一斗争的结果。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过渡，同样也是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激烈斗争的过程和结果，进步阶级为了消灭历史过时的社会状态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的创造性的力量。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点。在社会革命时期，各阶级在实际行动中公开暴露了他们对社会生活基本问题的真正态度。他们表明了，他们能为何而斗争，以及他们能够如何顽强地、有力地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不断得到发展。因为革命给群众提出了越来越高的任务，促使他们独立地参预政治生活，并教会他们进行斗争。他们丢掉了幻想，得到了经验，这些经验使他们能够更加顽强地更加坚定地进行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历史的推动力，直到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代替阶级斗争而起作用的是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资产阶级是这个社会形态中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基本阶级，它是决定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产阶级通过占有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产品来剥削工人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

它起过革命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化。随着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资产阶级终于成了反对进步的、寄生的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它不再执行必要的职能。^①在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中在经济和政治上最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它包括金融寡头、其余的垄断企业家和大企业主以及金融寡头统治机构中的代理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金融寡头只有几百人，但是约有 75% 的生产资料都集中在他们手中，中小资本家、经理和其他的与资本主义企业主紧密相联的资产阶级集团都属于非垄断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的基本阶级，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它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因此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所有者。它所生产的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被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留给无产阶级的仅仅是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所必需的部分。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被剥削阶级，在政治上也受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和压迫。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基本阶级以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阶级和阶层。作为封建社会两大基本阶级之一的农民，随着资本主义渗入农业而越来越分化，剥削雇佣工人的富农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集团，中小农民构成劳动农民阶级。劳动农民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有成为资产阶级的倾向。另一方面它是劳动者，绝大部分是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这些农民作为劳动者在感情上倾向于工人阶级。

农业的资本主义集中造成了大批中、小农民的破产，近十

① 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40 页。

几年来这种情况尤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是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在所谓的绿色计划的基础上强行贯彻的）。因此，劳动农民阶级客观地成了工人阶级在反对垄断资本和争取（也为劳动农民阶级提供可靠前景的）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主要同盟军。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的社会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它在社会分工的体系中主要从事精神、科学、技术、艺术、教育等活动。因此在生活方式和气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阶层。随着科学和技术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在迅速增长，某些主要要求精神活动的职业，成了群众性的职业，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科技职业的知识分子处于一个与工人阶级相接近的社会地位，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靠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生活，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它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的、潜在同盟者。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它们的存在受着资本主义竞争的威胁，这个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破产了，但是同时这个阶层又在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大生产需要它为自己提供劳务。这个阶层客观上也是工人阶级的潜在同盟者。

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任务归根结底产生于工人阶级的物质生存条件。

工人阶级是社会上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的基本阶级。它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客观上就对维

护资本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这个剥削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的。

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修正主义者断言，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革命能力，已经与资本主义制度融为一体。可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并没有因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部分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在个别方面有所改善而消失。这些改善始终只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榜样所影响的结果，它们不断遭到垄断资本家的攻击，因而也是极不稳定的。工人阶级革命的能力也没有由于改良主义的幻想，特别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宣传的改良主义的幻想而被消灭，而是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所处的地位，客观地、必然地形成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

“工人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富有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① 资本主义的剥削表现形式之一是既使消费量有所提高，工人阶级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却相对下降，从而它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恶化。由于失业而造成的社会的不稳定和对工人的生存的威胁在不断增长，资本主义的剥削今天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矛盾。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质和量上的要求，同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社会条件越来越形成尖锐的矛盾。脑力劳动在生产中所占比例的不断提高以及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工人阶级越来越被排除出管理和监督生产的行列，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日益尖锐化。受现代生产力制约的个性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和帝国主义制度对工人的政治上的压迫，精神上的压制、操纵、改变其需求之

① 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2卷第389页。

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工人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以公有制取而代之才能从压迫和剥削中得到解放。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因此它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首先是解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

工人阶级与所有以往的被剥削阶级的区别在于她不仅负有消灭旧社会的任务，而且还肩负着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性事业的重任。工人阶级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因为它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坚定的社会力量，同时是最现代的生产力的直接承担者，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技术条件的机器大生产的承担者。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并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唯一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②

上世纪中叶全世界约有一千万工人，十月革命时期大约有三千万。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世界上约有五亿四千万工人。六十年代末英国的雇佣工人占就业人口的93.5%，美国占92%，法国占77%，日本占63%，197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占就业人口的80.6%。

工人阶级质上的提高则表现在它在建造、维修和操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② 同上，第261页。

复杂机器体系及完成类似任务方面，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革命要求的能力在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完成的。工人阶级的业务水平和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服务部门从事工作的工人不断增加，而直接在制造过程中从事工作的工人则相对减少。工人阶级质上的变化还表现在工人阶级组织性的程度在政党和工会中得到提高（七十年代初全世界共有工会会员二亿五千万，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六千五百万）。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修正主义者断言，由于所谓工人阶级内部越来越分化（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新的阶层），职员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的人数日益增加，最终将导致工人阶级的“消失”，并出现一个新的“中间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终可能都将融化在这个中间阶级中。可是，对于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定的教育程度，职业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条件，而是取决于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状况。对于工人阶级的成员来说决定性的标志是，他们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他们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劳动并受其剥削的。

工人阶级是最有纪律、最有组织性的和最有觉悟的阶级。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使得工人阶级集中在大企业和庞大的工业中心之中。“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力量。”^①工人阶级经受了工厂劳动的锻炼，在这个学校里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260页。

们学会了遵守纪律，因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剥削阶级相比，工人阶级的显著特点表现在客观条件决定了它有能力作为阶级而组织起来。

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深信，自己力量的强大在于组织起来，他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① 阶级斗争教育了无产阶级，使他认识到，只有建立起自己的作为阶级组织最高形式的政党，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觉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工人阶级获得了有关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斗争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科学认识。

工人阶级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彻底国际主义的阶级。国际上各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都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是一种国际的力量，为了战胜它，工人阶级必须结成紧密的兄弟般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团结。只有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时，它的历史使命才算完成。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此它就成了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行动准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思想和政治的基本特性。^②

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主要是一个战斗的阶级。在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剥削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只有它能独立地与资本主义进行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② 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详细论述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十章第三节。

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工人阶级不追求任何个人的特殊的利益，过去一切夺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力图使整个社会屈从于他们已经取得的私有制形式来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地位。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完全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才能解放自己。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和根本利益（包括劳动农民、大部分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都是一致的，因此，在共同的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工人阶级是一切劳动者阶级联盟的领导力量。

在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阶级斗争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必须“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①阶级斗争。这三方面也被称作阶级斗争的三种基本形式。

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历史上最早的形式是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而造成的饥饿痛苦和贫困使工人阶级首先感到在经济领域内他们的切身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润利益是互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迫使工人自发地起来为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和其他的经济要求而斗争。最主要的经济斗争手段是罢工（有局部罢工和总罢工、定期和不定期罢工，最近还有所谓的反罢工，也就是说如果垄断资本家以停止生产和大批解雇来进行威胁，工人就占领工厂）。在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6页。

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这种斗争中产生了工人阶级的第一批组织即工会，经济斗争也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它是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斗争的学校，是工人阶级团结和提高政治觉悟的学校。罢工所特有的自发因素是阶级觉悟的萌芽形式。然而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是有局限性的，它最终不过是为了争取较为有利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斗争，而不是反对整个雇佣劳动制度。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然越来越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因为最大的垄断把自己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因此工人在反对垄断的经济斗争中往往同国家暴力发生冲突。

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形式，因为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政治斗争的目标是摧毁资产阶级用来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

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手段归根结底都是为达到主要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其中包括：参加选举斗争、利用资产阶级议会、为争取民主改革和争取参与决定权而斗争，为建立旨在创立反帝、民主体制为目标的人民力量的广泛的反帝联盟而斗争、政治总罢工、武装起义等等。

选择最合目的的斗争形式和手段这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由于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一切革命运动而建立了国际性的合作。工人阶级也必须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进行国际性的阶级斗争。

工人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的阶段。这一斗争是以对社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的科学认识为先决条件的。没有革命的

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因此，理论上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经济上的阶级斗争，还是实际的经验都不会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觉悟，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只能是一种“传统联盟式”的觉悟，一种工会型的觉悟。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掩盖了这个社会的实质，从而使个别工人例如在商品和资本的外衣下，不可能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即剥削关系，列宁对此写道：“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①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按其历史来说比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要老得多和全面得多。而且资本主义拥有一个范围极广、组织严密、运用自如的宣传机器，它在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的觉悟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排除资产阶级思想，使工人阶级有能力进行革命的活动。在当今条件下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因为在世界社会主义以及一切进步力量和热爱和平力量的影响下，国际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面变化，并且出现了从冷战转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趋势。因此，社会主义及其历史典范的积极作用对世界进程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们必须利用这些可能性来宣传社会主义的真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各国阶级斗争的规模：1971年到1975年参加反对统治阶级的劳动群众活动的总人数是三亿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8页注。

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参加罢工和经济、政治群众活动的人数（百万）^a

年 代	总 计	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961	51	42
1962	55	41
1963	57	42
1964	56	35
1965	36	19
1966	44	27
1967	47	30
1968	57	43
1969	60	44
1970	65	45
1971	70	48
1972	60	43
1973	60	45
1974	62	43
1975 ^b	62	43

a) 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院根据官方统计和工会报刊提供的数字计算的。

b) 1975 年的数字是估计数。

一千四百万。而在此以前五年只有二亿七千三百万。从上列图表中可以看出这些斗争发展的概况。

帝国主义为了适应这新的条件，企图大大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渗透，以便从内部来“瓦解”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和平共处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攻势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 工人阶级为了能实现其根本的阶级利益，即推翻资本主义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必须意识到这个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意识到他自己同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他必须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斗争。只有当他有了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时，他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因此，这个阶级最有觉悟、最进步的部分必须组成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的核心。他的作用在于不断保证工人阶级在思想、意志和行动上的统一。党使工人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时能够把三种基本形式正确地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制定出有科学根据的政策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战略和战术。在这一过程中，党创造性地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同对实际历史状况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同总结阶级斗争经验结合起来。她组织并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领导他们为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通过她与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结合而变得强大。她为阶级和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她教育群众并同时也向群众学习。她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

关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的。^①列宁从这个观点出发在帝国主义新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发展了关于新型党的学说，即关于工人阶级的有觉悟、有组织的先锋队的学说。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②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新型的政党，工人阶级不需要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领导工人阶级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唯一形式的政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家才千方百计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们用一切手段诬蔑它，否认它的必要性并想把它降低成一个辩论性的俱乐部。这种攻击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脱离她的革命的领导，使之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思想影响。从而阻止工人阶级去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一切机会主义的变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事实上是……资产阶级从工人运动内部……影响无产阶级。”^③机会主义的思想 and 政治就是要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日—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1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

③ 列宁《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48页。

阶级专政而斗争，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代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它否认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否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意义和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

垄断前资本主义中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集中和集聚过程中破了的产的，加入到无产阶级行列中的小市民，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带到了工人运动中，并在其中充当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媒介。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与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始终局限在国家的范围，只是反映出个别国家的特征（例如德国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法国反对可能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斗争等等），随着向帝国主义过渡，这种斗争变成了国际的现象。^① 垄断资产阶级由于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有可能对一部分工人阶级进行腐蚀，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于是，在工人阶级中形成了特权阶层、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他们成了机会主义的典型的社会基础。

在工人运动史中机会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列宁写道：“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善良词句和不能实现的愿望掩盖着的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来势汹汹，夸夸其谈，妄自尊大，实际上则是分离涣散、毫无头脑、空洞无物。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两股‘潮流’。”^②

① 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页。

② 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553页。

今天的社会改良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一部分非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右倾机会主义流派。

这种改良主义是在社会党国际中各政党内 部 占 统 治地位的思想。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今天社会改良主义已经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想 and 政治的潮流。在社会党国际内部，以及各个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内部存在着各种分歧，右倾机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右翼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否认对抗性阶级的存在。否认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推行一种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维护资本主义，特别是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些社会改良主义者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行决裂，而且与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实行决裂。他们从不接受列宁主义，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开反对者。社会改良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纲领上离开了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而且表现在他们从原则上放弃了任何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他们极力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尽可能适应科技革命的需要，首先是适应反对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需要。社会改良主义与反共产主义及其主要组成部分即反苏主义这一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政治武器相联系，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帮助诬蔑现实社会主义，主要是苏联，歪曲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目的，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反共产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破产把社会改良主义也推向了深渊。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中写道：“右翼社会主义者从把社会

主义革命与社会改良对立起来为开始，并最后以保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告终，从前右翼社会党人企图使无产阶级相信，他们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并不涉及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工人运动的手段，而现在右翼社会党人表明要与社会主义公开脱离……。

历史经验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破了产。即使在改良主义政党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他们也只局限在局部改良上，这种改良不触及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共产主义把社会改良主义带到了思想政治的死胡同里，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修正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作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而出现，这种思潮竭力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 and 政策偷偷地塞进革命运动中，修正主义者不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开的敌人而是作为隐蔽的敌人而活动的。

他们以要考虑改变了的社会现实为借口，修正（尤其是当革命运动处在阶级斗争发展的转折点上面临新的任务时）在实践中经过检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并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取而代之。同时他们通常总是装作“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士，并打着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他们的理论来源始终是资产阶级思想，今天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倾向还受着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影响。修正主义者扼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并破坏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否认工人阶

① 《苏联共产党纲领》，德文版 1961 年柏林第 52—53 页。

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修正主义在反共产主义和反苏主义中，在诬蔑现实社会主义，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思想中与社会改良主义一拍即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自己队伍中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目的是为了保证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和统一性，这种保证是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来自“左的方面”的修正主义，与右的修正主义不同，它不是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而是用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唯意志主义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用个别与群众相脱离的小集团的冒险行动来代替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的、人民群众的、有觉悟、有组织的斗争，它用个人的恐怖行为、企图改变等诸如此类的活动来代替根据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而应用的多种斗争形式和手段，它放弃对阶级斗争主客观条件的科学分析；它企图随意地“推进”革命。所谓“左”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按其假革命的空论来说是“左”的。它迷惑和欺骗群众，企图把革命运动引上冒险的道路，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并为资产阶级效劳。“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了在极其严酷的剥削和压迫条件下堕落为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的那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的声音。

随着帝国主义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党派倒向了“他们的”资产阶级一边，国际工人阶级出现了分裂，从此以后，这种分裂起着不幸的作用。今天它成了解决当代对人类的未来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基本问题道路

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了建立与社会民主党的统一行动，进行了顽强的斗争^①。统一行动的方针对共产党人来说不是一种战术手腕，而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他们不仅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主张合作，同时在争取社会进步即为了长远的前景而进行的斗争中也主张合作。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人，取决于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是否停止反共和反苏。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并努力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当然这绝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放弃他们的思想原则。“科学共产主义在思想上向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接近是绝对不可能的。”^②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关系

对抗性阶级社会的历史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建立而告终的。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者结成联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并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对一切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工人阶级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了，阶级对抗已失去了经济基础，人剥削人的制度被消灭了。^③

① 参见《为了欧洲的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文件1976年6月29、30日》德文版，1976年柏林第15页。

②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41页。

③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49页。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初级或低级发展阶段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是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因此阶级和阶级关系还依然存在。然而这些阶级具有一种历史的崭新的性质，因为在它们之间不再存在剥削和压迫关系。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过去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它是历史上第一个既执政又劳动的统治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取得了胜利。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着手进行共产主义的建设。

这是一个历史具体的、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客观上必然地产生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工人阶级是这个过程中的领导力量，因为它的阶级利益与客观发展的必然性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由于它在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它有能力完成这个客观必然的过程，又因为它有能力引导其他一切劳动者参加到这个过程中去并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历史的变革过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不断增长的必然性根源于物质的原因，也就是根源于经济的原因。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通过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使自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能力去实现其历史任务，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关系到整个阶级，关系到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地位。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对于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创造基本条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以及这一作用的不断增强问题作了全面的表

述。^①加强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主要方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人阶级是社会进步事业的主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数量上最强大的阶级。（目前工人阶级人数占有在职人员的88%）。第二，工人阶级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不断增强。因为它是政治权力的承担者，它是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着最紧密联系的阶级，是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工人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以科学世界观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使得工人阶级能够作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和自觉的阶级去领导一切劳动者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第三，工人阶级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要求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这点特别表现在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它的知识和解决新的经济和技术问题的能力不断增长以及它的精神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第四，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科学技术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在革新运动中，在工人积极参预领导和计划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实现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从属阶级——个体的劳动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阶级，即合作社农民阶级。它的存在是与生产资料合作社公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尽管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合作社农民阶级的人数在整个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民人数从1960年的12%降低到1977年的7%），但是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基本条件的过程中，它仍然是工人阶级最主要的同盟者。德国统一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49页。

社会党的纲领写道：“工人阶级与合作社农民阶级的联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基础。”^①

合作社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主要通过在农业中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方法、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使农业与其他同食品生产有关的国民经济部分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接近。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一个新型的忠实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它主要来源于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阶级（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占80%），由于它的出身和流动，使之与工农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在为人民服务中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②在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科研和学术领域中以及在卫生事业、文化艺术界，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工作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为不断强化社会生产所作出的成绩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在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人数不断增加（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知识分子占就业人数的10%）。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他们的政策中注意到：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方面，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需求和利益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甚至在知识分子内部就其活动的性质和生活条件来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51页。

② 同上，第52页。

也为手工业者和中小工商业者提供了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发挥其才能的可能性，特别是使他们能够在保障和扩大为居民提供劳务方面作出贡献。”①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就在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以及各阶级和阶层就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团体，这些团体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同心协力而相互结合在一起。

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包括完全消灭阶级和阶层的接近及其消灭 一切阶级差别、消灭所有阶级、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高级阶级的任务。消灭阶级的第一

一个基本步骤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社会主义的一切阶级和阶层都是劳动的阶级和阶层。为了完全消灭阶级，必须消灭他们之间的根本的社会差别，特别是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② 在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社会接近是一个合乎规律的、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社会差别越来越小，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均等性越来越增强，这就是最终导向完全消灭阶级的具体道路。

这种接近过程的物质基础在于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城乡的生产力，使科技革命的成果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相结合，特别是同普遍提高教育水平和增加再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的比重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使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之间的差别，而且使体力劳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53 页。

② 参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383 页。

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合作社农民阶级和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劳动条件（特别是那些与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接近。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接近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经济基础出发——将导致巩固人民的政治思想道德的统一，并且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相结合。

阶级与阶层的接近是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工人阶级是这个过程中的决定性的推动力。因为它的基本的阶级利益就包括彻底消灭阶级，它为这个过程创造了主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它的理想是这个过程的思想基础。^①同时这种接近也是一切阶级和阶层通过他们各自不断作出的贡献而共同协作的过程。

第四节 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历史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是通过社会各阶级的行动来完成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由先进的劳动阶级组成这个时代的人民群众，这个先进的劳动阶级在物质生活生产中的地位及其在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活动决定了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客观的规律性，并证明了在实现这些规律的过程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39页。

列宁主义世界观说明了什么是杰出人物历史地、有效地进行活动的现实社会基础，以及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基本的互相关系。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历史地改变和发展着的力量。人民群众的阶级结构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它始终包括现存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阶级分裂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就是作为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多数同各个时期社会形态中的统治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相对立，并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那些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就是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阶级、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和其他的劳动群众阶层。与剥削者社会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包括了所有的公民，因为这里已经消灭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在生产和利用一切生产力的同时也就创造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人民的劳动活动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一切成就的基础。

劳动群众在社会劳动中作为每一个社会制度的主要生产力而发挥其作用，他们为生产方式的革命变革、为建立更高的社会形态，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物质基础，因为一切社会革命都是以物质生产的改变为前提，归根结底是以现有生产力的更高发展为前提的。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行动集中地表现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阶段，主要是表现在社会革命阶段。列宁指出：“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近主义

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①

只有在政党和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并以革命的思想为指导的先进阶级的群众行动才能使社会状态发生进步的变革，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革命的思想。任何脱离人民群众实际行动的理论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史，科学和艺术、哲学和文学的成果也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创造力基础之上的。高尔基对此说：“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财富的力量，也是精神财富的唯一的、不可战胜的源泉，这个源泉按其创造的时间完美性和天才性来说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它创造了世界上一切伟大的诗歌、一切悲剧，其中最伟大的就是世界文化史。”^②

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的作用 人民群众在能动地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增长，这是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势。人民群众通过创造和利用越来越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生产力，在每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中都展现出新的特点。他们的组织性在不断提高。这表现在他们的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以及为进一步发展生产而获取极其丰富的劳动经验和技能等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行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行动的深入，必将群众队伍的扩大。^③这种联系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中。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② 高尔基《论文学》，俄文版1961年莫斯科第20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列宁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①

剥削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即人对人的剥削从客观上限制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历史行动。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由全体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才能为解放劳动人民的全部历史创造能力创造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

正象列宁所强调的那样，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破坏，是消灭封建主义。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少数有产阶级的事情。“相反，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②

在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期之所以会产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的这个历史的客观必要性，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自发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中产生。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下，自觉地建立和有计划地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活动的这种新的历史特点，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其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这种新特点表现在：人民群众自觉地和有计划地贯彻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今天劳动人民群众在世界历史

① 参见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2页。

②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8卷第494—495页。

上第一次学会了有意识地掌握社会的生活过程，他们能够在经济和政治、技术和科学、艺术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与相应领域中的必然性协调一致地，自由地发挥其历史的创造性。在动员人民群众全面发挥社会创造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政治因素，就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各级领导和计划。鼓励这种创造性，为此创造必要的思想前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进行领导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纲领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给劳动人民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活动指出方向和目标；她唤起和鼓励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的首创精神。”^①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完全信赖的紧密联系是这个发展的基础。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发展成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的过程中，由列宁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活动得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最深远的表现。苏联在世界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锋队的作用证明了苏联人民是人类共产主义进步事业中的先锋。苏联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各国人民开辟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道路。今天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历史积极性得到了最广泛和最革命的表现。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强调指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共同的革命事业。”^②

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在为实现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特点是，人民群众的行动（包括人民群众在和平斗争中不断增长的积极性）越来越指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94页。

② 同上，第28页。

统治制度，也就是指向当代危害和平的主要根源，并且越来越具有政治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员群众的因素。^①

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哲学是少数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对“杰出人物”论的批判**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观点中，即历史不是由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来推动的，而是由“杰出人物”、“大人物”、杰出的个人、“英雄”和“超人”推动的（尼采〔1844—1900〕）。

这种历史观把人民群众贬低为积极的“杰出人物”的消极客体，贬低为他们的历史行动的单纯物质。^②“杰出人物”论的目的是阻碍劳动群众历史自觉性的发展，并使革命的群众行动显得毫无意义，尤其是要用反人民的思想来影响群众，使他们相信，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通过革命行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由自己来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生活。

“杰出人物”论不承认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基础，它同样也无视历史过程中历史人物的作用和社会意识的作用的真正前提。尽管如此，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中反映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况，虽然是颠倒的，是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左右社会进程之外。在那里少数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占有者由于他们占有了物质生产资料，因此他们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手段。他们现实的经济权力和政治统治作为思想权力而出现。由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6—1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

此从思想上为这种统治作辩护或进行掩盖。

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杰出人物”论把人民群众贬低为神秘的、超自然的、精神的或“上帝”的力量或者是少数被上帝选中的“大人物”的思想活动的软弱无力的玩物。这种理论受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群众行动的最有力的反驳。

第五节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的作用

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绝不是排斥杰出人物如政治领袖、国家领导人、军事领导人、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对历史事变的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他们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速度和彻底性；历史人物的行动，他们的性格、勇气和毅力，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能力能够对加速或推迟历史的根本质变或革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人物对历史进程起积极作用的程度取决于他们遵循历史必然性进行活动的的能力。历史人物的特点表现在，他们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他们的能动的历史行动所起作用的大小决定于，他们是否懂得把自己的行动与人民群众的追求融合在一起。杰出人物的显著成就在于他们表达了进步阶级力量的利益，而且他们正是这样才动员了进步阶级力量的历史积极性，需要完成的伟大的历史任务造就了为完成任务而斗争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

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①

历史人物的行动总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他们的行动是逐步改变和革命地变革现存状况的一个因素。历史人物不能任意超越现有客观条件的范围。但是，他们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给历史事件打上他们的个性和性格的印记。^②哪个人物与哪个历史事件相联系，这是个偶然现象。然而时代、这些时代所特有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其中得以实现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造就出一批依靠自己的革命能力、思想才华、意愿和行动的热情而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领导人民群众的伟大人物。^③

从物质历史条件和现实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当然不是变革的独立创造者，他们所进行的有效历史活动本身只能是人民群众运动和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衡量他们的重要意义的最可靠的尺度就是看他们对贯彻历史必然性和实现先进社会阶级的历史目标所具有的真正的影响，因此，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活动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④用来衡量工人运动领导人的行动及其先锋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活动的必要准则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中推导出来的。

① 列宁《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20页。

② 参见《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③ 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1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④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列宁作了如下表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列宁的这段话针对各种以抽象群众的名义抹煞历史运动的社会政治具体性和差别性的观点，清楚地说明：只有从阶级结构出发才能说明历史以及历史行动的规模彻底性和方向。同样，各政党的行动本质和真正目的也只能从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活动的阶级内容来确定。^②

也只是从那时起，我们才能够看透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虚假的标记——它们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党”。把自己的目的称作是“基督的”、“民主的”、“民族的”、“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群众掩盖他们是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各派利益的代表这一事实，资产阶级政党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是代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极右的和新法西斯主义政党中，这些政党毫不掩饰地代表一部分最富有侵略性最好战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② 参见本章前几节。

此外，还有一些党派是以假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形式代表资本的利益的，例如右翼社会民主党。

先进的社会力量的领袖、特别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领袖所具有的特点表现在他们的威望和伟大的经历、革命能力及其理论上的远见。他们胜任自己历史任务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深入生活和阶级斗争的程度，取决于他们赢得群众的信任的程度。列宁概括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判定出以下准则以作为我们自觉地建立群众、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之间的客观必要的相互关系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情绪。了解一切。理解群众。善于接近群众，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领导人不应脱离被领导的群众，先锋队不应脱离整个劳动大军。……不要讨好群众，不要脱离群众。”^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工作的，她的一切领导机构都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已经通过的决议则都是自上而下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贯彻下去的。党严格地按照列宁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进行领导工作。这个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同列宁所规定的准则一样，也是卓有成效地完成社会任务的先决条件。党必须始终同工人的生活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指出：“只有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阶级之中，党才能使革命的工人阶级有能力完成它作为新社会的缔造者的历史使命。”^②党必须认真注意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必须从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全面准确的认识出发，从劳动人民的生

① 《列宁文稿》第4卷，第314—315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99页。

活需要出发，使自己的全部工作基于人民群众的信任之上，努力去赢得并巩固这种信任。党的领导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既要向群众学习，又要教育群众，按照客观发展规律去行动。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规定：“德国统一社会党与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一切劳动者的信任的关系，是她卓有成效地进行活动的重要基础。党在前进中边教导边向劳动人民学习，她信赖人民的创造力。”^①

科学世界观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事业的继承人列宁作为国际革命工人阶级的领袖对历史发展的速度和发展方向起到了名符其实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他们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影响的基础就在于他们的科学的才能、他们的开天辟地的发现、他们与劳动人民的生活、与革命工人阶级斗争的联系。他们的革命激情、纯洁的党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活与斗争以对于世代代来说普遍有效的方式体现了革命思想与革命行动、科学与共产主义道德、严谨的理论思想与大胆的实际行动的统一。他们的榜样造就了和造就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他们的榜样使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为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忘我的斗争。

权威和纪律 恩格斯强调指出，权威和一定的纪律尽管独立于具体的社会组织之外，但它们是同物质生产一起强加于每个社会的东西，尤其对大工业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可见，联合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98页。

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①发展和领导大工业、运输业等等的具体要求使得“没有权威的组织”成为不可能。国家的权威，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绝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相反地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这种权威还是必要的。从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具有权威性：“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②

无政府主义同革命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根本不相容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轻视人民，否认人民群众有胆识、有纪律的行动在实现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而是把一切幸福寄希望于个别人的或孤立的“革命者”团体的暴力行动。他们认为，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只能通过个别政治领导人的更替而实现。同时，他们要求取消任何权威，特别是政治领导机关的权威，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他们认为这是“完全自由”的前提。

无政府主义过高地估计个人及其行动对历史进步运动的作用，同时也过高评价在维护反动状态方面个别人物的力量。另一方面，它过低地估计权威的作用，过低地估计革命的工人运动中杰出人物的领导活动。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它用个别人的“叛逆者”、“英雄”、“殉教者”的精神活

①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1—552页。

② 同上，第554页。

动、意志、反抗和绝望行动来代替人民群众的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物质活动。由此证明了那种职业革命家的“左”倾修正主义对个人与群众关系的歪曲，不过是资产阶级“杰出人物”观点的翻版。

对英雄崇拜的批判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真正的英雄行为和献身精神的客观条件和动机。它承认这种行为和精神在阶级斗争中、在阶级决战中以及在实现历史必然性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任何把杰出人物的伟大功绩和英雄行为加以神秘化并使其脱离它们的物质条件的英雄崇拜是毫不相干的。

对英雄崇拜的否定渊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历史进步和人民群众历史行动的客观规律。这正是它与历史哲学唯心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的原则对立之处。如果说后者总是——不管是以怎样的具体形式——把“英雄”放在“群众”之上，认为历史是由英雄们创造的，如果说自奴隶社会以来直到今天剥削阶级思想家总是鼓吹英雄崇拜的话，那末这正是阶级主观主义和剥削阶级利益的反映。

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任何个人崇拜都是毫不相干的。后者在哲学上归结为主观主义和唯意志主义。无政府主义、英雄崇拜和个人崇拜与已经提到的“杰出人物”论一样都是以反辩证法的方式歪曲个别人物的行动和人民群众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无视作为人们的活动赖以发挥其进步作用之基础的历史必然性。

帝国主义的思想家歪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典型形式是：一方面，试图

用纯粹的意志或杰出的工人领袖的“权力野心”来代替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推动力。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千方百计地企图贬低或诅咒工人领袖的权威，贬低他们在历史上的实际的伟大作用，并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模式对之进行解释。

在上述两种从思想上对现实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的流派中，那种就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的作法议论纷纷的反苏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尤其是试图把个人崇拜说成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列宁主义及其关于党的学说的性质造成的现象。但是，事实上，个人崇拜以及它所造成的诸如破坏集体领导、破坏党内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后果都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以及列宁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相矛盾的。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家一切反苏宣传相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绝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客观发展规律或者甚至使它们完全失去作用。

第 十 章

国家与革命

第一节 国家——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的产生和国家的本质

随着社会分化为阶级而产生了国家，和为夺取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随着国家的出现还产生了政治、政治关系。

国家产生于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物质原因，当必要的社会条件成熟时，它又将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它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也不是象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或那种国家观念的产物或实现。

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彼此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从有产者阶级对无产者阶级的剥削中产生出它们的阶级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并引起各阶级之间彼此无情的斗争。^①剥削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各阶级之间进行隐蔽的与公开的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目标时而明显，时而隐蔽。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力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各个时期社会形态的职能与发展的界限内，控制在维护与保证本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界限之内。垄断了生产资料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镇压被剥削阶级而建立了政

^① 参见第二编第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权。为了实现本阶级根本的阶级利益与意志，反对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剥削阶级需要一种特殊的强制机器，把武装暴力手段及其他形式的暴力手段集中于这个机器，其目的在于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这个强制机器就是国家。^①“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②

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具有根本的世界观的意义。这里涉及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的原则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在于不仅要承认社会分裂为阶级，而且也要承认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③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同一切资产阶级的、特别是机会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的观点在原则上是对立的。一般地说，国家是由于控制阶级斗争的需要以及随着阶级冲突的出现而产生，国家通常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也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在于，它始终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专政，是一种直接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政权。

这个专政最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护作为统治阶级经济生存条件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生产关系。

维持剥削者统治的条件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掩盖国家的本质。于是，国家被描述为“国家观念的体现”（柏拉图）或“道德观念的现实”（黑格尔）。在天主教社会学中，国家被理解为来源于上帝的、符合于人的自然的、使社会一切成员

① 关于国家产生的历史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页以后。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5页。

③ 同上。

之间形成一个保持着一定的、上下级关系的“和谐的统一体”的“秩序因素”。

剥削阶级国家的特征

使国家同国家以前的或非国家的社会组织区别开来的国家的特征^①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不再象原始共同体那样，按血缘关系划分）；首先是建立了特殊的公共权力，这个权力不再象原始社会那样，直接同全民武装相结合，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专政建立了专门的强制机器，即一种特殊的镇压机器：拥有必要的物质权力手段（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的特殊形式的武装（军队、警察）。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不仅需要有资金即税收，而且需要有构成国家权力机关并占有特权地位的官吏。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有组织地运用暴力来反对被压迫阶级的机器。暴力是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制度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剥削者的形态“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

法律的本质

随着国家的产生，也产生了法律。把经济的与政治的力量集中在自己手中的阶级，只有使自己的阶级意志获得一种对一切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力的体现时，它才能实现自己的统治。于是，国家订出对一切人都有约束力的准则（行为规则），从法律上加以承认并予以保护。法律就是上升为法令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个意志的内容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②没有法律，国家就不能完成自己作为统治阶级专政的工

①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19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5页。

具的任务，而如果没有一部强制人们遵守法律准则的机器，法律就什么也不是。各种对抗性社会形态的法律的共同点在于，它承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不容侵犯，因此，它保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并镇压被剥削阶级一切形式的反抗。

剥削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也表现在**剥削阶级国家的职能**。国家的职能中，就是说表现在国家活动的主要方面。剥削阶级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最主要的对内职能是镇压被剥削者，镇压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统治的反抗。因此，国家为有产者阶级剥削劳动者阶级保证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国家同时具有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束缚劳动人民、迫使他们接受为现存制度进行辩护的思想的职能。

剥削阶级的国家也必须始终履行一定的全社会的（例如经济的）职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政府以及国家的工作，“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①然而，决定国家本质的绝不是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断言的那样，在于解决为普遍利益而提出的任务，而是在于根源于阶级矛盾的职能。就剥削阶级的国家所从事的“公共事务”来说，也同样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保障最有利的剥削条件。另外，在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也有一些全社会性的需要，尽管满足这些需要也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统治阶级的各成员却不能够或根本不愿意自己出钱去干这些事（例如灌溉工程、河道治理、街道建设、国民教育、部分保健事业等等）。剥削阶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2页。

级的国家所采取的某些考虑劳动人民利益的措施（例如社会保险、法律规定、限制劳动日、失业救济及类似措施），部分是被剥削阶级艰苦斗争的结果，部分是国家以局部的让步来削弱被压迫者的斗争，从而达到保护剥削阶级统治的目的的手段。

剥削阶级的国家还必须履行对外的职能，这个职能是由在国际范围内通过政治、外交和军事的手段贯彻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最主要的对外职能在于，保卫自己的领土不受其他剥削阶级国家的侵犯、征服外国领土，以扩大自己统治阶级的统治领域和剥削领域。它的最主要的对外职能还在于（必要时，同其他国家的剥削阶级合作）镇压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运动，输出反革命。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国家对外还负有影响其他国家政策的任务。在这里，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运用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直至颠覆等各种方法。剥削阶级国家的对内对外职能中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是为实现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随着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过渡，国家作为各个时期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发展中，不同类型的国家相继更迭，并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形式。

国家的类型是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并行使自己的专政；哪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借助于国家政权得到实现、巩固和保护而决定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有三种基本类型，它们与建立在历史上相更迭的各种私有制类型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它们是：奴隶主国家、封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这几种国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与此相对立，工人阶级建立

了一种历史上崭新的国家类型，即工人阶级的以及同工人阶级联盟的劳动阶级和阶层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在帝国主义各国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斗争不能立即和直接以工人阶级的政权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而只是存在着建立一个过渡性政权的可能性，即一个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或是类似这种专政的政权。例如处于一般民主主义及反帝国主义改造阶段中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都具有这种性质。这种过渡性的政权迟早必然会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卓有成效的斗争过程中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如果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得逞，那么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建资产阶级专政。

原来受殖民主义奴役的国家，在取得民族解放斗争胜利以后成立的民族民主政权，也具有这种过渡的性质。^①

国家形式是指统治阶级用以组织自己专政的方式方法。它表现为：a) 政府的形式（例如君主制、共和制等等）；b) 国家结构的形式（例如统一国家、联盟国家等等）；c) 政治制度，也就是统治阶级用以实现自己专政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例如，资产阶级借助于资产阶级民主或借助于法西斯专政来实现自己的专政。两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可以与不同的政府形式相结合（君主制、议会共和制、“元首”制、总统共和制等等）。国家形式主要是由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决定。最后，一定的历史传统也对国家形式有影响。

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并不能随意选择国家形式。现有的社会形态只为国家形式的组成提供一定的可能性。在这

① 参见《科学共产主义》教科书有关的第三章及第八章。

个限度内，各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是决定国家形式的因素（剥削阶级或者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强弱）。不管具体的国家形式多么重要，但是它总是不能改变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这种本质始终在于国家的类型，也就是说，在于哪个阶级借助于国家暴力来行使自己的专政。

随着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它是在各阶级的政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主要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它表现为国家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镇压行动，也表现为国家所采取的用来影响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社会和精神过程的措施。被压迫阶级的政治活动则在于，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反对这种国家权力及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的斗争。恩格斯把“政治运动”表述为“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同时“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①

政治关系是一种意识形态关系。就是说，当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彼此发生政治关系时，他们都是以一定的政治观点、思想和目标为指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制造和改变这种关系。列宁写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它的概括和完备”。^②各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阶级的利益最终决定着它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政治活动以政治意识为指导；但是它的根本原因不是政治意识，而是实际活动，并且是由实际活动产生出受物质制约的、客观的、实际的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483页。

② 《苏联共产党的决定和决议》，第1卷，1954年俄文版第491页。

(尽管不是物质的)政治关系。与其他意识形态关系相比,政治关系的特点在于,它是与国家权力有关的各个阶级之间关系的总和。

因为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统治、反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权力工具,所以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变成政治斗争,即变成为夺取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有当它“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①才是充分发展的。

政治关系既包括各阶级之间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也包括在反对共同的政治敌人的斗争中各阶级的联盟。它们是“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是“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②这里不仅涉及到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内政),而且也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外交)。

为了开展政治斗争,各阶级都建立了专门的组织和机构。统治阶级最重要的政治设施就是国家机器。除此之外,统治阶级还需要一系列其他组织,以制定自己的政治方案、参与国家行政系统的组织和领导政治斗争等等。从这方面来说,政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列宁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③政党集中了阶级中政治上最积极的部分,它纲领性地表达了该阶级的基本利益并为实际贯彻这些利益而斗争。

① 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7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93页。

③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列宁全集》第10卷第58页。

在确定一个政党的阶级性时，为了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必须注意多种因素：首先要注意它在阶级斗争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党的社会成份，党的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立场，党的纲领性文件以及它的政策的实际效果。仅只社会成份还不能决定一个政党的性质。资产阶级的政党，多数总是标榜为“人民意志”的代表，它们总是以掩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实际目标。例如，那种目的在于把劳动人民引入歧途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口号就是这种情况。然而，确定一个政党性质的标准不是它自己所宣布的口号，而是它的行动。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实践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并使劳动群众屈服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好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分成不同的阶层和派别，他们除了共同的阶级利益之外，还追求不同的特殊利益。

被压迫阶级在他们的解放斗争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同统治阶级的国家的和非国家的组织相对立，同剥削阶级借以实现自己统治的政权制度相对立。

一定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总和形成该社会的政治制度或者形成社会的政治体制。

社会分裂为对抗的阶级，产生了作为特殊政治现象的战争，即各国之间的或各国家集团之间的及一国内各阶级之间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统治的条件下，战争必然作为政策的一种手段而存在，它是某些阶级以其他手段，即武装暴力手段对政策的继续。列宁指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某些有关国家（和其

内部各个阶级)当前的政策的继续。”①

奴隶主进行反对异族的战争,是为了争夺新的奴隶,封建主则力图通过战争把外国的领土及其居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资产阶级通过战争征服新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今天,帝国主义是战争危险的策源地。它的侵略性渊源于它的经济本质,即垄断,并从中产生了它那维持和扩大自己经济与政治势力或者在失掉这些势力的地方重建这种势力的欲望。

同一切把任何战争都看做是绝对坏的事情的观点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进行了区别。列宁认为:“‘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策的继续’;在每一种阶级社会里,在奴隶社会、农奴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过作为压迫阶级政策的继续的战争,也有过作为被压迫阶级政策的继续的战争。”②那种作为巩固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手段,作为它的发财致富、奴役和掠夺异族的手段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与此相反,先进阶级为了从阶级压迫下求得解放,各族人民为了从民族压迫下求得解放,以及为了反对一切奴役他们的企图而进行的战争则是正义战争。

第二节 资产阶级国家

在最后一个对抗性社会形态中,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即**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政治体制达到了它的最高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国家的典型形式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作为整个“第三等级”对封建贵族统治发动胜利的革命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页。

② 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2页。

进攻的结果而产生的，是在为一切受封建主压迫的人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幻想的要求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当它已经公开表现出它的使命的阶级局限时，它仍然没有放弃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要求。它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坚持这种要求，以便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

资产阶级把过去剥削阶级的庞大国家建筑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而攫为己有，使之完善化并符合自己的目的。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发展，“国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①资产阶级“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决定性的基本特征。

今天，当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社会改良主义者及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消失论”和阶级“调和论”时，他们的论调同事实发生了极其鲜明的矛盾：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和它的一切活动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镇压工人阶级及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主要工具，也是保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要工具。即使组成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在不断变换，上述特性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随着向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过渡，
帝国主义社会中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些
资产阶级国家 变化也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
帝国主义国家同垄断前资本主义的资产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注。

② 同上，第373页。

阶级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不再以整个资产阶级的“事务管理委员会”的身份发挥作用。当今，国家是资产阶级中政治上和经济上最有影响的集团即垄断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工具。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保障垄断资本的统治和最高垄断利润。

同时，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的特点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垄断势力和国家政权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机器，其任务在于，保证最大垄断势力的影响，镇压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动侵略战争。^①

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以及追随他们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声称，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不分阶级。他们企图以“多元民主”的思想来论证这种观点。按照这种思想，“现代社会”中的民主应该是由各社会成员根据各自的利益联合成的不同的集团之间的合作的结果。根据这种思想的一些追随者的观点，这些集团就是指资本家、经理、国家机器、股票所有者和有组织的工人，另一些人则称垄断为一方，工会为另一方，有些人就干脆说什么多种集团（“多元论”）。说这些集团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具有同样的影响，同样的可能性。这些集团为了维护自己成员的利益而影响着国家并互相影响。国家与各种非国家的集团之间就是以这种方式分享权力。这种共同行使的权力就是“多元民主”。

事实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多种组织。“多元民主”的思想就是从这个事实出发，但对它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因为，首先这些组织是代表着对立阶级利益的组织：一种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组织，另一种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德文版第24—25页。

是反垄断力量的组织。其次，常常以相应的组织为体现的资产阶级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垄断资产阶级各党团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政治组织的多样性会使人产生那种所谓国家“不分阶级”的幻想。事实上，政治权力总是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属于垄断了基本生产资料的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不同任何人分享权力。今天，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机器、政府、各政党及资产阶级的其他组织都是根据垄断资本家联盟所作的决定行事（例如，美国的国家工业协会及商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业家联盟及德意志雇主协会联合会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的企业家协会）。这些协会的领导集团是帝国主义各国操纵权力的中心，这里是社会领导的中枢，这里决定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其它政治组织都必须贯彻的政治路线。

帝国主义是“全面的反动”^①与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相适应的是，独裁政权形式越来越突出。这表现在立法机关的权利和议会的作用逐渐缩小，而行政机关的权利却不断扩大。官僚主义的官吏机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权，越来越多地采取镇压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镇压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措施，这些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衰败。“正是那些想给社会主义国家上民主课的势力充当了在他们国家减少资产阶级民主的急先锋。思想迫害、禁止担任公职。紧急法、贿赂、迫害和压迫进步力量证明了这一点。”^②

民主自由的减少和政治生活法西斯化的倾向是帝国主义所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28页。

②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24页。

固有的。垄断资产阶级看到自己的政权面临威胁，迫使它毫不掩饰地建立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尽管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采取种种反民主的措施，但要消灭民主权利却是不可能的，这首先归功于战斗的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时也要感谢现实社会主义以它的榜样对资本主义国家内政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垄断资产阶级消灭现实社会主义同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反革命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帝国主义在扩大军事机器和扩充军备方面，达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模。三十多年以来之所以能够保持欧洲的和平，出现了从冷战向缓和的转折，这首先应该感谢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坚持不懈的斗争。苏共在党的二十四大和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和平纲领指出了结束冷战的具体途径，详细制定了争取从战争危险向和平合作过渡的战斗任务。^①此外，也要感谢团结在苏联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协调一致的旨在实现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

资产阶级的国家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也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职能。它是为垄断者创造使用资本的有利条件、为获取垄断利润、为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服务的。

在这方面，国家财政起着重要作用，国家财政把国民收入——主要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征得的税收——中的相当可观的部分都用来为最大垄断者的利益服务（军备任务、为相应的研究设施提供资金、资本输出保险、国家对垄断者的补贴和贷款，为那些对垄断者有利的公共事业提供资金，例如交通事业、通讯事业、用赎买的办法使不赢利的

① 参见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22页。

企业国有化以及对这些企业征税的合理化等等)。

帝国主义国家运用各种方法来调节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是未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急剧下降、失业不断增加、通货膨胀及其他等等现象。^①国家垄断的调节就其本质来说是调节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

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 它是资产阶级国家类型的特殊形式，就是说它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特殊形式。资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绝不是互相矛盾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关键的问题是，为谁的民主？为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哪一个阶级利用这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和方法来实现和保证自己的专政？

资产阶级的革命随着推翻封建制度而废除了传统的等级制。资产阶级消灭了经济关系中的人身依附形式，把人與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变成货币关系。与一切人都变成在形式上相同的前提下置身于竞争市场的商品所有者相适应的是，在政治体制中，一切人都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法律形式上自由的国家公民。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致每一个公民都是形式上相同的民主权利的享受者（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选举权等等）。

^① 参见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35页。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作为分裂为具有不同利益的各集团和派别的资产阶级进行共同统治，贯彻共同的阶级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个别宗派的要求，首先是反对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国家形式而产生的。^①在这个共和国中，资产阶级用各种方法保证自己的专政。^②它把本阶级的成员派到政府及国家机器中去，在今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常常是主要的垄断资本家在政府和国家机器中占据领导职务。资产阶级还通过直接收买官吏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力。今天，企业家协会在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影响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时也以一定的方式掩盖资产阶级独霸的统治。列宁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③资产阶级民主的表面现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从理论上把这种民主加以绝对化，并以此断言，这种民主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就是说，一种超阶级的民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民主始终具有阶级性。^④

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表现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首先是那些握有必需的经济、财政资金，以便控制电台和电视台，进行耗资巨大的竞选活动，购买供政党和群众组织机构使用的建筑物等等的人所享用，也就是说，首先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

①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92页。

②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¹卷第196—197页。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8卷第181页。

④ 参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2页。

位的阶级所享用。

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也表现在对民主权利的多种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针对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定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规定禁止德国共产党和百分之五的保留票，根据此项规定一个政党要进入联邦议会或进入其他代表性团体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让出三个直接投票权或让出百分之五的选票给州选举名单；又如按法国选举法的规定，法国共产党或左翼联盟等组织选出一个候选人必须获得比反动执政党选出一个候选人多好几倍的选票。在美国则是限制有色公民的选举权等等）。为了避免资产阶级的统治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的宪法还规定了异常严格的限制，或者废除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条款（例如，非常法、魏玛宪法第 48 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紧急法）。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为近几年来革命运动的基本经验而强调指出“垄断资本及其政治上的傀儡人物的统治一旦面临威胁，帝国主义就准备采取一切手段，那时它甚至会抛弃民主这件微不足道的外衣。它也准备践踏各国的主权和任何法律；闭口不谈人性，诽谤愚弄公众舆论，经济封锁、有意破坏、有意制造饥饿、破坏经济、行贿和威胁、恐怖行为、煽动谋杀政治人物、法西斯式的残杀等等，这些始终都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结成联盟的现代反革命的工具。但最终这一切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自由与进步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①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充满着矛

①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 38 页。

盾的。一方面资产阶级可以借助它对劳动人民永远进行压迫，另一方面，它也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有可能利用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为自己的社会解放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正是从这一角度，即看它为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活动，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哪些条件，来评价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特别是评价各个时期的政治统治。正是从这种观点考虑，党一方面始终对资产阶级民主这一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形式进行原则批判，另一方面与其他形式相比，则宁取民主共和国，它利用这种民主共和国来组织工人阶级，它为反对限制和取消资产阶级的权利，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恐怖统治而斗争。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柏林会议强调：“为了制止垄断资本采取的威胁欧洲人民在和平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取得成就和继续前进的镇压和独裁统治手段不断增长的趋势，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加强捍卫和发展民主权利的斗争。”^①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

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关于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无疑是共产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②工人阶级能否完成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则取决于对这一理论的运用。德国统一社会党从这个已经为历史实践所证实的认识出发，认为“工人

① 《为了欧洲的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德文版第 23 页。

②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388 页。

阶级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所以，它必须牢牢地掌握手中的政权。政权是头等大事。没有政权，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就不能将基本的生产资料变为人民所有，就不可能创造社会主义基础。”^①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工人阶级实现其世界历史使命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主要是总结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即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中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国家的学说。^② 列宁在当代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创立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苏维埃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了这一学说。^③

列宁强调，阶级斗争学说必然会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上升为一个能够镇压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的反抗、能够组织一切劳动人民即被剥削的民众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阶级的时候，它才能推翻资产阶级。^④

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性同认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巴黎公社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 110 页。

② 从这些革命中得出的国家理论的结论已经写入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8—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

③ 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继续发展主要集中在下列著作中：《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而最主要的是《国家与革命》。

④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391 页。

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它之所以不能如此，是因为国家机器就其本质来说，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它绝对不可能去解决把工人阶级从资本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任务。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军事机器必须被打碎，这一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②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的政治必要性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因此，资产阶级政权必须被摧毁，而且必须以暴力来镇压资产阶级对社会进步的反抗。象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本身的建立一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也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它是为共产主义形态的发展服务的。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就不可能存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强调：“卡尔·马克思曾阐述过这一原则：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里，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在至今的历史中，舍此，从来还没有建立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工人阶级的经验，还有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证实了马列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③

随着工人阶级政权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发生了根本的质变。它在经济、政治、思想、军事、文化等领域所要解决的一切任务都是为劳动人民谋幸福。与此相反，过去的一切国家类型所执行的职能恰恰都是同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不可调和地对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2页。

③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11页。

立的。

同以前的一切国家类型和国家形式相比，工人阶级的政权所具有的新特征和任务表现在下列几点：第一，它是多数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它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对新社会发动的反抗，粉碎复辟剥削制度、恢复旧的权力关系以及通过反革命来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人阶级政权的一切企图。它是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阶级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它为实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服务。埃·昂纳克在上述报告中强调：“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统治，也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在我国，没有剥削者了，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①第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胎胞中产生。相反，它必须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和由它所领导的劳动人民自觉地、有计划地建立和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主要工具。第四，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是通过同劳动人民的创造积极性紧密结合的国家的集中领导与计划而实现。法律、教育、科学和文化机构都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协调一致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第五，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阶级内容中产生的必然结果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不断向前发展，与镇压的职能，即压制剥削阶级相比，组织经济的和文化教育的任务越来越占有重要的位置。第六，在自觉地贯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并完成国家的任务是立足于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11页。

《共产党宣言》用下面一段话概述了工人阶级政权的任务，其中不仅包括它进行暴力镇压的一面，而且也包括它的创造性组织作用的一面。这就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建立和发展这一新的国家政权的根本前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发展同把革命理论贯彻于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一切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各社会组织、工会、青年联盟、妇联及其他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社会政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发达的社会主义与国家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是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规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旨在进一步全面加强作为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工农国家。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者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道路迈进的主要工具”。^②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的作用在不断增长，这是一个同社会主义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整个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紧密相联的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55页。

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不断增长主要是出于下列几个原因：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要求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有科学根据的领导、计划和组织。国家是依靠劳动人民的创造积极性、依靠工厂、联合企业、国营企业管理处与合作社的自主活动来完成任务，并且注意自觉地按照科学来贯彻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是什么僵化的东西，而是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社会关系。自觉地、有计划地完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是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国家的历史性关键任务。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表达了一切劳动人民的总的社会意志，并且为了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保护公有制。它保证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对每个人来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根据他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进步，即为发展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所做的成绩给以相应的评价和尊重。这个成绩也就是物质上和道义上对个人和集体给予承认的标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注意贯彻上述原则，因而它能对发挥人的个性起历史性新动力的作用。随着文化与科学生活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合乎规律地不断增长，随着社会主义个性在精神文化上的发展，国家在发展文化、教育及科学事业中的作用也日益增长。

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法制与法律。它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权利与自由。^①社会主义国家还负有任务对那些违反社会主义共同生活规章和准则的人采取强制措施。这是一种必要的强制，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性并不矛盾，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56页。

而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地方，往往正是违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挥，损害了劳动人民之间同志式的共同生活和互相尊重准则的地方。

只要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尚未完全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和它的武装机关就有责任反对帝国主义敌人的进攻、反对它颠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企图，以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的成就。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强调：“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增无已，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集团加紧军备，顽固地危险地妄图使缓和进程逆转，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说，只有加强国防，才能可靠地保障、巩固持久和平，在有利的条件下，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①

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保卫和平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是一切政治行动的准则，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从这一本质出发，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把战争从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并达到持久和平与安全。

因为社会主义与和平是一个统一体，所以保卫与保障和平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神圣的任务。和平是能够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维护和平对全人类来说就象每天的面包那样重要。^②社会主义国家贯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头等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和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1页。

② 参见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5页以后。

平共处意味着消除战争与军事威胁，意味着在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平等关系与合作。

实现社会进步与实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两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宣称：“争取社会进步、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构成一个整体。实现和平共处限制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活动余地。它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为争取国际安全和裁军的斗争、为一切革命与爱好和平的力量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①

苏联站在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和平与缓和斗争的最前列。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领及这个纲领的继续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为争取和平与国际合作，争取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而继续斗争的纲领，在缓和政策中起了极为建设性的和动员性的作用：“苏联的和平倡议过去和现在都得到了各国劳动人民的支持，它表达了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期望……。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努力使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和平和社会进步的变化，使缓和成为越来越富有生命力的、广泛的、不可改变的、包括各大洲的过程……”。^②

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出现了从冷战向缓和的转变，并减少了热核战争的危险。面对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不断增长的力量，帝国主义想从军事上战胜社会主义的妄想，被证明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我们在实现和平共处方面能够取得成就，这并不意味着帝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18 页。

②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德文版第 19—20 页。

国主义改变了它的侵略本性。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中写道：“帝国主义的目标仍然首先是维护和扩大它的阵地，破坏和消灭社会主义制度”。^①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以往一样正在加紧军备竞赛，这严重地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加强和加深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成员国在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面协作的关键任务。^②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密不可分的。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述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内容，他说：“那么，正如没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一样，没有民主的不断发展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我们把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首先理解为不断地保证劳动人民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对一切社会事务的领导，理解为不断发展我国的民主基础，理解为为全面发展个性创造条件。”^③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其本质在于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大众的专政）相比所具有的崭新的特性渊源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本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在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在工人阶级同一切劳动人民结成联盟进行政治统治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第一次消灭了压在劳动人民大众头上的剥削阶级的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19 页。

② 参见同上，第 56 页。

③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 105 页。

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全体劳动人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自觉的创造者。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同实现真正的自由是一致的，它意味着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控制着自己的社会存在的基础，意味着劳动人民在各个领域中自觉地建设着社会生活。

对社会发展过程进行领导与计划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在统一计划的基础上，以全面发挥和促进劳动人民、劳动集体、工厂和社会各机构的积极性、首创精神和主人翁责任感实现集中领导。^①

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与职能 一切社会主义以前的法律类型的本质特征是，承认和维护剥削阶级的少数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而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恰恰在于保护从剥削下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法律是工人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一个条件。它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并使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普遍得到贯彻。社会主义的法律包括体现工人阶级权力的、符合一切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准则、约束行为的规则以及对个人、集体、国家机关、经济机关、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行动的要求。

社会主义的法律负有下列两项基本任务：第一，面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进攻以及在帝国主义敌人寻衅企图消灭社会主义、输出反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法律要保护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法律反对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社会存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57—58 页。

在基础的行动，以保护社会主义社会，保护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法律反对一切破坏法律制度的行为，以保护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社会主义的法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和自觉地建设社会生活过程中，起着调节、组织和动员的作用；它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个性服务。它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派劳动的调节者。^①社会主义的法律是国家用来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运动符合客观规律性要求的工具。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每个公民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做好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准则、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自觉遵守纪律和保护高度警惕方面的教育工作。司法机关及保卫机关的工作应该同维护秩序与安全的社会积极性紧密结合。^②

正因为社会主义法律是客观必然的要求，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体现，所以人们越来越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准则。随着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法律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对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中法律的本质与基本职能作了如下规定：“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有计划地扩大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保证由法律保障的安全，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政策的牢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律是工人阶级权力的体现。它为实现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民的自由与尊严服务。完善法律准则，尤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兄弟国家的合作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③

①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3页。

②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58页。

③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58页。

第四节 社会革命——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更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合乎规律的过渡

社会革命合乎规律地产生于阶级斗争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包括各种不同的变化，例如量的和质的、渐进的和飞跃的、无关紧要的和根本的变化等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关节点会发生本质的、根本的变化，即发生革命变革。^①

革命改造可能在社会生活的个别领域中出现（例如生产资料、科学与技术、意识形态文化等领域），而不波及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改造如同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一样，不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们不是社会关系整个体系的变革。

社会革命是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合乎规律地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取代。这种变革涉及社会的经济基础、至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其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根本不存在那种既不是经济的变革，也不是政治的变革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强调指出：“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② 社会革命不是短期的行动，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革命的逐渐成熟和准备、用以解决将导致革命的消灭那些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矛盾的阶级斗争，以及为保护革命成果而进行的斗争决定着整个历史时代

① 参见本书第二篇第四章第三节。

②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的内容。马克思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革命的时代”。^①

对当时反革命的、假革命的 and 反共产主义的思想来说——包括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所宣扬的阶级调和及对“推翻社会制度”的斥责，以下观点很具代表性，即社会革命可以随意地“进行”。这与极左思想家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阻止革命的观点如出一辙。列·依·勃列日涅夫指出：“对于极左观点来说，和平共处意味着‘帮助资本主义’，‘凝固社会与政治事态’，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任何革命首先都是现存社会内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② 革命既不是一小撮“煽动者”的意志或意识的创作，也不是任何一个“杰出人物”的创作，更不是知识分子所谓批判思想的结果或者垄断资本的“经理”、专家治国论者或其他垄断资本代理人施展影响的结果。

社会革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合乎规律的、根本的变革。革命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社会物质生活生产的变化。它的主要内容是变革社会物质关系。它们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人民大众积极行动的结果。

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社会革命是以一定的经济变化为准备的。例如，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新的生产关系即建立在雇佣劳动剥削基础之上的资本的形成，逐步瓦解了农奴制度，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先行。随着垄断资本的统治而飞跃提高的、同私人资本形式极端矛盾的生产社会化程度为取代资本主义直接作了经济上的准备。^③ 以革命方式消灭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② 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42页。

③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5页。

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有彻底的世界观的变革为伴随并为之作准备。

但是，无论是经济范围内的变化，还是思想领域的变化，就其本身而言都不能造成旧制度的消灭。“批判理论”、弗洛伊德的社会哲学和新无政府主义所宣传的那种改变个人“欲望结构”、通过改变意识“全然拒绝”现存事物的要求就更不能造成社会革命了。

这些流派的假革命思想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上错误的观点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性，文化、文明和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是使人放弃欲望，必然地决定了人们不得不过越来越压抑自己的欲望以及逐步限制人享乐的可能性。同样它也会导致意识受到限制并使意识完全屈服于现存状态。因此，个人的革命解放只能通过欲望结构的革命化，即通过开阔意识和批判地改变意识才能实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一方面它把生物学和欲望领域的作用绝对化了。例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性欲学的命题就被H·马尔库兹和E·弗洛姆吹捧为历史哲学示意图。另一方面，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上述变种的非科学性和唯心主义在于从物质关系中派生的思想关系被提高为对革命来说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这种观点既掩盖了一切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也掩盖了它的主要政治问题。

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①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当生产力转变为“破坏的力量”，当它“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②时，革命就成为必然。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

当今的帝国主义，尽管采取了种种国家垄断的调节措施，但仍不能控制资本主义市场自发地作用着的力量；资本主义福利政策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挣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锁链。它的最严重的破坏作用是把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力变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破坏的力量”的趋势。

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始终来自于把那种所有关系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关系来建立和实现的必要性，这些关系适应新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并作为发展形式为新生产力服务。^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最彻底的社会变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称它为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结果是，人类将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将完成向人类真正历史的过渡。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之后，革命地改变社会状况的决定性动力是阶级斗争。客观必然的社会革命是以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形式实现着反对过时关系的社会进步的。社会进步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才能实现，因为，一方面在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强行维护现存的财产关系，因为这个阶级占有一切政治暴力和思想权力的手段，以防止自己被推翻。另一方面，被压迫群众的，即那些同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阶级的切身利益，恰恰是要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关系。

在社会革命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达到了进步阶级夺取胜利以及由它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形态夺取胜利的决战阶段。社会革命是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的顶点，是他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七章第三节“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发展”。

们的一切创造性的能力、勇敢、激情、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结晶：“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①

社会革命是同从政治上剥夺在旧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以及同新阶级接过国家暴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旧的国家及其政治机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护作为自己统治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工具。因此，革命阶级不掌握国家权力就不能消灭旧的国家及其政治机构。所以，政权问题即哪个阶级以什么样的阶级目的夺取和行使政权的问题，是任何社会革命的关键性问题。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政权是头等大事，没有政权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就不能将基本的生产资料变为人民所有，就不可能创造社会主义基础。”^②直到消灭阶级之后，在无阶级的社会里“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③

革命与改良

改良是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改造，它不冲破已有社会制度的社会经济范围与政治范围（例如税收改革、财政改革、宪法修改及教育改革等等）。它不触动现存的阶级统治和生产关系。因此，改良虽然能够暂时缓和政治紧张和社会矛盾，并推迟了革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不会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

右翼社会党人和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主张的社会改良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②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10页。

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

主义甚至提出了通过改良的手段战胜资本主义的要求。这些领导人致力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用社会改良的政策缓和它那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一条把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资产阶级哲学各流派那里——其中从新康德主义、而主要是从“批判理性主义”那里——抄袭来的折衷主义内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培植一种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和反共产主义的趋势。卡尔·波普尔所追随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点，足为掩盖以革命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服务的。波普尔认为，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是不能预言的，因为人们不能预言所谓给历史进程极大影响的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历史科学理论的可能性必须被否认，不可能存在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因而有科学根据的政策和社会预测也是不可能的。由“理性批判主义”得出的政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借助于某种社会技术即“局部工艺学”谨慎地改良资本主义社会。^①

这种为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接受的波普尔理论的反革命世界观的核心在于错误地断言，不存在客观的，可以科学地认识的历史规律，因而也不存在有科学根据的用以革命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战略。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被歪曲为一种同其辩证历史本质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决定论和认识论：据说它们是要以那种只有通过物理学和数学方法才能达到的精确性来预言历史事件的发生，就象预言任意一种机械过程那样。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政策是帝国

① 参见本书第三编第三章第三节。

主义政策的一个变种。它的一切改良计划的核心都是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这首先表现在，它千方百计地保护垄断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的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从意识形态上为之辩护，并且企图通过适应科学技术革命条件的办法确保垄断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

为了阻止阶级斗争扩大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根据不同情况，在这个或那个领域容忍部分改良。在这里惧怕社会革命迫使他们向工人阶级让步。这种过程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对当代社会进步的影响越来越大。它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削弱。

改良主义与革命政策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的不可逾越的界线。任何抹煞改良与革命之间区别的作法，都同实现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不相容。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工人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同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一切变种的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无视改良对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所具有的意义。改良与革命有一定的受具体历史限定的相互关系。在各个时期一定的历史情况下，改良可以有不同的政治内容，并能达到限制垄断资产阶级权力的目的。工人阶级用来迫使帝国主义统治制度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作出让步的改良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己实行的改良及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鼓吹的改良有本质的区别。民主的改革为把劳动人民群众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发展推翻剥削者统治的斗争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作出了贡献。

对于一场政治革命来说，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因素都是必须的。两者的统一和相互关系决定着革命的发生、

进程和结果。对革命形势的客观条件及其必要的逐步准备的任何形式的低估都会导致假激进的革命行动和无政府主义的冒险行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忽视主观因素，崇拜自发性以及相信革命会自动到来就等于是机会主义的对革命的背叛。

革命的决定性的客观条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有以下一系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也属客观条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反动的和进步的阶级之间形成一定的力量对比，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危机。

它们的总和构成了革命形势的必要条件。革命形势主要有三个特征：

“（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①

一场成功的革命，始终是以客观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为先导，这些矛盾更加深了革命的和整个民族的危机。因此，列宁所阐述的革命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已经为一切革命，首先为本世纪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至1907年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证实的原则是：当不只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众意识到不可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革，而且也必须使“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①

某个国家革命形势的产生首先是由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决定的。同时，从当时时代基本特征中产生的一些外部因素也对此发生影响。当前，国际力量的对比不断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的变化、现实社会主义的榜样作用，即苏联人民世界历史先锋工作的榜样作用、殖民体系的破产及其他均属外部因素。

一定的主观因素必须同上述客观条件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革命形势和革命危机导致一场成功的革命。真正可能的、历史必然的对过时的社会形态进行的革命变革始终只能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才能实现。群众的自觉性、组织性、政治上目标明确的领导及革命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是一切革命所必须的主观因素。只有当群众的行动由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组织起来并集中成为统一的团结的行动时，自觉性和牺牲精神才能发挥革命的作用。能够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先锋队的只有一个政党，它有能力为开展斗争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并按照这个战略和策略领导群众的行动。这个先锋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当代世界革命过程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帝国主义与受它奴役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和以亚、非、拉各国的亲美势力为一方，以坚持民族与社会解放的进步阶级力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39页。

量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多种矛盾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能够导致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结果，走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能够直接长入社会主义革命。

第五节 社会主义革命——社会 革命的最高形式

社会主义革命与 它一切社会革命之 间的本质区别

历史经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革命：氏族社会被奴隶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作为社会革命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的历史性的类型是由它的内容和任务决定的，就是说，基本是由哪个阶级被革命推翻，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它破坏了哪种政治关系以及新建立的是哪种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革命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导致实现的仅仅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新形式。阶级斗争及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以建立新剥削阶级的政权而告终。

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消灭剥削阶级的政权及其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且完成人类从阶级分裂的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任务产生于领导这场革命的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①

①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的崭新特点、关于共产主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占有和发展生产力的一般特性的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77页。

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不可改变地决定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必然性：“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①

消灭全部以往的占有方式，就是说消灭人剥削人，是同建立崭新的、最发展的所有关系类型，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同时发生的。这些关系排除了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由阶级决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从而第一次使生产力得到无限的发展，使一切劳动的人们的创造力的发挥成为可能与必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建立，是社会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因此它要求最高的觉悟、党性、积极性、组织性与纪律性——不只对先锋队如此，对劳动人民群众，对每一个公民也如此。”^②

社会主义革命和一切社会革命的道路与斗争形式以及必要的革命暴力的规模决定于当时国家各阶级力量关系的对比和外部条件，今天则首先决定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国际力量对比。

列宁指出，认为不用强迫手段，不用专政手段，便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是“极其愚蠢”和“最荒唐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前已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基本进程的规律性作了如下的阐述：“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467页。

② 埃·昂纳克《党在进一步实现“九大”决议过程中的任务》，《新德意志报》德文版1978年2月18—19日。

空想主义”。^①他要求，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②

一切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都证实了列宁的这种论断。

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解决了社会革命的社会经济基本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社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即政权问题，这是它原则上不同于以往一切革命之所在。工人阶级不是接过旧的国家机器。它不是改善这个机器，而是打碎它，并且以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并使国家机器适合于在封建社会内自发产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告终，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夺取政权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这种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的胎胞中自发产生，而是要在夺取政权之后，自觉地去建立。

在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下，自觉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有计划地发展一切社会生活条件需要并且动员着人民群众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创造性。

历史进步的主观因素，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到最高的发挥。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不仅是准备这场革命，而且是进行这场革命的合乎规律的前提。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和指导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行动的觉悟的意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及革命成果的保护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及有计划地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共产主义而不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8卷第515页。

②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9页。

断增长。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根据科学理论，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实现的革命。

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第一次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进程实现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科学地论证的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与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同样合乎规律的与不可避免的。^①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下，在十月革命的成果中，那些《共产党宣言》作为对一切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改造的合乎规律的要求而提出的各项措施得到了贯彻。^②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革命证实了列宁在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根据社会主义的新条件而阐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一切基本原则。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是：由于帝国主义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急剧不平衡的趋势日益尖锐，使得有可能首先在最薄弱的环节冲破帝国主义国家的链条。由此得出，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时发起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几个国家或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列宁在1915年第一次作了这个预言。^③在十月革命中这一预言得到了证实。以后整个的社会发展也同样证实了列宁从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特征的下述结论：“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② 参见同上，第272—273页。

③ 参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2页。

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在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第一次以经典的形式得到了实现。这些规律是：

- 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劳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联盟；
- 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 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 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一支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知识分子队伍；
- 消除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平等的兄弟友谊；
- 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
- 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②

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特征的规律性，已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产生过程中的一切经验所证实，否认它的普遍有效性是帝国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走狗即修正主义反对现实社会主义，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运用的进行思想破坏和分裂的特有方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4页。

② 参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公报》，《莫斯科宣言》中文版第11—12页。

法。

贯彻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采取不同的形式。“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①

对形式的差异具有影响的是：

- 被社会主义革命所消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水平；
- 社会主义革命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某些任务的连续性和同时性；
- 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放革命的联系；
- 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法西斯民主改造的联系及其他。

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在一个现存的国家得以实现的形式，主要是由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国际力量对比发展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帝国主义反动派对欧洲、亚洲一些国家实现人民民主革命是一个决定性的前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的彻底的反法西斯民主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同苏联军队的反法西斯的解放行动，同苏联兄弟般的援助及运用苏联发展中的基本经验不可分地联系着的。^②人类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卓有成效的发展，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国际无产阶级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② 参见埃·昂纳克《列宁党的历史经验宝库》，《新德意志报》德文版1977年2月26—27日。

在反帝斗争中的成就，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保护人类使其免遭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日益加强的为争取世界和平和钳制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当代所有这一切重大成就和进步过程的最深刻根源在于十月革命。它们同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为首的是苏联共产党）在领导活动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苏联周围不可分地相联系。对当代世界革命的整个进程来说，十月革命是历史性的决定起点。它使人类迈出了自己的史前史：“劳动人民反对剥削的斗争第一次在历史中以自己的全面胜利结束了社会的和民族的压迫。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的主要事件，它根本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①

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及其普遍有效的教训反映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客观的社会规律，它对于自觉地、有目的地实现当代的历史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是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而且也包括尚被资本主义统治的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当前和未来采取进步的历史行动的可靠指南。

^①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德文版第5页。

第十一章

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形式。

民族——社会生活的发展形式

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着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各种历史具体形式。氏族和部落、小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都是这种共同生活的形式。这些形式的特点就在于，它们是社会性（社会关系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对立阶级之间关系）和民族性（其中包括语言、居住地区、风俗习惯和传统的特点）的统一体。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及其变化中揭示了这些共同生活形式的形成原因和发展原因，并指出了它们的历史特性。

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各个时期人类共同体形式的社会内容，这一社会内容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就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换，生产的社会规模也发生着变化；这种情况对于人类共同体形式的新旧交替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生产的发展也最终决定着人类共同体的人种特征的变化。哪一种关系（血缘的、地域的或经济的）直接构成共同体的特定形式，这最终也取决于生产的发展阶段。

历史唯物主义将研究今天存在着的人类共同生活形式与工人阶级为实现其历史使命而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了。

第一节 资本主义之前的 人类共同体形式

氏族和部落

氏族是人类共同体的第一个历史形式^①。它是伴随着原始社会而产生的，

原始社会则取代了原始群这一从动物状态到人类社会的必要的过渡阶段。氏族是由有血亲关系的人即由那些的血统（最初按母系、后来按父系来决定）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组成的一个集体。血亲关系是直接构成这种共同体形式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氏族是产生于生物学原因，或者说，氏族是具有生物学特征的共同体。稳定的集体能够采取协同行动和进行持续的经济活动，产生这种群体的必然性，更确切地说，是来源于社会生产力和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处于早期社会发展阶段的这种稳定的集体由于当时仍旧十分低下的生产水平，只能以血亲关系为其存在的基础。

氏族是原始社会人类共同体的一种形式，它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它以生产资料全体成员共同所有为经济基础，并通过集体的劳动和一致的利益而结为一体。按照共同的血统的原则形成的共同体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和传统、共同的宗教观念和祭礼形式。

在中石器时代，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促使氏族之间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并使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巩固。部落产生于作为当时社会基本细胞的各氏族，它是人类社会人种共同体的一种范围更广的形式。部落一般包括好几个氏

^①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8页。

族。它经济上同样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共同的血统仍然是直接构成部落的标志。每一个部落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其中包括居住地和渔猎区。每个部落还有一个自己的名称。组成某一部落的各氏族成员使用着各自的方言，而这种方言此时已为成百甚至上千的人所通晓。

小民族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阶级，导致了氏族和部落的解体。小民族作为人类新型的社会人种共同体而产生了。小民族不仅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和被奴隶社会（例如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取代的过程中，而且在有些民族那里，它还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社会关系被封建制取代的过程中，这些民族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阶段（例如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

对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说具有特点的小民族，按其社会内容来说，都是由当时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决定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生产的“社会规模”比原始社会更大。尽管如此，处于不太发达的和只是逐渐增长的社会分工过程中的占优势的自给自足经济，仍然使地域关系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特殊的作用。经济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是在区域联盟的范围内实现的。地域关系是直接构成小民族这一人类共同体形式的因素。

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在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国家的标志之一（不同于原始社会按血缘关系划分人的群体）就是根据地域原则划分居民。

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在氏族和部落共同体中就已产生的人种特征。小民族不仅可以通过联合那些具有相近的人种特征和具有某种真正的或自认为是共同的血统的部落成员而

形成，而且还可以通过聚集那些从血统、语言和文化来看都相差甚远的部落成员而产生。

小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它们以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以相应类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征。它们的成员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域里（与此相关的是作为这一共同体形式的典型关系的地域关系），并且造就出来源于过去部落方言的统一语言。小民族的特点同时还表现在，它们的成员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一有关的人种共同体。因为小民族存在于对抗性阶级矛盾的条件之中，所以，敌对阶级的成员可能在文化、风俗和习惯上有些共同的特点，但这些共同特点并不表明小民族精神面貌的主要特征。

奴隶制小民族和封建制小民族不仅在阶级内容上有差别，而且在其它一系列因素上也存在差别。例如奴隶制小民族的特点是，它的人口大部分是由自由民组成，奴隶不包括在内，因为奴隶大多是战争中从其它小民族俘获来的战俘。而在封建制小民族中，成员主要包括劳动居民即农民和手工业者，封建统治阶级则不一定包括在内，因为这些统治者往往具有与劳动群众不同的种族出身。

小民族并不随着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消亡而消亡。资本主义类型的小民族也同时存在着，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形成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小民族都直接过渡到历史上人类共同体的下一种形式——资本主义民族。其它民族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会使某些有关小民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遏制。另外，这类依附性小民族往往居民人数较少并居住得较分散。

在社会主义社会，例如在苏联，也存在着小民族。它们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其存在基础。由于人口稀少和居

住分散，也由于在某些地区（如山区）建立工业并从而建立强有力的经济关系比较困难，因此，小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形式，其特征仍然表现为地域关系的优势。

第二节 资本主义民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

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原因和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导致小民族被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崭新的、更加广泛的形式——资本主义民族所取代。

列宁写道：“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① 这类民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结构形式具有以下功能：它把人们结合在大的共同体中，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可以不断增长地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其它一切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首先要归结于经济的即物质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特征是生产的不断社会化、社会分工的深化、特殊生产部门数量的增加，以及这些生产部门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和它们溶合为一个唯一的社会生产进程。由此，资本主义克服了受封建主义自给自足经济制约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它使许多小型的地方市场合并成巨大的国内市场。生产的“社会性规模”因此而大大地扩大，使经济生活的共同性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新形式——资本主义民族——的基本标志。

资本主义民族合乎规律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形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600页。

成，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作为根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和封建贵族之间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形成。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形式，资本主义民族的内容由该社会各阶级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所决定。列宁强调了资本主义民族的阶级性，他写道：“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①

在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在作为决定性物质原因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还产生了资本主义民族的其它特征。国内市场的形成使居住在一个固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在经济上联合起来了。地域，作为民族的特征不仅仅是指一块特定的地理空间，而且还是指与人民的历史即它物质生产、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紧密相联的一个区域。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语言表现为一种统一的书面文字。列宁写道：“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②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第22页。

②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

在民族的这些特征之间，存在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密切的相互关系。从这些客观条件中滋长出民族的自我意识，而建立一个民族的意识成为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推动力。民族的自我意识总是带有阶级性的。

在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始终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同时也可以用来作为促进民族统一过程、促进资本主义民族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力工具。例如专制的封建国家，只要它依靠新兴的资产阶级，它就首先通过国家政治上和行政管理上的集权而成为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积极力量。在以资产阶级革命为高潮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中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然而，国家和民族并不是一回事。没有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中，如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中）也曾经出现过。

资本主义民族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的、特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尖锐化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表现为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族的统治。资本主义民族的产生，首先意味着在全民族范围内资本主义基本阶级的形成——这既是资产者也是无产者自己合为阶级的必要条件^①——，而不是形成一种全民族均一的共同体。其中还包括：在民族的发展方面，每个阶级都追求着各自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首先感兴趣的是为利用资本而创造有利条件，出于这个原因，它要求诸如制订一个统一的工商业立法法等等。^②资产阶级的全部民族思想均源于这一利害关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9页第70页，《共产党宣言》同上第4卷第475—476页。

② 参见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65页。

系。无产阶级同样也是民族的，尽管它的民族性与资产阶级的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为了贯彻自身的利益，无产阶级首先要在全民族范围内联合起来，并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象《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①这就是说，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对付“本国的”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按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国际的阶级。当资产阶级随着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变得越来越反动、越来越陷入与民族利益的冲突之中的时候，工人阶级就发展成为民族的领导阶级，它代表着民族的真正利益和未来。工人阶级作为社会进步的最坚决的战斗先锋，把民族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带领它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阶级的对立走向深化，它们对民族的差异或民族的共同（比如人种的）特征更重要。在对抗性阶级社会中，人们采取历史行动的重要原因和目的最终是由阶级地位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利益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人们属于这个或那个民族。人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我意识也是如此。“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②

资产阶级民族观点的特征表现如下：它们声称民族的决定性的和唯一的标志是：“民族意志”和“民族思想”的统一（H·科恩）、“共同的意志”（B·哈里森）、归结于“民族文化”的“民族性质”，而“民族文化”又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页。

②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页。

源于“民族心理”(博加德斯、邦纳、布里特等等)，“心理活动的共同性”，也就是某个民族在感知现实存在时所使用的自己固有的不可模拟的方式方法。所有这些心理学化的民族观点按其本质来说，都可以追溯到奥托·鲍威尔(1882—1938)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曾经被列宁批驳得体无完肤。^①

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的各种理论尽管在具体细节上存在着差别，但在一点上它们都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它们否认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决定性的物质原因及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否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约的经济生活的共同性。此外，它们还把资本主义民族说成是超历史的、不可改变的现象。

资本主义民族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因此，在这种国家里不可能有统一的无阶级差别的意志或民族性，不可能有超越于阶级对立之上的“心理活动的共同性”，不可能有诸如统一的民族文化之类的东西存在。阶级利益的对立限定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意志的对立内容。列宁在论资本主义民族的文化时写道：“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②

关于民族问题的那些唯心主义心理学化的观点的目的

① 参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6页以后。

② 参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6页。

在于，通过宣扬一种“统一的民族意志”等等来掩盖表现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中的阶级利益的客观对立状态；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瓦解工人阶级的觉悟；唤起在资本主义民族内部实现阶级和平的幻想；同时，在各个民族的工人之间设置障碍，煽动他们之间的民族敌对情绪。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希望用这种方式使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偏离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历史唯物主义证明那些唯心主义的民族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并不否定思想因素对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民族的意志在各民族的历史中发挥着作用，比如民族自决的意志，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取决于哪个阶级是这一意志的承担者，这一意志表达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以及这种阶级利益与民族高度发展的要求之间的关系如何。不管思想因素在民族生活中起多大的作用，它们都必须从民族的物质生存条件、特别是从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各阶级基本的物质利益中得到说明。

民族问题的两种历史趋向 民族问题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两种历史趋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① 这两种资本主义客观上固

①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

有的趋向，归根结底是产生于生产力的发展。

在铲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历史阶段中，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兴起了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运动，这些民族运动的趋向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着有利条件，因此它是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①民族运动在那些多民族国家（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土耳其）里表现形式尤为激烈。但同时，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逐以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使资本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了国际分工，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产生，尤其是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文化的形成。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国际化使民族的闭塞性得到克服，物质生产产品和精神生产产品的相互交换得到加强，并造成了与国际分工相联系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特别是在它的帝国主义阶段中（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异乎寻常地强盛起来）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今天则首先是服从于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它以对抗的形式即下列途径而实现：一些民族的经济上和政治上强大的资产阶级对其它的人民和民族进行压迫、武力兼并、奴役和剥削。于是，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庸国的统治，民族问题已越过国界变成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即民族殖民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也作为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应，开展了越演越烈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来，在帝国主义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觉醒的趋向也就日益加强。

① 参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397页。

依靠苏联的力量，依靠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力量，依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民族解放运动导致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于是，对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来说，尤其在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加速民族自强的可能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为实现自己合法的奋斗目标，为从帝国主义的剥削中彻底解放出来和争取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为它们提供的一切援助。”^①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 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资本主义国家及民族关系看作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的客观条件。^② 它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并按照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要求即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项任务的要求，确定有关这一问题的政策。

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立场集中地体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列宁写道：“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③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客观基础是无产阶级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基本相同的经济地位。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①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德文版第 18 页。

② 参见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及军国主义的策略》，《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169 页。

③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9 页。

无产阶级面前的敌人——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不是民族的敌人，而是国际的敌人，它们为了反对工人革命运动也实行了国际的联合。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是国际性的，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阶级，它所进行的斗争也是国际性的斗争。因此，工人阶级只有将他们民族的队伍联合为一支为反对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斗的国际大军，才能完成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宣言》把这一保障斗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在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斗争中实行国际统一和团结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种落实于行动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①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国际政策把两个方面即对内方面和对外方面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了。国际主义的政策和义务的对内方面体现为在本国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对外方面就是支持其它国家的这一斗争以及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中，工人阶级的民族性和国际性、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柏林会议宣告说：“本国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各党为本国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所负的责任是和各国劳动者、进步运动和各国人民在为自由和巩固独立，为民主、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的相互团结联结在一起的。”^②

①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3页。

② 《为了欧洲的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德文版第14页。

目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的斗争来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是生产力日益国际化的结果。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一过程来巩固和扩张它的统治，为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进步阶级则必须使这一过程为社会进步服务。另外，解决具有全球影响的政治问题的必要性，尤其是防止一场核战争以及深化和扩大缓和的必要性，也提高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最后，革命进程的发展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日益国际化。随着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加强，随着革命的民主反帝运动的不断高涨，革命力量之间的团结以及它们行动的协调一致也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帝国主义也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协调着它的政策。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的解放斗争的重要性不断增长着，面对这一局势，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尤其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家将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这一基本原则，他们竭力破坏革命力量最强大的武器即国际团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受到歪曲和污蔑。他们有人声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不过是对于一国共产党屈从于它国共产党的掩饰，是对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霸权地位的掩饰。他们这样讲是企图在第一个最有经验、经受了严峻斗争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其它共产党之间制造不和，破坏它们的团结，从而削弱它们的战斗力。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是反共及其核心部分——反苏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垄断资产阶级的这些进攻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始终把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及支持所有其它各国的这一斗争作为它的原则性内容，但它随着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改变，也改变着自身的历史具体内容。自从伟

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对德国工人革命运动来说，检验它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要试金石是它对苏联这个始终作为人类进步的先锋而发挥其世界历史作用的国家的态度问题。埃利希·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与列宁的党和国家的牢固团结是阶级立场的原则性问题，是判断每一个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决定性标准。自伟大的十月以来就是如此，今天仍是如此，将来更是如此。”^①

工人阶级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不仅对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而且对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来说，这一斗争是他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②，因为这样的民族是站在本国剥削阶级的立场，而不是对它进行斗争。在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要求民族自决权（包括国家分离为各民族国家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主要口号。这一要求的目的是工人实行自愿联合，而不是按民族分裂开来。^③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坚决反对者。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宣传的观点说，民族是共同体的最高形式，它超越了阶级对立，自己的民族高于所有其它民族。如果民族主义宣扬排斥某些教徒的思想并侮辱异教徒或无神论者，那它就可能与这种或那种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民族主义还接受了种族主义的某些成分，种族主义的思想家宣称，生理的特征（肤色、毛发的颜色和形状、头型等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2页。

②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

③ 参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论述，《列宁全集》第20卷。

等，也就是一些与人的本质毫不相关的标记）或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心理种族主义）造成了人们的不平等，限定了某个种族进而某个民族高于其它种族或民族的优越性。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体现。它在资产阶级征服国内市场、建立全民族范围内的统治的时候，即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从这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曾起过进步的作用。一旦资产阶级把它用于宣传的目的，即宣传资产阶级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和平”，存在着所谓可以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民族统一”的幻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走向了反动，并且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被用来掩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垄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族内部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使工人阶级从意识形态上屈从于资产阶级。同时，这种民族主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制造不同民族之间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对立。因此，它的矛头是指向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今，民族主义是与反共反苏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目的主要是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这一点例如表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去反对它们的团结的企图）。

民族主义的一切变种有着同样的阶级本质和基本作用，但同时，这些变种也各有其特殊性。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殊性，首先要在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加以区别。

在亚非人民觉醒起来争取独立的民族生活的时候，民族主义曾经发生过并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自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中实现

的，所以这种民族主义就不仅具有反封建的内容，而且还具有反帝的内容。列宁强调指出：“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①诚然，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中，民主的和反民主的、进步的和反动的因素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承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中的民主成份，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自己要站到民族主义立场上去。^②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是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它们完全按照资产阶级利益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的需要，时而这个方面，时而那个方面处于突出的地位。从这一点来说，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反面。民族主权已经过时的理论体现了经济强盛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中、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中、尤其在反对工人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的利益。今天，与“工业社会”理论、“聚合理论”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全球问题的看法和类似思想相结合的世界主义的观点，主要被用来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其目的是掩盖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使人们放弃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则性立场。

① 参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论述，《列宁全集》第20卷第412页。

② 参见同上，第411—412页。

第三节 社会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整个生存方式的变化，社会主义使民族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主义民族的产生及其特征 同时，它也最终解决了民族问题。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条件是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人类共同体的崭新的更高形式——社会主义民族。一切构成资本主义民族社会内容的旧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统统被铲除了。然而，表明其作为民族的并与过去的共同体形式一同产生的人种特征，则在社会主义民族中保留了下来，并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得到了继续发展。通过小民族而且主要是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小民族联合为民族的途径，也可以产生社会主义民族。

形成社会主义民族的首要决定性条件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①

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族以及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社会主义民族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从阶级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民族与资本主义民族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民族是由和睦相处的各阶级和各阶层组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是它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阶级、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其它劳动者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全民族日益增强的社会统一性和政治道德统一性取代了决定着资本主义民族社会本质的阶级对立。

社会主义民族有着自己的国家性（作为民族国家或包含在一个联盟国家内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把全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在社会主义民族的意识中，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文化的阶级性的分裂已被克服。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是民族的、按其性质是国际主义的文化，吸收了在资本主义和在以前时期形成的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份，并将它们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社会主义民族范围内，劳动者按照他们的需求和利益塑造着自己的生活进程，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的领域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发展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民族的特点是，民族之间的仇恨和敌视被友谊和协作所取代。“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关系中，生产力摆脱了对抗作用而得以发展，在生产力日益国际化的基础上，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义民族从一开始就客观地存在着相互接近的趋势。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民族作为社会的发展形式而发生着作用。

社会主义民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形成

随着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成熟，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取代资本主义的德意志民族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苏联粉碎了德国法西斯主义，为在由波茨坦协定确定的整个现存的领土范围内更新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基础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只要条件具备，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要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图在这个共和国里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达到对整个德意志民族进行社会更新的目的。

帝国主义势力看到它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便对这场斗争采取逃避态度。在国际帝国主义的配合下，在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支持下，它们把西方占领区同苏联占领区分裂开来，重新建立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政权，它们有系统地推行分裂国家的方针，直至1949年成立分裂出去的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帝国主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帝国主义势力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一步发展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侵略政策的前哨阵地。在这里，它们的直接目标是，用“武力政策”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拉回到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中去。德国的分裂以这种方式宣告完成，同时，历史上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民族又以强制的方式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存在。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进程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对此，决定性的条件过去是、

现在也是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社会主义民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形成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固定地位，是同一历史进程中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两个方面。

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纲写道：“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向前发展着。工人阶级形成了这一民族的本质特征。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同时站在社会主义民族的首位。社会主义民族是一个没有对抗性矛盾的、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友好地连结在一起的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稳定的共同体。它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它的标志是在自己领土上的一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其经济基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①

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继续发扬着德国历史中的进步传统，这一传统植根于德国人民为实现社会进步而进行的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斗争中，并且首先是德国工人阶级进行长期流血牺牲的斗争的结果，斗争的矛头指向德国资产阶级反民族的反动政策，指向曾两次将德意志民族推入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并因此使其蒙受民族性灾难的德国帝国主义对内对外进行的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是前几代人开创的人道主义事业精髓的继承者，它保护了民族文化的遗产，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扬弃。

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已成为过去。今天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和资本主义的德意志民族是对立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状态，因此必须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之上。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77—78 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反动的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对立的性质鲜明地表现出来，随之，两国之间划清界限的客观过程也逐步完成。正如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强调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资本主义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划清界限这一合乎规律的过程，有助于全世界在国际法上承认社会主义的德国，加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帝国主义思想家否认民族始终具有历史的一定的阶级内容这一事实，从而也就否认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资本主义民族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民族。他们宣扬“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这一论调，也就是说，一个不依赖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立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唯一的德意志民族还存在。这一精心伪装的民族主义的企图目的在于，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并散布关于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比它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关系更亲近的幻想。他们要掩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对立，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及其中坚力量苏联。“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论调是新沙文主义的、是反动的。它的目的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新纳入德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把意志、情感、精神文化说成是构成民族的第一性因素的唯一主义观点。但实际上，民族的发展首先是以某种生产方式为物质基础的。正是由于决定民族阶级内容的经济基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9页。

础即生产方式的对立性质，才最终造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具有不同社会形态的对立的民族并存的局面。

社会主义民族的繁荣和接近

在社会主义时期，两种互为渗透的趋势在民族领域内不断发展。一种趋势是对民族（其中包括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由各小民族形成的新的民族）进行革命的更新，即自由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生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体制，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巩固民族的统一；另一种趋势是保障各民族间的完全平等、建立各民族间自愿的紧密联盟、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密切合作、互相援助、实在社会主义国际化、促进各民族间的接近，以导致在共产主义的未来各民族溶为一体，形成人类新的国际共同体。

各社会主义民族之间的接近即国际共同生活形式的建立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区域性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这一过程向前发展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与生产力的国际化协调一致，不是着眼于自己的地区，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从这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是截然对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地区性的四分五裂，使它们联合为帝国主义阵营内彼此竞争的几个中心。^①

社会主义民族的两种发展趋势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民族不仅对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各国劳动人民发挥创造力来说是最适合的形式，而且对由于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而客观必然地产生的各民族接近来说也是最适合的形式。社会主义民族的繁荣昌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6页。

盛和互相接近是互为前提、互相渗透的，在时间上它们没有先后之分，也不是平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的繁荣昌盛包括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协调一致、经济生活的国际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各民族中人们的文化和精神面貌方面共同的国际主义性质的形成，从而也就加强了民族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民族的国际基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加强国际基础并不意味着用国际性来限制民族性，国际性存在于民族性本身，也就是说存在于社会主义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共同性之中。同时，它还表现在一个民族取得的成就具有普遍意义，表现在吸收其它民族的成就，即部分地按照本民族的发展需要进行改造，部分地毫不改变地加以利用。

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合作和互相之间的接近是它们繁荣昌盛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它们的繁荣昌盛又加强了它们之间的接近。德国统一社会党在领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族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原则是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的繁荣昌盛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民族接近的进程”。^①在这条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历史里程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于1975年10月7日签订的条约，这项条约的出发点是坚信“全面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符合于两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根本利益，有助于社会主义民族之间的进一步接近”，在条约中签订条约的双方明确规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联合起来在有效地利用两国人民和两个国家的物质潜力和精神潜力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79页。

方面做出共同努力”。^①

在社会主义国际化的基础上产生着崭新的国际性的人类共同体形式，这些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下是不可能产生的。列宁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当一切民族的劳动群众的合理要求和进步愿望在现时的民族隔阂消失后的国际统一中得到满足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定将创造出人类共同生活的新的更高级的形式来。”^② 苏维埃人民的形成从历史上第一次证实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依·勃烈日涅夫讲道：“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仍然是下列事实：在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历史共同体——苏维埃人民。苏维埃人民的基础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坚不可摧的联盟，是全国各大小民族之间的友谊”。^③ 苏维埃人民首先是一个社会政治的多民族的共同体，是苏联各大小民族的工人阶级的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阶级联盟。苏维埃人民将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社会阶级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统一与各大小民族的团结必然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国际的共同体。“苏维埃人民”这一概念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由苏联各大小民族组成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共同体具有越来越明确的国际内容。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紧密结合并不意味着各大小民族已经溶合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民族”而不复存在了。民族共同体和国际共同体保障了社会主义民族进一步繁荣昌盛和不断接近的有利条件。“联合为伟大的强盛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

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关于友谊、合作和相互援助的条约》，新德意志报（B）1975年10月8日。

②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页。

③ 列·依·勃烈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99页。

国的各大小民族的兄弟情谊和团结是强大的、牢固的。这一联盟的建立及其顺利的发展是苏联共产党实行列宁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这一政策具有真正国际主义性质的明证,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经济一体化组织已成为我国各族人民之间友谊和合作的物质基础。各大小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地位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得到保障。形式是民族的和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欣欣向荣。在劳动者之间(不论他们的民族属性如何),正在实现着一种真正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产生于共同的基本利益和目标,产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①

随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国际化的进程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接近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着。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崭新的国际形式即紧密团结在苏联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开始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建立在同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上、统一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目标和利益的共同性、劳动者的国际团结的基础上的。它是一个完全新型的联盟,其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和工人党。”^②

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者的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产生于下列各种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即紧密团结在苏联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是反帝斗争中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力量。“社会

①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德文版第12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4页。

主义的胜利前进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扩大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改善一切革命反帝力量进军的条件，并且加强世界和平。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随时都能完全胜任它的历史使命，不断地加强它的统一和团结是一个基本的要求。”^①

第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力量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为了每一个国家的兴旺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联合使它们当中每一个国家的力量和政权都得到加强，并且使人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组织所具有的优越性。”^②

上述这点特别在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崭新的国际共同生活形式物质基础的一个广泛的国际经济集合体正在逐步形成。

第三、对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中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于确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有利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政府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展革命斗争，为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准备签订协议和条约的成果中，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其它国家所实行的和平政策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一新局面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成员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巩固世界和平。

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防卫能力是保卫社会主义成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15 页。

② 《纪念列宁诞辰 100 周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纲》，德文版第 34 页。

果、进一步实现和平共处原则以及粉碎帝国主义一切侵略计划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保证和平与安全也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加强防御准备。德国统一社会党今后的出发点，仍然是在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牢固联盟中，通过与苏军以及其他兄弟军队的不可动摇的战斗兄弟情谊，为完成这一任务作出贡献。”^①

民族的任务只有和国际的任务结合起来才能胜利地完成。把这两种任务割裂开来的任何作法都会损害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的统一表现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同时它还表现为在本国和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全面加强和武装捍卫社会主义的自觉行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不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那样，以狭隘和自大、以歧视和敌视其它民族为标志。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不仅维护本国人民的自由，而且反对压迫和掠夺其它民族，并在反帝斗争中实行各国各民族的团结。它不仅为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为加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民族的先锋行列感到骄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有着牢固的地位。”^②

民族的存在不是永恒的。如果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取得胜利，形成了全球性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经济，那么，民族彼此逐渐溶为一体的基础就具备了。当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思想和（就内容来说）文化领域内的共同性日益增强的时候，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88 页。

②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德文版第 18—19 页。

它们目前接近的过程就包含着它们彼此溶合的因素。从人种学的特征方面来说，这一过程几乎尚未开始，这方面的民族差别就是在共产主义取得全世界胜利之后仍然会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从世界范围内经济生活的共同体中产生的人们相互交往的必然性，将会在遥远的未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导致产生一种共同的世界性语言。同样，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将不断发展，最终也将导致产生一种人类的统一的文化，这一文化继承了以前发展中的一切宝贵传统和全部财富，并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第十二章

社会意识，它的阶级性和形式

第一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 在的依赖性

社会意识包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的物质生活过程中和阶级斗争中产生并起作用的全部世界观的和科学的思想、政治的和法律的观点、道德和美学见解以及与此相应的准则和价值观念。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这一论断使我们有可能正确地理解社会意识的本质，它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唯物主义地回答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及把唯物主义扩展到对社会的研究是我们科学地分析和解释社会意识、它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它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之基础。

各个时期的社会意识产生于该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物质的社会存在是人的意识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强调指出：“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②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社会主义意识就是被意识到了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的社会主义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决定了在社会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所以“自觉的共同努力、同志式的合作和相互帮助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特征。”^①社会主义社会意识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发展方向归根到底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发展与完善的需要中产生的，它们的内容是：

- 形成、巩固和始终突出社会主义劳动态度；
-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
-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科学认识和道德规范建立整个社会生活过程；
- 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坚决的斗争。

唯物主义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引申出意识，这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与唯心主义不可调和地相对立。

唯心主义在解释历史时总是颠倒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真正关系，把意识说成是决定性的，从而使社会生活过程神秘化。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意识是他的实际生活活动的产物的理论是在同上述唯心主义思辨，特别是同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思辨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产生于概念辩证法，产生于抽象思维活动的观点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同时他们也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基本思想从主观唯心主义角度进行修正所具有的假批判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批判性分析的核心对于批判当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8页。

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理论、新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变种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批判理论等等的非科学的出发点以及它们对工人阶级在当代世界革命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所进行的政治攻击具有原则性的现实意义。上述理论尽管形式各异、千差万别，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它们都认为现存的社会关系是由生活在这些关系中的个人的意识所决定并不断更新，所以首先必须批判地改变意识。而这种“批判的意识”的生产者只能是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则被贬低为受这个所谓新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阶级”支配的对象。

唯心主义颠倒了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认为社会状态产生于思想，从而使社会现实和社会意识神秘化。观念没有得到说明，社会关系的实质被掩盖。尤其是掩盖了对抗性阶级社会中社会矛盾的真正原因和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和不自由的客观根源。如果这些关系都是从观念中产生并由它所决定，那么通过物质力量，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来消灭这些关系的想法就毫无意义了。这就是唯心主义从意识中引申出历史现实，把意识神秘化为一种独立的实体的反动本质。

因此，揭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不仅对科学地解释人类历史，而且对于认识工人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实现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物质条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它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活动具有非常突出的政治意义。只是从这一真理被揭示之时起——它在《共产党宣言》中获得了具有经典形式的表述——，工人运动才开始进行有科学根据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因为只有从那时候起，阶级斗争的目标才有可能集中到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现存状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变革作为资产阶级统治赖以存在之

基础的物质关系。

一切意识都产生于社会的物质活动，所以它们必然具有社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①我们只要认识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就能够说明人的意识的社会性。世界上不存在孤立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同样也不可能存在孤立的个人的精神生产。正如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力是在物质生产不断社会化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一样，人类精神文化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是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

劳动者的社会物质关系的发展程度也必然表现在他的丰富的精神关系中。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列宁强调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高原则，即反映原则，是对社会意识进行科学解释和分析的前提。反映的内容，即社会意识的内容主要决定于被反映的东西，即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的概念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范畴。它和“社会存在”概念一样，是从社会意识的具体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矛盾性中抽象出来的。唯物主义的社会意识概念首先强调的只是以下基本性质：社会意识来源于客观现实，它产生于社会生活过程，是这一过程的观念反映。

自在的社会意识是不存在的，始终只有历史具体的意识过程、思想、观念、价值和标准。社会意识只存在于个人的、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

体的、集团的、各阶层和各阶级的意识之中；它存在于他们的社会联系中，并凭借这一联系而存在。

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物质生活。自从原始社会消亡以来，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因此，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即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首先反映的是阶级关系，反映的是各阶级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它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同时也包括从这些关系和这些关系的历史变化中产生的感情、情绪和社会心理状态。自从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过渡到阶级社会以来，社会意识无不具有阶级性。

社会主义意识归根到底也是对经济结构、基本的社会物质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社会主义意识所特有的性质，如自觉遵守纪律和有目的的组织性、集体观念、责任心、社会积极性和创造性、责任感和义务感等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劳动人民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的行动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社会性质：同志式的合作和互相帮助的关系。但是这一切只有在个人和集体的经验之基础上，尤其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和其他实际社会生活活动中所体会到的经验之基础上才能出现。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是社会主义意识得以发展的决定性的基础。人们实际体会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它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成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的真正的自由和人道，逐步形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的自觉性，凝结为牢固的世界观，并体现在个人的信念中。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它的能动作用

我们说社会意识产生于物质的社会存在，一切意识形式的内容——政治的和法律的观点，科学和艺术，哲学、道德和宗教——始终是由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但是这绝不排除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能动的作用。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过程中，社会意识发挥了最彻底的历史能动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自觉地、有计划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关系，而且是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性具有科学的觉悟和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这样的关系。对于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显著的一点是，正如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中所强调的，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经验参加社会发展的管理和计划工作。”^①他们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意识是决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向共产主义建设过渡的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②它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保证。列·依·勃烈日涅夫强调指出：“我们制度的强大就在于人民群众的觉悟。”^③

如果我们在社会革命的准备阶段和进行过程中要彻底改造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用新兴的革命阶级的新思想取代以往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就必须同传统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改造过程是作为一个辩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27 页。

②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107 页。

③ 列·依·勃烈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 88 页。

证的否定过程而完成的。同历史上的传统思想实行了最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站在人类精神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之外。马克思主义根据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了人类思想的最高成果，从而辩证地否定了这些传统。与这条进步的路线相对立，在处理革命当代的和历史的传统之间的关系中始终还有一条反动的路线，这就是从人类思想史中摄取最反动的思想并使其发挥作用，以便阻挡社会的进步。这是没落阶级思想产物的一个特点。突出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法西斯的非理性主义和种族主义世界观以及当代垄断资本最富于侵略性的思想家妄想复活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企图。

传统在社会意识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定时代的思想总是与以前时代的思想相联系。譬如关于哲学方面恩格斯写道：“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前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①从整个社会意识现在的各种思想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思想上的联系中表现出社会意识的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的各种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②一种哲学流派或某种哲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② 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学体系以什么方式反映具体历史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利益以及能反映到什么程度，这要看它与政治观点和道德等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唯心主义反映现实存在的特点是它往往与宗教有着内在的联系。与此相反，哲学唯物主义，包括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点则主要在于它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紧密联系。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它是在既与自然科学又与社会科学的认识发展不可分割的联系中不断发展的，并且反过来对上述认识的发展起作用。

形成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发展的相对特殊规律性的根本的决定性客观前提是社会分工，特别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因此，这一先决条件是随着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而产生的。

社会意识在历史过程中起着能动的作用，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建立以前也是如此。在阶级斗争以及在社会革命的准备阶段和进行斗争中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社会意识的历史作用。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表现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尤其当它们已经被概括为意识形态，即已形成为理论的、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时候——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发展要求相一致，并促进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当一个社会形态处于上升阶段以及这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处于进步的发展时期时，就表现出这种情况。

第二，社会意识的某些方面有可能在理论上走在现存实际关系的前面，从思想上预见到社会进步变化的必然性，并从世界观上加以论述，从思想上论证建立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的规律性。这正是这样一个阶级所承担的历史进步的任务所具有的

特点，这个阶级负有使命去完成现存关系的革命变革过程。这样的社会意识不仅从思想上表达了旧制度的过时，同时也表达了作为历史进步的承担者和新制度的创造者的那个阶级对未来的信心。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思想理论上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合乎规律地要代替资本主义的这一预见才第一次获得了科学的形式。

第三，意识形态也可能从保守方面对历史上过时的关系发生作用，帮助已经走向反动的阶级延续其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寿命。这就是在帝国主义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动作用的特征。这种意识形态尽管有各种变种，有名目繁多的社会理论和哲学流派，但它所表达的无非是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的阶级利益，即千方百计地反抗要消灭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必然的革命趋势。

第四，革命的意识形态直接与某个阶级的革命行动相联系，成为这个阶级完成其革命历史任务的动力。社会革命就是社会意识的能动的历史作用之最集中表现。

由此看来，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批评家”声称什么，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它不可能理解思想和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它认为一切历史变化都产生于自然而然的经济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也可能没有得到思想上的反应，而事件的进程并不因此会有任何变化，这种断言显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关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的观点的歪曲。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辩证的歪曲导致了右倾机会主义忽视意识形态的斗争，从而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屈膝投降。事实上从唯物主义世界观产生以来，它的创始人在它的每一个

发展阶段都明确指出：社会意识及其能动作用是一切历史前进运动的必要因素。

恩格斯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的总特征，阐述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所获得的辩证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结论以及这种理论同对它所论述的联系的任何一种机械的简单化之间的不可调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歪曲称作“荒谬观念”。他说：“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①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实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意识形态概念 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它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美学的和其他思想的总和，这些思想是一定社会形态中一定阶级的历史地位、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它同其他阶级的关系和矛盾的观念表现。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置于阶级对立之上的、作

^①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

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观念映象或作为整个历史时期的那种精神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始终只有作为一定社会阶级切身利益的世界观表现的、历史一定的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随着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生产方式代替，统治权也必然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也是这个阶级统治的思想。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正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对立。

意识形态中表述的是经过理论加工的阶级意识，它或多或少具有完整的、稳定的、持续的思想体系的性质。意识形态的完整性程度标志着一个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即它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觉悟程度。意识形态从来不是单纯从阶级斗争的直接经验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日常的意识因素、现有的社会心理因素、历史遗留下来的思想和现存的社会意识各种形式在某个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领袖的积极的理论工作中构成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专门理论活动的产物；它是一个阶级的利益的最有觉悟的代表者即思想家们的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①

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不仅概括了关于现存社会的各种观点，而且——如果它是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话——是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精神武器。思想原则对社会实践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和行为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因此，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映，它的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对社会现实采取积极的实际态度。至于这个理论反映是颠倒的、唯心的、虚幻的、空想的、宗教的或者象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那样是具有客观真理性和科学性的，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表达了一个阶级的目的以及指导人们去达到这个目的的行为准则和原则。

因此，意识形态是以实践行动为目的，即以一定的社会行为方式为目的。意识形态的表述作为某一阶级的立场和自觉地维护该阶级的利益的表现，直接具有准则和价值判断的性质，或者必然地包括这些准则和价值判断。意识形态表达了社会各阶级对现存社会总关系的倾向性态度。它动员、确定并调节着社会的实际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他们指出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反映以及为什么是如此，从什么意义上才说它——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意识——是与现实相脱离的意识。他们证明了，为什么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对历史委任的英雄的幻想而出现，这种幻想把资产阶级制度想象为同“人的本性”需要相符合的、超历史的人类理想的实现。最后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统治一旦建立，它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一旦登上历史舞台，这种物质世界幻觉说马上就会变成直接的辩护，有意识的欺骗和伪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论证和阐述工人阶级的科学的阶级意识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错误的、非科学的阶级意识密切地结合起来。

唯心主义是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意识形态在世界观上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缺陷。这些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形式——都是错误的社会意识，它们的社会基础是随着阶级分化而出现的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剥削者对精神活动的特权。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不是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①在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意识形态中，人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②是倒现着的。

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们认为社会关系和这些关系的历史发展是与进行生产活动的人们相脱离的，是和某种不可知的自然力量一样产生和起作用的“自发的”关系。“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③这种情况在以下事实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就是在一切对抗性阶级社会中传播最广泛的意识是宗教意识。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作为这一制度之基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因而是“永恒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③ 同上，第39页。

从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中产生了要使政治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摧毁封建贵族的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要求。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的进步的社会作用相呼应，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具有进步的和革命的特征。

这些特征在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荷兰和英国的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和进行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当时是资产阶级文学、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繁荣时期（荷兰有斯宾诺莎主义，英国有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感论；法国有启蒙运动，特别是保尔·亨利·迪特利希·霍尔巴赫、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和德尼·狄德罗的机械唯物论和宗教批判；德国有从伊曼努尔·康德到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哲学的、文学的和艺术美学的表现形式、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体系形式，无一不是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们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来反抗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在它的意识形态中以整个社会的代表面目而出现，用全人类利益的形式掩盖自己的阶级利益，把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宣布为新的理性王国，无限完美的、自由的、平等的王国。它的目的、要求和许诺的抽象概括反映了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解放斗争时期确实曾经站在进步运动的前列，是消灭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同时这里也表现出它的整个意识形态作为错误的社会意识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特点：它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标榜为普遍人性即人的“本性”的

要求和超历史理性的表现，从而掩饰了它的阶级利益，掩盖了它本身进步作用的历史局限性。

折衷主义和文学上的颓废代替了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思想的狂飙突进。启蒙唯物主义变成了庸俗唯物主义，黑格尔被当成了“死狗”，古典国民经济学被庸俗经济学所代替，康德哲学则通过突出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特征作为新康德主义而复活。实证主义得到了发展，其代表人物声称，要同十九世纪迅猛发展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所谓挣脱哲学和价值束缚的精神相适应。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即幻想在反封建和反对专制主义斗争时期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选举权、言论和结社自由、议会主义和共和国宪法）能够保证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个人和集团都有实现及平衡他们的利益和企求的同等的活动余地。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这样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实现经济、科学、技术和文明的不断进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被说成是总的说来是协调的资本主义在前进运动中的暂时的干挠。

随着社会日益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阶级斗争尖锐化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第一次阶级大搏斗的爆发，还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对能够调和这些对抗，最终能够以阶级和谐与阶级和平代替阶级斗争的幻想。随着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越来越明显，公开的、毫不掩饰的为现存状态辩护也同时在发展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面向现实的、社会批判的思想被各种各样的辩护企图所代替，尽管存在着种种现实矛盾，尽管自由和平等等口号的欺骗性越来越暴露无遗，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仍然被说成是最好的世界。新兴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思想中的合理萌芽都因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

夭折。进步的思想变成了彻头彻尾保守的思想。这些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为了抵御和镇压革命的工人运动及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敌视工人阶级和反共产主义的矛头越来越明朗化。

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以及总危机的开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特征也日益突出。现实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无限进步和协调，它的对抗和矛盾可以调和的幻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法抗拒的总危机，它的日趋没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继续存在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也都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之中。早期资产阶级的理想蜕变为骗人的空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进步的信念让位于严重的悲观厌世主义和反动的能动主义。宿命论的、对世界末日的等待与对社会进步发动最富于侵略性的反动进攻互为交替。这一切构成了帝国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没有出路的危机意识的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十月革命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开始的资产阶级的没落和它的全球统治的崩溃被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说成是全人类的危机和没落。

在资产阶级从反封建变成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然后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又成为走向没落的阶级这一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虽然经历了各种变化，但是它作为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意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的关于社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都具有哲学唯心主义的特点。资产阶级对统治权的要求和资产阶级实际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它的意识形态中作为思想的要求和思想的力量而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行使政治权力的那些人佯言说，他们是以“更高的”理想和价值的名义进行活动——譬如追求

所谓全人类的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他们借助这些骗人的唯心主义空话，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基础即资本主义所有关系，并为之进行辩护。

第二，它是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和它以前的一切剥削阶级一样，不能发现社会物质运动的规律。它的阶级利益使它不能承认和理解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过程的关键。

第三，它是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如果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进步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这就等于要它理解资本家阶级的必然灭亡。但是它的根本职能恰恰在于对抗社会进步的要求，保护资产阶级要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利益，并使之合法化。

第四，它是敌视工人和敌视人民的。在工人阶级组织成为革命的历史力量以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倾向是反对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创建人的工人阶级去实现其世界历史使命。

第五，归根到底它是反人道的和反民主的。维护资本所有者少数的阶级利益，以对付劳动人民的反抗，为资本家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政治压迫辩护以及为资本主义利润经济的弱肉强食辩护是它的根本任务。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改良主义变种也毫无例外：它虚伪地要求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等诸如此类的所谓超阶级的、全人类的基本价值，以掩饰它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委托。而实际上一切旨在维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政策都是为了延续劳动大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自由，为了使悬殊的社会不平等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政策还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团结。

同样具有虚伪性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即关于民族是超历史的、处于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冲突之彼岸的“更高的”价值的说教。今天，民族主义的反动的政治本质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它直接同帝国主义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破坏团结在苏联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友爱和互助的企图相联系。以民族主义面目出现的反苏和反共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牢固联系以及它与苏联的兄弟联盟。

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煽动之所以遭到失败，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有着基于工人阶级世界观思想基础之上的战斗联盟。列·依·勃烈日涅夫强调指出：“我们紧密合作的决定性基础，它那生气勃勃的精神以及起方向性作用的力量和组织力量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牢不可破的战斗联盟，他们的世界观的统一，目标的统一，意志的统一。”^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那样一种世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观认识、政治原则和目的以及伦理标准
的本质特征 的总和，这种世界观认识、政治原则和目的以及伦理标准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概括为关于工人阶级革命解放斗争和实现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任务的、完整的科学理论。

“科学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是同等的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说科学世界观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强调的是它的阶级性，即它那公开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它的

① 列·依·勃烈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1页。

战斗性和革命的本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科学世界观的反对一切剥削关系和压迫关系的革命批判的本质特征同自觉地建立和有计划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标志的工人的阶级意识把对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同毫不掩饰地维护现实社会主义以及确信整个人类的未来属于共产主义的历史乐观主义联系了起来。

与过去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尤其是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崭新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关于社会、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和历史任务的一切论述都具有彻底的、被扩展到解释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它不是从建立未来社会的理想出发，它也不是用抽象的理想与“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①的、本来面目的社会现实相对立，而是从其真实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联系中去把握这个现实。正是通过这种唯物主义的方法，它不仅能够把握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而且能够客观地、正确地论证从这种地位中必然产生的革命的奋斗目标。

第二，由于它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所以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它的有关工人阶级实际行为的原则和它的历史行动的准则和目标的一切论述都是植根于被科学地理解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上的；特别是基于资本运动规律和人类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之上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这些规律以及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这些规律的实践活动的科学而准确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意义上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强调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①

第三，它是一种贯穿着辩证历史思维的意识形态。它的批判的革命性同这一特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中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从它的矛盾的客观辩证法中去把握它，因此它是工人阶级革命行动的指南。它是工人阶级为反对一切历史上过时的关系和建立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斗争的精神武器。

第四，它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社会多数人即劳动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运动——的理论表达是第一个真正民主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以科学的形式表达了劳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第五，它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党性，不掩饰自己的阶级性和阶级目的，而是毫不隐瞒地加以承认。它的任务是使整个阶级团结在它的先锋队即党的周围，并且使全体劳动人民群众确信工人阶级革命纲领的正确性和历史必然性。同时它还承担着揭示一切社会发展过程的阶级实质及其矛盾的任务。它是对工人革命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中一切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所应采取的阶级态度的准绳。

第六，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彻底国际主义的、与任何民族主义的变种毫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它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对革命传统的自豪在形成和加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在国家意识中表现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来的、对所获成就的自豪感与国际主义觉悟是密不可分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我们实现了这一思想准则：“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任务的一部分。人民对革命传统的自豪，人民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已完成的伟大创举的自信，加强着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觉悟——从而也即是对已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必须更加牢固地与国际主义觉悟结合起来，即要意识到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共和国同时也意味着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整个世界革命运动。”^①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之间的不可调和**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彼此不可调和地相对立。这一对立如同工人与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对立一样是不可消除的。思想理论上的对立是现实社会对立的反映。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既不存在这些对立之间的调和，也不可能出现现实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聚合，或者两者在一个处于阶级对立之彼岸的社会制度中的“更高的综合”。因此在意识形态中也不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

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一再强调并论证了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思想领导工作的下述基本原则：“……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94—95 页。

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之中的当代的特点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成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尽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顽固对抗和我们有时候进行的反击,但缓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趋势。这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之必然后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日益加剧,斗争的意义和范围也日益扩大。和平共处既不等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阶级和平,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观与共产主义世界观之间在思想上的共处。意识形态对各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始终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天,它在行使政治权力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常常装作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功绩,承认社会主义是值得想往的社会。但是在这种高度评价背后却隐藏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歪曲和诽谤。它对和平共处原则也进行了歪曲,它要求把和平共处原则扩展到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力量的不断增强迫使敌对阵营的思想家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的“改良派”。与此相应的“理论”,例如“民主的”或“人道的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的民族模式以及“工业社会”理论,“各种社会制度聚合”的理论和最近出现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都证明了两种世界体系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

上述种种理论都表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现实社会主义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的存在及其日益强大的看法和反应。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竭尽全力，调动一切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展开心理战，企图以此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的日常意识，特别是影响他们的社会感情和生活习惯。他们利用人们过去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残余，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力图向社会主义渗透外来的生活习惯。他们尤其寄希望于人们的自私自利思想和民族主义偏见。

第三节 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

政治思想

政治意识是随着社会分裂为对抗阶级而产生的。它在理论上的系统表现就是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包括各阶级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社会政治制度即国家、对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政治意识具体体现在国家宪法、各政党的纲领和声明、社会各阶级的政治领导人和思想家的政治理论著作中。一切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都是国家权力问题。

政治思想，亦即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政治原则、行为准则和目标观念的总和，是对社会政治组织及其结构的反映。

由于政治——作为各阶级之间关系和各阶级围绕政权，围绕社会中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的集中体现——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政治观念是对社会各阶级基本经济利益的直接反映。这正是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一个主要特点。例如，哲学和宗教同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的联系就要间接得多；它们正是通过哲学和宗教中所包含的政治思想因素才发生这种联系。

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思想和法律观点总是毫不隐瞒地表明自己的阶级内容，并直接表现出它们的经济根源。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与对抗性阶级社会中的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总是以一种代表超阶级的普遍利益的要求来概括地表达某一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是第一个公开地说出自己的利益是阶级利益的社会阶级。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她的利益与全体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因为她的意识形态科学而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工人阶级的真实的历史地位。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不可能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进步的或反动的）的非科学性恰恰表现在，它们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不能从理论上把握一切历史变化和政治变化的社会经济根源和物质的阶级根源，所以它们的目标总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些政治思想的唯心主义地颠倒了的性质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来，即它们的要求总是打着“全人类”的道德、抽象的正义、抽象的自由的招牌，作为超历史的人类“本性”的要求而出现，或者被称作是一种宗教信念的格言，是“上帝的意志”、“神意”等的表达。

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不是从政治迷信和关于政治实践的唯心主义神秘观点出发，而是从唯物主义地理解的历史规律，从实际的发展趋势，即被科学地认识的历史必然的共产主义未来出发。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是随着工人阶级的政治实践形成和发展的。它的社会作用也随着工人阶级从无能为力的被压迫阶级上升为革命的、战斗的、夺取了政权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阶级这一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

主要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彻底革命的，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除此以外，它还具有彻底民主的特点。这些本质特征产生于工人阶级创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因为这一任务的实现是世界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革命，因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是以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前提，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是劳动人民民主的实现，所以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必然具有革命性、科学性和民主性。

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是动员工人阶级按照现存关系中所预示出来的未来的发展进行活动的工具。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很深刻的人道主义内容，它极其广泛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从根本上与劳动人民群众的追求和期望相一致，因此它不需要任何掩饰，实际上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远远超过了剥削阶级关于“全人类”的一切意识形态空话。

政治思想对政治实践起着能动的作用。它不仅专门表达各阶级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还指出了实现这些利益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就是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一个杰出的文件，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具体条件的表现。它是在我国的具体发展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社会行动的指南。

政治思想对生产方式一切变化的反应比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都更为迅速，更为及时。政治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政治观念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机构和政党的实际活动。与此相联，它对经济，从而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其他社会意识形式起着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影响。

最后，政治思想对其他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切关于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其中包括哲学的、伦理学的和美学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都带有政治意识的印记，因

为对社会存在的任何一种具体反映形式都是以对社会现实的政治态度为基础的。

法律和法律意识 法律是在一个社会中通行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准则体系，是社会阶级分裂的产物。它是同国家一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随着国家类型的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类型也发生变化：奴隶制、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各自有着不同的法律类型。诚然，资产阶级法律同以前的法律类型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的主要职能都是保护私有财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才产生了原则上崭新的法律内容和法律职能。

法律的内容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它是被上升为法律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它的任务是保障统治阶级的生存条件，贯彻旨在维持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关系之存在的行为规则。法律为调节与各个时期的财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服务。法律无不具有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超社会的、永恒的、全人类的法律。法律的内容和职能随着它所由产生的并为之服务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国家保证并强制人们遵守法律规则。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对违反或破坏法律规则的人与事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其中有纪律措施、行政措施和刑法措施。法律规则由国家以法令和其他规则条文固定下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揭示法律的阶级根源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的政治职能，对法律的本质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法律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问题上也代表唯心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唯心主义无视法律的社会物质基础，法律的阶级限定性和阶级作用。各种唯心主义的理论都把法律表述为维持秩序和维持整个人类共同生活的手段。它们认为法律产生于上帝的诫律，产生于某种世界

精神，产生于神秘的“国民精神”，永恒的道德或超历史的“自然法”。自然法学说在古希腊时期以来的社会理论、伦理学和法哲学思想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并且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思想中达到了高峰。

近代自然法社会学说的鼻祖是荷兰人胡戈·格劳秀斯（1583—1645）。格劳秀斯认为，在太古时代，即人类处于原始自然状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种绝对的——甚至超越于上帝启示之上的——自然法。格劳秀斯是从人的生存本能和社交天性出发的。他认为原始状态中通行的是道德的纯洁和财产公有；自然状态是绝对自然法的状态。随着原始状态的解体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人们组成了社会，他们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了政府，以便使自己得到保护，免遭个别人的暴力侵犯。

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法律的阶级性表现在它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保障资本家有可能剥削雇佣工人。随着工人阶级逐渐组织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解放斗争，法律也日益成为从政治上镇压工人运动的直接工具。

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也制定了质上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法律。社会主义法律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的职能一方面在于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及其反革命的企图，另一方面是支持和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它“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①

权利和义务是一个统一体。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同样有效的是：公民享受权利同时也包括对他们的行为和行动负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8卷第252页。

责。社会主义的法律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行动对自觉地、有计划地建立社会关系发生作用。由于法律所要求的行动——权利和义务——只有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头脑才能够得以实现，所以法律的社会效果总是要同思想说服工作相结合。社会主义的法律教育与法律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能动作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法律中规定的对公民、劳动集体、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的行为要求是客观要求的体现；它们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相一致。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越来越自觉自愿地遵守社会主义的法律。

我们所理解的法律意识就是指社会的某个阶级对法律、法律关系、法律准则、立法的本质和职能的看法的总和。法律意识中反映各阶级对现存法律制度的态度。它是通过对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所作的判断来表明自己的特性。从理论上论证一个阶级的法律观点的体系就是这个阶级的法律思想。

第四节 道德和道德意识

道德的起源、本质 和阶级性

道德是调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本阶级、与其他阶级以及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和道德标准的总和。

人们的道德行为、人们相互之间的实际道德关系同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关系一样，如果不渗透到人们的意识，就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发挥它的社会作用。没有一个表述这种道德关系的道德意识，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道德关系。任何一种道德意

识的基本范畴都是善与恶的范畴。道德判断就是对个人的行为作出善与恶的评价。表达善的道德见解内容的基本概念有义务、忠诚、正直、勇敢、有胆识、富有牺牲精神、荣誉和尊严。人的良心是人们从道德上对个人的行为、某一种态度进行评价，认为它是履行义务还是有罪，是正直的还是不正直的，是勇敢的还是胆怯的等等的的能力，它是道德教育的结果。

在道德意识中诸如人性的本质、人在共同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人生的意义及其任务和使命的意义等问题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一点正是道德意识同对它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世界观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实际道德行为基本上能表现出他按照他的世界观对上述问题所作的真实的判断；人们掌握了哪些道德原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这些原则行事，这构成了他的个性发展的主要方面。

道德意识和实际道德行为是不可分割地相联系的，但又不是等同的。虽然任何一种道德行为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打上某种伦理学、道德标准体系、伦理规范，即道德意识的印记，但是道德意识、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就其本身而言还不可能产生现实的社会行为，不可能维持或改变社会状态。它们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见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真实的社会价值，展现出它们的社会生命力。我们把经过理论整理的道德意识即形成为哲学概念的道德称为伦理学。伦理学是把道德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道德的哲学理论。

道德问题在神学和教会所散布的宗教意识形态中占据主要位置。这种意识形态对道德理论的态度主要特点表现在，它认为对道德行为和道德价值的重大问题无需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关于生老病死、痛苦受难等的意义只有宗教才能解释，是被排除在理性认识之外的。同样，对

有罪、良心和赎罪等问题也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回答。宗教意识形态企图以此来保持剥削社会中形成的、宗教在回答道德问题上所拥有的特权，从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可能的和必要的科学解释进行争辩。它企图把这些问题继续作为宗教和唯心主义的专有领地。就象唯心主义具有的或是公开或是隐蔽的信仰主义本质特征与科学世界观的无神论格格不入一样，神学道德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伦理学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往来以及人们作为社会共同体、社会阶级、家庭、民族或整个社会体系的成员的行为中起着调节器的作用。它的作用方式与法律关系的作用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借助于权威，并借助专门的社会机构的强制性措施得到贯彻。由国家机器负责维护法律规则并惩治破坏法律的行为。道德规范则与此不同，它们不是通过特殊的执行权力机关来贯彻。它们的力量是基于说服、示范、公众舆论、传统和习惯等因素之上的。

在这里，个别人物的道德威信，他的示范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威信具有特殊的影响。

与法律规则相比，道德意识及其原则的作用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后者还涉及一些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调节所涉及不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道德规范也对个人之间诸如爱情、友谊、同志友爱等关系起作用。

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存在任何处于社会之外或社会之上的道德。只要阶级还存在，任何一种道德都具有阶级性。

对道德意识同样有效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变化和发展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意识都首先打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的烙印。

社会形态的相继更迭决定着道德的变化。至于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尽管它们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却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有着共同的道德观念——剥削阶级的道德。

原始社会在血缘亲属集团即部落和氏族的财产公有、共同进行生产活动和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存在着一种以同一方式把一切成员联系在一起、大家都遵守的道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由相同的道德和相同的准则彼此联系，那是公有制统治的结果。这里每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与共同体的道德意识是同一的。

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群居生活的解体，道德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资料私有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阶级分裂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一切都使道德关系和道德意识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从此以后，社会对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定了道德关系和道德意识的一切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就是剥削阶级的道德，是保证和维护剥削阶级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的思想工具。在阶级社会中，不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和法律规律，还是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都不过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诫律。不允许损害私有财产成了最高的道德价值。对抗性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任何阶级中立的道德原则。

在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史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所以阶级矛盾也必然反映在道德意识中：它或者作为替一定社会阶级的现存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力量而发挥其作用，或

者表达某个阶级要消灭某个历史上已经过时的统治的阶级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强调指出：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道德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①

工人的阶级道德是在世界观上和实际政治上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尖锐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的表现，是维护“被压迫者未来利益”的表现。由于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反映了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社会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它是在与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与一切以前的道德观和道德规范相比，它具有崭新的性质。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道德无不带有阶级性，但是这并不排除，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人性的特征。这是一些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来说必不可少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原则和规定。其中包括关于尊重人的生命的诫令。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一些诸如尊重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尊重父母、对粗暴和暴力行为的道德谴责等普遍人类的道德标准，在剥削社会中也是从属于统治阶级之阶级利益的，所以它们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因而战争和压迫也还存在，这些准则也就总是要受到践踏。法西斯专政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残酷无情地证明了，所谓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话。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阶级对抗的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与人之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间的关系的形成，才为普遍人类的道德准则的实现创造了客观前提，“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①这个社会阶段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道德意识及其同资产阶级道德的对立

工人阶级的阶级道德和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意识是使工人阶级能够完成其世界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因素。同旧的、剥削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也必须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意识实行彻底的决裂。工人阶级在革命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对它的社会地位、历史任务和前景的科学觉悟，这一发展过程也包括工人阶级自己的、与资产阶级道德相对立的阶级道德的形成。工人阶级的道德与资产阶级的道德之对立产生于经济上与政治上同资本统治的对立。这一对立的关键是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态度。资产阶级道德把私有财产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而社会主义道德则正是以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其出发点。消灭一切不自由、卑贱和奴役的经济基础是道德义务的基础。

如果说在充分发展了的、已经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道德的反动、反人民和反人道的性质恰恰在于，它是为维护少数资本所有者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道德的进步性、革命性和真正人道主义的性质则表现在，它动员人民大众起来痛恨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对于共产主义新道德的最高准则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和主要标准列宁作了如下表述：“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①

列宁对一切剥削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道德的基本特征描述如下：“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②

作为公开承认自己党性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道德意识，把道德直接与反对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列宁从这个意义上强调指出：“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③

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工人阶级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道德。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所有关系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的阶级道德又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意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意识。但是它不是从新的生活关系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而是工人阶级政党坚持共产主义教育和思想领导工作的结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关系和社会主义道德意识的新的本质特征的决定性的客观基础。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劳动道德即共产主义的劳

①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3页。

② 同上，第354页。

③ 同上，第352页。

动态度。这种道德不是自发地产生于新的生产关系。它主要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结果。社会主义劳动道德的形成与诸如纪律性和组织性、集体观念、责任感和义务感、责任心、社会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思想道德品质有着内在的联系。^① 每个个人和每个集体凭着自己对整体的责任感，目的明确地、积极地行动，为了全社会的福利努力地工作，勤奋地为保持和增加社会财富作出贡献——这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决定性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实际道德关系的本质特征。工人阶级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的示范行动促进了这些要求和实际道德关系的实现。

社会主义道德继承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在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形成的一系列全人类的道德准则。象坦率和诚实、意志力强和有胆识、对家庭的责任心和忠实、尊敬老人等品质从来都属于劳动人民的道德面貌的主要特征。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和反对剥削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又进一步形成了诸如互助友爱、立场坚定和勇于牺牲等道德品质。这些准则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中获得了最高的体现。

新的道德意识和实际道德关系的一个本质特征是集体主义原则。它表明了维护社会 and 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已经成为个人行动的准则。这一原则得以发展的客观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阶级对抗的消失，个人与社会、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也在消失。社会的根本利益与集体发展和个人发展的根本利益越来越趋于一致。

社会主义道德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

① 参见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02页。

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包括充分负责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这是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道德的创造性地参与工作、参预计划和管理的前提。”^①

共产主义道德意识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劳动人民的尊严的尊重与对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人民的和平和自由的敌人的无比仇恨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道德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它把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抵抗一切来犯者，可靠地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果实与援助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完全统一了起来。社会主义道德是实现当代基本规律即人类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力的思想动力。它反映了这一过渡的要求，并且对这一历史革命变革起着能动的作用。

第五节 艺 术

艺术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专门从美学的角度反映现实，以美学的形式把握、认识和评价现实。人们的美学活动的基本特点就是它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②

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什么是艺术问题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回答。它力图从人的思想因素或天生的本能来解释艺术活动。从这一基础出发，艺术创作就成了一种最终无法合理地解释的现象，艺术作品中的描述成了艺术家们的完全主观的、随心所欲的行动。按照这种观点，要确立艺术的客观标准和社会目的是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75 页。

② 参见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97 页。

不可能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把艺术发展同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艺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在物质生活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这一联系中可以得出，艺术不是与社会脱离的某个个人的事情，它是在社会中建造，并且带有社会性。只要人们不是仅仅着眼于艺术活动产品的形式，把艺术作为艺术作品的总和来考察，那么艺术的这种社会性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如果按照上述片面的观点去理解艺术，那么艺术的主要方面，即创造艺术作品的艺术家们的创造性活动和艺术作品对生活的干预和感受就消失了。

因此，我们应该把艺术理解为人的活动及其产品的一个特殊领域。艺术的特点首先是由它的作用决定的。艺术不是意识对外部现象的简单再现，所以不能把它归结为形象观念和形象观念在艺术材料中的实现。它比这要深刻得多。它不是揭示对象本身的属性和本质。更正确地说它是通过人对对象本质的认识，表现出人与对象的关系。它用美学手段表现出人们掌握现实以及人们能动地、创造性地对待现实的程度。

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艺术的对象是处于同社会共同体和自然界的丰富关系中的人，即处于各种各样处境、活动和行为中的人。

艺术的第三个特点来自于艺术意识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在这里，思想过程的特点是它受到心灵、感觉和情感的强烈干预。艺术意识不是通过科学的抽象，而是通过艺术的概括和提炼获得的，其中幻想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第四点艺术意识是通过艺术认识形式之结果的特殊性显示其特点的。在这里，对人与现实的关系的认识不是用科学

的概念和理论来表达。更确切地说艺术是通过特殊的“语言”手段来表达它的评价和判断、态度和倾向性、愿望、目的和理想。它具体而形象地表达了这些价值观念。它又把这些价值观念和理想同现实进行对照，从中产生出象“美”、“丑”、“悲剧”、“喜剧”等美学评价。这类评价是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

艺术不是消极的反映，而是一种创造艺术作品和以美学形式塑造环境的建造能力。我们强调艺术与其他意识形式相比较所具有的特殊性，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可以脱离其他意识形式而存在。更正确地说，美学上的价值尺度和标准与政治、哲学和道德观点是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的。同时，科学也是正确地把握对象本质的重要基础。尤其是科学世界观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只有在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社会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从艺术与社会的联系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社会中的艺术都带有阶级性，阶级对立也表现在艺术中。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统一的、具有统一的社会目的的艺术。艺术的阶级性和阶级分化主要表现在艺术本身的内容中。所以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常常会遇到对同一个历史过程、同一个人物或同一个事物的完全相反的评价。就是在对哪些对象进行艺术塑造的问题上也表现出艺术家的阶级立场。

艺术作品的主要职能是传播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艺术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中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

从艺术同人们的联系中也表现出艺术的阶级立场即阶级性。随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的日益增长，艺术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活动领域，只有统治阶级才能接触到艺术的

产品。其结果是专业艺术与民间艺术严重脱离。专业艺术越来越变成专门为某个小圈子服务的活动，它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人道主义的内容。尤其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这种发展趋势更为明显。资产阶级理想的破灭，社会现实的深刻矛盾以及艺术与人民的完全脱离，给资产阶级艺术带来了破坏性的恶果。这里清楚地表现出帝国主义社会对艺术的危害性和普遍的文化衰退。

同资产阶级的艺术相比较，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艺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抓住了社会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中的新问题。它首先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现实状况，但也反映他们的力量。它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工人阶级对社会和对人类的未来所起的作用，因而它远远高出只局限于对社会现状发出控诉的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艺术作品能够正确地把握社会现状和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是，艺术家公开地、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也就是说它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现实。

第三，社会主义艺术的方向是通过对人们的教育、陶冶和娱乐的作用，促进个性的全面发展，自觉地在社会中执行着意识形态的职能。因此，它面向社会的一切成员，而不是把艺术当作一小部分上帝选民的事情。

这里所讲的真实性和人民性等特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就这个问题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写道：“德国统一社会党支持旨在

繁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切努力。这种艺术是基于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和人民生活的深刻内在联系之上的，是基于始终不渝地维护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之上的。艺术创作能够通过它的艺术力量、它的倾向性和人民性对人民的生活发生深刻的影响、形成社会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的生活态度和关系，形成美感和工人阶级的理想。”^①

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的典范。小说通过对青年工人巴威尔·弗拉索夫的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的描写，形象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发展成为革命阶级的过程、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无产阶级要赢得胜利的信心。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感受创造了新的条件。这些新的条件第一表现在，艺术必须去征服各种各样新的对象，它必须为新的革命过程，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为发展日常工作中的社会主义关系作出贡献。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个性的发展，人们的要求提高了，人们不仅要享受艺术，而且要自己从事艺术创作。“个人对艺术和美的享受的需要越来越多地同创造性地发挥自身的艺术才能联系在一起。”^②

第三，以前也表现在民间艺术与专业艺术的脱离中的艺术与人民的脱离已经消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群众艺术创作的范围越来越广，与此同时，民间艺术团体和专业艺术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③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70—71页。

② 同上，第70页。

③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70页。

第四，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创造性地掌握进步的文化遗产，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各民族之间在艺术领域中的新型关系。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兄弟联盟和全面合作推动着社会主义艺术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对自觉地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建设共产主义发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艺术的社会地位，它对社会主义所担负的责任，要求艺术工作与高水平的政治哲学思想相结合。埃里希·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用艺术的方式反映我们时代的主题，要求艺术家们具有高度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水平。只要他们既能眼观全局，又能细致地把握我们生活的本质，那他们的创作天地是极其广阔的。在一切部门中，也包括艺术和文学部门，都应深入思考和正确评价社会发展的千变万化的现象以及矛盾。”^①

第六节 宗 教

宗教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宗教是自然界和社会在人的意识中的颠倒了的反映形式。宗教意识与科学意识截然对立。它不是以对社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而是以对超自然力量和超人类力量的信仰为其标志。宗教信仰把神迹作为由于“神”的力量的作用而取消了自然规律之体现，并用这种神迹来

①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103页。

代替事物和现象的真实的物质的联系。虽然宗教与唯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宗教意识不同于哲学意识，它不是与理论概念打交道。宗教对现实的歪曲反映具有独特的性质，这就是它是对现实的虚幻的反映。宗教思维不是抽象理论思维，而是虚幻的形象思维。它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依附感、软弱无力感、恐惧感和屈服感，另一方面则是由敬畏和感激的心情所伴随（例如感激上帝的“慈善”、“恩宠”、“善心”、“公道”等等）。

原始宗教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由水平低下的生产力和人类知识所决定的、人们对自然的极大的依附性。这种对自然的依附性不仅造成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害怕妖魔鬼怪和其他种种危险的象征），而且还产生了对自然影响的虚幻可能性的想象和诸如妖术和魔术、避邪符咒、护身符、祈祷、跳神、赞美歌、起誓等各种迷信行为。这个时期宗教的典型特点是有众多的神灵和魔鬼，它们大多都与自然现象和获取食物有联系，例如动物诸神、收获诸神、山怪和森林鬼怪、太阳神、月亮神、星座神、风神、云神、雨神、雷电神、猎神、收割神、海神、河神等等。由于处境不安全，使得人们对各种神迹的信仰成为典型的宗教现象。

马克思用下面一段话概括了宗教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最主要因素：“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①

宗教意识之再现的起源和基础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制服自然力的力量还很不发达，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状况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这一点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共同特点，也正是宗教意识的特有的社会根源。宗教意识和历史哲学唯心主义反映出人们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还不能掌握社会状况。宗教的最主要的实际社会基础就是基于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之上的对抗性阶级社会关系。

与封建社会相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在反宗教启蒙，在科学和文明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宗教还仍然是广泛流行的世界观意识。这首先是因为，宗教的上述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还继续存在，甚至它们的再现达到了最高和最后的阶段。列宁指出：“劳动群众所受到的社会压迫，使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盲目势力面前，在这些时时刻刻使普通劳动人民受到比任何非常事件——如战争，地震等等——所引起的最可怕的灾难和最残酷的蹂躏还要厉害一千倍的盲目势力面前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②

宗教意识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被剥削阶级各种意识形态有意识地用来作为欺骗人民群众之工具的宗教神秘主义总是同人们对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真实的、合乎规律的联系之无知联系在一起。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53页。

②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9—380页。

宗教的内容和职能产生于社会生活过程，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宗教通常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政治上既保守又反动的意识，它是“人民的鸦片”，^①但是这并不排除，特定阶段的某些进步的社会运动往往打着宗教思想的旗子发展起来。例如原始基督教，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世纪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世纪的农民和城市平民阶层的反封建起义等等都是如此。

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宗教意识的主要社会根源。但是，尽管这种社会条件已经消失，尽管教会和教士的政治权力已被取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仍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灭。宗教是不能“废除”的，宗教意识只能逐渐消亡。就象社会主义社会只能逐步趋于成熟一样，与它相适应的科学世界观意识也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充满斗争的发展过程，才能克服一切遗留下来的宗教观念。

在古代，宗教就已经成为唯物主义宗教批判和科学的哲学批判分析的对象。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茨没有把宗教解释为一切人生来俱有的感情，而是把它看作是无知、恐惧和幻想的产物。这种解释以及认为宗教是教士欺骗的结果和统治者精神统治的手段的看法也表现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宗教批判中。象霍尔巴赫这样的一些无神论者认识到，宗教被政治反动派利用来维护已经过时的制度。但是他们不能进而找出产生宗教的社会条件。在马克思以前的对宗教意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识的批判中达到理论高峰的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的分析。费尔巴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在上帝那里祈求着自己的、同他异化了的本质。“上帝”是世俗人在人的意识中的宗教的、虚幻的反映。但是费尔巴哈也没有超出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以前的一切资产阶级宗教批判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没有认识到，宗教意识也是对实际历史的社会关系的颠倒了的反映。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通过揭示宗教的社会历史根源，达到了对宗教的彻底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完成了从以往的宗教批判向科学的无产阶级无神论的过渡。他们同时还揭示了，只有对社会物质基础进行实际变革，才能消除宗教意识的存在条件。

工人阶级和宗教 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任何信仰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它具有彻底无神论的性质。克服宗教意识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工人阶级为了能够起来进行自觉的革命斗争，它必须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无神论信念，即它的状况和使命并不是产生于超自然的天命，而是植根于受物质和规律制约的关系，这些关系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才能消灭。工人的自我解放与宗教信仰互相排斥。因此，它的历史意识作为一个有能力进行革命斗争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阶级的意识，必须与它的世界观的无神论性质相结合。

无神论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即它的革命政党的思想领导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中包括对帝国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为了消弱工人的科学的阶级意识，把科学社会主义降低到宗教社会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水平的一切企图展开无情的斗争。与此相关的是，人们还要同

那种把马克思学说歪曲为另一种宗教救世说的谬论作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坚决反对出于政治上的反动和反共目的而滥用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的一切企图。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宗教团体内部也表现出剥削者的利益与劳动群众利益之间的对立。尤其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有许多思想权威人士和教会权威人士反对那种利用宗教达到反人道主义政治目的的做法。工人革命政党的政策是，团结信教的劳动者，共同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而斗争，但同时也不抹煞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宗教之间在世界观上的对立。列宁写道：“……我们绝对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仰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按照这一精神制定政策，目的在于进一步加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同志式的合作，共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时，社会主义通过教会与国家的完全脱离和宪法上规定一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的自由。彻底的信仰自由当然也包括无神论者有积极提倡和宣传科学世界观的权利。

实际经验证明，许多基督教徒出于宗教的动机而赞成社会主义，他们从自己的信仰中吸取养料为人道主义思想，为负责地积极参加保卫和平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性质而努力奋斗。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列宁的下述原则具有普遍有效性：“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

^①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3页。

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把自己与宗教的分歧服从于具体的政治斗争目标，团结信教群众为争取社会进步、民主与和平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同信教群众进行合作，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目标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与全体劳动者包括信教的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一致的，共同的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工人阶级同全体劳动者在争取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结成广泛的阶级联盟的最牢固的基础。

^①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第十三章

科学与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工人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科学。基于科学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能够自觉地完成其历史任务。科学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何谓科学？它有哪些发展规律？科学在进一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节 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不可能认识科学的本质。虽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如培根、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曾欢呼把科学作为促进人及其社会的幸福和完美的手段加以颂扬，但他们的这种客观认识和人道行动相统一的理想必然是抽象的，这首先应归咎于他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历史观的革命变革，从而他们也就为科学地解释科学本身创造了理论前提。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科学的概念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科学看成是产生于社会物质生活生产的一种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马克思写道：

“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①这一论断中概括了许多重要的对科学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理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是有意义的。这样就把科学归结为：第一，是人的活动的一定形式，即精神生产，而不是简单地看作完结的结论，即学问；第二，强调精神生产与各个具体历史阶段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也就是说，精神生产是由它所决定的；第三，强调两者的相互作用。

科学是一种历史地决定的、社会认识活动的特殊形式及其结果，即发展着的认识体系（表述、理论、假说等等）。由此，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在概念上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和理解：第一，它被理解为社会劳动的特殊领域，从精神和思想上掌握对象的最高形式，生产、再生产和传播知识的创造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在社会形态内部按分工进行的活动，并必然以较发达的形式与某些专门机构联系在一起。第二，科学受条件、科学活动的内容和结论等认识的总和所规定。这些认识是对成为认识客体的物质世界或意识本身的思想反映。它们构成一个有秩序的总休，构成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理论知识统一体系。它构成一种社会意识形式。

科学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表现在多方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96页。

面。第一，作为社会劳动特殊领域的科学是人们创造性活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在这个领域里，表现出人们对生活丰富的看法及其对现实的多种关系。第二，我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包括意识）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达到的认识水平都记载和保留在理论知识的体系之中。第三，掌握这一强大的基础不仅对物质生产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的个性的特征。这里当然应注意的，掌握精神文化成果——除了科学还包括艺术——的可能性是受社会制约的。这也适用于一个相应的需要结构的发展。在剥削制度下，文化发展的成果完全属于统治阶级的成员。被压迫阶级只能得到为了能够进行生产劳动所必需掌握的知识。只有社会主义才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了条件，使之可能和有能力无限制地掌握科学的全部财富和宝库，即“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①

科学从来就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

科学的职能

可是，资本主义分工的形式，特别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在资产阶级科学家中造成了他们有关活动目的的某些幻想，如认为掌握新知识是以自身为目的。那种归根结底主张独立的、无条件的、非政治的，或者说“纯粹”科学的立场是错误的。

科学的社会职能总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因此具有阶级性。

科学的基本社会职能是，向各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提供必要的知识，以确保人们生活过程的生产和再生产。随着社会的发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21页。

展，这一职能的意义也在增长，并且有差异性。

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中，科学的职能获得崭新的内容。这是因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只有全体劳动者在工人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才能成功。行动的自觉性和计划性必然是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它拥有计划和领导全社会的职能。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职能、计划领导职能以及培养教育职能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① 这些职能是由各部门科学共同执行的。如果把生产职能只看作是自然技术科学的事情或者把培养教育职能当作社会科学的事情，那就错了。

科学是在其内部分成许多不同学科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 的体系。这些学科以对象、方法和专门概念相区别。研究对象的特征是科学分类的主要和一般的标准。由此出发，科学被分成几大类。

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的是无机界和有机界的规律性，包括受自然规律作用的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② 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然科学作为物质生产中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意义与日俱增。

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史学和法学）研究社会客观规律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十二章第一节。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性。它以决定人的社会活动和在这一活动中所产生的联系为对象，即首先是生产关系和由此而派生的关系。尽管对社会生活的科学研究可追溯到古代，而且处于进步时期的资产阶级对一些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已做了重要的开创工作，但社会科学的真正开始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们之间有紧密的相互作用。

技术科学（如联动机构学、理论电子学）以技术规律为对象，它们研究物质生产（和其他领域）中自然力和作用原理的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并以此为设计和制造生产工具（机械、仪器）和其他劳动资料（建筑物、交通设施、运输体系、通讯手段）创造理论前提。在加速科技发展中，**工艺学**作为生产过程物质技术方面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规律和人对这些规律的自觉应用的科学起着很大的作用。如何节约和减轻人的劳动，如何使这种劳动变得更有效更有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能水平。①技术科学既以自然科学知识又以社会科学知识为条件。通过两者的结合，技术科学对生产资料的继续发展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这一划分并未包括所有的科学。譬如数学和控制论就未纳入上述各类。它们属于特殊的科学类型，即所谓的**结构科学**。我们把它理解为高度抽象化的科学，是以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结构为研究对象。此外，还有涉及自然和社会两个领域的科学，如心理学或医学。

各类科学和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别不是绝对的。它们的共同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46页。

点是：都在研究对象领域的客观规律、联系和结构；都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都具有社会职能，均使用一定的方法；它们的发展均受特殊规律的制约并且被纳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

科学的统一性 科学的这种共性，它们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是其统一性的基础。可是，我们且不可把这种统一性看作某种静止的东西。正如各门科学在发展一样，它们的相互关系也在变化。科学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着统一。在哲学史上，关于科学的统一问题及其论证有过激烈的斗争。目前这一斗争还在继续。争论的中心点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

十九世纪以前，关于我们知识的统一性和科学的统一性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这种被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从相互对立的角度进行阐述的观点，当然只能被看作是科学统一性的客观反映。它表现在，试图把哲学本身构成为科学的统一体系并把它作为这样一个体系来理解。

唯物主义者，如霍尔巴赫和费尔巴哈用人是自然的产物并受自然规律支配来解释科学的统一性。唯心主义者则认为这一统一性存在于意识或一种绝对观念之中（黑格尔）。

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中，在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前夕，生命哲学（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企图制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对对立。例如，他们声称只有自然科学才有研究规律的任务。与此相反，所谓的精神科学（这是资产阶级哲学迄今还通行的对社会科学的称呼）只是去发现人的精神的历史一次性表现，它的发展不可能受客观规律的支配。

给“精神科学”以唯心主义所规定的哲学解释从一开

始就把“精神科学”置于不可逾越的同自然科学的对立之中，这一企图只能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自觉的反动。这种解释符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影响很大。

二十年代末，由所谓的维也纳小组奠定的新实证主义^①企图发展“统一科学”，从而陷入另一个极端。这个小组的代表人物（M·石里克、O·纽拉特和O·卡尔纳普）根据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基本立场，把创造一种统一的科学语言看作通向此目的的决定性道路。为此目的，有必要将所有科学成果翻译成物理学语言。这个“物理主义”（新实证主义者这样自称其主张）注定要失败，并最终被放弃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仅肯定科学的统一性，而且能给予科学的论证。论证是以下列理论前提为基础的：第一，唯物主义一元论，它包括承认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性。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能够把社会理论各学科第一次提到真正科学的高度。第三，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指出，我们的一切认识，包括科学，反映了客观实在。第四，认识到实践和认识的联系，从而也认识到实践和科学的相互关系。^②科学的统一性是世界统一性的理论表达，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一统一性是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科学认识的过程中实现的，它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同时给统一性以科学的论证提供可能。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才为科学的统一性在

① 参见本书第三编第三章第三节。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四章第四节。第二编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编第六章第一节。

其各学科的多样性中能够充分和顺利的发展创造前提和条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统一的不断实现是这一过程的中心点：“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

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自觉地贯彻科学的统一性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科学的发展、科技革命、加速科技进步和不断变化着的对自然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单靠一门科学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的。有鉴于此，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纲才着眼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共同作用上。^②

社会科学的特点在于其对象的研究
科学与意识形态 直接接触及各阶级的利益。社会科学活动却是直接由目的所支配，分析阶级存在的社会条件，是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要么保持这些条件或者变革它们。所以说社会科学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

那么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里首先存在着一种差别，列宁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差别：“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③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是以社会关系和过程为其对象的。它们的研究客体是自然或技术规律。但这种研究也不是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而独立进行的；它最终同样由阶级利益所决定。例如，研究对象的选择、劳动目的、研究的手段和方法的确定就是这种情况。还应进一步考虑到，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总是以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其研究成果总是获得哲学的解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②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46页；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92页。

③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释。这方面同样表现出它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①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成果的运用最终也是由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科学也与意识形态有关系，根本就没有脱离意识形态的科学。

对此，实证主义方面(如“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经常指责说，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因为科学和意识形态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它们是不能相容的。科学是陈述专门事物，陈述具有真实或错误的属性。相反，意识形态从事价值判断，它既不能是真实的，也不可能是错误的。科学基于认识，但意识形态基于决定和信念；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有倾向的等等。因此，科学和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结论是，意识形态必须纳入诸如神学或信仰之类的科学以外的领域之中。因此，只要把哲学理解为意识形态，那它也不是科学。科学研究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

不言而喻，存在着歪曲的虚幻反映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在逻辑和语言方面，陈述专门事物和价值判断彼此有区别，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但是，由此得出科学和意识形态原则对立的结论是错误的。这首先应考虑到，一个意识形态体系，譬如哲学，从来就不只是由价值判断和标准组成的，而总是也包括表述等形式的认识，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可能是真实的或者错误的，并且以评价为根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据。另一方面应该问一问，这涉及的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有阶级性，它也必须由具体的历史所规定。由于这样的规定表明，反映工人阶级社会生存条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科学性并以此能为部门科学研究指出正确的途径。关于存在着所谓“纯粹”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科学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①。

第二节 科学发展的规律性

在资产阶级看来，科学的存在与发展经常被解释为是人们追求知识和渴望学问的结果。这种心理学的观察方式只是反映出个人科学活动的一定的主观动机。它停留在表面上，未深入到这些过程的本质。事实上，新知识的产生具有社会性。“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②

科学与生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必须到社会物质关系中去寻找。如果从这一立场出发去分析科学史，那么就表明，这首先是作用于这一过程的物质生产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问题并回答说，“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五章第三节。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①与此相反，许多资产阶级科学史著作的代表人物过去认为，至今仍认为，科学只有思想动力，只靠自身发展。恩格斯用下面的话批评这一唯心主义的立场：“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②

广泛的研究非常详细地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生产和科学之间的联系的观点。研究证明，科学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科学在原始社会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史前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知识的获得都是直接与生产活动交织在一起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逐渐提高终于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创造了前提。这样也就为科学的存在创造了条件。无疑，社会关系发展的一定水平，特别是商品和货币经济的出现也属于科学存在的条件。

古代的作家已证明，科学的产生依附于社会的需要。例如，赫劳道特（约公元前485—425年）这样写道，古埃及的几何学是出于尼罗河发水之后测量土地的急需而问世的。农业，特别是灌溉技术，大工程的建造（堤坝、城墙、金字塔等）、航运和其他生产部门也促进了科学的开创。

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在中古末期新出现的生产部门中，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房，化学上的染色、冶金，物理学上的眼镜制造等提供了新的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同时它们为实验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并且最终使新的科学工具的制造成为可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真正有系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

②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的实验科学才能得以发展。①

如果说科学是在物质生产（借助于技术）向它提供的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发展的话，那么科学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则相反，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都具有偶然性。直至18世纪，广大的生产领域，特别是手工业和农业几乎未被科学触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当生产的发展同时为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手段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自然科学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②从此科学开始成为资本的直接生产力。它与生产的相互关系加强了，发展速度迅速加快。本世纪中叶以来，此过程达到新的规模，开始了科技革命。

在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关系中，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学发展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分工的历史产物。与体力劳动分离的脑力劳动如同一切社会过程一样，受自己的特殊规律支配。

我们说的认识和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与此有关。这样，新的认识往往是作为现有知识逻辑推理的结果而产生。在概括

①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4页及《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页。

已往认识的结果中产生新的科学理论。

当新发现的事实与现有的理论不相符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例如，通过阿·阿布拉哈姆·米歇尔逊（1852—1931）和约·莫尔莱（1838—1923）的实验推翻了能量传导媒介的假说，对阿·爱因斯坦制定和论证的狭义相对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许多认识发展规律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首次揭示和阐述的。这些规律包括：第一，对人的认识过程普遍有效，从而对于科学亦有效的规律，如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合乎规律的关系，它表达出我们的认识不断接近客体；又如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不断前进的认识规律。^①第二，专门论述科学发展的规律，例如由恩格斯归纳的关于已得知识的范围与科学发展速度相互关系的规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②新的研究清楚地证实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最近几年，借助数量法对科学杂志、出版物、报告等数量的大量增加、对科学干部和辅助人员数量的增加以及对必要的财政费用的提高进行了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发展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

科学发展的另一个规律在于知识的日益分化（分离）和一体化（统一化）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

早在上个世纪，由于知识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研究对象数量的日益增长，出现了知识的迅速分化。这个过程表现在科学活动内部分工的加强和科学本身专业化的日益增

①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②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1页；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2页。

加。其结果是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分离；出现许多新学科和部门学科。几十年来，这一过程在相反的趋势中得到补充。对现象本质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打开了人们认识普遍规律和结构的眼界。以此必然提高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各学科的代表人物常常不得不互相协作。学科内部的合作成为进行现代研究不可少的要求。不同部门的知识以这种方式一体化了；这就形成了科学的统一体系。不言而喻，这种知识的分化和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规律从根本上决定着未来科学家的概貌。

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在进一步研究这一相互作用。在这里分析的目标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科学的作用方式取决于归根结底对它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经济关系。首先，这样的研究对于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自觉地贯彻这些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

变科学为直接的生产力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规律，它是我们称之为科技革命的根本变革的一个基本方面。

科学技术革命

这一使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变革是以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达到更高的质量标志的。科学日益深入到更广泛的物质生产领域，而且成为崭新工业部门（例如电子工业）的出发点。它成为强化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手段。科技革命的目的和进程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它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的区别。

科技革命过去已有。当前科技革命原则性的新东西在于，它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有机结合。它不是停留在这项或那项科学发明和技术发现上，而是在生产和领导的物质技术基础内导致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牵扯到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

作用和劳动内容本身。因此，用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所固有的狭隘的技术主义方法去观察这一特别深刻的过程，必然导致对其本质的歪曲。

科技革命与变科学为社会直接生产力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已开始并包括全部生产力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知识体现在生产资料和工艺流程里。生产成为工艺应用科学。第二，科学作为组织的领导生产过程的因素而发挥作用。第三，它体现在生产者本身的能力上。这样，作为物质生产的精神组成部分的经验知识日益被具有理论高度的知识所取代。理论知识成为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这样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①

随着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就为从机械制造过渡到非机械制造（电子化学、激光技术和超声波技术），为生产过程自动控制的使用，为改造交通、通讯事业等，也就是说为主要包括科技革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内容的改变创造了前提。^②

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家们声称，科技革命已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这种观点和类似的观点与事实相矛盾。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已进行科技革命，但是它既不能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不能消灭垄断的政权。它不能消灭剥削。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七章第二节。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会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利用科技成果，而是滥用它去为追逐最大利润服务。马克思这样写道，“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①科学家活动的产品变成了资本，而他自己成为自己劳动成果的局外人。“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②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科技革命未能克服阶级对抗。相反，它激化了帝国主义制度以往的一切矛盾，并使新的矛盾产生。军备生产和军事冒险吞噬着大部分国家财富，同时生活无保障和失业在增长：“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③

这种矛盾在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思想中受到了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歪曲。根据他们的理论，它表现为科学和人之间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人的精神最高成果之一的科学就这样被诽谤为人的敌人。阴郁的幻想设计出来了：人成为一个由他所创造，但再也不能驾驭的力量的奴隶。未来将不再是属于人的历史，而是计算机和自动机械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摆脱了人的控制，残酷的命运威胁着人等等。科学和技术的这种偶像化，彻头彻尾地反映着资本主义现实的真实现象，譬如，不能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不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计划科学和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7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21页。

③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技术的发展，也不能排除为生产越来越新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而滥用科学等等。所有这些阶级性质均被否认了，这样，对帝国主义来说很具代表性的工艺技术的合理性与人道主义的对立似乎完全成为人类社会的本质规定。

第三节 科学和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加给研究及其运用的桎梏被消灭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为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服务。“德国统一社会党把促进科学发展列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科学对有计划地完善生产和发展全体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做出愈来愈大的贡献。它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福利、健康和精神需要。”^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科学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人们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解放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的潜力。这样，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不可分割的相统一的科学政策的宗旨是，“确保科学的必要先行，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在研究和研制方面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并迅速地和大规模地运用这些成果。”^②在这里，基础研究作为取得新的关于自然和社会合乎规律的联系的新认识的源泉占有突出的地位。

德国统一社会党九大和关于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长期发展规划指出，与我们社会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基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61 页。

② 同上，第 36 页。

基础研究的重点是：1，发展能源基础，寻找新的更好的解决能源的生产、转换、输送以及合理使用的办法；2，主要通过系统的地质勘探，加强对本国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利用废品作为第二次原料等来扩大原料基础；3，在国民经济中，通过原料、材料、物质基础和加工过程的发展和合理化来改善材料经济；4，通过加强在微电子学、控制学和机械学方面的研究不断提高生产的技术和工艺水平；5，为有效地掌握物质和可程序化的精神过程和其日益增长的自动化而创造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基础；6，保持、增进和恢复人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确保最佳的环境条件；7，通过在畜牧业生产、兽医学方面和发展新的蛋白质食品的研究保障提供健康的食物；8，满足对式样新颖、省工省事的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要。

德国统一社会党九大对社会科学提出的任务是对列问题进行长期的研究：1，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在社会各领域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规律和要求；2，当代世界革命进程进一步发展的基本问题和资本主义普遍危机问题；3，与反共、反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极左理论斗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基本问题。^①

这些研究的基本战略方向都列入通过共同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制订的中央计划的各个提纲中。这些计划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科学政策的重要工具。由于所提任务的庞大，计划还考虑到与国际社会主义研究机构，特别是与苏联研究机构扩大和加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科技革命的成果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有机的结合是当前向社

①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45—47页。

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包括我国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坚定不移地解决这一任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在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

能够使这一任务卓有成效地完成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社会主义决定性的优越性是与知识分子结成联盟的整个工人阶级成为科学的承担者。^①

作为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政治力量
工人阶级与科学 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科技成果，同时充分发挥科技创造力时，才能实现其领导作用。就是说，工人阶级与科学的关系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或者完全出于日常政治和单纯的实用主义考虑所决定的，而是表现出工人阶级与整个生产力原则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同时应理解为工人阶级掌握包括科学在内的社会财富的因素。

在谈及科技革命、科学职能的转换和劳动性质的改变时，各种流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经常声称，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的生产力量。只有脑力劳动，首先是科学家们的劳动才是当代社会财富的真正泉源。因此，知识分子也负有领导社会的使命。

这种和类似的断言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想用这种方式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把它置于反帝斗争的天然盟友，劳动知识分子的对立面。

在理论方面，这种主张的基础是唯心主义史观：象否认作为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作用一样，否认物质生产活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七章第三节。

动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基础，但是，这首先是从完全错误的科学理解出发的。科学被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并作为精神力量置于生产和社会之上。

只有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够对工人阶级与科学的关系作出符合社会实际的解释。正如在革命斗争中那样，工人阶级在生产活动中也是与科学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第一，工人阶级生产社会财富的大部分，从而也为科学创造了前提，也就是说为观察和实验、学术和研究、干部培养、科学单位（高等学校、实验室和图书馆等）的建立和工作创造了物质手段。它生产了为认识所需要和作为认识手段的科学仪器。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绝不会自己变成直接生产力，而只能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其他劳动者自觉地发展和有效地运用科学的结果。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仅为科学创造了前提，同时它自己又运用科学。在这里，与物化在劳动资料（机器等）中的知识进行实际接触，同时成为自己进行创造性科学劳动的源泉。合理化运动和革新运动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培训水平的提高就表现出这一点。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中35岁以下的人75%拥有高中毕业、技术工人和大专程度。产业工人与科学家的直接合作迅速地发展，特别表现在共同完成综合研究项目、把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和科学—工业—综合体的劳动中。第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已学会用科学的方式领导经济和国家（包括科学本身在内）。工人阶级作为劳动的，统治的和学习的阶级，在不断地完善其能力，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日益成功地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

工人阶级与科学的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与知识分子结成联盟，知识分子由于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和受过较高的教育还和

工人群众有区别。对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建立和发展这一联盟是它的科学政策的基本方面。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日益紧密的联盟也在我国形成和发展，并经受了许多考验。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于工人阶级。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与这个阶级紧密相结合，并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在1920年，列宁说，“只有科学界人士同工人合作，才能够消灭贫困、疾病和肮脏这全部压迫。……在科学界、无产阶级和技术界的联盟的面前，任何黑暗势力都是站不住的。”^①

科学作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社会所行使的职能最终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也不是以自身为目的。

因此，埃·昂纳克强调，对我们来说“它不是涉及科技的本身目标，而是作为一种手段、作为提高效率和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一种决定性手段。”^②科学的任务是准备为领导社会、发展生产力，并以此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提供必要的知识。因为人们的幸福是社会主义的精神。

计划和领导职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决定性社会职能。“人所共知，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使自觉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过程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党对社会的政治领导必须从科学的基础出发。”^③

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社会制度是在没有认识社会进步

① 列宁《在全俄医学卫生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368页。

②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75页。

③ 埃·昂纳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问题》，柏林1972年德文版第5页。

的客观规律的情况下自发地发展的。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只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之后才有了实际的可能，不仅在掌握自然而且也在掌握社会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领导要求社会科学各学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统一为基础的社会作出贡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战斗政党在进一步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上和政治思想上的工具。”^① 它们包括：经济学、国家和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艺术等。所有这些学科在一定的方面都是领导的科学。它们的职能是研究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目的是为寻找解决新的日益成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任务的途径和可能性作出贡献。鉴于任务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家们的跨学科的合作是必要的，同时他们还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果。

科学通过与物质生产日益紧密结合和变科学为直接生产力，实现其生产职能。通过解放科学的生产潜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的整个效能。“科技进步是集约化的主要因素，而且对完成所有其他任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② 加速科技进步必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的增长。

从科学对发展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并从而为完成主要任务所具有的伟大意义中，产生了对科学工作本身十分重要的结论。结论是：第一，强化科学劳动过程（科学家高水平的创造性成果，好的劳动组织，科学仪器的充分利用等）；第二，保证必要的科学先行；最后，是进一步缩短研究、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63 页。

② 同上，第 36 页。

研制和实际应用之间的时间。科学为创造这样一些物质前提作出重要的贡献，在这一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人的个性才能够得到充分地发展。马克思为共产主义未来曾做过如下预见，“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①科学以直接决定社会主义人的精神文化面貌也直接实现其培养和教育的职能。作为教育因素的科学以日益增长的规模渗入到社会意识的所有其他形式中去，并且把它整个地提高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它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人们从愚昧无知、精神幼稚、迷信和宗教中解放出来。它教人以理解的能力，向人传播相信自己的信念，并给予人与社会主义现在和共产主义未来完全相符合的世界观。因此，科学对培养“受过基本教育，有世界观信念，思想视野宽广的人”^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国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因素。

由于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行使的上述职能，对其领导、组织水平和效能的要求，特别在日益加强的国际社会主义协作方面增长很快。为了适应这些要求，有必要把科学本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目前，社会主义各国均在加紧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其结果是形成新的科学领域，在我国称之为科学的科学^③或者叫做关于科学的科学。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页。

②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90页。

③ “科学的科学”一词出自恩格斯。参见《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1页。

对科学活动的特点、方法、社会职能等进行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哲学家们首先对此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十九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论证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的著作中（有《资本论》、《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包括许多关于这门科学的基本论述。这些论述对这一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列宁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而且在他的领导和倡议下，苏联首次在科学史上为全国的研究计划拟定了科学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且成功地付诸实施。^①列宁逝世后，苏联在科学的科学领域中继续研究工作。

英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和科学理论家J·D贝尔纳(1901—1971)用他的“科学的社会职能”(1939)和“历史中的科学”重要著作作为这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国，主要是美国对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进行过广泛地研究。这些研究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紧密结合，直接为垄断巨头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政策服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并以三个组成部分相统一的工人阶级世界观为基础。它的职能是把非常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科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其历史，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对象。当前，这一研究工作的中心是分析下列问题：科学劳动过程本身，科学潜力的发挥（干部、设备等），科学创造性问题（提高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创造能力，共同劳动

^① 参见《苏维埃政权与科学》，《论列宁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文集，柏林1975年。

的作用),一体化和专业化的相互关系,科学认识过程的规律性,科学活动的计划、领导、组织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及其他科学发展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科学对实现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中制定的以下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即“有计划地和长期地发展科学,以便它的促进进步和人道主义的性质能够充分发挥作用。”^①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 61 页。

第十四章

个性和社会

关于人的个性的本质及其对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哲学和整个世界观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这个问题作了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回答。唯心主义把个性的本质归结为其精神和智力的特征。非马克思主义对个性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不重视或否认个性形成、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并且不了解个性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日益明显地证明了它是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可以使个性得以全面发展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实现了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这一点对目前意识形态斗争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个性发展的社会基础

个性的概念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的个性的全部认识的出发点是个性的规定和特点具有社会性。人的个性和人的特性是密切相连的。所谓人的特性^①是指人的肉体的和心理特征，他的智力和体力、他的性格和道德品质、他的爱好和天赋等等，他通

^① 个人的概念与个性的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仅仅是人类的从属性。个人的概念不包含具体的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

过这些特点区别于其它的人。个性的概念包括具有社会意义的全部个人特性。它把握了人的本质特征——包括他的道德上的、性格上的、精神上的特性，他的美学观点、世界观的信念和政治态度——这些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社会作用和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

人的个性和特性都是社会现象，只能从每个人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总联系中对它们加以研究，因而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本质去给以规定。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人的本质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各方面的发展不是发生在人之存在的自然生物先决条件之外，而是在其内。

对个性发展的科学理解包括对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重视。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始终还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但并不是说人的本质、连同人的个性都同样处于自然客观和精神主观之间，或者说人的一半是社会本质，一半是生物的动物本质，因而似乎只要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就能正确地理解人。实际上，人及人的个性与动物生物相比所具有的新的特性在于劳动造成的社会化。任何社会状态都不能通过把动物进化规律和生物联系规律推广到人类历史从而加以说明。对这种或那种历史关系的性质和个性发展的条件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那些社会专有的、归根结底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规律。但是，在个性的发展中包含着物质的生物运动形式，象人的诞生、成长、衰老。他的生物的新陈代谢等这样的过程都是服从于生物学规律的。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发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展、在劳动活动中创造力的发展、体力的和智力能力的发展、道德的和美学观点的发展等等，都是以人类本身具有的演进的能力为基础的，而这种能力又是生物演变和人类发展的产物。社会的发展使潜藏在演进能力中的可能性得以实现并同时影响着生物规律的作用方式。这就是社会条件，它们影响着由生物规律决定的诸如人的诞生、成长、衰老、死亡等过程。出生率、人类平均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时期的社会关系。

劳动发展史是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
劳动——生产—— 钥匙；也是了解人的个性发展的钥匙；
个性发展 是分析人的个性借以在其中发展的合乎
规律的各种关系的钥匙。它产生于用唯
物主义解释历史和人的个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说个性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其首要根据是，人的存在是基于劳动之上的。人类通过劳动生产并再生产着他们的生命，他们把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物而生产出来，因为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①，是社会生产活动。在劳动活动中人赢得并发展体力和智力，这些力量使人的活动和行为具有人类固有的特点，并构成了人的个性发展的基础。在劳动活动中，人不仅发展和使用其技能、实践的和理论的能力、他的知识——而且在劳动中和借助劳动也满足发展他的需求。在社会生产中和借助于社会生产来满足现有的需求，并产生新的需求，这是个性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由于劳动和生产是个人能动地作用于自然界和彼此发生作用的过程，所以个性发展也是积极沟通主观和客观的过程，它不单纯是客观的即自然的和社会的状况对个性作用新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页。

生的结果，它主要是在个人本身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个性在其中得以发展的积极的活动范围从物质生产延伸到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不同形式和阶段，一直到思想文化、科学和艺术教育及活动。然而，生产活动永远是个性发展的基础，因为所有的因素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因为生产活动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存在，它始终存在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并最终通过一定的生产方式显示其特点，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也是个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生产力的创造、应用和发展在各个时期都是人类个性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各个时期主要生产者个性类型的质的变化的最终原因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力的质的变化。例如，封建的中世纪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典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使用的典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就要求并且有可能使中世纪的主要生产者即农民具有的个性特征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者即无产者的个性特征。当然，生产力始终只有同在当时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统一体时才能对个性的形成起作用。

在所有的历史条件下，分工都是个性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社会大分工^①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和生产者的能力和技巧越来越趋于专业化的前提。在对抗性阶级社会里，分工总是意味着社会的不平等；意味着人的创造力发展不同的社会条件；意味着人的

① 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分工是在原始社会中游牧部落与农耕部落之间的分工，第二次大的社会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就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第三次社会的大分工产生于贸易的形成、商品交换专业化的形成。

对个性发展的不同社会可能性。在此，分工不仅包括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之间的社会性对立^①，而且也包括了劳动和享受、生产和消费分配方面的极端不平等^②。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极大差别和专业化造成了下列对个性发展非常有影响的矛盾：一方面人的能力片面发展，很大一部分体力和脑力在退化，另一方面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要完成的局部作业需要特别完善和极高的技巧，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关于这种矛盾马克思写道：“局部的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③科学技术的革命通过以下方式使矛盾尖锐化了：为了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生产系统的创造和实现，为了掌握现代化技术，其中包括计算机技术，它要求人们在控制工艺流程中具备高度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也造成了已经成为多余的能力和技巧的贬值。

人始终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使用他自己所制造并发展了的生产力。生产力是所有社会过程的基础，也是个性发展的基础。人们通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活动，发展并再生着自己个性的主要社会特色。劳动过程中及社会生产活动中人的个性的发展始终是在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范围内进行的。生产关系是形成个性的社会历史典型特征的条件。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个性发展的可能和需要都带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生产关系中产生了以下结果：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成员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历史的个性类

① 参见本书第二编第八章第二节。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6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7页。

型的形成是有规律性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否认财产关系与个性发展之间的联系。对人的特性和个性所作的各种心理学化和生物学化的解释——把个性仅仅解释为心理的或主要是生物的现象——和其它一切否定物质社会条件的、非科学的个性观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掩饰下列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无论在物质生产、政治斗争还是在意识形态过程中，永远不是简单的具有不同个人特征和个性的个人彼此对立，而是处在对生产资料不同地位的个人彼此对立。它要掩饰的另一个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个人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及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彼此对立，并由此产生他们由社会决定的个人特性。这种真实的关系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被歪曲了，目的是要掩盖剥削的社会经济基础。它制造这种假象，好象财产关系不是个性发展的基础；相反地好象是个人的不同个性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的阶级从属性，决定了他们占有或不占有生产资料，决定了他们富裕或贫穷等等。

只要存在着阶级，人的个性在其中发展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主要由这些阶级所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各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了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它支配。”^①

由一定的阶级从属性和他们生活条件的共同性中产生了构成这一社会阶级的各个人个性类型的共同本质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区分劳动人民的个性和剥削者的个性，强调工人个性与资本家个性的对立。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不同阶级和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页。

会阶层的个性类型所表现出的特性，最终都是从当时社会形态及其具体发展阶段社会生活的条件中产生的。社会形态特有的、阶级特有的和个人特有的诸因素在个性发展中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

第二节 个性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发展

解释个性和社会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要以下列认识为基础：社会不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简单总和，而是表示这些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①

因此，把人的个性理解为社会现象并不是简单地从社会的立场来观察它，并认为个性即是人，资产阶级历史哲人本学思辨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看起来象是科学的，他们把动物心理学数据和行为研究的数据作为解释社会本质和人的个性本质的基础。这种抽象推论的构思离开了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就是社会关系，人的个性存在其中并与其组成各个时期具体的个性和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强调：“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就象下面这样的说法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②类似的说法是：个人X是个人X而不是一定的个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

性，只是在社会之中并通过社会，也就是说，通过具体的社会关系形成的。

个人关系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个性与社会的可能的必要性和必要性。个性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已被证实，是以个人不同的需要和利益、以社会集团社会的阶级与整个社会利益为中介而结成的相互关系。

个人与社会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脱离活生生的个人而存在，没有哪个人能够存在于社会之外；人总是通过和别人一起合作、劳动、生产而生活。因为从根本上说社会是以物质生产作为存在的基础，在生产中个人总是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所以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在任何历史现实中都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其社会经济内容、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它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它的中介的机制都要服从于历史的变化。

在个人和社会这个历史地变化着和发展着的关系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相互关系：一种类型是由剥削制度的对抗性阶级矛盾中产生的，一种类型是由社会主义崭新的阶级关系和共产主义取消阶级差别中产生的。

马克思把个人和社会关系区分为好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把它们作为个人依附关系的不同形式：在阶级社会之前“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①出现了从事生产的个人对整体的从属性。在那些随着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共同体内，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

生产关系与封建社会一样，是个人的依附关系、统治和奴役关系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典型依附形式马克思是这样表达的：“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只有在交换价值上，每个人的活动和产品对他来说才成为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①这一阶段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为个人社会化的第三种形态即共产主义形态创造了客观条件，为已经成为可能和必要的打碎束缚着劳动人民创造力全面发挥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为发展他们的真正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②

在个人和社会关系发展中的这第三阶段，是以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为标志的，并以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它是消除过去历史中不可能解决的个别与一般、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先决条件。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社会在经济对立和阶级对立中的分裂；并且不可能使社会的所有个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和谐的社会整体。当然，个人和阶级利益与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3—104页。

② 同上，第104页。

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彼此脱节的情况是一种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进步方面个人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的统一的最高尺度体现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体现在他们的国际主义阶级团结和行动统一之中。

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只有在旧的社会形态被先进的、更高的社会形态代替的时候，也即在革命的变革时期，被压迫的多数人的利益才同那个剥削阶级少数人的利益相一致，这个剥削阶级必须通过反对旧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在更高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确立其历史统治地位。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着个人的个性和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这一矛盾表现出了这些社会中各个阶级对立面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只要阶级对抗存在，社会就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人的共同体，比如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所说的飘浮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虚幻正是统治整个社会的那个剥削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反映。

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作为个体之间一般媒介的交换价值不再起作用的前提。^①随着生产社会化规模越来越广泛，个人越来越分离，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彼此发生关系；因为活的劳动都是作为私人劳动而出现，事实上这种私人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表现出它的社会性。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消除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异化的先决条件。由于异化，个体和社会作为陌生者而彼此对立。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由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关系，象他们活动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一样作为敌对的、统治他们的力量而与他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页以后。

相对立。^① 因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② 随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消除，社会主义也消灭了个人和社会的对抗。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个性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社会是决定性的方面。这并不排除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的个性本身变为当时生产方式的推动因素，但是，它不能脱离它作为其成员的那个社会阶级。个性发展的程度、个人的个性的丰富要用它社会关系的丰富来衡量。社会关系是个性发展的源泉和基础。因此，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是决定个性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的尺度。

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当它实现它的比封建主义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它对人的个性的创造力发展起了多种多样的作用。关于在进步的资产阶级

①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一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页以后。在这一节里，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异化”劳动，即被资本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这也就是：第一，工人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在生产活动中工人自身异化，劳动对他来说是外在的，他“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同上第46卷下第94页）；第三，社会劳动就是那种作为人的类标志的、把人的类劳动生活变成维持肉体存在的单纯手段，从而使个人和类彼此分离。对这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研究，对批判在目前帝国主义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所把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已达到最尖锐的程度。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家想用“异化”的标签来败坏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名誉，他们的这种企图完全是粗暴的捏造。马克思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提出的这一概念，被他们当成了一个模式，用以对第一次、也是一劳永逸地铲除剥削的那些关系进行诽谤。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时代和文艺复兴初期产生的个性类型，恩格斯曾作过如下表述：“这是一次……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

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了贯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得到巩固之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性动机即追逐利润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在统治阶级个体的个性的面貌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建立在资本主义利润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产生了剥削者个性的类型，在帝国主义腐朽阶段，这种类型仍然保留着它的最丑恶的外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的、无产者大众的个性长时期受着把它们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相分离的、令人讨厌的机制的束缚；长时期地被贬低和奴役，变得贫穷和畸形，直至工人阶级奋起进行反抗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这种状况才结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纲领在谈到敌视人类的反人道的资本主义本质时确认：“资本的统治浪费生产力和人受凌辱，资本主义是饥饿、贫困以及人类很大一部分蒙受政治和思想压迫的根源。这个社会越来越露骨地显出寄生和腐朽的特点。同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应的是，居于中心的并不是人，而是利润。”^③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注。

③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5—16页。

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于：资本的利益、对最高利润的追逐使得无产者只能获得他们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一部分，即对于维护和提高服务于增加利润的生产力来说必要的那一部分。只有通过他们的阶级斗争，工人才能越来越多地从剥削者那里争得可以用以发展他们的个性的物质财富。阶级组织和工人阶级参加他们阶级的战斗，对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个性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工人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发展成为一个自为阶级，随着他们起来为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随着科学世界观的产生及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这一科学世界观与革命的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些政治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中，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个性的本质特征形成了，这些特征已经包含着共产主义个性的决定性方面。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对立相应的是工人的个性与资本家的个性所具特征的对立。工人阶级在保持和发展他们过去的先进的社会力量的高贵品质中，表现出一种与资产阶级相反的个性类型、历史上全新的标准、理想和个性发展的动力。工人阶级在革命阶级斗争的统一行动中的团结、自觉地服从有纪律的革命行动、把一切个人的首创精神和能力汇合成一股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巨流，在为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运动目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英雄气概、忠于理想、立场坚定，这一切就形成了世界历史上新的、社会的人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竞争、资本主义的豺狼规律、按照这种规律在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时，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①这一切产生了作为在资产阶级社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

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道德关系、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基本特征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一种把个人的利己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资产阶级社会哲学中，这些首先是从人的“本性”和他的生物特性和心理特性中引申出来的。那些实际上是历史地产生的和在历史上可消灭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被歪曲为一种超历史的“合乎自然的”、“本能结构的”、“符合天性”的人的基本特征。个人主义就是集意识形态上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美化其矛盾和弊端以及——自革命的工人运动以来——敌视工人的和反共的思想之大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

在最初出现的是“类似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从理论上试图对经济生活及其根源作解释，这类尝试把单个的人作为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细胞。这种观念反映了——首先是通过强调自主性、自身价值和个人的尊严——贯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摆脱封建束缚、摆脱中世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其中运动的封建等级制度的过程。这个资产阶级时代早期的个人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早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决定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利润经济的规律完全得到实现，个人主义思想成了毫不掩饰地为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行为标准作辩护，为他们的追求财富、资本家的残忍的利己主义、资本把人类一切关系归结为金钱关系的倾向、“不择一切手段”的资本主义原则、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个人的

关系成为敌对的竞争关系等现象作辩护(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个人只有当他们同被剥削的、起来造剥削反的工人阶级相敌对的利益要求他们这样做时才会作为“整个资本家”、作为整体阶级而行动)。个人主义也可以披着宗教的外衣出现。它们的观点是,人和上帝的关系绝对地高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总的来说,个人主义的种种理论只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个别方面和表面现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只是一个松散的分裂成原子的个人的集合体,^①更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之前的生产社会化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发展程度。

在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个人主义最反动的东西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在这里它不只是从政治和文化上为帝国主义统治制度的各种野蛮行径、为它的侵略战争、为它官方生活的野蛮化作辩护,而且成了破坏工人阶级联合和劳动人民反帝团结的意识形态工具。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个人自由、个性自由、人的尊严”的名义,对所谓的共产主义中的“大众化”、社会主义的集体性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生命力发起了进攻。事实上上述种种要求完全被用来掩饰与劳动人民自由和尊严截然不可调和的资本家阶级要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阶级利益。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深刻危机也就开始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他们侵略战争的准备和进行、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要形成一个尽可能统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共阵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3—15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强调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只有在他的错误的观念中,才能“让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者……把自己设想为原子,即把自己设想成和任何东西无关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存在。”

线的反动要求——这在右倾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中被说成是“团结”的“基本价值”——这一切造成了反对个人主义思想的趋向。同时国家垄断政治的调节经济的要求以及把群众引向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与制度相一致的方向的企图在起着作用。最后，小资产阶级力量、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垄断资本统治的这种或那种现象、对帝国主义社会一切生活领域完全从属于垄断资本利益的企图，提出的一系列抗议越来越集中到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的反击。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个性

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为人的个性发展创造了新的原则条件。无限制地发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创造力和能力，同时也是解决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提出来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任务的必要前提。
----------------------------	--

社会主义社会为解放人的个性的全部创造力创造着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从而实现着一切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要求。人道主义概念包括一切旨在发展和完善人的创造力，人的体力和脑力能力，人的道德和美学态度的思想和追求的总和。人道主义最高标准是人掌握自然和社会生存条件的程度。继原始共产主义关系之后的历史时期中人的社会生存条件也就是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条件，因此在阶级斗争彼岸不可能存在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容、目的和实际社会作用是随着那个阶级而变化的，人道主义所表达的就是该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

在其反封建的上升时期发展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了尊重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无限制地完善化的能力和合乎理性的发展社会的人与人关系的思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些理想是植根于反抗对资产阶级的封建压迫和反对封建经济制度中各种依附关系的斗争之中，不冲破这些依附关系就不可能解放作为资本主义存在之决定性基础的雇佣劳动。在反封建宗教世界观的斗争中，尤其在反对天主教的思想政治权力、反对信仰高于知识、神迹高于自然规律的现实、上帝思想高于人、“上帝”的道德诫律高于那些资产阶级用来确立和促进其生产方式的道德准则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形成了它的世界观的基本方面。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如它在启蒙哲学中，在古典哲学和文学中（从霍尔巴赫到费尔巴哈，从康德到黑格尔，从莱辛到歌德）所宣布的——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它要求代表一切人的自由、理性、道德和提高一切人的福利，它要求博爱的激情，它宣布普遍人性为最高财富等不过是在观念上（后来则至少是在空谈中）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实践大相径庭。当然这一理想对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具有进步意义，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帝国主义统治制度的继续存在所造成的非人道的灾难性恶果进行的批判以及在和平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它也还能起着进步的思想作用。

然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从未能够深入到最深的根源，从未能够深入到社会进步的根本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合乎规律的条件，因为它回避社会状况的阶级本质和一切社会矛盾的阶级内容。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既是工人阶级革命理论的基本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特征。它克服了社会主义之前一切人

道主义思想的理论局限和社会局限，因为它是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发展起来的，确立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状态，不是企及于呼吁理性和人之爱，而是在于论证变人道主义思想为革命行动和社会现实的必然性。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道主义准则，它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①是在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实现的。

作为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观一个基本方面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对马克思先驱者人道主义最优秀思想的发展，是对它们的辩证的否定。从哲学上和阶级性角度来看，它是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相对立的。它不是什么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想主义的”补充。相反，它是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及其世界历史使命作唯物主义的分析和得出的必然结论。它的实现是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与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密不可分的。它的标准是：劳动者个性的无限制发展，他的能力和创造力的不断完善，他的共产主义道德面貌和他的美学态度的塑造。它的最高目的是：被解放了的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联合，掌握他们生存的自然条件和他们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在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条件下调节他们的社会生产，这些标准和目的是基于科学和唯物主义之上的。它们将在自觉地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

社会主义社会个性 和意识形态关系为发展人的个性的质的
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新特征、动力、标准和规范奠定了基础。
它们是形成社会主义个性的基础。同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1页。

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创造这些条件正是塑造新的个性的社会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各政治组织的活动之人道主义关键之点恰恰在于：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的、精神的、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文化的、科学的和教育的条件和因素。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就社会主义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把劳动人民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它需要和平并且坚定不移地保卫和平。它为全体社会成员开辟了可能性，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获得高等教育，为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积极地利用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全面地发展他们的个性。”^①

由于在人类历史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造成的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集中地表现在全面发展劳动人民的个性之中：“社会主义社会最珍贵的目的之一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全面发展个性。”^②

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成就当然不是从它的新关系中自动产生的。正象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价值和优越性一样，更确切地说，这一成就是劳动人民对其社会任务采取富有进取的和积极的态度结果。个性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积极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它又是在劳动集体中，在为争取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取得最大成果的斗争中，在个人和集体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生产效益和加速科学进步的斗争中发展的。它在学习、体育、掌握文化宝藏、参加社会一切领域的领导和计划中发展的。^③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8—9页。

②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70页。

③ 参见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个人的积极自觉行动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充满斗争和矛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贯穿着新旧之间的斗争、为克服旧社会的胎记和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为方式、态度和习惯的继续存在而进行的斗争，反对尚存的资本主义思想道德影响的斗争等等。

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为全面发展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的的生产，日益广泛地满足他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建立的劳动者的同志式的，有计划的合作和相互帮助是克服剥削社会中所存在的对个性发展的种种限制^①的基本社会经济条件。社会主义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集体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大批塑造自觉行动的个性创造了条件。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着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主要阶级，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阶级的社会历史的个性类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实现自己历史使命过程中，发展着越来越成为全体劳动者个性特点的个性特征：组织性、自觉性、行动的纪律性、在行动思想和感情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崇高的劳动道德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的集体观。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所以生产具有崭新的目的：象列宁所强调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全体成

① 其中包括：劳动的经济不自由，剥削，对劳动者的政治压迫，个人与社会利益的对立。由于资本主义特殊的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把一部分人宣判为“乡间白痴”，使另一部分人成为“鼠目寸光的城市动物”（马克思）的城乡对立使劳动者的技能片面发展。此外，事实的结论是剥削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始终是错误的意识和少数剥削者阶级目光短浅的表现。

员的最高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①如果说德国统一社会党把坚定不移地实现主要任务，即在高速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确定为其政策的目的的话，这正好符合这一新的人道主义生产目的。^②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构成人的个性的创造力、生产能力和享受能力得以发展的社会生存空间。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发展和陶冶每个人的个性的丰富的社会关系创造着日益广泛的可能性。

因为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从而消灭了阶级对抗，每个劳动者，不管他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哪个阶级和阶层，都由于共同的根本利益而与社会结成一体，那些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对抗而使个性发展受到的限制消失了。每个公民都享有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宪法所规定的积极地、创造性地建设社会生活的权利。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共同的根本利益构成了一个框框，在其中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起着行动和个性发展的推动力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得以实施：它成为以物质形式承认个人和集体的活动及评价个人的行动和行为的新的尺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标准——财产、财富、阶级特权和等级特权——被社会主义社会崭新的衡量个性的标准所代替。社会主义社会中为社会所做工作的成绩、质量和数量，这一切决定着对个人的评价。

按劳分配对个性在诸如业务进修等方面的发展和提高整个精神文化修养的积极性起着刺激作用。它促进个人对

①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纲领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37页。

② 参见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7页。

守纪律的和有效劳动的兴趣；促进个人对产品的质量和劳动成果的责任心。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所以能够普遍刺激个性发展，是因为它第一次使全体社会成员产生了一致的对更高速发展社会生产的物质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在满足需要的可能性和发展个性这一主要领域里已经存在着的完全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决定了生活水平差别的继续存在，其中包括这样一些由于所受教育的不同、能力和知识差别所产生的差别。按劳分配的原则也还不能包括不在职的社会成员。同时还应强调：社会生产基金的分配也影响着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历史的必然的局限性，包括对个性发展的限制，这些局限性只能在新社会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通过按需分配的原则得以解决。社会基金的分配是为满足教育、文化、保健、休养和体育等方面的需要服务的，而且远不受个人劳动成绩的制约。社会基金也保证了失去劳动能力的公民能获得有保障的地位。本五年计划期间社会基金的总额为 2070—2100 亿马克，也就是说比 1971—1975 年增加了 500 亿马克。这笔基金使诸如全民教育这样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实现。在民主德国 99% 的中学毕业生受到职业培训；1976—1980 年有 100 万男女青年被培养成技术工人，其中有五万人具备了上大学的资格。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占有者这种生产关系是形成新的劳动性质、新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性的基础。上述三个因素对发展社会主义个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被消灭，生产者同时又是客观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

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都是直接的社会劳动。^①此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一般劳动，它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②没有一个阶级可以置身于社会劳动过程之外和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体成员有同样的劳动义务和权利。

列宁强调，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强制劳动将被自为劳动、被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所取代，正因为如此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开始大规模地得到解放：“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的精神。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实行了真正的工人监督来管制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作的。”^③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形成的新的劳动性质，特别通过下面这一普遍趋向对个性的发展发挥着作用：这就是日益克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劳动的内容（也随着对科技进步的掌握）以这样的方式发展着，即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的首创精神。劳动的全面性和他们具有责任感的行动日益占据重要位置。劳动的精神创造内容获得意义，单调乏味的和纯技巧性的活动得以限制。可是，为克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34页。

② “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页。

③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1页。

服从资本主义承袭下来的分工及其后果，为把劳动人民从沉重的简单而乏味的体力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的物质技术前提需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创造出来。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新的社会劳动态度的基础，从这种劳动态度中，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个性的决定性特征。新的劳动态度有以下特点：劳动被看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力量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可能性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乐于为增加和保护社会财产作出贡献；能够遵守纪律和按质量要求劳动，在同志式的集体合作中完成劳动任务；为了全社会的福利，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无私地贡献给集体，为提高生产发挥并有目的地去实现创造性的思想。

最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劳动集体的基础。劳动集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在这里突出地表现出劳动人民之间友谊和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关系和个性行为的新的社会主义特征。^①在这里形成着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在劳动集体中劳动者发展着新的决定性的劳动态度。这就是自觉地把生产条件当成自己的东西那样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对待。^②在劳动集体中人们在精确地按质量要求完成生产任务的时候发展着同志式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在劳动集体中，个人对集体负责和集体对个人负责构成一个整体。

在劳动过程社会主义集体性的基础上，集体性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个性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各方面的基本特征。由资

① 参见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的总结报告，德文版第10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3页。

本主义产生的工业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过程使劳动过程越来越趋于社会化，使生产者在劳动分工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相互依赖。但是，这一社会化主要是资本统治的社会化，不是由劳动统治的社会化，它不仅由于资本家的竞争而且由于工人的竞争而遭到破坏。劳动过程的日益社会化没有消灭整个社会生活的对抗，而且加剧了对抗，因为它加剧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解决这一矛盾，消除由于现代机械和技术使工人在生产中不得不联合，清除这种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外来的资本势力使他们联合这一状况，这使社会主义集体性成为可能和必然。在集体中工人成为生产的主体，因为正是生产者自己的共同利益决定着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联合、他的发展方向和目的。由于应用现代生产资料和加速发展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形成“劳动集体力量”的客观必然性，不仅没有因此而失效，而且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可以有计划地有意识地去加以掌握。

社会主义集体性就是在个人、集体和社会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共同努力争取进步的社会目标，共同的世界观信仰和道德标准，个人对集体负责，集体对个人负责的基础上劳动人民的共同行动。

劳动集体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媒介，通过劳动集体把个人作为生产者的属性和作为占有者的属性统一了起来。个人作为集体的一员参与生产的领导和计划，同时他也就参与了政治权力的行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首先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形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更加集中在发挥劳动集体的教育力量上，以便有效地形成社会主义个性的特

性。”^①社会主义个性的标志和特征有：以对集体和全社会负责为标志的劳动道德和劳动纪律，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实现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世界历史使命而富有首创精神地贡献出全部创造力量，积极地掌握教育和文化宝藏，不断地完善业务技能，实际参加社会生活过程的领导和计划。

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共思想家断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是与社会主义社会个性的发展相对立的。与这种欺骗论调相反，它们正是解放劳动人民个性的一切创造力的决定性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完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个性的发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写道：“具有高度政治责任心和专门知识参加社会发展的领导与计划的工人、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广泛的社会积极性，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②正是这种社会积极性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个性的主要特征。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是社会主义社会个性发展的基本的思想基础。按照它的标准和原则行事日益广泛地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的标志；成为比社会主义更为广泛地发挥个性创造力、发展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前提条件之一，这正是共产主义实践的标志。^③

在苏联已经建立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当代社会进步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它的建设和继续发展决定着团结在苏联周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社会

社会主义的价值和 优越性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95—96页。

② 同上，第27页。

③ 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06页。

发展过程的本质。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在其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着。它的创造的可能性，它的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本质，它的价值和优越性日益充分地表现出来。共产主义理想——摆脱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充分地行使权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的提高，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平等和兄弟关系等等，在世界的社会主义部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各国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①

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证明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代替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的、世界历史上必然的抉择。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社会主义对人民来说证明自己是缔造和平，保障经济增长、社会安全、自由和正义的社会制度时，资本主义一直在产生紧张和战争危险，它的特征是危机、停滞、社会动荡和压制基本人权。”^②

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优越性不是不现实的理想和憧憬，它表现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优越性，生活和劳动所具有的崭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特点和人们社会关系中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中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在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团结，社会公正和对劳动成果的高度评价，社会的和个人的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安全，有保障和对未来的信心，全体劳动人民掌握科学成果和文化财富，集体性和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些植根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本质的价值是劳动人民对其社会任务采取奋发向上的积

① 参见列·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8—9页。

② 埃·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德文版第21页。

极态度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中，体现了工人阶级随着实现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而实行的对人的一切社会生存条件的革命变革。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价值和优越性概括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人道主义本质的历史创造性。“社会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社会。它的主要价值是劳动的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一切为了人，——这就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深刻意义。”^①

社会主义社会个性发展的社会经
济、政治思想条件也就是在社会历史上
首次实现劳动人民的人权和自由的条
件。

一视同仁地赋予一切人以基本权利的要求可追溯到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运动，在启蒙运动中这一要求发展成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求解放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资产阶级时期，它在 1793 年雅各宾宪法里得到结论式的体现。该宪法除了宣布一系列其他的基本的普遍人权和公民权外，还宣布：平等、自由、安全、财产，参预行使国家政权的权利、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这些大部分也包含在今天的资产阶级国家宪法中的权利，没有一条得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大众被排除在行使这些权利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称的人权是作为阶级权利而存在的：实际上它是资本家统治阶级的权利。正如权利从未存在于现有社会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的彼岸，而是一种政治的、以阶级为条件的现象，是政治的特殊形式一样，人权也不是飘浮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现象。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第一个实现劳动

^①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德文版第 21 页。

人民人权的社會，那麼它同樣有着政治的和階級的前提。這一前提首先是保障實現人权的工人階級政權。

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宣傳人权既起衛道士的作用又起反共侵略作用：它把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社會實踐的侵犯人权推諉于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實現平等、自由、安全、參與行使國家權力等權利、勞動權、受教育權和不分性別和種族的平等權。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尖銳化的貧富對立，日益增長的失業大軍，在就業和整個社會生活中對婦女的歧視，資本主義社會剝削者少數繼續享受教育特權，禁止就業，不僅存在于南非，而且存在于帝國主義首領國家——美國的種族歧視等都證明了一點。

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①，自由的本質在于人們基于對自然和社會規律的科學認識之上的掌握自己生存條件的能力。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以下一段話對隨着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形態所實現的真正的自由和實際的人道主義作了精辟的唯物辯證的規定：它在于“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②

① 參見本書第二編第六章第二節。

② 馬克思《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

这就是社会主义，它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社会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自由的本质，个性行动的自由，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条件的看法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关于自由的老生常谈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处于尖锐对立之中。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非历史的本质象在一个反射镜里一样集中体现在它的自由概念之中。这一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它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从帝国主义宣传所散布的关于自由的空话中特别明显地表明出来，这种宣传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的不自由和从意识形态上诋毁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自由。尽管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企图用关于自由的喧叫声来掩盖帝国主义政策和统治实践的蔑视人的犬儒主义，它还是非常明显地让人们看清了它那敌视工人和人民大众、反共、反人道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首要的和主要的攻击是说它否认作为自然必然关系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①当然它首先要消灭的是建立在剥削和阶级对立之上的生产和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资产阶级反共的意识形态从中引申出：消灭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恰恰是财产，尤其是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事实上，自由的基础，也就是说“自由利用”资本的基础，代表这些关系的那个阶级的统治之基础，在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意识形态中全然变成了个人自由和活动的条件。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之所以不能作为自由地独立活动的基础，是因为它的产生，它的经济作用方式和它的社会政治结果恰好基于把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排除在财产之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作为“独立和个人”，作为独立行动和从事活动的人出现的是资本，相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是不独立的和非个性的。非个性化和“大众化”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而是资本运动的趋势。它使从事劳动活动的人民大众降为完全不独立的，没有自由的被剥削和被统治的对象，非个性还指的是摧毁劳动人民的自我意识。资产阶级声称消灭资本就是废除个性的自由，它说对了，然而要消灭的不是人的个性和自由，而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①

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实施被封建绳索所束缚的资本主义剥削，解放雇佣劳动，包括解放受资本束缚的雇佣劳动的完全的不自由，资本主义贸易自由和商品买卖“自由”。雇佣工人的自由从本质上讲就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言论，仅仅是对封建主义的不自由及其对资本运动的限制而言才有其自己的社会历史意义。

对于个性来说也同样如此，反共产主义声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将取消个性自由。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解，个性是与资本占有者个人和他的奴役他人劳动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可是这种人，也就是说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权力的人格化，象《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应该和必须被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6页。

灭。这是发展劳动人民的个性和他的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社会关系的条件。

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中心在于把自由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看成是密不可分的因素。这一观点始终可以从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光怪陆离的关于自由的夸夸其谈那里得到证明。它表明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的一切理论的阶级含义，不管是存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神学的观点，还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和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都是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戈德斯贝格纲领中已经放弃了改变作为劳动人民经济和政治不自由之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用虚伪的保证申辩说，工人阶级不再是被剥削的阶级了。

自由和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原因在于，如果想要去掉自由的资产阶级形式上自由的性质并使之从理想主义空论变为社会现实，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创造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些条件和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社会等，首次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个人和个性自由（个人具有社会意义的特性的发展）不可能在社会阶级条件、它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之外发展，而是在其内发展。自由的实现不是一个处于阶级斗争彼岸的过程，不是处于政治前提之外的过程，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得到经典式的阐明。^①

在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领导活动与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觉悟以及由此也日益增长的自由，即在社会实践的各方面，特别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能够内行地进行决策和计划的能力之间存在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着合乎规律的联系。个人的行为和劳动集体的行为可以越来越好地与客观条件和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要求在生产中协调一致。上述联系是合乎规律的：它是必然的，普遍适用的，长期起作用的，并具有可重复性的特征。

列宁在阐述新型政党理论时所发展的以下基本原则，即没有通过政党带到阶级和群众中去的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的原则对夺取政权斗争胜利之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由还保持着它的意义。

列宁强调指出：“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消极的或破坏的工作。……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 和 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①

在这里我们应该从列宁的观点出发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获得的政治解放只有通过经济解放才能保证其存在。政治自由和经济权力是联结在一起的。第二，但是，劳动人民的经济解放和经济权力并不是简单地“剥夺剥削者”，没收剥削者财产的结果。而是必须紧接着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第三，但是，后者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自觉地产生的，是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4—495页。

在科学纲领、有科学根据的经济政策的目的和社会生活中各级领导活动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第四，然而自觉性是以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领导工作为前提的。列宁强调说：“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这一任务，正如列宁同时强调的，“无论何时都不会彻底完成的。”^①这主要是因为它作为有科学依据的纲领，作为规律联系的理论反映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行为的标准和规则本身必将随着社会的实践而继续发展。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把下述内容既作为迄今发展的总结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保证真正自由的任务加以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全体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劳动权，休养权，免费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权，年老和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保证的权利；公民不分种族、民族、世界观、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一律平等。国家保障男女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各领域的同等权利。”^②社会主义能够第一次为全体劳动人民保障的这些基本社会权利中，同时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实现的基本自由。行使和实现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自由的真正过程，是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自由地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真正过程。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阐述了当代真正自由发展的社会物质经济、社会政治、政治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决定性条件，这些条件的实现同时又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自由的发展保证了必要的客观前提：“共产主义是所有的人都创造性地劳动、生活富有文化和充满意义的社会。共产主义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5页。

②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56页。

物质技术基础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由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的。”^①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德文版第107—108页。

第三编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特征和主要流派

第一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尖锐化和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职能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波及到经济、政治、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以及精神文化等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危机的根源归根到底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接时期资本主义向它的最高、最后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对抗，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深化。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①过去曾经是进步的革命阶级的资产阶级变成了反动的阶级。现时代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以革命方法推翻资本统治，建

^①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

设社会主义社会，从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过渡。随着 1917 年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巩固和社会主义国际影响的日益提高，人类已经进入了解决一切基本生活问题即消除剥削与贫困，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消除军国主义和战争，消除一切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桎梏的时代。

今天，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前途渺茫之间的鲜明对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实质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提高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阵营愈来愈削弱。帝国主义永远丧失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历史性进攻阶段。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决定着人类的主要发展方向。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并适应越来越对它不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害怕阶级斗争向着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向发展，因此它采用了更加隐蔽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还进行了部分改良，以便把群众置于它的思想控制和政治控制之下。资本垄断者大量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固。资本主义总危机还在继续加深。

1973 年底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性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同时受到这次危机的冲击。这次周期性总危机特别错综复杂：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大批人失业、通货膨胀以及由此造成的购买力低

等等，已成为持久性的总危机现象。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也就是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势力为了至少暂时摆脱危机的困境而越来越积极地寻找手段和途径的根源。这一事实清楚地表现在帝国主义加速军备竞赛，大大加强干涉社会主义各国内政和诽谤社会主义方面的反共反苏联合等活动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某些帝国主义集团竭力利用自己比西欧其他帝国主义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影响，以便成为政治领域中的霸权势力，结束或至少中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缓和政策。

同样受到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冲击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也日益陷入困境之中。它的社会目的是从意识形态方面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职能

支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为它进行辩护，尽管这种社会制度显然是反动的，是违反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的。它要维护的社会是一个已经由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实践上证明了的历史上过时的社会。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早就已经不仅仅作为理论存在于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中，而且同时也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而存在着。

在这样的条件下，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职能首先在于：第一，从思想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服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用违背劳动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决定劳动人民的整个思想和感情，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影响的不断增长；第二，以适宜的方法和理论支持垄断资产阶级实行旨在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之统治的实际措施；第三，通过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渗透，通过歪曲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鼓动反革命活动。

第二章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特征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与它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深化的条件下的主要职能相适应的。这些特征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一个反动的阶级。它还在进行着愈来愈激烈的、但最后是毫无出路的挣扎，妄想阻挡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合乎规律的进程。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特征首先是**反共产主义**。全部资产阶级哲学阐述的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是与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相对立的立场。反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反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反帝解放运动。它的目的是“阻止”、“扭转”或者通过“接近”来改变和瓦解革命力量。反共产主义按其本质来说也就是反人道主义和反民主主义。反共产主义主要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完全形成起来的，从那时起，它在政治思想实质方面没有丝毫改变。

发生变化的只有它的特殊方法和特殊论据。对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进行低级的诽谤的方法渐渐地由精心策划的、伪装得更加巧妙的形式作为补充。今天，反共产主义和反苏主义主要是在“改善”现实社会主义，使之“民主化”或“人道化”的口号下出现的。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所执行的日见成效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政策，阶级敌人企图把和平

共处原则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其目的是以这种方式来破坏工人革命运动在思想上的统一，使资产阶级思想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去。这一点在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具体表现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代表人物掩饰和否认自己的唯心主义立场，他们大讲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调和，散布所谓现实主义的、冒充中立的、“摆脱价值束缚”的观点，用以歪曲或反对物质与意识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义（例如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和实证主义就是如此）。

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具有影响的是那些主要采取离析手法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流派。例如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就是直接引证马克思，窃取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范畴并加以歪曲。他们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反对现实社会主义。他们往往还徒劳地企图用马克思来反对恩格斯，或者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反对列宁。这种引证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吸引力。那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指望得到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那种名望。在执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职能方面起有特殊作用的是改良主义观点，主要是那种具有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特征的改良主义观点以及修正主义的各种变种。帝国主义思想家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极左的理论和口号。他们期望能从中获得成功，因为极左分子是披着与社会主义有所谓联系的外衣来攻击现实社会主义的。此外，这些假共产主义者和假社会主义者还不惜利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来散布他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诬蔑。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变种表面上都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个别现象。而它的真正任务却在于掩盖资

折衷主义、主观主	上都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个别现
义、非理性主义	象。而它的真正任务却在于掩盖资

本主义制度矛盾的实质，怀疑现实社会主义的主要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他们借助各种“理论”（例如“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革命神学”等等）来曲解当代真实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被所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永恒的矛盾、人与“上帝”之间的“被破坏的”关系以及人、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所代替，在这里折衷主义、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越来越突出地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这种倾向与放弃科学性原则、否认客观真理和散布不可知论观点携手同行。它们主张所谓调和科学与宗教信仰（例如新托马斯主义），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绝对地对立起来，同时把真理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科学与世界观也绝对地对立起来（例如新实证主义），否定客观规律在社会中的作用。

甚至连人道主义思想、社会进步思想及其他等等本来很进步的传统也遭到怀疑和歪曲。而过去的一些过时的、反动的思想却重新被拾起并得到发展（例如S·A·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的思想）。资产阶级关于人类未来的空论越来越具有悲观主义的特征。

尽管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有五花八门的学派和流派，但它们都是以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迅速更迭的时髦流派为特征的。从这个一般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资产阶级哲学，这种哲学按其理论内容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调和的。因为把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哲学是与承认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不可分割的，所以它与资产阶级哲学的阶级立场水火不相容。

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日益严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影响不断扩大，这说明了为什么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变种很快就会失灵，各种理论寿命越来越短地互助更替以及它们的代表们彼此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人们通过四通八达的宣传系统以及其他许多诸如在部门科学和文化领域中的影响等间接途径，利用资产阶级哲学来操纵群众，同时又不断地寻找更加有效地影响群众的新的形式和方法。此外，资产阶级哲学的危害性还在于，它以个人的体验为出发点，把一些个别的因素绝对化，运用一些“半真理”，并且批评帝国主义的某些现象。资产阶级哲学观点通过时而把这个变种时而又把那个变种作为“时髦”货色推向前台的方式而得以传播（教权主义、人本学、唯科学主义、未来学、“生态学人道主义”等等互为交替）。然而，它们并没有制定出什么真正新的哲学思想，只不过是使一些早已过时的过去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重新复活罢了。

第 三 章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

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不仅指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流派，而且同时也包括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特殊形式或特殊结构，如宗教神学的和教会的流派（主要是新托马斯主义），主观非理性主义流派（例如存在主义）和主观唯科学主义流派（例如实证主义的各种变种）。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流派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僵死的，而是变幻不定的；它们之间有着多种联系，某些部分还互相渗透。

第一节 宗教神学哲学和教会哲学

宗教神学哲学和教会哲学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主要流派之一。这种流派的特点是把某些不需要靠理性认识而是通过诸如启示之类就能起作用的宗教信条作为哲学论述和哲学学说的基础。与此相应的哲学观点的中心思想就是信仰“上帝”，即信仰一种超人的、超自然的、“压在”人身上的命运。在通常情况下，神学哲学观点总是与某一种世界宗教相联系，如佛教、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因此它们渊源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根据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回答哲学基本问题。至于说到社会作用——主要指政治作用——，那么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这一流派都显示

出很大的差别，例如当前某些与佛教和伊斯兰教相联系的学说反映出民族革命解放运动的进步倾向。但是，主要同天主教和耶稣教这两种基督教教派以及它们的教会相联系的基督教教会哲学则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倾向。其中除了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反共产主义观点以外，也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在起作用。下面我们从全部宗教神学观点中抽出一种来进行分析。

新托马斯主义 新托马斯主义是对托马斯主义即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学说的革新。托马斯主义是十三世纪以来天主教会最主要的哲学神学基础。托马斯主义在封建社会中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它的影响则渐渐减小了。复活托马斯主义，把它改革成为新托马斯主义的活动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永恒之父”的通谕（1879）宣布新托马斯主义实际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托马斯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这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教会政党的长期统治有着一定的联系。根据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统治下的天主教会的极端反动的反共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成为新托马斯主义的中心要求。新托马斯主义通过天主教会的专门组织及其设施，通过作用完好的宣传机器以及牧师和无数宗教团体的成员，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与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相比，它占了压倒的优势。此外，新托马斯主义依仗它的历史传统，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并有详细制定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自然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美学等等。

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利坦（1882—1973）、贡特朗·雷吉纳尔德·加里古—拉格朗日（1877—

1964) 和安东尼·吉尔伯特·塞尔勒安斯 (1863—1948)。从哲学历史和体系方面进行论证的主要是亨利·吉尔松 (生于1884)、古拉斯·曼塞尔 (1866—1950) 和马利坦; 阐述其社会学说的主要是古斯塔夫·贡特拉赫 (1892—1963) 和奥斯瓦尔德·冯·内尔—布罗伊宁 (生于1890); 约瑟夫·马丽亚·波亨斯基 (生于1902) 和古斯塔夫·安德烈亚斯·维特尔 (生于1911) 则作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家而出现。

新托马斯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予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回答, 它提出了以下论断: “上帝”用智慧和爱操纵着世界进程、历史和每一个人。“上帝”是事物的“始因”。知识和信仰都渊源于“上帝”, 因此两者的“真理”是一回事, 只不过通向“真理”的途径不同罢了。通过启示而获得的信仰的“真理”是固定不变的, 而科学却是变化的, 科学有可能是谬误, 所以, 归根到底信仰高于知识, 神学高于哲学。

新托马斯主义自称是“现实主义”, 它要以此唤起人们的幻想, 似乎区别物质与观念是多余的, 因为两者都是“现实的”。它企图以此回避哲学基本问题, 并且给人以一种假象, 似乎新托马斯主义哲学是把现实作为出发点和对象的, 因而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与思辨无关的世界观。

新托马斯主义制定的天主教社会学说的出发点是承认私有财产的永恒性, 承认社会应当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

它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客观规律, 否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由于公开为充满社会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辩护会使天主教会面临进一步失去群众影响的危险, 所以天主教社会学说批评垄断统治的某些明显的表现形式

是“滥用”私有财产。出于相同的原因，今天新托马斯主义又强调“财产分散”和财产的“社会责任”。同时，天主教社会学说企图通过逐步承认某些政治现实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世界力量对比，适应几百万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有着积极关系这一事实。最近，有不少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天主教会不应该参与政治，而主要应该局限于“单纯的灵魂拯救”。但是，这一切想适应现实的企图都改变不了新托马斯主义哲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顽固反对社会主义及其科学世界观的反动实质。

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关于社会经济的论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显示差别的画面，这幅画面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他们为天主教会争取群众基础的企图。尤其在遭受帝国主义经济剥削和新殖民统治的国家中，部分教士已经无法回避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们或者站在假革命运动的行列，或者站在披着基督天主教外衣的进步的改良运动的行列。这一事实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信教的劳动群众这一争取社会进步斗争中的主要同盟者结成联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对教士们的虚伪说教进行揭露。

第二节 主观非理性主义哲学

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主观非理性主义观点的影响颇大，并且形式多变。主观非理性主义哲学早在前几个世纪危机时期就已经形成，它是历史上反动的、正在衰亡的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主观非理性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打着批判十九世纪理性主义和进步信仰的旗号，矛头首先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指向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的实际实现，它从根本上怀疑科学技术，认为科学的认识应该由“直觉”、“体验”、“彻悟”、“对存在的领悟”等来代替。现实、自然界和社会都被说成是不可探知的、神秘的。认识和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被当作非人的、“非本来的”东西加以批驳。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作为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变种的**生命哲学**所谓生命哲学形成起来。与新托马斯主义不同，生命哲学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体系。生命哲学的显著特点是突出的非理性主义，日益趋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的、退化了的客观唯心主义，上升到神秘主义的认识悲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以及方法上的随心所欲、有意识的相对主义，它们部分具有生物学的特征，部分具有实证主义的特征。生命哲学以非理性主义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相对立，以直觉代替科学认识，把直观置于概念之上，不仅把任何认识，而且把认识的对象都加以相对化。

生命哲学的历史前驱是克尔凯郭尔、阿尔都尔·叔本华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生命哲学的影响尤其在德国和法国持续时间比较长。它的真正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狄尔泰和昂利·柏格森。

生命哲学的中心课题是生命概念，这里指的是人所经历的“体验”（狄尔泰）意义上的生命，即作为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与物质截然对立的生命。无论是柏格森还是狄尔泰，都是以通过直觉、“体验”和“领会”所获得的对生命、历史和“心灵”联系的认识来同自然科学的理性认识相对立。这种非理性主义同严重的悲观主义联系在一起。按照狄尔泰的观点，对人的生存的分析使人充满了虚弱、“潜在本能”力量、“因黑暗和对一切生

命的有限性的幻想而感到痛苦”等感觉。

在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们散布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悲观厌世主义学说从意识形态方面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这些代表人物主要是乔治·齐美尔、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路德维希·克拉格斯（1872—1956）、爱德华·斯普兰格尔（1882—1963）和汉斯·弗赖尔（1887—1969）。

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与生命哲学有密切联系，有些部分乃是直接从后者继承而来。存在主义（也叫存在哲学）是于本世纪二

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首先在德国和法国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的时髦哲学。存在主义是一种反动的流派，它否定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积极传统，把歪曲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作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丁·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尔斯、让·保罗·萨特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除此以外，存在主义的代表还有尼古拉·阿巴尼亚诺（生于1901）、奥托·弗里德里希·鲍尔诺夫（生于1903）、汉斯—乔治·加达默尔（生于1900）、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和卡尔—海因茨·富尔克曼—施鲁克（生于1914）。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存在主义站在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立场。这种哲学的中心范畴是“存在”。存在主义者坚决反对把“存在”概念运用于不依赖意识、在客观实在中存在着的东西。“存在”仅仅指人的个人存在，也就是说，存在主义

者所理解的“存在”绝不是哲学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实际存在的世界与“存在”毫无关系，现存世界并非本来就为人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与人的个人存在本质不相符的外在的东西。客观现实的世界作为某种陌生的、敌对的东西与个人相对立，只有当个人完全面对自己，面对纯粹的“自我”即“自身”的时候，个人才能摆脱那种陌生的、敌对的东西。这就是与人的存在相符合的境界，但人永远不可能持续地处于这样的状态。为了实现即达到“存在”，人必须不断地斗争。因此，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人们永远不可能用精确的科学概念来把握“存在”，而只能体验“存在”。

存在主义与生命哲学一样，也是以上世纪下半叶即1848年革命之后作为保守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体现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为出发点。主观唯心主义的“存在”概念取自于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学说。克尔凯郭尔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以宗教的“存在”与黑格尔的进步的理性主义思路相对立。他把恐惧说成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状态，它产生于一个无意义的、垮了的世界。因此人不能够依靠外部世界，而是应该在自己的“存在”中寻找“上帝”。这种悲观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从叔本华的哲学中借用来的。

另一方面，存在主义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能动主义倾向。这里指的是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个人主义行为方式：他们力求摆脱由社会决定的恐惧、绝望、痛苦等等状况，但又不能认识到这种状况正是社会制度和阶级地位所造成的结果。他们以为只要脱离社会集体，通过个人的能动性就可以获得自由。这个不再寻找任何确定的外部价值的个人在绝对自由的决

定中应该只依靠自己。“自己抉择”是存在主义号召市民远离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通过纯粹个人的方式，从帝国主义统治的压迫下获得解放的口号。存在主义的这种自由崇拜以一种把自由同认识和实现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相脱离的自由观为基础。自由成为人的个人“存在”的一个因素。

尤其在1949年以后，这种自由崇拜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执行着它的特殊的职能。它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承受思想制定出来的。它直接地、公开地作为反共产主义的变种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国则相反，自由崇拜在政治上曾一度与反法西斯主义方向并肩作战。例如法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就是在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积极斗争的直接影响下，写出了他的存在主义的主要著作《存在与虚无》。对于萨特来说，自由就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自发行动。他和当时法国的其他存在主义者（西蒙娜·鲍瓦尔[生于1908]和阿尔贝·卡缪[1913—1960]）都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恐惧”的集中体现，是破坏人性的具体内容。萨特后来在积极的政治反抗斗争事件的影响下，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但是他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却一再导致他和其他人把政治攻击的矛头也对准了共产主义，虽然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1968年法国阶级冲突中他对法国共产党采取的消极态度。所有的存在主义者都以或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把现实社会主义诽谤为“消灭个性的”、“敌视自由”的社会制度。

存在主义尽管也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现象，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反唯物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哲学，是资本主义制度深重危机的表现。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存在主义这一时髦的哲学逐渐退居后台，它所特有的课题和范畴被许多其他资产阶级流派接受过去并加以同化，这时候，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初期就已经产生的哲学人本学的影响不断扩大。

哲学（或神学）人本学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种流派，我们不应把它同自然科学医学上的人类学混为一谈，后者是关于人的生理特征及其发展以及人种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的科学。此外，哲学人本学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赫德尔和费尔巴哈等人所进行的力求从哲学上理解人的本质，创立一种哲学人类观的各种努力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本学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一种相对独立的资产阶级哲学变种和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马克斯·谢勒（1874—1928）已经初步制定了哲学人本学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被后来的哲学人本学代表人物继承下来并加以整理。哲学人本学的出发点之一是否定资产阶级古典哲学所主张的、关于人是理性本质的人道主义观点。甚至凡是涉及人的问题的发展学说和整个发展思想都遭到非难，达尔文的学说被说成是一种谬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这样，无论是社会历史的课题还是生物学的课题都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对人的本质的哲学研究之外。在人的生物学特征和自然历史的史前史方面，人被解释为一种“有遗传缺陷的动物”，“有缺陷的生物”或者“尚未确定的动物”，仅仅被解释为自然界的一种困惑。人的本质存在于人的生物学特征和社会特征以及人的生活条件之彼岸，也处在人的理性之彼岸。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的理性可以与一种“疾病”相比较。

关于人的真正的本质何在的问题，哲学人本学的不同代表人物的看法不尽相同。谢勒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的人性”。作为“精神的人”的人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客观实在的一部分，而是理想现实的一部分，是一个“寻找上帝”的实体，是“活的东西”。而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尔(1881—1966)、赫尔穆特·普勒斯纳(生于1892)、埃里希·罗特哈克尔(1888—1965)等人则给人的本质作了与此不同的规定。

给人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脱离人的客观自然生活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的抽象规定，这是哲学人本学的一切代表人物共同具有的特点。哲学人本学是地地道道的反共产主义的流派。很多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抓住人本学观点，把它应用于引申和论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性的反革命口号和破坏活动。

哲学人本学的基本论点几乎渗透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切流派，尤其是存在主义和包括新托马斯主义在内的基督教教会哲学。目前最有影响的哲学人本学的变种之一是主要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生影响的阿诺尔德·格伦的观点。格伦的思想主要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的人的“行动”观上，据格伦说，人的行动是不确定的，它指向“无限开阔的世界”，以便形成“文化”，即“品行、风尚、道德和惩罚，统治秩序和领导秩序”。格伦的这种思想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帝国主义特别富于侵略的和反动的性质一拍即合，它的任务是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一切可能的不法行径和罪行进行辩护，并提供“思想支柱”。格伦早在四十年代就直接支持过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二十年以后，他还在鼓吹普鲁士军国主义，他把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的夺权说成是“民族革命”，并建议发动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因此，从七十年代初以来竭力炮制“保守理论”的帝国主义思想家和

政治家直接引用了格伦的观点，这绝不是偶然的。哲学人本学从其萌芽状态起就显示出反人道主义的、政治上反动的倾向。谢勒就是“居上者”，“剩余价值占有者”即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及其政治统治的一个直接辩护人。

第三节 主观唯科学主义哲学

主观非理性主义流派以一种极有影响的主观唯科学主义流派作为它的补充，这正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充满危机性矛盾的一种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观唯科学主义流派的特点是企图“从内部”来攻击和破坏科学思维的原则。它假借所谓精密科学思维的名义，抛弃诸如承认客观现实的外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和决定论等科学认识的基本立场，诬蔑它们是“形而上学”，并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取而代之。这种以不同的变种形式出现的、从它产生以来已经多次变化的流派主要被归纳为“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由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创立，继承了乔治·贝克莱(1685—1753)的唯心主义经验论。它比贝克莱观点新的地方在于它把科学的权威性引为依据。孔德拟定了一个认识的“世界规律”(三个阶段规律)，按照这个规律每一个认识部门都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即神学的(虚构的)状态、形而上学的(抽象的)状态和科学的(实证的)状态。实证的状态是真正合乎人性的状态。孔德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证主义”，因为他的哲学努力都是以达到这种状态为目标的。因此，孔德把自己完全纳入了以取消革命前启蒙运动的伟大理想，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理想为其特点的法国复辟时期的意识形

态范围。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孔德创立实证主义之后，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和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吸取了孔德的基本思想，并把它们同当时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经验批判主义的各种变种（恩斯特·马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1876—1952]、理查·阿芬那留斯）都是把新康德主义思想同实证主义思想相结合，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交接时期出现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修正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科学世界观发起的进攻。它企图用康德主义或实证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如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1873—1928]）。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统一性和纯洁性。

新实证主义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出现了一个由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莫里茨·石里克[1882—1936]等人）和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代表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和其他一些人）组成的一个情报工作小组，这时，实证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流派。从这时起，实证主义主要作为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哲学而出现。从“维也纳小组”成立时起开始出现了“新实证主义”这一名称。

三十年代初，柏林也形成了一个以自然科学为方向的新实证主义小组（汉斯·赖辛巴赫[1891—1953]等人）。与此同时，新实证主义思想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得到贯彻。当时说什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大谈所谓强调经验的社会科学。主张放弃侵犯性社会理论的主要有奥托·纽拉特（1882—

1945),后来有汉斯·克尔森(生于1881)、恩斯特·托皮奇(生于1919)等人。

新实证主义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强调认识与经验的密切联系。对于实证主义来说,认识的出发点是存在于经验之中的事实,而不是客观实在。否认客观实在是认识的源泉和出发点,其结果就是否定人的认识的映象性。

一般的東西(從而一切規律性)都被移入認識主體之中。因為按照新實證主義的觀點,一般的東西不可能通過感性經驗“揭示出來”。所以,認識不是對經驗的概括,不是對存在於被感性地反映的事物和現象中的客觀一般的發現,而是經驗數據的排列。排列的標準按照實證主義的觀點是由思維規定的,它們在於邏輯的手段和方法(邏輯實證主義)、在於符號學(語義實證主義),在於預先規定的價值(實用主義)或者在於人的智力的特殊性(心理學實證主義流派)。按照實證主義的觀點,科學的認識就是根據預先規定的、而不是來自經驗的排列標準對經驗進行整理。只要人們還承認哲學(這在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那里是各不相同的),哲學的意義就在於“從邏輯上闡明思想”(維特根斯坦)以及探索“論斷和問題的意義”(石里克)。這種把認識僅僅同“經驗”相聯系所導致的另一個結果就是拋棄在一切科學中已經流行的、堅持了幾百年之久的從事物本身中尋找事物本質的做法。

從上面第一個論斷中必然導出第二個論斷:既然科學的論述不是關於現實的論述,而是關於經驗的論述,那麼這些論述當然也不必根據現實來進行檢驗,而只需要在經驗內部就可以檢驗了。真理的標準不應該是實踐,而是科學家們對論述的承認。這種所謂科學認識的“公認”原則今天在資產階級的科學

理解中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人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是整个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基础。

首先，可证实性原则对于公认某论述的真理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证实被理解为逻辑上的证实，即运用逻辑规律对某一论述的可靠性的证实，或者被理解为经验的证实，即把一个命题归结到已经被证实为有效的论述。）但是，由于自然科学中总是有不少尚未被证实或近期内还无法被证实的论述和理论，所以可证实性的规定马上被英国实证主义者卡尔·赖蒙德·波普尔等人变成可否证性的规定。根据这种规定，只有当论述在原则上可以被否证的时候，这种论述才能被承认为科学的论述。这种观点很明显是完全针对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切涉及历史过程的理论——其中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被说成是不科学的，因为据他们说关于历史过程的论述是无法用科学方法作否证的。

第三个论断是关于科学的。按照这一论断科学是“工具”。然而，这里所说的工具作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说的工具作用，即人借助对现实的认识能够更好地按照人的要求改造现实，掌握现实。对于实证主义代表们来说，科学是根据“人的”愿望和统治需要塑造“无规律的”现实的工具，也就是强迫杂乱无章的现实按照人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回答科学的输入数据的工具。

这种观点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观点。但是，这种主观主义不是很容易被人认识的。首先波普尔很善于狡猾地用“真正的科学性和无可非议的客观性”的假象来伪装自己，并把自己的哲学“罪名”即主观主义强加在对手身上。

新实证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

新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它的一系列倾向因而迎合了帝国主义政策的目的，并促进了垄断资本的政党和政府对上述政策目的的实际贯彻。第一个倾向就是把经验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有目的地直接与政治相结合。这一点从来就是美国实证主义的基本要求（实用主义），而西欧国家为了把哲学、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融合为一个统一体则还需要作一番努力。这里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者和政府把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运用于政治决策。美国将近有一万名政治科学人士为这类任务效劳（这个数字中不包括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第二个倾向在于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不再是分析现实的、受客观制约的社会利益，而是转向生产“统治知识”。新实证主义的思想对确定社会各阶级的“历史使命”完全不感兴趣，而是认为应该更多地去从事有关最佳地调节社会事态方面的论述。在社会现实中，新实证主义也是避开实质，把现象绝对化。它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它还企图把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式也植入劳动人民的意识之中。第三种倾向在于，现代新实证主义企图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它有能力制定出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它扬言能够消除自然认识与社会认识之间的鸿沟，同时沟通自然认识和社会认识同社会准则和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它企图以此掩饰最近几十年来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广泛蔓延的深重危机。新实证主义也有社会批判的表现，但是它批判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仅仅是这个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些方面还太缺少“实现了的科学”。新实证主义向人们散布这样的希望，即通过科学的救治至少可以减少或缓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冲突、弊病和不公正，从而可以预防革命的变革。

从以上几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实证主义以它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实证主义科学理论形式出现的沃尔夫冈·斯特格米勒[生于1923]、威廉·卡姆拉[生于1905]、保尔·罗伦兹[生于1915]的发展的古典实证主义；波普尔和汉斯·阿尔贝特[生于1921]或阿尔弗雷德·尤勒斯·艾耶尔[生于1910]的“批判理性主义”；塔尔科特·帕森斯[生于1902]、尼克拉斯·路曼[生于1927]和卡尔·施泰因布赫[生于1917]的一般结构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特别是在世界新的力量对比条件下，占有重要的位置。

从资产阶级哲学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尽管实证主义各种流派和学派在不断地分化，但是总的说来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丝毫不减。例如我们可以断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社会党国际的某些右翼领导人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力求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可以概括为“批判理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

1975年春天，出版了第一本以“批判理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标题的集子，赫尔穆特·施密特被聘请为该书写了前言。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多年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进行的“理论讨论”似乎告一段落。该书的主要哲学论点都被详细应用于《1975—1985 经济政治方向范围》（即所谓的长期纲领）。我们可以说这种哲学观点是按照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思想修正了的新康德主义变种的一条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路线。波普尔的主要著作出版于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他所制定的批判理性主义绝不是实证主义的最新变种，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之久，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它是被起决策作用的帝国主义战略家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重新发现并有目的地加以吹捧的。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同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政策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在认识论上它主张一种温和的不可知论，它不反对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也不直接否认客观真理的可能性，但它的出发点是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绝对真理，永远不可能存在真理的可靠性。人们只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因此认识必然在方法上遵循“尝试和谬误”的原则。然而，与新实证主义思想的其他多数变种不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明确地要求理论上的假说。

第二，“批判理性主义”的社会理论观点否认社会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虽然这一哲学的有些代表——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汉斯·阿尔伯特——并没有完全排除社会规律的作用，但是他们一致断言，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从中可以推导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必然性这样的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被诬蔑为玄想、教条主义和先知。批判理性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是截然对立的，后者把社会关系理解为社会经济形态体系，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批判理性主义则把社会分析归结为对次要关系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它的所谓批判精神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关系的批判，而回避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作批判性的分析。

第三，这种做法表明，批判理性主义作为一种被公开宣布的政治哲学，是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哲学。它直言不讳地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及其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承认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承认表达了一种政治原则，从中可以推导出所谓的实际政策局部工艺学。它声称，社

会改良是“理智”的，也是可能的，但是永远不应以变革资本主义关系的社会制度为目的。

第四，与上述三个特点相联系的是积极的反共产主义。其目标明确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思想，针对社会主义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针对苏联。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在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实际政策即“新东方政策”中也采用了“局部工艺学”。阿尔贝特证明了这种联系，阿尔贝特相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潜在的反革命力量，他期待着这些反革命力量会通过改良的努力，使他们的社会制度“自由化”，使之变成资产阶级制度，而且也是运用那种被波普尔作为合理的政策方法推荐的“局部工艺学”。

总之，从上述四个特征中可以看出，为什么颇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竭力要把“批判理性主义”吹捧为党的哲学信条。当然还必须看到，他们把批判理性主义同哥德堡纲领中确定下来的伦理学唯心主义结合起来了。不言而喻，即使同批判理性主义相结合，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没有获得完整的哲学基础。它的理论观点仍然是折衷主义的。可是，依靠批判理性主义可以使它更加便于贯彻那种把集中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因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垄断资本专政）辩护与更大的战术灵活性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变种。

批判理性主义的专门目的是要分裂工人运动，特别是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用改良主义思想和保守思想阻止工人阶级觉悟的发展和巩固，通过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增长的影响。正如当代的阶级斗争所显示出来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尤其在争取和平与安全以及为捍卫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斗

争中可以成为同路人，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立场现在是、以后仍然是不可调和的。社会改良主义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力图维持生产资料的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维持垄断资本的政治统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改良主义利用一种假社会主义的结构，即一种所谓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

这一点从19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党代会的决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决议宣布，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竞争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虽然决议中也承认私有制社会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原则上为了给资本带来利润，然而它却断定维护这一社会制度，反对革命变革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性任务。

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它是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表现。由此可以说明，在社会民主党中不仅有诸如批判理性主义这样一种资产阶级哲学变种的影响，而且还有其他的变种在起作用。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随着批判理性主义的处方越来越失灵，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将会把资产阶级哲学的其他变种推上前台。

第四节 假马克思主义哲学

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战胜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后。列宁指出：“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原因已经改变，但是斗争还是继续

着。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斯坦派，因为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斯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①修正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内容进行歪曲和篡改。它在工人运动中散布资产阶级观点，包括在哲学领域内也是如此。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也就是说名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却是资产阶级的——在当时只是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个派别。官方资产阶级哲学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列宁说：“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官方教授按官方规定讲授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②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影响下，资产阶级官方哲学再也不能坚持自己原有的态度了。从此以后，它开始借助于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反对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

最老的和最有影响的假马克思主义
“批判理论” 哲学的变种之一就是所谓的批判理论。

这一流派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以
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和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1903—1969]
为首，形成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故取名“法兰克福学派”。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② 同上，第1页。

批判理论本来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被粉碎以后，在仍然还保留对帝国主义某些现象的批判的情况下，它的矛头越来越指向现实的社会主义。除了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尔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是赫伯特·马尔库塞、于尔根·哈贝马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生于1931）和奥斯卡·内格特（生于1934）。他们同思想史上各种资产阶级传统都有联系。批判理论的代表经常运用的是他们从马克思理论中窃取来的思想。由此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它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社会思想体系。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它在马克思的招牌掩盖下隐藏着一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立场。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激烈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主要是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歪曲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根据。我们之所以不能说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另一个原因是，批判理论否认人民群众的作用，特别是否认工人阶级作为当代革命力量所起的作用。它用小资产阶级的空论来否定社会主义革命。

批判理论自命是对现存事物的激进的批判，它尤其对帝国主义制度造成的强迫适应、对人的全面操纵和与此相联系的对个性的破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理论所抨击的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和压迫关系，在于象一种无名的陌生力量统治着社会的资本。但是，批判理论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而是从生产力中，特别是从科学技术进步中引申出统治和压迫。它断言，对自然的统治日益增强导致了对人的统治的日益增强，并造成了对人的特性的破坏。它把对个性的破坏说成是一种任何“工业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也有。这样一来，互相对立的社会制度

中的、在阶级关系上有质的区别的权力关系、机构和组织，都同样地被当作压制个人的形式而加以批判和非难。

对批判理论来说很典型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体—客体观。按照这种理论，现存社会的特点是客体（通过主体的自发的、“无意识的”活动所产生的关系）作为自然力量统治着主体。批判理论错误地引证马克思，从而断言什么，马克思只是把这种天然的、自发产生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称作物质的。由此得出结论说，唯物主义归根到底只不过是那种客体统治着主体的“被颠倒了”的哲学的表达。因此，随着这种关系的再颠倒，唯物主义也就失去了对象。

与这种对唯物主义的歪曲相联系，它对辩证法也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辩证法被归结为一种主体—客体—辩证法，而且只承认辩证法对于社会的有效性。按照批判理论代表人物的观点，自然辩证法是不存在的。这种完全被歪曲了的辩证法被说成是统治着“无意识的社会”之一般运动规律，但是通过人的“自觉的活动”，无意识的社会不复存在，因而上述一般运动规律也就随之被克服了。在这里，批判理论的唯心主义面目暴露无遗。众所周知，我们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自觉地掌握社会规律，但并没有因此而消灭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也没有消灭社会经济基础的物质性。它们和以前一样，仍然客观真实地存在着，而且，对于社会意识来说，它们是本原的。

当然，批判理论没有具体讲“无意识的社会”是如何消灭的，以及代替它的应该是什么。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由于它那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它错误地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它不承认工人阶级是当代的革命力量。六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从实践上驳斥了那种认为由于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论点。否认工人阶

级的历史作用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是，否认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取代帝国主义的唯一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现存事物的批判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某些现象的软弱无力的抗议和对未来社会的空想而已。

评价批判理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批判理论通过自己对国家垄断统治制度的批判也为唤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存关系的批判态度作出了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它主要起的是消极作用。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可以看出，批判理论根本不象它自己所表现的那样具有批判性。它把抵制强迫适应的反抗力量引上了与帝国主义统治相调和、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歧路。但是，由于它对社会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很适宜在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中客观上充当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攻击的工具。因此，批判理论对现代修正主义有着明显的影响，反过来修正主义也影响着“法兰克福学派”。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左派学生运动的兴起，批判理论曾经一时获得显赫的影响。但是今天它的影响却已明显减弱，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内容和政治立场进行了全面的论战。近几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内部分歧、各个代表的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加剧。当今它的崩溃现象已经明显可见。但是，如果把批判理论的影响完全同左派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那就错了。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还继续有影响，因为批判理论表达了这些阶层的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因此今天批判理论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例如日本和美国）影响甚至有增无减，这并不是奇怪的现象。

哲学修正主义，也就是假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传播，今天也同样具有列宁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些特征，即：“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哝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哝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耸肩蔑视辩证法……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①修正主义者披着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响亮誓言的外衣，实际上他们所攻击的正是普遍有效的、可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不承认这些基本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创造性的发展就都是不可能的。他们攻击对一切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回答，攻击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特别是攻击对于科学地论证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政策具有特别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客观地来看，修正主义者的活动归根到底就是用与工人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观点来排斥和取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屈服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政治。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页。

现代哲学修正主义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一些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和政治态度中：恩斯特·菲舍尔、罗歇·加罗迪、亨利·列斐伏尔、米兰·马肖夫斯、弗朗茨·马雷克以及“实践”小组的成员加约·彼得罗维奇、米海洛·马尔科维奇、米兰·坎格尔加、普莱德拉格·弗拉尼基、丹科·格尔里奇等人。这些人已被他们所属的共产党开除出党。他们在哲学领域中，尤其在社会理论中把攻击的矛头主要对准彻底的唯物主义，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取而代之。彼得罗维奇声称，如果真的还存在什么哲学基本问题，那么这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是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人，作为有目的地创造着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自由的、创造性的的主体的人是哲学的中心课题。这些修正主义者把“人”规定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本质”，而他们所理解的实践不是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活动，而是自在的和自为的自觉能动性。他们用一种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代替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在认识论领域中，他们主要攻击唯物主义的反映原则，主张不可知论的观点，认为客观实在是不可认识的。在社会理论方面他们反对关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真实基础在于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将通过革命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放弃对社会阶级关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用资产阶级唯心的人道主义思想意义上的普遍人类的道德价值代替从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有科学根据的、有党性的评价。唯物主义辩证法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歪曲成一种唯心主义的“主体—客体—辩证法”；他们否认辩证法的普遍有效性（认为不存在自然辩证法），否认辩证法的核

心，即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现代修正主义放弃科学性与无产阶级党性相统一的原则还表现在，他们中有些人（例如马肖夫斯和加罗迪）放弃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把反动教士的力量当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同盟者对其表示亲昵。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切基础所作的这种修正都是打着把马克思学说从“教条主义僵化”中解放出来的名义进行的，而实际上修正主义的全部结论都恰恰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进行教条主义的歪曲和篡改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正表现出修正主义者极其形而上学的、反辩证的思维方式。他们既不能够也不愿意理解实践与认识中的客观与主观的辩证法，个别、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绝对与相对、反映与创造、阶级制约性与普遍人性等等的辩证法，所以他们没有达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滑到了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的观点。

现代哲学修正主义是随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与此相联的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方向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也是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开始而发展的。它主要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为日益加强的反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产物而出现。六十年代中期，它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倾向已经完全显露。现代修正主义在口头上以代表“真正的”、“未经歪曲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以“发展”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而出现。它趁人们为澄清国际阶级斗争中和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新出现的发展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之机，给这些新问题的回答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方向。它的作用不仅在于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分裂世界革命运动，而且是为社会主义各国和民族革命国家内部的反革命作准备。这里表现出现代

修正主义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的所谓传统的修正主义之间的区别。以前的修正主义到处兜售阶级调和的思想，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纳入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轨道。现代修正主义继承了这条路线，同时它还力图把机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上，企图抹煞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以便为资产阶级思想渗入社会主义国家大开方便之门。

现代哲学修正主义继续从垄断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物质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支持和帮助。以最卑鄙的行径对付反法西斯主义者、民族革命力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从事资产阶级群众宣传工作的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出版社不仅为修正主义者提供资金和出版机关，而且自己还组织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从“道义”上吹捧修正主义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承担这一任务的就有施普林格的新闻报纸《世界报》和《画报》、《明镜》新闻杂志、《德国文献》杂志、“祖尔坎普”出版社以及“霍夫曼和卡姆佩”出版社、德国电视二台）。帝国主义的暗中效劳力图使修正主义观点的代表们专心致志地去干他们的破坏活动。

“哲学”修正主义这一称号并不意味着这里所涉及的是纯粹的哲学理论现象。哲学领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总是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历史作用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为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治领导力量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场斗争中不存在任何同科学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没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哲学问题。因此哲学领域内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总是要触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一切组成部分和其他一切

方面，尤其要触及革命运动的实际政治活动。这场斗争的焦点是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在苏联的实际实现。现代哲学修正主义也表现出当代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典型特点，即反列宁主义、反苏主义和民族主义，否定或诽谤现实社会主义；否定或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这个党的统一和团结，否定或诽谤该党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妥协性，否定或诽谤民主集中制。

对于作为世界共产主义内部的一种理论流派和政治流派的现代哲学修正主义来说显著的一点就是它以种种方式同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施加的其他一切形式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尤其同右派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名目繁多的、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类的资产阶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批判有联系。同时，几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切流派，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人本学、新实证主义，甚至包括教会哲学，在现代修正主义中都有某种程度的反映。

因此，哲学修正主义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各种时髦流派相继盛行的现象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哲学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失败主要是由实践决定的。随着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粉碎反革命野心和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坚决反击了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但是它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对现实社会主义、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一切革命力量及进步力量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列宁对修正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了如下表述：“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

出来的特征。”^①这一表述也完全适合当代的修正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在力求越来越巧妙地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还努力复活那些在工人革命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之进行了几十年斗争的一切修正主义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早已遭到失败的诸如卡尔·考茨基、列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马克斯·阿德勒、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1886—1961)、安东·潘涅枯克(1873—1960)等人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又被重新拾起。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537页。

第四章

当代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

当代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分成许多不同的思想体系，这里无法一一详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以及在这些流派中产生的、十分庞杂的哲学学派作为社会理论思想体系的哲学世界观的和方法论的前提而出现于当代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之中。当代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种类之繁多大大超过那些直接与某种主要流派相联系并且已经得到阐述的有代表性的社会理论结论。^①各种帝国主义社会学说之间尽管有着千差万别，但是它们具有一系列共同的主要特征。

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的意义和目的
帝国主义社会学说的主要特征 在于按照当代历史进程的方向和不断出现的新趋势来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与此相应，帝国主义社会学说中的反共产主义成为它们的压倒一切的、决定性的特征。同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性也明显地表现在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中，因为已经被宣判灭亡的剥削阶级不得不在这里就他们自己的历史地位发表意见。对危机的意识、对存在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因此成为一切帝国主义社会学说的特征。在七十年代初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撰写出来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1972、

^① 参见本书第三编第三章。

1974、1976)正是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危机的征兆。但是,与以前的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垄断资产阶级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它的生存条件,所以它需要有能够为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提供补救办法的和提供代替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表面可能性的社会学说。按照这种要求,资本主义必须是有发展前途的,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也必须被解释为是可以调节的。

这一切都说明了,为什么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完全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抽象化,或者篡改、歪曲、否认和反对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总而言之,它们总是在思想上把社会生活的某些个别方面和个别因素从它们的真实的、合乎规律的物质联系中孤立出来,随心所欲地抓住一个或几个因素,炮制出主观主义的和折衷主义的思想。但是随着主观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增长,帝国主义的唯心主义社会学说的矛盾也在不断增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现实社会主义和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成就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了帝国主义社会学说的非科学性。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为了发展生产力和维持它的政治统治而刺激科学的应用,另一方面却又必须把科学的应用限制在一定的界限内,把科学应用纳入一定的轨道,以便掩盖关于垄断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客观真理。由此造成了对于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来说很具代表性的科学与世界观之间的鸿沟。

马克思·维贝尔(1864—1920)曾经对这种使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出现上述鸿沟的方法论作过一些阐述。他的观点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显然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生作用。维贝尔的理论积极性完全表现在反对有组织的革命工人运动及其科学世界观的斗争中,尤其表

现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中。按照维贝尔的观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截然对立的。他认为自然科学以因果关系为标志，从因果关系问题中必然产生出对规律的探索。与此相反，社会科学认识的目标不是一般规律，而是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特殊性。维贝尔把“理想范型”称为合理地解释社会联系的最重要的工具。所谓“理想范型”就是指“被带入”现实中的思想构思。

这个术语在现代帝国主义社会学中几乎已经不再使用，但是维贝尔在这个术语中所表达的原则却和以前一样用得很多。诸如“消费社会”、“非意识形态化”、“极权主义”、“群众社会”、“工业社会”等等伪科学概念都是根据维贝尔的规定形成的“理想范型”，从这些理想范型中不可能得到什么客观真理，而只有有用性和一般的公认。按照维贝尔的思想，对价值判断、世界观和行为准则的一切论证都显然是被排除在任何科学认识之外的。但是维贝尔没有因此把它们全部否定，而是把它们假定为是既定的。他认为对它们进行判断不是科学认识的事情，而是信仰的事情。这样资产阶级思想的世界观立场被隔离在科学论证和科学批判之外，而且被假定为不断再生的出发基础。

下面我们从名目繁多的当代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说中抽出那种以工业社会理论或后工业社会理论而著称的理论作为例子加以阐述。与其他的构思不同（例如结构功能和体系理论社会学、从人类学问题出发、利用心理学和行为研究成果的社会学、致力于对小范围领域进行描述和分类的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社会学等等），上述那类理论属于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时代辩证”的理论。从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这类理论是回答现代的性质问题的尝试，也是对当代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直接反

应。

“工业社会”思想 工业社会思想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对立。后者把社会历史理解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相继更迭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工业社会思想则把历史说成是生产与消费各增长阶段的发展过程，在这些阶段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规律性的客观联系。工业社会思想所理解的现时代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而是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代。技术经济的指数结合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其他诸因素被说成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美国帝国主义被当作发达工业社会的样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随着六十年代科学技术革命过程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阶级斗争新条件的出现，这种工业社会思想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雷蒙德·阿隆、瓦尔特·维特曼·罗斯托夫、约翰·肯奈特·加尔卜莱特、简·廷贝尔根、达尼尔·贝尔和茨比格尼耶夫·布尔车金斯基。

工业社会思想不是一种统一的、完整的理论，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思维中的一种特定的思想。这种思想经历过多种形式，有许多支派，它的基本特征是由各种理论流派的代表按照一定的规律拼凑而成的。“工业社会”这一名称和概念同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的思想有联系。这种思想中所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可以追溯到马克斯·维贝尔和维尔纳·佐姆巴特（1863—194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汉斯·弗赖尔（1887—1969）和阿诺尔德·格伦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所谓世界历史划分为

从狩猎业向定居过渡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两个阶段的论点。工业社会思想划分阶段的标准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从这种思想出发对现时代作全面的、资产阶级解释的主要是弗赖尔。

工业社会思想的最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之一是否定唯物史观的下述基本思想，即意识形态关系渊源于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它从思想上把生产方式的统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割裂开来，把生产关系仅仅作为与其他“因素”并列的一个“因素”来理解或丢在一旁，而把生产技术当作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则都只不过是作为工业化的不同形式和不同方法而出现，它们或者肯定工业化（指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或者否定工业化（指社会主义制度而言）。这种思想的另一个结论是：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源不是在于物质社会关系，因而不是合乎规律的，它纯粹是人的理性上的谬误。与原先的、可以追溯到罗斯托夫的阶段划分不同，现在人们把工业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工业社会以十九世纪的“阶级斗争社会”为开始，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多元联盟社会”，最后以一种“现代非极权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为结束。他们断言，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没有形成什么规律，不过是暂时偏离了一般趋势；将来会出现一种聚合（接近和一致），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

**“工业社会”——
一种折衷主义的唯
心主义思想**

从工业社会思想的基本论点中合乎逻辑地会得出上述预见，然而这些基本论点不过是一种折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这种历史观是站不住脚的，因而上述预见也陷入了虚幻的

愿望思维的领域。工业社会思想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贝尔的基本观点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贝尔认为，社会阶段的划分是由“选择比较轴心”决定的。贝尔并不想去揭示全部社会现象总体的客观存在的、合乎规律的秩序。他是根据新康德主义哲学的不可知论信条进行研究，因此他认为“总体”、“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他同意这样一种“思想模式”，即不要去考虑真实还是错误，而是只考虑“有用还是无用”。贝尔把生产技术和科学作为“轴心原则”，从而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所研究的正是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可以真正用来为其维持资本统治的目的服务的那些因素，也就是说，他把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到一定阶段就会改变和变换，而不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因素当作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说他使理论原则去适应对垄断资本“有用”的需要。

这一点也清楚地表现在，被应用于社会“阶段划分”的轴心原则导致了对历史的完全随心所欲的、混乱的表述。按照这种表述，“前工业社会”就是指那些依靠“纯粹劳动力”和“摄取自然产品”为生的社会。所谓“工业社会”就是那些“以生产和机器为轴心，为了物质生产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最后，“后工业社会”则是有两个特点：理论认识占居中心地位和“服务性经济”所占的比重越来越超过“生产性经济”。但是这些规定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符合现实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依靠“纯粹劳动力”为生的社会。自从人成其为人以来，社会的一切进步都是源于人的劳动力对劳动资料的生产和使用。即使到将来服务性经济的作用不断提高，理论认识的意义也不断增长，但生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使用仍将是整个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决定性的基础。这种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联系是任何人都丝毫改变不了的。

与上述规定一样，作为贝尔思想之核心的工业社会的规定也同样随心所欲的、折衷主义的。在理论上工业社会的规定被归结为下述陈词滥调，即用机器来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机器大生产。从这种规定出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称为是工业社会的两种抉择。贝尔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乎规律的观点已经被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或日本都在使用“同类型的机器和工艺”这一简单的事实所驳倒。这种说法尽管在一定限度内有其正确性——对此我们在这里不作详细阐述——，但是它丝毫不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实质。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下述理论：机器大生产的物质生产力是社会性的生产力，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早就已经同这种社会性生产力的性质不相符合，而是相矛盾。所以生产关系应该同物质生产力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协调的规律，要求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要求把生产资料社会化。现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把物质生产力用于为人类谋福利。资本主义通过竞争、军备和战争在大量浪费和破坏生产力，它造成大批失业，迫使所有的民族屈服于自己，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推入社会的不安定、贫困和生存恐惧的深渊。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条件下，即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机器大生产的物质生产力成为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力是实现人道主义目标以及越来越全面地发展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方式的手段。由于从资本主义沿袭下来的生产力不足以为这一目的服务，所以社会主义还将使生产力逐步地得到继续发展。

工业社会思想是一种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性质

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它表面上使人觉得它很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它却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完全置之度外。这恰恰是对生产力的真正发展的讽刺。当这种思想的代表（例如弗赖尔、罗斯托夫、贝尔等人）企图对历史过程进行解释时，他们不是对事件的动力进行科学的研究，而是采取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他们在思想上从其联系中孤立出来的各种“因素”互相并列地排列在一起。唯心主义的结论尤其清楚地表现在，他们（例如弗赖尔和罗斯托夫）论证了这样的论点，即历史的转折点是由于人们在当时所作出的“决定”造成的，譬如决定转为定居，决定制造机器等等。唯心主义还表现在阿隆和贝尔等人把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于人类的认识能力。

第 五 章

工人阶级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进行思想斗争的原则

工人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的思想斗争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广泛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这场斗争的目的在于发展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科学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现实社会主义在政治思想上对整个世界革命过程的影响力，击溃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思想影响，争取一切进步力量和进步运动，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同时要在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斗争中揭示那些长期以来颇有影响的、表现在帝国主义势力、帝国主义政党和政府的实际政策中的倾向，以便能够通过战略上和战术上的进攻性政治行动有力地粉碎上述政策。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中包含着思想斗争的原则，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哲学领域内的斗争。这些原则就是：革命的党性与严格科学的客观性不可分割的统一以及坚持把实践标准作为衡量真理和每一种理论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客观标准。这些原则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斗争的态度，对此列宁曾经作过如下表述：“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

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①哲学领域内工人阶级自己的路线就是彻底的、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基本派别形成了体现当代哲学领域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各种党派。

因此，当代的哲学斗争始终在于揭示和揭露资产阶级理论各种流派和各种变种的唯心主义性质，把这些理论同实践相对照，以便证实它们的非科学性和它们的反动的社会职能，特别是它们的反动的政治职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分析和评价历史、社会生活和自然发展的新事实，以便创造性地发展工人阶级革命政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那些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战斗性的论战性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做法的典范。

列宁从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本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和修正主义哲学观点进行的论战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普遍有效的，列宁指出：“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9—350页。

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①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为榜样，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作斗争——这始终包括运用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揭露资产阶级观点的内在矛盾和同义反复，揭露它们的概念混淆、逻辑上的混乱、推理和论证上的错误以及各种思维上的错误，从而揭露它们的非科学性和辩解性。这场斗争还要求我们去证明作为“最新”的认识出现的资产阶级学说的、往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的思想根源，以便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所谓“创造”的要求背后隐藏着的不过是人们早已熟悉的、已经过时的和被克服了的基本观点，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甚至否定思想史上的进步传统。今天，只有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才是历史上一切进步的哲学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只有它吸取、捍卫并发展了这些进步的传统。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同资产阶级哲学作斗争的原则中可以得出，对任何一种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研究都必须把目标集中在回答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上：第一，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个哲学基本派别，是如何直接地或隐蔽地回答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的；被涉及的观点的唯心主义路线表现在哪里，它是如何表现在有关自然界、社会和认识的论述中的？第二，被涉及的观点表达了哪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在什么具体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把这种观点运用于政治会导致什么结果，它的资产阶级性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2页。

质表现在哪里，它是如何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效劳以及通过哪些方面表现出它是敌视工人阶级、敌视现实社会主义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观点？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某资产阶级观点所涉及的问题和事实采取什么立场，真正的发展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如何通过工人革命运动，特别是通过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解决？——在回答这一切斗争的基本问题时，必须从社会主义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而是社会现实这一事实出发。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它的优越性和价值是反对资产阶级观点一切论据的最主要的源泉，也是衡量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标准。

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要求在分析和评价各个时期的哲学观点时要认真地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应该区别某种观点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哪一派，它代表的是那些最反动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势力的观点，还是代表那些同意遵守和加强和平共处原则的力量的观点。例如“工业社会”思想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工业化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在趋向聚合。贝尔从这一论断中得出了赞同尊重和平共处原则的结论，而布尔车金斯基却从同样的前提中得出了反对国际缓和、导致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论。对一切事物都要区别对待，以便确定，某一种资产阶级观点是代表帝国主义势力的利益，还是体现可以争取过来共同为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工人阶级潜在同盟军在世界观上的动摇性、不彻底性和矛盾性。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愿意同其他世界观的代表人物进行思想对话，只要这种对话真正属于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换和争论，保证阐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自由，并且促进当代进步的政治势力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这种精神在许多国际组织和团体内参加会议、学术座谈会等活动，其中包括哲学领域内的。例如他们参加了由基督教徒、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组成编辑部的《国际对话杂志》的工作。自从把修正主义者开除出该编辑部以后，保证了一切参加者都能够不加歪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那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倾向再也没有其位置了。众所周知，哲学领域的争论要涉及现代自然科学的一般理论问题、世界观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因此必须十分认真地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同党的观点（例如物理学家帕斯夸尔·约旦）与其他的进步学者（例如物理学家狄拉克和布尔霍普）包括象马克斯·普朗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冯·劳厄、马克斯·博尔恩等杰出的科学家的哲学观点加以区别，这些科学家在自己研究领域内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往往同哲学问题上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和宗教观点交织在一起。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斗争，这并不等于单纯否定即绝对否定资产阶级的观点和简单重复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真理。在同敌对观点的争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对新事实和新认识的详细分析以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所提出的问题，使自己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表明了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优越性，同时也是克服始终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实社会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现实问题有联系的修正主义倾向的主要途径。随着各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成兄弟般的合作，创造性地回

答新问题，并把它贯彻应用于他们的实际政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资产阶级哲学，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修正主义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受到了坚决的反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创造性地回答相继出现的发展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问题就是：国际缓和的继续发展问题，停止军备和粉碎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日益加剧的反共煽动问题；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密切结合的问题，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条件下坚决贯彻经济政策与福利政策相统一的政策问题和驾驭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与创造自然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建立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联盟以及实行改革，使这类改革的发展在群众斗争中开辟向深刻的革命变革过渡的前景问题；最后还有捍卫和巩固亚非拉解放民族的民族独立，形成他们自己的工业基础和自己的工人阶级，克服民族分裂和异教分裂问题，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保障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中的合理地位问题。

从其整个基本态度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所采取的做法是进攻性的、乐观主义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思想为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事实。利用这些事实来发动进攻，进行辩论是粉碎一切反共产主义进攻的最有效的手段。”^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处两种世界体系的分界线上，在这样的发展条件下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必然要求我们承担特殊的责任，并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① 《党的群众政治工作的下一步任务》，德文版，1977年柏林，第84—85页。

译 后 记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由民主德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及多所高等院校哲学教研室编撰。本书简明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范畴，并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论点及其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部分同志的大力帮助；韩树英同志在百忙之中，为了便于大家的学习和研究，专门在本书前面介绍了民主德国近年来哲学研究的动向，在此特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根据迪茨出版社 1981 年第八版译出。

译者名单：

- | | | |
|-----|---------|---------|
| 第一编 | 第一、二、三章 | 赵晓红 |
| 第二编 | 第一、二章 | 郑伊倩、徐小英 |
| | 第三、四章 | 陈嘉映 |
| | 第五章 | 郑伊倩 |
| | 第六章 | 赵晓红 |
| | 第七、八章 | 王亚汶 |
| | 第九章 | 马其静 |
| | 第十章 | 王亚汶 |



第十一章 赵晓红

第十二章 郑伊倩

第十三章 辛福坦

第十四章 辛福坦、冯定保

第三编 第一、二、三、四、五章 郑伊倩

全书由郑伊倩、王亚汶、赵晓红校订。

译 者

1984. 8. 24.

